

# 目 录

- 张謇私访纪行.....管霞起整理 (1)
- 同治十年反教揭帖..... (24)
- 厦门苦力贸易资料..... (40)
- 李有恒剿办东乡军务节略.....杜春合整理 (46)
- 刘松山手札.....陈柏泉辑 (68)
- 班禅赴印记略.....佚名 (72)
- 按属考查日记.....谢汝钦(100)
- 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  
——对德参战问题.....王善中译王濂校(147)
- 黎元洪部份房屋土地契约.....廖一中整理 (177)

# 张警私访纪行

管霞起 整理

编者按：张警字叔伊，号退庵，江苏南通人，张謇之胞兄，行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江西候补知县充南昌帮审（帮同审讯案件）梳理良口厘务等差，历任贵谿、宜春、东乡知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在南通所办大生纱厂已著成效，警于是年七月辞归，任大生纱厂协理，襄办南通实业、水利、教育、自治、慈善等事业。

《纪行》记查勘吉安府莲花厅水灾办理抚卹、密访教案及乔扮行商密查厘卡积弊。亲身经历，翔实可信。厘金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以后各省相继于水陆通衢遍设局卡，征税充饷。胥吏巡检于行商货物，重征苛敛，借端勒索，中饱私囊。候补府县佐贰莫不视厘差为利藪。此为清末秕政之最。观其记载，即可概见。其中有重复部分，因详略不同，一并列入，未作删节。原件藏南通市博物馆。

丁酉<sup>①</sup>七月初一日 奉布政使差往吉安府属莲花厅查勘水灾，酌量抚卹。

初二日 谒见布政使、按察使、粮储道、南昌府，俱谈五月以前之雨水、蛟水已成遍灾之象。惟受灾之区甚广，因库储支绌，颇踟蹰也。

初三日 谒见抚军，谆谆以民生为念。又惟恐去者查凋难实，勘之又勘，一片婆心，形于颜色。无如力不从心，可叹。

初四日 写家讯、薛以庄讯，并寄三十元去金陵还农学报款，由季弟转付上海，托袁子纯。

① 丁酉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初五日 检点行装，萼馨珠垣来谈良久。

初六日 午刻行，晚宿刘田铺。

初七日 黎明即行，晚抵瑞州府。晤恽仲瑾，谈至夜深乃去，颇倦。

初八日 寅刻启行，道中酷热异常，人皆牛喘，每息树阴，与农家问答。据言，春三月迄五月，雨水太甚，禾稼受伤，滨河田地，更有客水侵灌，早稻无收。高乡虽受伤，尚得六成。晚禾患旱，自六月初至今四十余日，仅七月初三、四、五日得雨二寸，惜不能遍。田地可以稍沾润泽。又闻樟树人言，五月间，其处有双港地方，坍堤五、六十丈，亦清江县属。是日行八十里，到临江府，已亥刻，宿城隍庙。庙祝系道士沈理伯，本浙之归安人，世家子也。幼遭寇乱彼〔被〕虏，由闽粤展转之此，老道士怜而留之，已三十年。

初九日 天未明即发，未刻抵新淦。沿途审其境内，较清江旱象胜之，稻田中已见龟裂纹。农家老稚皆胼手胝足，车水入田。询之据云，劳一日则一日，五亩田可溯，见其汗出如脂，似不暇与人闲话也。

初十日 因广东试差过境，夫役难雇，休息一日。晤陈鹤春，情意殷殷，尚有故旧之谊，与谈民事，亦以今年滨河最苦，内乡有六成，晚禾嫌干，望雨甚切。其所以未经上达者，尚冀晚禾补救。水盛时，城内水深三尺。有友周玉亭、顾兰舫。

十一日 仍不克行。

十二日 早行，午后至峡江县，而一路情形与新淦相似，江滨多荒地。据土人言，水退后，被沙所覆，不堪栽植之地。其处谷价，每一百十斤为一石，值钱六百四十文。问其何以不外出贩运？云苦一路捐厘颇重，每运米一百石，值须照三百石抽收，以樟树卡为最。因之上下不通。晤王饮爻。

十三日 亦因试差甫经过境，无夫可觅。

十四日 晚抵吉水县，晤华海初。询其岁事，则与途中所闻于老农言相若。自峡江龙母庙渡河十余里，入吉水县界，于绿树阴浓处，即息肩。余则散步，寻田畔老民，与之论稼穡事。民亦津津乐道，五月以前，苦水多；六月以后，患水少。其最苦之乡，在五十四都，其次则以旧桥腰站一带。旧桥迤南，则山高树密，流水涓涓。至其处，则禾色青葱，较旧桥迤北略胜，田中龟坼亦少，早禾收成得六成。晚禾苦旱，不能决。若七月内得透雨，则尚可补救。若一交八月，虽有雨，亦无及矣。曾为言，倘七月竟无雨，禾已枯槁，自不待言。尚有可以补种者数端，亦不无小补——荞麦、粟子、萝卜。并以此言与海初言之。至其大致情形，亦与新淦、峡江同。

十五日 晨起即行，而一路景象似少异。而庐陵境内又较胜。询之亦谓近水之田，在小河相近者，受损稍重。而内地则如无其事，缘六、七月间得有雨，雨虽不大，可以辅助山水。午刻抵庐陵县。晤冯筱颿，见许太尊，所言与所见亦相似。所谓小沙，即莲、永、安等处，泄水尾闾。途中人言，今年莲花、永新、安福，蛟水大发，以莲花厅为最，永新次之，安福又次之，有漂没坍塌房屋淹毙人口之事。言该处歉收，已经三年。许太尊亦复云然。

十六日 写省城两首县讯，并寄日记。冯筱颿招饮，晤陈南村、周星桥、陈兆龄。昨夜得雨一寸，酉刻又大雷雨，既沾既足，可卜有秋，气候亦为之一爽。许太尊招晚餐。

十七日 腹泄甚，不克行。午后寄萼馨讯，并季直南京讯。酉刻又大雨滂沱，约三寸许。

十八日 易竹舆敝帟，早行，经界牌岭、庙前、固江、里田，洋口河歇，计程七十里。途中每息肩与农人话禾麻粟麦事。今夏五月中大水，近河两边平地水深七、八尺，树木水迹，犹依然可辨。固江迤东，尚称平善。早禾微嫌干伤，且有虫，类蚕似细，

大者寸之，小或数分，其色青绿。乡人莫辨其名，人人言殊。其行鞠躬以首尾易步，即吾乡丁丑年夏秋所患鞠环虫者，以其形类相似故名。其物有风化雾化之分，审其滋生之由，此间因风所化。附于干，则干焦；附于叶，则叶黑。一经虫附之禾，即有秀而不实之事。固江迤西田禾则逊之。另有虫二种：一为斑蝥虫，一为蛆虫。蝥能食叶，蛆则蛀根。惟治蛆，则以烟梗寸磔，插禾之根，蛆感其气则腐，腐则肥田。闻烟梗不易购，贫者更难。

十九日 寅刻自洋口河行，经柘隍关桥辽(?)，下午初抵安福县。据道途中言，此间四月下旬即大雨，溪水暴涨，至五月初十边，即滨河平地皆水。当据传说，水发自县西乡，地名山泾洋梅姚家祠，盖祠系旁山所建，已有年矣，空无人居。邻人见祠中水外溢，顷之愈涌，幸即奔避，未伤人口。祠即冲坍，其水归河。同时莲花、永新之水，皆汇于县之南乡。县城北有河，架以石梁，长六十余丈。彼都人言，其水发源于武功云。

二十日晨 自安福县启行，经冈脊口、亭桥、朱村桥至洋门歇。洋门有街市互袤南北，亘市北有河，本源澄山，通永新、莲花厅。有桥十余丈，四、五月间大水，五月十五日清晨水涨，平地水深七八尺，自巳至申最盛，入夜退尽。同时被水冲激，倒坍市房二十余家，亦未伤人，至今尚未修复。因有相间倒坏，询其故？则因吉属安新、莲花一带，造屋有梁无柱，梁承于墙，屋尚高，家必有楼。墙下脚用土砌，上则用砖，土中夹砂，见水即化，所以墙下土化，上即倾倒，其故如此。滨河田地，水退虽速，究因沙胶，收成亦减。晚季其地不能植禾，即补种甘薯、棉花、芝麻、黄豆。初患旱，现得雨，苗色亦觉青葱，此后若风雨及时，或有桑榆之望。

二十一日 自洋门早行，经木殖铺、茶岭铺、高村渡、禾山、源埠前至永新。晤胡海槎、诸小庄。摄令陈君，因公晋郡。以一路形象视之，野老述之，晚季若不绝望，可卜五成收获。合

被水田地无收者通计言之。城东南隅圯两段约十余丈滨水之故。

二十二日 由永新早行，经洋埠、里田。里田即永新受水最重之区。其街市临河，约百余家，有内外街，外街凭水滨成屋，下承以木似水阁。水来亦五月十六日，又自酉至卯而退。人避于楼，水及楼而平。滨水之房，倒者凡三十余家，悉负贩小铺，人畜均无恙。田地亦间有沙覆者。饭后经楠木桥、苍山口。苍山为永莲交界之区。闻于途人，是处两次受水最苦，倒坍房屋有数十家，伤毙人口十余命。其故在大水猝至，避水登楼，房倒被压伤残者。田遭沙淹亦不少。酉刻抵莲花厅。晤唐司马，据述情形与所闻吻合。自入永新莲花厅界，山多茶子树，共大者如杏如桃，名寒露子；小者如樱如菩提，名珍珠子，又曰霜降子。皆以其气节收而因名。道多苍松古柏，樟树之大有数十围者。道经苍山，径已冲断，步行二三里，崎岖处尚须牵藤。两岸高峰夹峙，滩石磷磴，水声腾沸，如入巫山之峡，洵可畏也。说者谓，此次是蛟之害。莲花厅环堵皆山，亦未始无因。

二十三日 拜雷广文、杨汛官虎臣（字心泉）。雷德化人，前任兴安校官，时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前摄贵泾时，晤彼都人道及犹思念不置。余见之与谈民事，洞悉利弊，而此间人奉之若严师。杨亦伟人也，不唯无武夫气，而吐属甚雅，莲花厅何幸得此二杰，可敬可敬。照磨李芳，字馥轩，年逾古稀，精神尚健。闻其居官，颇知自爱，廉俸之外，不名一钱。在官二十七年，贫至欲归不得，直有衣履不完之状。廉吏可为不可为。信夫！

二十四日 约雷、杨及绅士贺亮卿孝廉共议抚卹事。晚司马置酒会饮。

二十五日 拟撰“水灾情形抚卹章程”，甫脱稿，示幕友毛心田、胡南轩。雷广文来定议。酉刻微雨。

二十六日 往候雷惕庵广文。闻西乡多狼，自四月至今，伤人及百，始则孩童，继即妇女。最惨者，莫如一孕妇，左臂噬

断，两乳被食，而腹中胎犹怦怦动也。拟抚藩禀稿成。

二十七日 拟南昌府、吉安府、南昌县、庐陵县讯。永新县陈逊甫来讯，即复。

二十八日 写李崇丈、瞿萼馨、朱幼潜、季弟讯。雷广文来。

二十九日 约雷广文、杨心泉、贺亮卿来署与唐司马共议。谕各都绅耆，各查其都之被灾最苦者。

三十日 发省中抚、藩禀暨首府两县讯，专差亲兵蔡金标。家讯托瞿萼馨转寄。

八月初一日 专差亲兵邓荣春赴府。晨起颇倦，府城函牍为许太尊、冯筱帆、钱叔常。

初二日 晨起，周天云幛，气候稍凉，不若往日之赤日当空，炎热不异中伏。农民望雨如岁。午后，排云阵雨，惜仍不大。酷燥之气，从此可帅。揽镜自照，左鬓亦见白发一茎，今年六月二十后，右鬓添白发二茎，目光又顿不如前，似此老景渐来，殊可慨也。

初三日 见二都绅士颜梦熊、颜梦彪、金际大。金一老者，戊寅生，年跻八十，貌似六十许人，精神犹矍铄，山民多寿，信然。

初四日 见十六都绅士刘丁烈、刘振采、彭向荣，当给以册。

初五日 贺亮卿、杨心泉来。陈逊甫来讯述其永新事。连日均有微雨，如喷洒尘沙。豺狗复猖獗啮人，闻其巢穴在西山中两峰夹弄之间，有密林丰草，人迹所不常至。有守土之责者，曷不大张挞伐，歼厥种类，使荆棘孽畜渊藪化为坦夷，树艺膏腴，岂不善哉？莲花三害，一岁之中蠢发其二，闻有周处之害其人，而无周处之悟，可以伐蛟搏虎。世事可慨！

初六日 晨起颇倦。缘昨夕人声聒聒，竟不成寐。复陈逊甫永新讯。雷惕庵来。闻杨心泉去永新。

初七日 吉安府专差回。奉府批许可。接冯筱颀、钱叔常讯。午后大雨，雨后觉凉，大有秋气也。

初十日 雷惕庵、贺亮卿来。

十一日 往十七都，查灾民户口。都首林丙甲、刘其鳌、林方贤、刘炳雪、旷锡予。林家祠内，当五月十六日江水涨溢之时，祠之正埭西边间，地中水忽上涌，陷一穴，深三丈许。水退后，尚清水一潭。后即引汲未尽，即复以土，顷已满矣。

十二日 查十一都。系当时被水最重之区。会二图绅士朱文华、李元、刘光孝等称，二图水坡冲坏，图中釀全修坡，愿将四十七户抚卹，充归公款，亦公利之一法。晤厅学生陈葆祺等，同勘刘金林家，是为厅境第一家受灾之户，倒屋十余间，伤人五命，淹田十一石。度其所以如此者，该处在苍山口之内，十七都之东北。十七都江口村林祠蛟水，必由该处东上村，直泻苍山口。刘金林之屋，独有凸出同村诸屋之后，水来经诸屋，逼激成溜，直冲其屋，危耸难当之故。其村毁屋数十家，以刘金林为最。李馥轩照磨同往。李故成都人，先由武功、西藏洊升游击，因公递职，复以襄治文案劳绩叙官从九，纳粟遇缺先，得銓莲花厅照磨。自同治庚午年五十二岁之官，迄今二十八年，年已八十，而精神犹不龙鍾，跃马无异少年。平生除官俸外，不名一钱。厅人咸知其廉，颇重其为人。

十三日 约雷广文查四都。四都之人，咸以款少人多，愿让于众，其义可嘉。李照磨查上西乡之二十六都。余查十一都一图、十七上都、十六十二金都，日昃方回。会绅颜升绶、江森甲彭向荣等。

十四日 查三都，会绅朱采蔚、竹芴、日亭、林斋、文斋诸君。其都共九十五户，亦犹十一都二图办法，将卹款修白马陂。午刻即回。

中秋节 晨起闻杨心泉回，往视。午后雷广文来。晚餐后，健



卒蔡金标自省城回。江坂吾太尊有期。文芝隲、孟子卿、瞿萼馨有讯。咸谓办理尚是。灾即至重，不得添请赈款，其所议章程上，早经声明，何诸君未之见也。得家讯三，绍直讯一，知亮儿于六月二十九日病歿。此儿无福寿相，早已知之矣。亦不料其夭亡若是之速，二十年昙花一现。可哀者，遗归方六月之沈氏新妇，幸有娠，亦少慰。五月十八日，一见于文正书院，见其神色，已不可骇，当曾再四告诫，珍重珍重！送行时，泪盈盈下，吾亦洒泪太息而已。见新妇时，更不知不觉心酸泪涌，三数语即令退。新妇答之曰，大人放心。今于此岂无父子之情？仁儿知用心亦可慰。陈虞卿有讯。冯雨睦、孙发冀、丹丞有讯。是夜悲伤有夕，且值风雨，尤觉凄楚异常。

十六日 往高泾所访查五六都灾，审其所以被冲田地之故。该处有溪，自车专岭及龙潭直下，傍溪之田，当五月间，溪水盛发，势极汹涌，不循故道，奔流漫溢，致沿溪一带，均有冲塌。就目前形势言之，当疏濬溪河旧路，导水归壑。倘将来万一再有大水，不致泛滥为害。质诸土人，咸以为是。

十七日 稽核赈册。写家讯。陈虞卿、沈敬夫讯。瞿萼馨讯。

十八日 稽核赈册。悉周茂才振翻惨亡道路。周故厅之才士，颖悟异常人，性情放荡不羁，有过目成诵终身不忘之天姿。家贫亲老，死无棺，可怜！

十九日 核得贫户共一千一百有四，以二两四钱为一等，一两四钱为二等，七钱为三等。情形极苦者三倍。一等七两二钱，次之三两八钱。得极苦四，次苦五，一等十六，二等三百二十，三等七百五十九。共派银一千六十五两五钱。以上司库平一千两，申平二十九两。除算短银六两五钱，由唐司马凑足。

二十日 由专差发家讯。交瞿萼馨由省付局。与恽仲瑾讯。

二十日 更二等三百二十户一两四钱为一两三钱。

二十三日 发抚卹款。

二十四日 部署行装，连日督吏赶造清册，甚匆促。唐司马以百番见赠，却之再，后以四十英泉资途费，受之。晚，司马置酒话别，在座为雷广文、杨汎官、胡南轩、毛心田、李馥轩、罗凤骧诸君，颇殷殷也。

二十五日 晨起即行。宿安福县境之洋泾，又名茶都氏祠，亦旅店也。

二十六日 自洋泾早行七十里，至安福县。晤陆宝臣大令。

二十七日 自安福县早行七十里，宿庐陵境内之固江。

二十八日 未刻抵庐陵，仍下榻周贞恪公祠。见许太尊。会冯筱颿、钱叔常，托致瞿萼馨话。

二十九日 雇船。

九月初一日 乘舟早行。泊舟在住岐以上之二十里。

初二日 午刻至峡江。与王饮爻讯，即得回讯。以宁绸马褂并尺二见付。泊新淦以上之十里。

初三日 舟过新淦，天方初晓。与陈鹤春讯，亦无可投递也。

初四日 宿樟树。

初五日 宿丰城大风。

初六日 宿生米。

初七日 抵省。

初八日 衙参藩台、首【府】。

初九日 晤桂伯蔭，置酒延之。座有李世兄（洛才之子）李崇丈。

初十日 谒见抚军。

十一日 见粮道、盐道。

十二日 三谒臬台不见。接家讯，知三叔父寿终，年跻七十，去秋复大变。

十三日 禀请期服假，遂决计东归。

十四日 写家讯。

十四日 写恽观察讯。

十五日 先行电禀。

二十三日 奉首府委往江浙查探桑秧价值。

二十四日 见首府福隆。结帐，共长用银一千九百六十余两。

二十五日 启行。轮船未来，宿不灰窑厘船。

戊戌<sup>①</sup>五月初二日 奉南昌府委密访广丰县副贡杨恭宸致玉山天主教堂刘教士在铎讯，词意狂悖，迹近图谋不轨一案。并会审上饶县民人姜金皮子火器伤人，玉山县民人颜贵荣等共殴汪五明身死等案。

初六日 巳刻 自寓启行，出进贤门，天微雨，经关口关爷庙亭、佛头塔、铜陵铺、五洋渡。过河时，恰值雷雨狂风，舟在中流，荡漾颠簸如瓢，谁谓河小，风浪同骖，戒之哉。酉刻宿在荡万兆丰店。该处系南进交界地。

初七日卯刻，行经枫树下至岭望夫亭三里埕。（埕即堤也。）罗泾埕长三里，架桥通内外之水，有桥凡七，洞廿四。自兵火后，毁于贼，因断遂废，用船济渡。自罗泾之港铺楼贤岭，岭下有亭，抵进贤县。县城残缺不完，被兵后，数十年无力补葺也。询据土人所述，近来谷价已平，新谷上市在即。惟早谷之种有三：极早曰抚州，次曰茶田，又次曰大色。前后相去二十日，愈迟愈好。一路禾苗颇盛，若秋前不涨大水，可获十分收成云。

初八日 四下钟行 经吴家桥、夏埠集、将军岭之东乡县。宿校士馆。杨篴云来谈。

初九日 卯刻自东乡启行，经务若岭、七星桥、白港、东山寺、西华山。西华饶有风景，夹道古柏苍松，阴翳蔽日，清风自至，凉爽可人。田中禾穗累累如贯珠，农家言十年无比今年稔。

① 戊戌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道经安仁境之二十三都，询其父老，前月阻米之由，咸谓官误愚民，始于通上清抚建之内河李港王家渡。该处无赖之徒，初不过见船藉禁索费，客商不堪其扰，鸣于安仁县官，官即出示，准向船余米，不准索费。于是沿河莠民，相继设卡，复藉余骚扰。其时市上米价值银圆四元有奇，民以二元余米一石，继以三桶为一石，桶为贮谷五斗，百端敲诈。再鸣于官，官不究民，而答船户。一面请汛弁杨某弹压，杨即阴令劣绅周某，阳为排解，其实密中唆使各村之民，向船户余米六百数十石，仍抑如前价，每三桶二元。而杨与周既明索客商之谢，暗中即亦余其米。因缘以为利。县官初似聋聩，殆〔迨〕截留米船至三百数十号之多。自闰三月廿后迄四月杪，时逾一月之久，，岌岌乎酿成巨祸。中间广信查太守，见市米日贵，文宗将临，七月生童麋集，米价奇贵，而市往往断，故有招商买米以济民食之举。不图欲速反迟，误于刘大令之示，几肇巨衅。始派委员刘运寿，后又请防营之弁勇，更飭邻近安仁属邑贵泾王署令，相继迎提，于是刘安仁方知梦之初觉，亦帮同弹压。当民情汹汹之时，有骄不可制之势。范家滩之范姓，瑶塘之祝姓，皆滨于河，素不畏法，而有乘危抢夺之案。私藏炮火，当闹事之时，，竟敢置枪炮于河边，明目张胆，晓于船户曰：“若开船，莫谓吾炮无情也。”河口防营之勇，思夺其炮，犹被轰伤一目，卒夺其小炮二，幸不及装子，否则殆矣。获其强徒数人，千万人所目睹，而杨弁周绅犹令船户出钱数百千，以厌众心。其最愍不畏法，则莫如季学使舟过其地，众商环叩哀矜，学使命曳米船于尾，该莠民等恃众，竟敢刀断其缆，而不放其行。今刘安仁派差海捕滋事之徒，众民曰：与其今日杀，不如从前严。愚民误于官之说如此。云有拥众上船夺米被挤入水，死者二人。息肩时，旁探周咨，搜缉符合。尤为可信者，城内之人，相述不讳。且又有以石港缉私酿命事相告者，究其启衅之故，由于栽赃诬私，致有殴毙巡勇之事。闻自缉私委员到卡以

来，月必数起，几有人人自危之势。此次事由于巡勇怀盐下乡。至建昌府人，贸易于安仁某都，铺名怡怡者，家称小有。巡勇装过客入店乞饮，密置私盐于其厨房。旋即率同去之勇，衣号衣入室查缉，至其厨取之以出，令其认罚，不然捉将官里去。店主人呼冤不认，于是吵闹，乡人闻声而聚，众忿不平，故酿是祸，并有官逼民变之讹谣。闻乡间有强者与之斗，弱不胜者多入教求庇。吁可畏也！所闻于东乡之安仁，又由安仁之贵溪，一百数十里之间，道路传说如此。删其过甚，去其重复，而纪其大略。

初十日 早发安仁，过夏家岭之贵溪。一路父老尚识吾面目，夜分绅民来谈者甚众，依依之情可感。抚心自问，愧余畴昔未尽有司之职尚夥也。宿子虔署。

十一日 小息，答拜昨夕见顾诸君。律臣处谈良久。洪海槎酉刻招饮。视象山书院。癸巳九月卸篆后启行，其时工甫什七，兹视其规模虽可观，尚多未备也。询及典肆，亦颇佳。与民、与士、与商，咸沾便利云。

十二日 自贵溪早行，经马王埭、余家滩、河潭铺、江家场、石灰渡、杭溪渡，午刻之戈阳县。晤李拱山大令。因其时尚早，易夫破站行，出戈阳东门，经琬港桥、杨家畈，见附近之山产煤，土人开挖。据言矿苗不旺，由剪子湾、祈雨岭抵兴安县。时已薄暮，宿下窑铺。斯地及戈贵皆出蔗，习制糖法。令土人指示各器，有石轴二，高一尺六寸、圆径一尺八寸，下有方石，长五尺、阔二尺四寸，方石之旁开一小坑，安竹视，熬糖之灶，相去寻丈，灶右亦有坑，置木桶一、盛蔗浆，由视通流而入。考其制与赣州少异，之赣器大于此三倍。绞蔗浆凡二，兴安须三遍然后弃之。以其器小而轻也。吉赣产蔗，亦【较】广郡为盛，兴安但知炼沙糖，化白糖不得法。其器另绘一图以纪之。

十三日 自下窑铺早行。经牛头、黄簾桥、司路铺、官塘源、坑口、宋村、大路口、冷水坡，遇阵雨，酉刻之广信府，宿

试院。自兴安之郡凡八十里，有煤之山，比比皆是。就其道旁者之司路铺、官塘源、坑口、宋村，以坑口宋村之煤为佳，官塘源次之，司路习铺又次之。其价不一，极佳之煤须洋银七分五厘一桶，每桶约重四十余斤。晤麦雨严大令，谈及姜金皮子一案。其事启衅，由于元宵赛灯，向归姜都峰为领袖，敛钱结怨已深，是年适值姜金皮子一族为首，因之争竞械斗，互有杀伤。姜金皮子，实有救亲情迫之事，与在谿局所鞠相同，因上详叙案，疏忽漏未列入。此情此案，设非在局平情细鞠，焉得平反，其情可慰。

十四日 谒查太尊，畅谈良久。多为政说论，胸无城府，有闻必言。惜才欠开展，事难果断耳，不愧为君子。公子为季弟乙酉同榜<sup>①</sup>，旧相识也。晤董子良、陈伯平、卢谢两广文、章小枚、孔某、嵇子庭、张定侯。天暑甚。

十五日 贵溪龚生来见。往晤广丰两广文，徐肖岩、陈屑愚，谈彼都事甚久。据其所云，似与道路传闻无异而加详焉。因贵溪卢君而识其人。酉刻查太尊召饮。

己亥二月二十五日 奉差出省，先于二十日奉藩宪面交银五百两，即往乾丰兑文川<sup>②</sup>(938)现银五百两，延熊庭耀为伙。熊南昌人，业粮食，行在吴城。行十余年。去年查行帖时，闻叶深仲、章燮臣言，其人之诚朴忠于东人，因小东妄用，屡谏不听而去。适赋闲在省，托友人邀之同行，往候不值。

二十一日 至永顺草帽行购粗草帽四百二十顶，计两大捆，每顶一钱八分，共银七十五两六钱，折文川<sup>③</sup>实银七十二两五钱八分。万全万福生行购海带七札，一千零四十九斤。每斤三钱七分五、付文川<sup>④</sup>实银三十八两一钱七分。陈永盛行购小麦六十石，每石二两五钱四分三厘，付文川<sup>⑤</sup>实银一百四十七两一钱。早乌

① 己酉同榜指光绪十一年顺天乡试一同考中。

② 己亥为清光绪二十五年（1866年）

豆五十石，每石二两一钱八分，付文川三实银一百零五两零九分；共购货银三百六十余金，尚剩银一百三十余两，留为船价厘金等用。购成已日昃，颇倦。

二十二日 兑价并雇船。共水脚钱□□□□□文。船户谢荣发，赣州人。水手四人。是日货齐，熊庭耀先至船。

二十三日 大风雨，不克行。

二十四日 风雨。

二十五日 风雨略微，即放船至石灰窑卡，完厘麦豆帽恰如所购之数。海带则少减数十斤，共计完厘钱十千〇九百八十文。每千文索钱五文，名补串钱。下河划子每只二十四文，名打号钱。挂号钱二十四文。日向暮，不果长行。

二十六日 早十点钟开行，一点钟行三十里，到生米卡。卡局员王令蕴辉查河，司事王侄少卿、扞子手喻姓，谓大风，过午不看。是日北风颇劲，惜被卡羁留不放行也。船户求之不允，宿生米。计羁留不放上下水船三十余号。完初验钱七千三百二十。

二十七日 巳初，卡之司事率领扞手、巡丁二，坐划船来查，已到卡，令补麦二十六石，豆十九石半、海带四百二十斤、草帽一百顶。熊庭耀向卡再四言曰，船中所载，悉是实货，求免补。司事斥之曰：“尔岂初作客，不知规矩耶？毋多言，多言多加。”于是照补钱七千一百四十文、索补串钱（每千文卅六）七十六文、打号钱（挂号）四十八文，又索乌豆一木洗面盆，云做盐豆食。据船户云，凡装扇子、水烟、表【芯】纸、毛边纸及瓷器、水果、木灰等货，除照常抽补之外，例须索均，无卡不然。巳正开船，北风仍劲。午正之市汉，纳二护厘钱十五千二百六十四文。市汉卡员周应熙，住省城灵应桥，终年二至市汉，以卡事付司事焦松、字盛周，每年包委员长余银六千金外，每月送公馆火食一百金。复包比较不短。卡中公私用人，任其所为。焦有三子：长子名水仔，派在瑞河口（亦市汉分卡），三子在本卡算写票查

河。扞手唐姓，又系焦之私人，道路相传有“鬼门关焦面王”之称。有吉安某船户，有拳勇，善点穴之术，同帮中斩牲【歃】血，令其杀之。有愿抵其命者。焦知之，购有善某者，见其船来，顷令他人查其船，随查随逐，不令之泊近市十里以内，终夜三易其榻。重结巡丁，令之随卫。去年从莲花厅里闻斯云云，尚未之信，顷闻于同行之船无不知者，且能道某船户之姓名。焦司事，每日未刻下河一次，过此不查。今日适逢其便，到三点钟，即为检查，令补豆十二石，小麦二十石，海带七十斤，尤为无理。补草帽五百顶，生米补一百，已属逾分。况并生米而倍之。闻焦之家资巨万。次子焦鑫，报捐典史，在江省候补。为安徽太平人，其敢于如是横行无忌者，胸有所恃也。在市汉补厘钱九千三百六十。补串钱每千文十六文八百八十六号打挂号四十八。周应熙自生米调办市汉，前后六年。完厘后开行，日已向暮。风力已微，行十五里，新丰交界地宿。

二十八日 行四十五里，抵丰城县宿。与文芝隲、顾梦璞讯。三更又与章蓬仙讯，托渠照料梦璞，以梦璞来讯，逆旅中不堪其苦也。

二十九日 早行，天霁无风，天水湍激，重载难行。行六十里，日暮之樟树，投票不收。

三月初一日 自晨至午，方收票查河纳厘。邻船装米一百六十石，由吉安来到樟树，满票已定二百五十六石，到此尚照票加二，补六十五石，船妇哭求，始收红钱洋七元。吾舟亦复照票加二补抽，幸其卡之司事徐丹球与熊相识，再送钱四元方免补抽。四点钟开行，该卡最为可恶者，莫如徐丹球，陶朗轩，凡过卡之客与船，少不遂意，便信口漫骂，扞手李姓，有“行遍天下路，难当樟树补，不怕无常到，愁煞焦面扰。”江湖中成为口忤。（焦面虎指市汉之焦松也。）释子作瑜珈焰口道场，必悬焦面大士象，谓其可以饜鬼也。行十五里，便曛黑矣。

初二日 晨兴，行二十五里之三湖，时方已正，投票请验放，司



事韩姓，见票即令加二成补捐。熊庭耀云：“不扞舱即令客补捐，恐无章程。”韩姓答以尔岂初作客耶？旋有粤人言，客言是，令扞手查船。查毕言货少票多。韩姓司事言：“人可多，我岂不可多？”强补乌豆九石，辗转留难，时已申刻，天雨不克行。因船小载重，复雇会昌船分驳。

初三日 卯刻行，南风逆水，至新淦迤上七里宿。行三十七里。

初四日 乍风乍雨，午后北风甚疾，之住歧卡宿。是日行六十五里。

初五日 北风甚劲，至八点钟始扞舱，另补元麦二十四石、乌豆十六石、草帽一百顶、海带三百二十斤，共完钱十二千二百二十。填补十分，护票二张，一千五百六十六七号。（住歧票）先事索红钱八元，不给票，未遂其意，如欲填票，必须十二千二百二十，完洋八元，每元价八百文，又厘钱六千文，余钱一百十八恰结补串划子挂号之数。熊照捐索票，遂以此见疑。即盘诘再四，故留根票不与，商令退钱还票，熊又不许，于是益惧，复动之以利，赂二十元，更易二票，补小麦六石、乌豆五石、草帽二十顶、海带七十斤，完钱三千二百八十六文，减四分之一。熊佯许，收其所赠，速给票，趁风顺早行，请卡用小划送之归舟。到舟时，璧其所赠了事。时已午刻，风力又微，殊可恨也。宿梁山洲。

初六日 大热，连夕不成寐，蠶之多，每夕坟起赤点，体为之遍。病痢三日，腹痛难堪，伛偻行者已十日。午后抵三曲滩。补草帽一百顶、海带二百二十斤，计完厘钱四千六百。填十分补抽护照一张，一千八百四十五号。旋为人暗传消息，退钱留票。宿三曲滩吉水之间。亥刻南风大起，波浪掀天，邻舟十余艘，皆在此止宿。

初七日 南风更劲，寸步不可行，阻风之船甚多。恐机事已洩，转恐牟利小人，从中招摇，立意将货在吉安府出脱，会熊先往，余则候风也。夜分狂风大雨，竟夕舟颇荡摇，杂以舟子护船

喧嚷之声，不能安睡。

初八日 天明，风少定，始各振帆开行，雷声犹震震也。酉刻抵吉安。麦豆大贱，且无受主，并须候兑，无已，仍载去赣。

初九日 因载重迟行。更分麦豆二十二石载会昌船，令短纤夫二名开行，时已十下钟，一下钟过神冈山，候验放。委员甄官保大令，寓府治，相隔十里，间日一至局也。查河司事胡姓，浙人，补十分厘钱四千四百四十，系麦八石、豆七石、草帽六十顶、海带七十斤，该卡与沿泾渡卡，推吉属之至美者。其美处，皆在木簾，簾愈多，则泉愈红。往时晤庐陵令曰，宁当神沿卡，不做庐陵令。久于西江者，夫人而知之。索划钱补半等项二百四十。申刻开行，宿张家渡，郡城至此三十里。

初十日 自张家渡早行，宿沿泾渡下五里，因雷雨交加而止。

十一日 早大风雨，八下钟之沿泾渡，当即投票请验，查河毕，即照票加补麦二十四石、豆二十石、海带二百十斤、细草帽五十顶，共十分补，抽钱十一千八百七十，肉豆子又照章越收二百，英洋每圆收钱八百二十外，又须补串每千十五文，挂号划子共钱五百八十四。一点钟开行，至彭均宿。

十二日 自彭均早行。九下钟北风起，是日宿百家之上五里沙滩。月光晶莹，沙中金星灿闪，俯拾其沙就烛视之，即所谓砂金也。存十余点，待质诸化学家也。

十三日 河水大涨，一夕之间，高四尺许。行二十五里之万安县，雇滩师纤夫三人并短纤，时因水涨，工值甚昂，需十千文。西江十八滩，惶恐滩为始也。

十四日 早行。水流舟行不易，至小蓼滩宿。

十五日 晨起，北风。午刻之良口。九年前司榷之地，曾为建义学于梁山之阻，往见仿佛如昨也。赴卡请验，补抽麦豆皆十五石、草帽六十顶、海带一百斤、去英洋十元。晤首士刘商榷、赖金玉。申刻开行，宿良阜湾。

十六日 早行，抵天柱滩宿。幸当水涨，过滩可以化险为夷。

十七日 过滩。午后至储潭报关，索号钱一千二百四十。晚泊赣郡涌金门对岸，二更后舟忽发漏，立即寻隙凿补。麦已受水，幸所损未及于豆。

十八日 晨起，舟渡江，抵建春门。即令觅行起货，其时适涨水后，麦舟麇集，市面因之迟滞。且仓卒出售，价遂大下。午后定议，当即报关起货。

十九日 令向各行结算，得小麦乌豆售银三百四十二元一角三分、草帽售银一百十七元二角、海带售银六十二元六角五分二，四项共售银五百二十一元九角八分，核之厘金船价川资诸用，共银一百五十五两七钱六分。合之母银五百两，共折耗银一百六十二两九钱。洵可慨也！以是见运贩之家，生机日促矣。

二十日 闻茆店卡因苛补，被商民控道者再。

二十一日 雇飘滩船回首，船价十元，神福资流二元。二下钟开行宿周王潭。

二十二日 晤赖金玉(宝卯)，托购书，因其子之善读也。张瑞卿(国香)来见，夫妇九十齐眉，而精神矍铄，如六十许人，可敬也。回忆椿萱永感，不禁凄然！经滩头已暮，竟夕行。

二十三日 辰刻抵沿泾渡，卡中人皆高卧，未放早关。待放之船，约二十余艘，促之方来。口中犹喃喃絮聒，手执铁签，入舱乱戮，因不见物，悻悻然去。晚抵三曲滩，未泊。舟随流以行，天明之住歧，夜行三十五里。

二十四日 卯刻之住歧，候放关。午后至新淦，抵樟树宿。时已日昃。

二十五日 丑刻月升时，即开行。巳刻之丰城，晤顾人千。未刻之市汉，北风大起，不能行，遂泊。

二十六日 寅刻风略平。即行，不及五里，北风怒吼，波浪掀天。至沙洲石矶泊。两日之簸扬，头晕作呕。终日拥被而卧。

廿七日 风如故，酉刻风稍平，即开之三家店泊。

## 差查吉赣厘捐日记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衙参面奉藩台谕，筹款假行商之名，密查各厘卡近年苛征病商之故。并令条陈一省物产懋迁情形，退以所知大略，具帖呈览。

二十日，藩台手交银五百两，谕令贩货往吉赣一带，慎密查探。比即托熟友某君，为购小麦六十石、乌豆五十石、中草帽四百二十顶、海带一千四十九斤，并托觅一诚实可靠老于经商之人，司共役及雇船各琐事。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诸事俱备。二十五日，风雨不克就道，是日在石灰窑起票完厘，共钱十千九百八十。每千文索补串划船挂号三项钱一百零三文。

二十六日上船，船小载满，偃偻入舱。记十六七岁时曾历此境。同行之人，一为熊姓，一为袁姓。北风频疾，开行至生米三十里时，方未刻。往卡投票请验。卡中谓风大，过午不查。先后到卡候查之船三十余艘，遂宿生米。卡员庄令蕴辉病甚。

二十七日辰刻，司事王某率扞巡二人，坐小划来查，除照完初验厘钱七千三百二十文，复补小麦等货五分厘钱七千四十文，索补串划船打号钱五百二十文。已刻开行。北风仍劲，行三十里至市汉时当正午，适卡中下河查放之时，随即请查。司事焦松，字盛周，路人所指为焦面鬼者，询其绰号之由，焦历赣河各卡最久，恶名最著。查明照章完二护厘钱十五千二百六十四、勒补各货八分厘钱九千三百六十，文索补串等三项钱九百三十六文。访查该卡何以加补如此之甚？因焦包揽卡事，岁奉委员六七千金。自生米起，凡一切公私比较用人，悉归焦，委员不过问也，惟拥虚名，坐省而已。焦三子：长子市汉分卡瑞河口查河，三子在卡司联票核算。二子焦鑫，先亦在卡，继捐典史，到省候补。委员周应熙，

寓省城灵应桥。酉初开行，至新建丰城分界处宿。

二十八日行四十五里，抵丰城县宿。

二十九日早行，天霁风静，下水湍急，载重难行，行六十里至樟树，日将夕，投票不收。

三月初一日 自晨至午方收票查河纳厘，见舟邻有载米者，自安来完二验之外，苛补十分而又加倍，船户以洋银十元为红钱之贡方已。余舟始亦照完二验外有加二十分补抽。樟树得省中传知最先，凡上水之船，皆留意察看，初以余船小而忽之，故亦有照完一验外加二十分补抽之谕。余每过卡，必登岸自避，不意余所带之小书篋及镜盒一时疏不及检，扞手见而疑之，阴令人调伺，有识余者，遂只收二验厘钱，余不更补。访查卡司事陶朗轩、徐丹球道路及就近之人，无不谓两司事借苛刻济其贪诈。局员洪太守奎，扞手李姓。申刻解维，行十五里，已曛黑矣。

初二日 晨兴行二十五里，至三湖。日晌午，至卡投票，请验放，因已过四卡，正厘俱荡，司事有韩姓者，谓不必查船，如例照票加二补抽。卡有口操粤音之司事云，无此情理，令扞手查船。查已，谓货票相当，遂补乌豆九石、划船打号为例。司事如粤人某君者，可谓更事矣。询其姓，不以告，盖卡中通例也。天雨不果行。因船小载重，更雇会昌船分驳，局员区太守谔良。

初三日早行，南风逆水，行三十七里，宿新淦县上七里。

初四日，乍风乍雨，午后北风甚佳，行六十里，至住宿歧。

初五日 上午风仍劲，候卡查验，至午刻下河，又须十分补抽，麦二十四石、豆十六石、草帽一百顶、海带二百二十斤，共补厘钱十二千二百二十钱，已缴清。票填第一千五百六十六号，护照两张已发。适熊有邻袁明德，字子元，充住歧卡司事，与遇，询熊作客之故？熊口吃不能即答，袁益穷诘，致洩。于是委员吴司马出，强不放行，待之以优礼，请即还票，复动之以利，向之买票，许六十元。熊不可商，另换两票相易，补麦六石、豆五石、草帽

二十顶、海带七十斤，除完钱三千二百八十，多缴之数付还，仍赠熊二十元。时余船已先行数里，熊因时太久，又为彼等所鬻，熊许换票，而不收洋。卡令划船送之归舟，巡丁复持洋以付熊，熊用好言谢之。午后风定，开行二十五里之梁口洲宿。卡员吴崧高司马。

初六日 热甚，腹痛便痢，夜不成寐，为蟹虫所苦，遍体赤点，且以伛偻十日，因乏难堪。午后抵三曲滩，两舟分道行，会昌船先至，熊即呈票请验，舟中故分载海带草帽也。卡中补抽海带二百二十斤、草帽一百顶、应完厘钱四千六百，票已写成而未发，余舟亦至，而住歧卡之知会者亦至，卡遂反钱而留票。熊默识其票系一千八百四十五号。事机已洩，前进恐滋他弊，遂令袁姓纳厘。舟行五里许，已日昃。卡员张庆霖大令。

初七日 南风甚大，上水之舟动移寸步不得，午后更疾，夜分焱风作，大雨如注，波浪掀天，舟甚荡摇，四更稍平。

初八日 天明，风定微雨，阻风之舟，各振帆开行，雷犹轰轰有声也。酉刻抵吉安。

初九日 因载重行迟，更分麦豆各十石载会昌船。又令雇短纤夫二名，开行时已巳正，过神冈山，停候验放，委员官保大令寓府城，距卡十里，间日一至局，查河事胡姓、浙人，补十分厘钱四千四百四十文。系麦八石、豆七石、草帽六十顶、海带七十斤，索划钱补串等项四百四十文。申初开行。宿张家渡。（吉安至此三十里）

初十日 自张家渡早行，宿淞泾渡下五里。因雷雨交作而止。

十一日 早，大风雨，辰正至淞泾渡，即投票请验。查舱后，即照票加补十分厘钱十一千八百七十文。麦二十四石、豆二十石、草帽五十顶、海带二百十斤，豆多收钱二百文，英洋每元作价八百二十，又索补串每千文十五文，及挂号加一，让一半五百九十文。未初开行，至彭均宿。

十二日 自彭均早行，巳初北风起，宿滩头之上五里沙滩，

月光晶莹，沙中金星灿闪，俯拾其沙，就烛视之，俗所谓沙金也。留十余点，俟就诸化学家考之。

十三日 河水大涨，一夕高四尺许。行二十五里，之万安县，雇滩师纤夫，并前短纤共需钱十千。西江十八滩自此始。

十四日 早行，湍急舟行甚难，至小蓼滩宿。

十五日 晨兴，北风起，午正之良口。九年前司榷之所，曾为义学于梁山之阳，往视其处，仿佛如昨。赴卡请验放，亦十分补抽厘钱七千六百文。麦十五石、豆十五石、草帽六十顶、海带一百斤，英洋每元作价八百十五文，补串等项钱三百八十文。晤董事刘赛垣、赖金玉。申正开行，宿良阜湾。

十六日 早行，抵天柱滩，幸水涨没滩，化险为夷。

十七日 过滩。午后之储潭赣关，设查验分关于此，即令报关查验，验毕货上盖石灰印，令赴大关投税。索挂号打印钱一千二百四十文。晚泊赣郡涌金门对岸。二更后舟忽发漏，即时寻隙塞之乃安。十六日晨起渡江，之建春门。即令司事觅行售卖。适涨水之后，货舟麇集，市价骤落，因未便久待，不择善价，仓卒售去。午后定议。赣关定章，凡客货交易成后，报关监数，税由广裕代报。

十九日 令向各行结一算，得小麦、乌豆售洋三百四十二元一角二分，草帽售洋一百十七元二角、海带售洋六十二元六角五分二厘合之历报厘税银一百五十余两，约共折耗银一百六十余金。以是见商贩之生机甚促矣。

二十日 闻茆店卡，因苛虐商船之故，商民愬于道署者再，道署不受理。

二十一日 雇漂滩子船，（以其轻小易行）回省。船价十元，神福酒钱二元。未正开行，宿周王潭。

二十二日 经良口，晤赖金玉（宝卯）、张国香（瑞卿）。张以九十老人，夫妇齐眉，而精神矍铄，如六十许人。山中多寿民，其说良确。回忆椿萱、永感，不禁凄然！经滩头市已暮，竟夕行。

(几及二百六十里)

二十三日 晨刻之沿泾渡，卡中司巡皆高卧，早关未放，而待行之舟已二十余艘，促之方来。一左姓扞手，口中喃喃絮聒，执铁签入舱乱戮，因不见物，悻悻而去。晚抵三曲滩，未泊，顺留下行，天明之住岐(夜行三十五里)。

二十四日 卯刻之住岐，候放关，晚抵樟树宿。

二十五日 丑刻月升时即开行，已初丰之城司，晤同乡顾人千。未刻之市汉，北风大起，舟为之阻，遂泊。

二十六日 寅刻风略定，遂行，不及五里，北风复怒吼，虐浪掀天。至沙洲石矶泊。

二十七日 风如故，两日荡摇颠簸，头晕作呕，终日拥被而卧。酉刻风平，开行之三家店泊。去省城只五十里，咫尺章门，掩滞不达，人生遭际，作如是观。

二十八日 寅刻行，北风较昨稍平，酉刻之章门。因途中感受风寒，甚困倦。



## 同治十年反教揭帖

编者按：本篇和〈厦门苦力贸易资料〉，均系从（日）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会社〉一书中选出。这些资料原件均在英国公共档案局，在国内是第一次发表。

### 一 佛山揭帖

大清同治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进教馆契弟入伙，二十三日摆酒连日，至二十六，系进教契弟将他家内神主祖宗烧了，将他老婆妻子入福音堂。男造契弟，女造老举。分府五斗司衙奸官，受赃贪贱〔钱〕，不成规矩。奉劝为人不可去进教，进教又如做契弟，一样番鬼禽兽，不入五伦。定然本月将福音堂内拆了，放火烧了，将他进教番鬼锁起捉拿，带到祖庙，即赏红银贰百正，即射凌迟碎剐。

### 二 华陀先师乱示

华陀先师乱示云。

有夷狄之人，到各处村乡，遍派毒药，唤名神仙粉，以害愚民。倘受其害者，腹中膨胀，可即用密〔蜜〕糖和硃砂吞腹，或用白鸡尿藤、蟛蜞花、密〔蜜〕糖搗米煮糊，食能立解，幸勿间视。

### 三 佛山揭帖

近闻番鬼用药散遣妇人，下各乡村送派神仙丹，嘱拜神后将此散和粉煮食。致人受病成蛊胀，想人求医入教。但有此敝，千

祈不可信，并通知各人，功德无量。

#### 四 佛山揭帖

番奴屢日毒心狼，立起邪心落四乡。诨名仙粉随街派，毒药将来害女娘。男妇食吞膨肿胀，半年之内见阎王。怨〔愿〕人千万传流远，免被番奴中计份。如此狼心天不就，画虎无成类犬羊。叫人进教真难想，合省齐心拆教堂。先杀汉奸后杀鬼，为民除害透心凉。

#### 五 佛山揭帖

启者：近日夷人阴谋诡术设计害人，指不胜数。兹建立福音堂、礼拜台，欲煽惑妇女进教行奸。而妇女本知法纪，凡见夷人异类面目可憎，奚可进教同群。所虑者顽夷不惜资贱〔钱〕，多方买嘱。假办〔扮〕道士或令嫗妇混入村乡，妄说时症将临，设施毒药，名为神仙粉，均派各乡妇女，令其将此毒粉同理米粉，和匀发糕蒸熟。先参神佛，而后服食，可保无虞之话。独不思一沾此药，二十日后男人足肿，妇人腹胀，其毒难医。无他欲诱男女，要进其教者，云有可医。如此，实令妇女一入其教，任他肆行奸淫而已。切思妇女无辜，而先受其毒，后被其污，是人人所共愤者也。凡有此等人到乡均派毒药，无论男女务必作其匪类重办，切勿忍容，庶可保全生民之性命，免受顽夷之毒诱。特此遍布，伏望仁人君子抄告远播，功德无量矣。

同治十年五月二十日谨白。

#### 六 佛山揭帖

系我中华人，齐心杀番鬼共狗官，共乐升平。守看者是君子，毁烂者系进教。

四隻不是狗，原来分府共五斗，都阍、千总四隻，共鬼看门。

口。日间看门口，夜来共番鬼。督撙袖，枪刀器具摆齐备，我问尔丑唔丑。

### 七 揭阳合邑公启

为杜邪教以保善良事。窃思自逆夷陷害中国以来，种种祸端，难以枚举。兹本年五月初旬，又设冗计贻害我粤东广州所属之县，如施德、三水是也。两县男女老幼遭夷毒而死者，约计二万余人，惨不堪言。盖闻彼造端伊始声称，现年天运要行瘟疫，惟有一药可救，名曰①……。愚者多被煽惑，每食此粉二十五天，无不肿肚而死。及将死之时，逆夷复变一计，向人说明曰，欲救此病，惟是人天主教乃可复生。观此奸计百出，无非诱人人邪教之术也。

刻下粤东省有一信至揭，闻者莫胆破心惊，今愿我同乡同邑者，患未临而先为之备，祸将至而预为之防。凡街路生面之人或卖此粉与糕饼，不可滥买。推之日用饮食之物，凡有可藏祸机者，小心详察，又不可轻率而买以致伤残命。兹略陈数言，以昭群众，庶邪教绝而善良安全也。能将此字详读一遍，以晓行路者，康强逢吉。肃此預告。

揭阳合邑公字

### 八 仙翁改神粉毒方

启者：刻下省中有一异事，系番鬼欲毒害唐人，使他人天主教之人等弊。用毒药将粉作成丸，有的作成粉粒，雇妇人三姑六婆，往四处各乡村送派与人食，称名为神仙粉。教人将粉合蒸糕，先敬神明天地，然后合家食之，能消灾长生不老等语。省中食者甚多，数日肚肿如鼓，唐人医生不能治，传言往从他人礼拜堂，其病即愈。有的误食不肯入教，目前死者数有一百余人之

① 以下有脱漏。

多，通省人心要恨之。耳闻鬼子之事，省中有士人命人往潮州各处送派，见若有亲友无防，通知嘱咐家内妇人，不论送物勿乱食，为是免可遭其毒害。近日仙翁降乩列方救改，抄明一单呈鉴，倘有左右近有人受此毒者，将此方抄送改之。

仙翁改神粉毒方：

初食神仙粉，即将此树皮往下剥上服之；即呕久者往上剥下服之，即泻服烫之。又一方：白鸡屎藤、白蟾蜍花、硃砂、密〔蜜〕糖煲水服之。

一方：乌树皮，潮州叫名杏树便是，倘有人错此毒者，即将此方服，立即痊愈。通知是实。

### 九 匿名揭帖

尝闻妖言惑众，拐骗愚民，机械多端，殊堪痛恨。近有匪徒道尼歹妇随带毒药名神仙粉，或丸或散，四处分派。称言食此延年益寿，却病消灾，借此以蛊惑乱人心，愚民妇女多有遭其荼毒者。现有服此，其病百出，或黄肿蛊胀，以致命在须臾，断难医治。凡仁人君子如见此等人，宜加斥逐，以免受其害者，功德无量矣。

如经误食此神仙粉，即用白蟾蜍菊，白毛鸡屎藤叶捣烂，加蜜糖煮食，其毒自解。

### 十 匿名揭帖

字达诸位朋友知悉：因广东省红毛番设计毒药，故害良民不计其数。今乃黄城有红毛番教之人，不可与他交易，恐有猜敝，误了身己。或有天井，细心关防，青疏之人不可近么，恐为下药损。字达告知，事无虚言。

### 十一 厦门揭帖

敬惜字纸，祈广传播。板存道口街蔡贤司，听人借印。

厦门来信，传知数日前几个外方人来厦分送丸药，每包二粒，内一黑、红色，亦有作饼如药饼样。将药丸沿街遍巷各处人家不时施送，云系父母发愿，特来奉送良药；能治万病、能辟邪瘟，不论男女老幼各症听用，并无收取分文。何人见疑，何病不服。焉知服后或一二日即发，或随服随发，或延数日方发，突然肚腹胀大如鼓，气咻咻然，喘急欲死，方知药丸之毒害人不浅。迨至六月十五日，香港火船来厦，幸得广东省城绅士行商皆有寄信来厦，通知诸亲友不可被其送药人煽惑，不可误食丸药之毒。又云广东省误服死者千有余人，又云被其放药入井。是以究其来因，无故用药害人，而实乃从番仔耶稣教之礼拜堂设出，雇用中国人，分去各府州县传送。盖因教堂招人入教，无人肯从，今乃送药害人，误食使病。待至病来，他再用人传言教主能医，得病之人无奈到求医治，而教主即云医愈者要索谢礼银五百元，如无五百元者须与人教，分毫不受；不肯入教，不为医治，其不知从求者死甚多矣。似此害人，天所不容，官所不宥。

闻厦门厅宪、参府宪出示晓谕，并出赏格，购拿送药匪人，未闻有获，恐又逃往各府州县，送药害人。可怜厦中被害数人，目所亲睹。现厦昨日有一小童出买豆干，随食随胀。又一小儿拾一块糖，入口些苦，不晓吐出，甚至吞下。未及两时，腹中胀大，不能言语矣。

惟愿仁人君子，口传各乡咸知悉，并戒妇女小儿勿妄买食外方人所卖饼糖糕果各项食物。路上所遗，更不可食，免堕奸人之术，深有厚幸焉。倘有人预先未知，误服药丸腹胀者，急用生白田乌草绞汁灌下，或用生鸡屎藤合煎灌下，便愈。误食饼物腹胀者，亦急服可愈。

又方：火硝一钱，生密〔蜜〕糖一两，煎水服。

又方：酸三石即酸杨桃捣汁，多甚效。

又方：雄黄、葛蒲、蒜头用竹笋水煎饮。

反方：雄黄精一钱、鸡屎藤头、白蟳螟花、  
甘草、菜玉、生密〔蜜〕糖煎水饮。

### 一二 厦门揭帖

善人出示通知

字特吩咐诸位兄弟知悉。近日厦门番仔教害人，用银两即托用计迷。广东佛山有一种奸徒邪僧，贪钱宝，用番仔药丸，假意善心送人救世，各处分拆百姓，伪称平安安饼。所有受此物者必穀〔穀〕，害人非浅。又现去各所在开礼拜堂，诱人入番仔教，四方遍传。近日去年买入甚多，过番伤害。见入教之人听打，不敢作声是也。

同治十年荔月十九日，劝人知防。

### 一三 泉州揭帖

兹厦门近日有广东人来厦，施送药丸，每服二粒，一粒乌色一粒红色，沿街及人家，打门分送。据云此药丸能辟邪，治百病，其实害人不浅。误服者不论男妇老幼，突然肚肠胀大，难以调治。闻在广东省误伤十余人，惟有传送之人者能医，亦要索银，亦要拐他人番仔教，方肯与治，其实乃礼拜堂番仔教流毒。现厦海防厅及参府经以出示晓谕，并出赏格，要挪传药之人。兹恐我泉亦能传到受害，合应将情告示。

### 一四 厦门领事官柏照会

大英钦命驻厦办理通商事务领事官柏为照会事。

照得近访闻漳州城厢内外以及各属地方，百姓谣言，毁谤教堂，任意讹传，肆意无忌惮。本日敝领事查阅抄来贵道属员龙溪县所出告示二纸，可见地方官不特不弹压禁止百姓，而反激使谣言兴起。将来倘或酿成衅端，该地官员必定难辞其责。除将情由

及抄录告示文字，一并申送敝国驻京钦差大臣电察，转咨总理衙门察夺办理，合就照知。为此照会贵道，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 右 照 会

大清钦命福建分巡汀漳龙兵备道文。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八月廿六日，

同 治 十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十五 漳州府龙溪县告示二纸

大清钦加知府衔即补分府摄理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寻常加四级记录十次黄，为出示晓谕事。

本年六月十九日，准水师中军参府陈函开，接到粤信云，有一种匪类制造毒药，遍历街巷，假名修心，施送辟暑辟疫良药。其形如枝子，或如小豆，或如药饼。人民不知，受而食之，旋即晕眩染病，沉危难救，必须仍清施毒之人调治，听其所欲。不然，虽有华、扁之灵，亦无可救。现时受害甚多，渐至闽界，必须防备等语。近日厦门各处亦有此风，民人堕其术中者不少，但生命攸关，不得不知会谕拿究办等由。准此。除签差访拿究办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閩邑诸色人等知悉，如遇前项施药匪徒并有暗投食物，或丢弃路途，或给小孩，切勿轻信接受，捡拾误食，堕其术中，致受其毒，后悔莫及。毋违。特示。遵。

同治十年七月初二日。实贴告示。

大清钦加知府衔即补分府摄理漳州府龙溪县正堂寻常加四级记录十次黄，为出示晓谕事。

本年七月初三日，经县役协同岳口保家长陈庆，捉获暗收毒药吴励一名，扭送到县，当经本县提讯。据该犯吴励供称，伊等帮四人，由粤门而来，受洋人之药，着沿途放于井内，已由漳城路过，前往各处等供。核与本县访闻相符。查吴励虽未供认放

处所，难保其同夥已放毒于城厢井内，致被毒害。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城厢内外绅耆士庶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各小心防备，于此数日内，不可吊吃井水。各铺各社须将井水掏洗拦盖，并遣人看守，勿使匪徒暗放毒药，免伤民命，本县实有厚望焉。各宜凛照，毋违。特示。遵。

同治拾年七月初四日，实贴告示。

### 十六 英国教士马约翰禀词

据英教士马约翰禀称，因近日福州地方各处张贴匿名揭帖，人心浮动，后亦渐觉安定。本教士拟赴内地查看教堂一切，遂于七月十四日由福州省城起身，前赴古城，沿途并无动静。于次日行至江洋地方，忽见乡民多人群起詈骂，并欲追击。本教士赶紧躲避，伊等亦未深追。至十六日晚间，路遇一人系由古城而来，告以十五日夜间，教堂已被拆毁。

十七日，本教士始抵古城，至教堂看视，亦无人拦阻。访闻事前，有处匪徒阴谋聚众，约定杀毙教民，烧毁教堂。遂于十五日晚间，乘住堂教友睡熟，纠众毁门突入，将堂中门窗桌櫬全行打坏，并将所有书籍数百卷立时焚烧，及住堂教友衣服铺盖等物抢掠一空。教友等闻警，越墙逃避，幸未伤命。

本教士于察点损失毕，遂往安洋。复闻得安洋地方礼拜堂正在起造兴工时，于十六日晚间，本处奸民煽惑众人，将地盘墙基尽行掘毁，并匠人器具亦俱抢去。

及至行抵彼处，不过一点钟时，即有匪徒多人，手执器械，势甚凶悍，寻至寓所辱骂，并声言定欲杀害。本教士意欲逃避，被教友苦留，应〔允〕许极力保护，遂住宿一宵。是夜，匪徒等将门外轿子零星物件全行拆抢。次日复闹门喧闹，欲索洋银二百元并修造木料，如不肯给，即将此房全拆。当下未允，该匪徒等即寻觅石块，欲打碎房屋。经教友央求解劝，告以愿同赴县衙，



请县官酌办。于是一同前【往】，令本教士前行，大众在后驱迫。因轿子被拆，只得步行。是日天气暑热，太阳甚炎，路过一村遇庄农一人荷锄，见本教士即欲砍伤者再。县署皆知其人姓名。并访闻滋闹匪人有林逢钦、林时海、林时观，出资鼓众。林国应，林东海、林灼见首先倡率，县中皆确知。

此〔比〕至城门，本教士即尽力奔入县衙，衙役即将门关闭。当未到县署之前一点钟时，有匪徒将教友房屋拆毁，以致群情浮动。及本教士入衙中，众人即包围喧嚷。幸蒙知县保护生全，遂将一切情形告知县官。县官答以本处兵役甚单，且无火枪器械，难以弹压，所以致有此事，已向福州请添兵役，未见到来。后本教士闻外面渐安，欲出县署，县官派官役九名，皆无兵器，将出大堂，仍有多人围聚警谤，复用石块将轿顶拆坏。见势凶猛又回署隐避，县官留住一宿。

次日极早，复派役九名护送，至水口地方寻觅原船，不意该处亦有匪徒多人辱骂恐吓，欲推入水中。该役等两次向本教士需索，得资均散，仅有一人跟随。登入舟中，见有逃难教友一人，系十八日由古田县逃跑者。据称在途被官役四名吴禄、王受、狠仔、八仔，在谷口地方拿住，立索银洋十元，倘不肯给，即送入匪人手中，任其加害。因无许多钱，尽其所有付之，四人始去，是以先藏在舟中。

十八日，复据教友报称，古田十八都地方教堂，被匪人闯入，将堂中书籍桌凳抄抢。又于二十日，有教友一人被匪人殴打甚重，几乎致死。

回至福州后，复闻一杉洋地方教堂，均遭本地匪徒抢毁，教友被杀。

伏思大凡从教之人，大都循礼守法，安分无过，与所在官民相安，毫无妨犯。詎该匪徒等竟然煽激荼毒，侮辱焚抢，一时并施，使从教之人无家可归等语。

## 一七 福州通商总局函

迳启者：昨接古田县吴令来禀，以本月十五日晚边，有农民在田工作，渡河回家，见有一种小虫密浮水面，愚民以有下药毒人之谣，各怀警疑，一时传播。有疑教堂所放，即往教堂水缸观看，引动多人，彼此挨挤，致将两处教堂门窗桌凳拥坏数处。经该县闻知，立赴弹压，一面邀同教士到署安慰。惟当时人众手杂，所有教堂摆设零星物件恐有遗失，容详细查明追究，分别惩办赔修，并为解释嫌疑，务令民教相安等由。

查此案未准贵领事照会到看，敝道府业已回明大意，派委本局帮办提调傅司马，驰往古田，会同该城分别查拿惩办，勒限赔修。尚有应行面商，敝分府谢拟于明日十二点钟，亲诣贵署面聆雅教，届时尚希在署稍待，泐此奉订。顺颂升祺。 名另具。

## 一八 汉口揭帖二纸

粤东各来家信，报及误食神仙粉数拾万之众，食后肚中蛊胀而死者已有数万人。迨后幸得解粉毒之良方，误食者俱已救活。唯风闻其毒药亦有数箱抵汉，真假未确据，仍要预早防备。未上其当更好。如既误食，则照此良方便可解也。更望诸君将方广传，救人性命，功德无量矣。

兹将良方列左：

苦楝树皮两钱，老弱者食壹钱。去外黑衣，略留二青炒过，用水一盞，煎二柱线香之久。

生 蛄即小蚌蛤，又名蚌子，不拘多少，量人之强弱而加减，蒸出自然之汁，与苦楝水冲匀食之，其虫即荷出。

现有肆行放毒陷害男妇，用毒药为丸，如蛋子大，串同无聊妇人或装蛋户三姑六婆等人，四处派送。有称异人传授，近因时症多出，诈言神仙救挽人间等说。着此丸为糕种，做粉果，奉神

之后食者免其灾难，更为长生福寿。此说云日下盐步、透濬等处多有人误食，现今数日之间仍未发动，待其数月，将来必疾病，蛊胀百端，祸不堪言。但四方人等遇有此弊，必须除其大害，免此祸也。望有广传，功德无量矣。

透濬华陀先师降乩解假有神仙粉毒方。

用密〔蜜〕糖和硃砂吞服必效。

又方：

白鸡屎藤、白蟳螟花即野菊花共捣烂炖熟和密〔蜜〕糖吞食云。

敬惜字纸。板存大火路口陈明德二房

### 一九 武昌匿名揭帖

老鼠城有一郭姓，在福音堂洋行当一名伙房，见洋人设一教堂，男女混杂。我大国吃教的女子进堂，当时把一粒木谨〔槿〕丸药吞在腹里，自然迷昏不醒，自将中衣脱下，扯住洋〔人〕苟合。又见洋人义学，将大国士民孩童引去，三天倒吊，三日剜目取髓，并是实事。郭姓心中不忍，无奈辞去洋人，归家安守本分。所有我朝孩童，不可送到伊义学中读书，倘若家中寒苦不能读书，不如讨乞营生之人为愈也。奉劝仁人君子，速听我语，免后悔之晚矣。切记，切记。

### 二〇 衡州揭帖三纸

急救误服佛兰西国蛊毒良方引

顷得粤东信报，粤省近被佛兰西国人放蛊为害。其蛊伴米粉内，名曰仙粉，先赂汉奸，于各城乡等处捏谣煽惑，谓本年夏秋之间，必遍遭瘟疫，鲜有能免者，惟预服该国仙粉，可保无虞。于是远近男妇争向取服，服后月余毒即发作，男则脚肿如柱，女则腹胀若孕。孀居闺处，惧招物议，遂有羞愤而自戕其生者。既又自媒此症，伊可包治，每索谢银五拾两，并入其教方可，否则

待毙而已。倘受毒已逸两月之久者，伊亦莫能为力矣。嗣因各乡会议，严禁【闹】游，毋许入境。伊复贿嘱茶酒包面与各食物等铺，暗行施放，并撒投于井水沙泉之内，及见异虫蠕蠕，地方始知。似此渔利杀人，恶踰含砂，纵漏法网，难逃天谴。第伊党类甚夥，诚恐更肆其虐于他省，今得□神授良方二，刊告遐迩，尚望仁人君子递相流传，功德无量。

一方：

乌柏树皮 即木子油树也。初食者，由下剥上，煎水饮之，即吐。久食者，由上剥下，煎水饮之，即泄而愈。

一方：

白鸡屎藤草药、白蟳蟆花草药、硃砂、雄黄、甘草、生密〔蜜〕糖，各少许服之，即愈。

同治十年六月 日敬刊

试验食物法：

神仙粉明骗人食，现已不行，而暗下于食物之内，尤不可不防。别项食物尚可不买，米乃居家日用，更宜试验清楚。与其受害而医治，曷若防患于未发。兹将试米之法开出，用米半升煮熟，滤去米汤，乘热用冷水浸过面约半日，用耳挖细细挑拨，即有虫见。一种寸许两寸余长不等，形如放光虫两头尖，伸缩如蛇；一种红色，身短头尖，周身有毛；一种绿色，尾有双叉。男食肿足，女食肿腹而孕。盖蛇、蜈蚣、蝎三物也。即别样食物，亦可照此试法。有虫之米饭，似可喂鸡食，盖鸡能食蜈蚣毒蛇也。

敬惜字惜〔纸〕。

### 附录 乩仙指示解救方

一方：用金银花煎水，同绿豆搗烂泡水当茶吃。

一方：用紫金錠磨水服之，即愈。

一方：用酸洋桃同密〔蜜〕糖开水调服，即愈。

据闻有四五百教匪，带药往各省地方施放，或小卖异样食物，内皆有此药，各宜慎之。

近闻售卖丸丹及仙粉者，已到桂阳、白沙、耒阳等处，各宜小心，勿买服之。倘买服者，自己性命要紧。切切告白。

附：咸丰初禁教示谕二纸

调补嘉应直隶州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文，为剴切晓谕，以正人心，而肃法纪事。

照得西洋有天主一教，始自耶稣，在该夷人自相传习，讲经礼拜，原不必问，惟不准入内地传教。而内地居民，有招集远方人氏，勾结煽惑，引诱妇女，及作奸犯科者，仍照定例办理。典则分明，敢不遵守【耶】。州属儒术是敦，风俗称厚，世族书香，断不至舍中国圣贤之学，误趋彼教。近闻有无知愚民，在李坑村一带，招致远人，煽诱勾结，并有妇女相从，殊干法纪。除访获招引勾结之犯，照依旧例严办外，合行切谕，为此示谕军民人等知悉。

凡尔众知耶稣生于汉哀帝时，仅能医病救人，不过如华陀、祝由之类。又能以七饼拆为三千人食，亦不过如道家搬运之术，其他别无才能，乃妄称造天之主，谬谓天地民物皆其所造成者。诚思汉哀帝以前，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代天宣化，已历万千年。即海外各国，皆早有君有民，有政刑法，岂待汉哀帝时耶稣始出而造之乎。

考《海国图志》，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耶稣弃绝其父，以为其母童身所生，冒称造之子<sup>①</sup>。故人其教者，不许祀祖父君王与一切神祇圣像。惑世诬民，无天无法，无父无君，不孝不忠，不仁不义。是以上干天怒，致遭天诛。假手如德亚国王，拿获耶稣，明正其罪，治以国法，钉之十字架上，血流被

① 此处疑有脱字。

体，不能动杵而死，飭令地方掩埋。而其无赖之徒众乃诡称为埋后三日复活，越四十余日飞升，以图传教惑人。此亦如孙思兵败，溺水身死，而其徒传为水仙矣。白莲教被凌迟斩杀，而其党传为金刀尸解，脱化登仙是也。不然岂有身为天主，乃不能自主其身，而为凡夫所缚所钉，以致于死乎？其徒乃饰为之说曰，天主代生人受罪，亦属可哂。夫身为天地之主宰，独不能免人于罪，而必代为受罪，以掩其钉死之迹乎。

彼教以劝善惩恶为词，亦儒教所常言，至言信天主则致福，死后魂升天堂，不信天主则降祸，死后魂入地狱。此即武三思所云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之意也。假令信天主者尽是盗贼恶人，皆将降之以福，不信天主者尽是积善君子，皆将降之以祸，从来赏【善】罚恶之权，未有如是之颠倒错乱也，岂非自绝其天理乎。况天堂地狱，不过窃佛氏下乘〔剩〕之唾余，乃转谤佛氏。为永堕地狱，谁则见之。至耶稣生钉十字架，有如地狱之剑树山刀，则确凿可据。

再查海外各国信天主，莫如耶马尼，而其国离析分崩，割据者亦不一。信天主者为何不降福？不信天主教者，莫如日本国，其海口码头凿十字架，凡经商过其国上岸时不践十字架者，立以斩徇；又于城门外埋耶稣像，使日受踏之辱，而传国已二千年，天主为何不降祸。然则能降祸福之说，渺不可凭，徒令愚民生弃祖宗，不得享馨香俎豆之祭祀，死为瞎鬼，乃倍受焚还扬灰之惨伤，亦何乐从其教哉。且奉十字架，即景教译所谓判十字以定四方也。彼教中，不知何时讹为钉死十字架之说。即有其事，而遵耶稣者，乃尊奉其受刑之具，以为即是耶稣，不敢践越，殊不可解。譬如人家祖父被鸟枪打死，或被刀剑杀死，而子若孙即奉鸟枪刀剑如其祖父，有是理乎？

近来章程，虽准夷人自相讲经，却不准夷人混入内地传教。如有假冒夷人，或内地人招集远方人、勾结煽惑、引诱妇女、乃

作奸犯科者，仍照定例办理，绞决、绞候、军流、杖徒，不容轻纵。如有到官悔悟，越过十字架者，分别减等免罪。国法森严，亦未常〔尝〕不许悔过。尔等愚民，如有被其诱煽者，及早猛省，首明免蹈法网；如有瞽视自甘者，定当立拿严办，以儆冥顽。至书香世族，自当议立祠规，凡有人教之子弟，则是自绝于祖宗，公同驱逐出族。随即稟究以正彝伦。乡约保邻内，应早为觉察，如有传教之徒侣，毋任诱惑我居民，即时密禀官司，协同拘拿，以免连坐。庶几人心日正，法规肃清，本州于此有厚望焉。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三十年七月 日示

该州现在拿获佛兰西神父一位李姓，解送来省。徐制军发交南海正堂，转交佛兰西领事官。现虽有文书照会，但尚未议妥事宜，约于初五日交出李神父。

钦命广东分巡惠潮嘉兵备道兼管水陆驿务加十级纪录十次曹，为晓谕事。

照得五伦以父子为重，百行以孝弟为先，世未有忘亲背义之人，而能立于人世者也。是以孩提之童，必先教以爱亲敬长，诚以父母为天性之亲，自有生以来鞠育顾复之恩，昊天罔极。此固发于至性之所不容已，而跬步未可或忘者也。谁非人子，谁无父母，试问生从何来？而可置天性之亲于不顾乎？

兹访闻各属无识愚民，每为外来匪夷所诱，受其资助，传授三字经本，教幼孩诵读，其语多系荒诞不经，专以虚无为说，置父子纲常于不论。似此互相传诵，邪说横行，必至天性日漓，伦常渐灭，大为风俗人心之害，闻之殊为诧异。

现在钦奉上谕，以乡曲愚氓被匪煽惑，习闻异说，致罗法网。奉将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续行刊刷，颁行天下，

俾山陬海澨、乡塾黠蒙口诵，心维滌瑕盪秽。此固圣天子崇正黜邪，防微杜渐之至意。俟颁行到日，即可广行宣布，以资诵习。当此功令森严之际，岂容被人哄诱，传布异说，致滋煽惑，以败伦常。合亟出示晓谕严禁，为此示谕所属军民士庶人等知悉。

尔等须知诞幻不经之说，均系败常乱俗之言，为圣朝所必禁。嗣后教读幼孩，务将前发孝经等书令其习诵。俾得口诵心维，启其愚蒙，发其心性，不为邪说所惑。所有前获三字经等经，概行烧毁，毋许片纸只字存留。并严禁家人妇女，不得与外夷匪徒勾结往来，受其诱骗愚惑。房族衿耆人等亦宜随时查察约束，严行禁止，倘有不遵，首送究治。自示之后，如有故违禁令，仍蹈前辙，一经访闻，定即飭县严拿，以异端惩办，并将父兄及房族人等，治以约束不严之罪。各宜凜遵毋违。特示。

咸丰元年十一月初四日示。



## 厦门苦力贸易资料

大清钦命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司徒为照会事。

本年三月十四日，准贵领事照会。查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前署管事金因担<sup>①</sup>内有拐骗人口广艇一只，牵获送交厦分府讯办在案。经将情形禀报公使大臣。兹奉札飭，确查有无英商串通拐骗情事，按法惩办。但敝国法律必有真实证据方好问恶，应请贵道飭将此案情形移知，并将行有被拐之人及客头于十六日午刻解送敝处，以便讯问。是所禱切。照会到道，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准此。

查前准贵前署领事金会同厦防厅水师中营，在大担门外拿获广艇一只，计人犯一百七十二名，解交厦防厅讯办。经讯得拐犯客头江隐水、蓝查某二名，夥犯杜赏、李蜆二名，船上舵水十八名，被拐民人陈基等一百五十名。查该犯江隐水起意诱卖人口，先后被拐已有一百五十余人。蓝查某身自诱拐已经七次，均属法所难宥，已于讯明后请令先行正法。杜赏、李蜆二犯受雇帮同押载，系属为从，应各锁系石墩十年。舵水李帼潮等，分别枷责发落。被拐之陈基等均送回各原籍，交亲属领回。至英与贵国商人是何姓名，该犯等并不能供指，应由贵领事自行查办。

兹准前因，缘该犯等均已正法完结，被拐民人亦俱送回，无从解送。除将讯认犯供照抄附送外，合就照复，为此照会贵领事府，请烦查办理，须至照会者。

计抄送供单一纸

<sup>①</sup> 大担盘。

右 照 会

大英护理厦门通商事务管事官马。

咸丰八年三月十六日。

今将会获大小客头江允水等，并看守帮忙各犯及救回难民陈基等一百五十人各供词，抄送查核。

计开：

据难民陈基等一百五十人同供，小的们做裁缝剃头，或手工工夫，或割卖柴草，或扛轿挑夫，或耕种拣粪，或回家探亲，强出路管趁，或搭趁船，遇着客头致被设计诱骗。或欺侮孤单，或行捆掳，把两手反缚，口塞竹筒不能喊叫，用船载住；或硬行扯走，拐到深坞，卖给大客头江垅泉、江临、名卖鸡纵即廖牛，和这现获的大客头江允水即江隐水们承买。关禁江矮楼上，雇这获案的杜赏、李崧看守。至现获的蓝查某是小客头，骗拐多次，小的们被拐都是认的。他江垅泉们自七年十二月起至八月二十日止，陆续收买共有一百五十人。江垅泉们买备草袋糖果点心，付给小的们。先是二十一日，江允水和蓝查某、杜赏、李崧四人押令八十人，用渡船载交艇船上暂收。江允水拿出白布短衫裤八十套，令八十人换穿；八十人脱下旧衫裤付给，杜赏拿去卖钱。二十三日，江允水们四人又押令七十人，用渡船再行载往。正到艇船边，就被案下会营把前后二起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查讯，据实供明，小的们实被各客头设计骗诱拐去也。有捆掳硬行扯去，或用船载去，卖给大客头，贩卖外国人。求把现到的大小客头并拿在逃的大小客头获案，从严究办。并恳把小的们释放回籍，就是恩典。

据渡船水手王员等四人同供，小的们都是王千里渡船上水手，凡船载货载人都是舵工出海的主意。小的们水手每月止得工钱，不能做主。今蒙获讯，小的们实没做客头骗拐贩卖分赃情

事，求恩典。

据艇船水手吴阿带等十一人同供，小的们都是李幅潮艇船手水手。凡船载货载人，都是正副舵工和出海的主意。小的们水上每月止得工钱，不能做主。今蒙获讯，小的们委没做客头诱骗拐人贩卖分赃的事，求恩典。

据渡船舵工王万里供，年四十八岁，海澄县人，向来驶渡船为活。凡船上载货载人，都是舵工和出海主意，水手们不能做主，小的和现获的江允水、蓝查某并在逃的江垅泉、江临、名卖鸡纵，都是认识，晓得他们是大小客头。咸丰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江允水来雇小的渡船，说要载人送交大担洋面艇船上，议定每个人船载钱一百文，小的一时糊涂贪利允从。二十一日，江允水和蓝查某、杜赏、李蜆四人、押载八十人，送交艇船上收留。二十二日，又是江允水们四人押载七十人送往，正到艇船边，当被案下会营把前后二起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查讯，据实供明，小的实是贪利混载，委没夥同充做客头，诱骗拐贩分赃的事，求详察恩典。

据艇船正副舵工李幅潮等二人同供，小的们系艇船上正副舵工，向来驶船为活。这艇船是小的们置买，凡船上载货物或载人，都是正副舵工主意，水手们不能做主。咸丰八年二月二十日，夷人来雇小的们艇船，说大小客头有两起人送到，嘱令船上暂行收留，俟到齐全，转送外国船交收。议定每个人船载钱三百文，约在大担门外洋面等候。小的们一时贪利糊涂、就即允从。二十一日，获案的江允水和蓝查某、杜赏、李蜆四人，用渡船押载八十人，送交小的们船上收。二十二日，江允水们又押载七十人，正到小的们船边，当被案下会营带同兵役哨勇，把前后两起人船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查讯，据实供明，实是小的们贪利，一时糊涂混载，委没夥同充做客头诱骗拐人、贩卖分赃情事，求详察开恩。

据杜赏、李蛭二人同供，小的们和现获的江允水即江隐水，并在逃江垅泉、名卖鸡纵即磨牛、江临，都相认识。咸丰七年十二月初间，江垅泉们四人商议，合作大客头，贩卖人口得银，四股均分，就在海澄县深坞乡租住江矮房屋。此次外国人船约要买人四百名，江垅泉们收银，分发小客头，这获案的蓝查某，并在逃江见长、吴懿主、吴骇、王辘、吴齐们，共有三十余人，分往拐骗。其余小客头人数姓名，小的们一时记不清楚。还有不认识的人拐人来卖，江垅泉们也向承卖。如小客头拐人到乡，卖给大客头，每人付给番银三、四元不等。把拐来的人关禁江矮楼上，落后江垅泉们雇小的们二人看守关禁的人，并帮同煮饭做事，每月每人议定工银四元。自上年十二月十五日收起，至今二月二十日止，陆续已共收买得人一百五十名。那二月初间，石浔乡小客头吴齐拐来不识姓名二人，托小的李蛭转交江垅泉收禁，如今认不清楚。江垅泉们因人数已多，难以再禁，商同先送交外国船，就买备草袋糖果点心付给拐人。二十一日，雇王万里渡船一只，令江允水邀同小客头蓝查某并小的们一共四人，先押载八十人送到大担外洋面停泊外国人雇的李帼潮艇船上，暂行收留，再行载交外国船。江允水把外国人付交白布短衫裤各八十件，付给八十人换穿。那八十人的旧衫裤付交小的杜赏收回，嘱令卖钱，一人独得。二十二日，又是原船，江允水、蓝查某和小的们押载七十人送往艇船，正到艇船边，当被案下会营带同兵役把前后二起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提讯，据实供明，小的们止得工银看守拐人，并没做客头引诱骗拐也，没分赃的事。小的杜赏收受江允水付给拐人旧衫裤，还没有卖钱。小的李蛭，只代小客头吴齐转交拐人二名，委没知情同拐的事。江垅泉们现逃何处，实不晓得，求恩典。

据小客头蓝查某供，年三十九岁，漳浦县新城村人。父故，母黄氏，兄弟都故，只有嫂子侄儿。小的并没妻子，向来佣工度

日。从前晓得【海】澄县港尾乡人江幅做大客头，贩卖人口。小的自咸丰七年二月间做小客头起，二月间欺拐海澄东坂乡不识姓名一名，三月又拐马秤乡不识姓名一名，都是卖给江幅，得银三、四元不等。落后江幅死了，是他弟郎江临接卖。到十二月初间，江临和江垅泉、名卖鸡纵即廖牛，并现获案的江允水即江隐水四人商议，合作四股做大客头，贩卖人口得银，四股匀分，就在海澄县深坞乡地方租住江矮房屋。江垅泉、名卖鸡纵、江临三人经理买人，江允水专管柴米各事。此次外国人约要买人四百名，先付番银，是江垅泉收存登帐，就分发小的并在逃的江见长们共三十余人往各处骗拐。至小客头人数姓名，小的一时记不清楚。还有那不识姓名人拐骗人来卖，江垅泉们也向他承买。小的自上年十二月起至今年二月十五日止，诱拐大岭、朱厝、大坑、蓝、蔡、石码各乡村人五次。就是这到案黄跳、王强、李来、徐笼、苏洪五人，都卖给江垅泉们，每人得银三、四元不等。拐来的人关禁在江矮楼上，另雇这获案的杜赏、李崙看守。到二月二十日，江垅泉们因人数已多，要先载交外国船点收。江垅泉们买备草袋糖果点心，付给拐人。二十一日，雇王万里渡船一只，令江允水邀同小的和杜赏、李崙四人押载八十人，送到大担外洋面停泊外国人雇备的李桐潮艇船上，暂行收留，再行载交外国船。二十二日，又是江允水和小的、杜赏、李崙押载七十人，送往艇船。正到艇船边，就被案下会营带同兵役，把前后二起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提讯，据实供明，小的做小客头起，前后骗拐七次，一共七人，所得银元都已花用，此外并没另犯不法别案。江垅泉们现逃何处，委不晓得。是实。求开恩。

据大客头江允水即江隐水供，年四十七岁，海澄县港尾乡人。父故，母陈氏，弟郎名帆群。小的娶妻蓝氏，生有一子，佣工度日。与江垅泉、江幅、江临、江矮都是族人。从前江幅贩卖人口，江幅死后，是他弟郎江临接卖。后来乡老们赴县呈请示

禁。港尾地方不能贩，《江垅泉》、廖牛、江临并小的四人商议合作四股，做大客头，贩卖人口得银，四股匀分。就在海澄县深坞乡租住江矮房屋。江垅泉、名卖鸡纵、江临三人经理买人，小的专管柴米各项。此次外国人约要买人四百名，每名说定价银十二元。外国人先付番银八百元。落后江垅泉、名卖鸡纵又向支取一千元，是江垅泉收银登帐，分发小客头。这获案的蓝查某、在逃的江见长、吴魁主、吴骇、王毓、名檄来、杨通、名曲、名口康们共有三十余人，其余人数姓名一时记不清楚，分往各处拐骗，还有不识姓名人把人骗来卖，也由他承买，每人约付给番银三、四元不等。把买下的人禁在江矮楼上，另雇这获案的杜赏、李蚜即李注看守，帮同煮饭做事。那收买一人，应给深坞乡人番银九角，又江矮屋租半元。拐人伙食，并起身时买给草袋糖果点心下船，约共一元。自上年十二月起至本年二月二十日止，陆续共收买一百五十人。拐来的人年纪大小不一。因人数已多，通知外国人雇船接收，小的当雇王万里渡船一只。先是二十一日，小的和杜赏、李蚜并邀小客头蓝查某四人押载八十名，暂交大担外洋面停泊外国人雇备的牵帆潮艇船上收留，再行载交外国船。就把外国人付来自布短衫裤八十件，付给八十人换穿，那八十人旧衫裤，给杜赏卖钱自得。二十二日，又是小的们四人押载七十名送交艇船。正到艇船边，就被案下会营带同兵役哨勇把前后二起一同拿获到案。今蒙提讯，据实供明，外国人两次共付交番银一千八百元，小的和江垅泉、名卖鸡纵、江临四人，每人先分番银五十元花用，其余的银尚没买齐算交清楚。同夥大客头实只小的和江垅泉们四人。江垅泉、名买鸡纵即廖牛、江矮都住在深坞，江临住在港尾。江垅泉们逃在何处，实不晓得。此外委没另有同夥，并另犯不法别事。是实。求恩典。

## 李有恒剿办东乡军务节略

编者按：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乡民袁廷蛟等，因官绅“浮收丁粮”，“苛敛难堪”，赴京呈控，反被押解回川受审。袁廷蛟中途逃走，并于光绪元年联合乡民三、四千人，赴县要求清算钱粮。该县官绅“遂以民变稟请剿办”。川督吴棠、文格先后饬派提督李有恒、总兵谢恩有等率队前往镇压。李有恒在东乡“妄杀无辜，奸淫掳掠”，乡民死于是难者数百人，激起人民的强烈反对。袁廷蛟再次赴京呈控。清廷惮于舆论，命李鸿章、文格查办。最后以李有恒等人革职了事。

李有恒为替自己的罪责辩护，遂缮具此“节略”，并抄录此案有关人员的供状及稟、查各件，虽多系一面之词，但对了解这一事件的原委提供了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原件系墨书行草，抄录在印有“湖广馆”字样的毛边纸簿上。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 一 李有恒率委剿办东乡军务节略

谨将东乡县袁廷蛟、马洪仑聚众滋事，奉调剿办肃清情形，开具节略呈览。

缘东乡县民风强悍，嘉庆年间教匪王之槐等即由此间起事，扰乱几近十年，重烦兵力，始克荡平。同治初年，滇匪入川窜扰，办理军务之后，民情更加刁健。袁廷蛟与马洪仑皆系东乡县人。马洪仑与子马二、马三均系著名会匪、盐枭。袁廷蛟系一无赖痞棍，从前当过散差，并无升合之粮，因与马洪仑父子平日通交匪类，烧香结盟，连为一党。同治九年，马洪仑因被查禁私盐，纠

集私贩打毁官盐店，肆意抢捞。嗣复聚众围城，挟制地方官，仍将私贩释放，照常贩卖私盐，始行解散。马洪仑由是横霸一方，即在所居拔池，並各乡通衢设卡，私抽盐厘，每担上钱八十文。而私贩以其承首打店，抗官围城，复得贩私，遂皆乐为纳厘。从此人心附和，党类愈多。

袁廷蛟同治十三年与监生李金良等当抱告，赴京呈控局绅浮收丁粮。押解回川，审虚责结，押发回县，中途劫逃。于光绪元年五月聚众围城，勒减钱粮。经卸任绥定府易守荫芝，会同绥定营游击带兵前往，设法解散，照准减粮，未予惩创。该匪又于十二月间，借上年京控及围城勒减钱粮，皆系该逆倡首，遂向各粮户估索钱粮，並將李金良等房屋打毁掳掠。复借减粮为名，煽惑乡愚，勾结外匪吴奉山等，合夥滋扰，将县属东、北两乡王官渡、黄金口、峰尘场、虾耙口、白马庙等场之客商及粮户尽行掳掠，均皆赴县呈控有案。经前署县孙令定扬稟府，当经该府易守会拨绥定营兵协团往捕。二年正月初二、初三等日，在袁家坪、官渡、宋家坪一带失利，被将军火、器械、旗帜、号褂一并夺去，兵练亦多受伤。该匪遂聚众三、四千人盘据各乡场，与兵团相抗，叛逆已彰。经该县孙令稟请调兵剿办。

二年正月，有恒在叙永厅防次，迭奉前督宪吴【棠】<sup>①</sup>飞檄调往督办。有恒立率部勇並各营哨队，于二月十四日先后驰抵东乡。外匪吴奉山等闻大兵已到，逃回开县。袁廷蛟等匪众亦皆退回巢穴。即有被袁廷蛟等扰害之粮户王宗恩等数十家联名具控，报赃不下数万。旅又奉到护督宪文【格】六百里照会，亦以东乡近年屡滋祸患，亟宜痛加剿办，以清乱源。遵即会同前绥定府易守及委员现署绥定府知府王守文晋、现署东乡知县周令瀚、前署东乡县孙令定扬並律武等营各管带筹商，力持捆献首恶，毋从罔治之议，以免玉石俱焚之惨。当经出示剴切晓谕，詎该逆袁廷蛟负隅

① 此处原稿空一字，现将其名补入，用【】号表示。下同。



自固，坚守不出，以剿洗之言恐吓，乡愚固结莫解，拥众自卫。日与党恶赵复安、王盛祥、王作之等一千犯党，到处散片招人，自黄金口以上至厂溪、官渡、程家坪、袁家坪、虾耙口、白马庙一带纵横二百余里，大小寨碉皆为贼据，其时暗伏未动。各营迭扎十余日之久，屡传各寨首人等，一名不到；复迭次出示晓谕，亦置罔闻。惟有裕子营之探子龙松亭等常与袁廷蛟等会面，及该逆之死党赵复安等亦时与该营往来。有恒驻扎黄金口，离厂溪四十里。当即函商裕子营管带谢镇思友，令其将袁廷蛟计擒，党羽自然解散。如其不至，速诱其党羽赵复安等数人押追，勒献袁逆，即早藏事。至二月廿五日，谢镇来营面禀：袁廷蛟诡谲异常，未易诱获。现将该逆之党羽赵复安、王大吉、陈暨亭、李小楼等四人收押在营，勒交袁逆。赵复安等现具限状五天交出袁廷蛟，等语。有恒听其所言甚善，商令留心管押。詎廿六日奉护督宪文【格】照会，札调裕字营回省。当亟商並照会该镇，暂迟数日开拔，俟袁廷蛟到营，再行拔发。如开拔在即，务将传押之赵复安等四人交来，以便押追袁逆。不意该镇竟将收押之赵复安等尽行纵放回巢。于二十七日拔营后，该逆各寨碉即树旗鸣炮吹筒，民人震恐，粮道阻滞。律武营派出探丁十余人皆被先后捆去，並將有恒所部驻防官渡前营勇丁亦擒去数人，非刑拷问官军情形。律武营即欲开队攻击，经有恒派令中营李管带前往阻之。並出示晓以利害，速还捉去之人，捆献多事之徒。反复开导，置若罔闻。袁逆阴谋诡谲，倏东倏西，往来于各寨碉之间，並無一定巢穴，以为得计。由此叛逆昭著，逆焰遂张。旋据探报及各团首禀报，袁廷蛟已约集四路匪徒，定于三月初三日先攻官渡营垒，后围厂溪、黄金口、虾耙口各处营盘。有恒当飭各营预为准备。果于三月初三日早，该逆袁廷蛟、王盛祥、赵复安、赵尚仁等，纠集匪党数千人，布满官渡场后山顶，竖立大红帅旗，直扑官渡驻扎前营。我军分队迎击，阵毙悍匪数十名。该匪败回各寨碉，抵死抗拒。初四日，我军围攻打鸟

寨、赵营，令将袁廷蛟、王盛祥等捆献；一面出示传谕各寨碉，赶紧捆献首逆。打鸟寨因被围攻，立将王盛祥捆交出寨，其余概从宽免。律武前营雷镇玉春，亦带队赶来助剿。因据该营探报，袁逆勾结马老二等要来攻虾耙口该镇营垒，当即会商折回。惟尖峰寨、新寨两寨地势险恶，悍匪多踞其中。並据各寨投诚之人金称，袁逆亦在其内。初五日，分队围攻，传谕捆献首逆，余皆免死。该逆死党坚拒，滚木礮石如雨。我军受伤甚多。奋力猛攻至申酉之交，当将尖峰寨攻破，杀毙悍匪赵尚仁等数十名，夺获枪炮旗帜数十件。查内有抬枪、小枪十余杆，旗帜号褂十余件，皆系前绥定营兵遗失者。查点我军，阵亡勇丁二名，带伤数十名。新寨亦被我军攻破头卡，阵毙悍匪赵元作等多名。该寨因见尖峰寨已破，当即投诚，其余各寨碉亦投诚，悉予免究，勒令捆献袁逆。

至袁家坪之千金碉、斑鸠碉，为袁逆所踞老巢，抗拒不投。当经律武各营围攻，将外卡攻破，内碉未克，兵勇伤亡颇多。初六、初七等日，有恒将各寨投诚之众安抚定后，初九日即至袁家坪追击袁逆。当飭宋家坪所投之人前往千金碉、斑鸠碉，告以捆献袁逆，余皆免死。初以律武营伤亡甚多，意欲痛剿，维时有恒复剖切开导。适该营分统王提督照南亦至，彼此筹商，令速捆献袁逆等数人，余皆免罪。嗣斑鸠碉之人引道，在白岩碉将袁逆父母拿获，其余一并解散，勒令具限拿交袁逆。此时大局已定，迭奉文护宪批示，並函及前吴督宪函谕，犍为石板溪土匪滋事，近省一带伏莽尤多，飭于东乡事竣，迅速拔队回省，通筹商办。当商之律武营分统王提督，暂留有恒所部前营一军，会同该军驻防弹压，严追袁逆，办理善后，亲率两营兼程回省。旋因犍匪业已剿平，而奉文护宪谕，飭留中营护卫军及前调省之后营，驻扎附省一带，仍率亲哨回东，查缉袁、马各逆，並办理善后一切事件。

先是马洪仑父子因袁逆前曾勾结该匪，欲攻律武营扎防虾耙口营垒，知我军将各寨碉剿抚已定，遂潜伏不动。后闻将该匪同

党之吴奉山、殷岐山等拿获正法，该逆即盘踞凤头寨，制造旗帜器械，向各路散片邀人，声言复仇。经王守、周令筹商律武营王提督照南与分统陕军刘镇楚华，率领所部各营进剿，并以有恒所部前营进扎南坝场，居中策应。该逆抵死抗拒。马逆之子马二，复驰往开县温□井一带，约匪为援。经我军连日进攻，先将雷公寨援贼剿散，复添队围攻凤头寨，阵毙悍匪甚多，立将逆首马洪仑阵前歼毙，悬首梟示，并将凤头、雷公两寨贼巢一律踏毁。其子马二、马三与屡次助逆不法之彭崇德，先因约匪为援，被剿逃逸。维时有恒率队抵东，查马洪仑父子数人均系积年著名会匪、盐梟，与袁廷蛟原系一党，其党类甚多，实为地方一大患，而凶悍悖逆，则以其子马三即马金堂为尤甚。马洪仑虽已伏诛，而马二脱逃未获，隐患犹存。当会督兵勇差练，悬赏四路，查缉袁逆、马二，务期悉获，以绝根株。旋经有恒拣派弁勇，迺至湖北利川县地方，将马二、张春林拿获，并先后在开县大宁等处，将要匪周老中、彭崇德一并获解回营，移交王守、周令讯明禀办在案。

查该逆袁廷蛟，自光绪元年五月率众围城，至腊月复交通外匪，抢掠各场，据寨抗兵，奉委剿办。大兵到后，复敢聚众先扑官兵营垒。当会商各营攻打寨砦，剿抚兼施，所有著名各要匪均已陆续获解，地方一律肃清。惟逆首袁廷蛟多方匿捕，日久无踪。嗣闻逃至省城，当派弁勇四路密拿。适至袁家坪，将伊戚艾羊芋、张老五拿获。据供袁廷蛟因汤希芝密告，言省城裕子营谢大人有信来招，叫伊到省商议。小的二人于九月间，同袁廷蛟至省去会谢大人商议，后仍回东乡，听闻伊言要进京等语。有恒当将此大概情形禀明护宪，后将艾羊芋、张老五移送东乡县收押，审确实供，禀报在案。

是时省城谣言四起，查其原因，皆系裕子营布散。原裕子右营驻扎东乡厂溪，已令将匪党赵复安等传押，勒令交出袁廷蛟，赵而复安等业已承认限期捆献。时因该营奉调回省，谢镇恩友将

赵复安等纵放回巢。有恒追索赵复安等，责以大义，该镇语言一味支吾。有恒留伊暂扎数日，仍将赵复安等设计诱擒，一手经理，以竟全功。该镇固执不肯，即速启行。前此袁逆不敢动作者，抑有伊死党在营。自伊将赵复安等放回，知袁廷蛟难以拿获，事务必从此变，不得不直禀护宪。果真该营拔队后，局面倏为大变，迨该营到省，谗言四起。细查谣言之起，不起于该营未到省之前，尽起于该营到省之后，又见有恒禀伊纵放赵复安等回寨，军务倏为大变，难免督宪见责，是以心怀嫉愤，妄布谣言。

第思办理东乡军务，并非有恒一军，有督宪委员並地方官及律武各营同办，何以布散谣言仅在有恒一人？其挟嫌诬造，此其明证。细思该镇居心不知为何，若果顾全大局，从公起见，则赵复安等既已传押，岂肯放回？袁廷蛟业已到省会伊，又何为不拿，故意纵放，殊难理解。乃在省捏造黑白，竟说东乡军务伊营前已办妥，並無匪徒器械，又代表袁廷蛟辨白並未褫掠民物等事。捏言我军因罪挟嫌，妄杀百姓，朦上邀功，以至官商百姓，以伊营从东乡来者，无不信以为真。由此传播都中，竟为御史京官萧家瑀等闻风劾奏，交上弹章，集矢有恒一人。受此不白之冤，不得不缕呈洞鉴。所可幸者，现在袁廷蛟由京押解回川，收押在禁，秦镜高悬，自然水落石现。惟该逆诡譎非常，在刑部供称，伊並未围城勾匪，掳掠扑营，竖旗鸣炮，抗拒官兵各等情事。在京无有对证，任伊信口乱言。提讯时，愚问同该逆到省现押在东乡县之艾羊芋、张老五，並已提到省之案证人等，两相对质，有无围城勾匪，抢掠扑营，抗拒官兵各情。再愚彻底追究袁逆至省、至京何人主使？如果该逆所犯各条情真，有恒之冤不辨自明矣。兹奉调到省，合先开具节略呈览。

二年四月间，移会邻封悬赏通缉稿：有能获袁廷蛟送营者，赏五百两；获马二老少即金堂三百两；获马老三、马蛮子、彭老五即彭崇得、王作之、郑晓亭、周占愧、周老中送营者，每名二百

两；有能探确报信者，五十两。除给赏外，仍从优保奖官阶。倘敢庇护窝留，一体同罪。特示。

## 二 候补知县谭酉庆密查稟复<sup>①</sup>

谨将密查已革提督李有恒缉拿袁廷蛟未获，进攻寨砦大概情形，开呈钧览。

案奉宪台檄委，驰往东乡县悉心查访，当初李有恒在东乡时究竟有无不确查袁廷蛟所在，四路搜杀各情事，据实密禀，以凭核办等因。卑职于初六、初七日遵即束装起程，于十六日驰抵东乡，改装易服，不动声色，于城乡场林及各处寨砦分投密查，博访周諮。查得该县已革皂役袁廷蛟，于光绪元年五月间借口算粮，纠众围城。迨至解散之后，该县地方官含糊了事，未能即时查拿惩办，以致民不知法，是以是年十二月及二年正月复有聚众欵钱，抢夺勇局器械，围困官兵，截夺军装马匹，纠众烧抢等情事。彼时人心惶恐，纷纷搬家。二年二月间，已革提督李有恒奉札剿办，驻扎该县之厂溪，其分统虎威前营刘道率营扎官渡场。李军初到即行出示，谕令捆献首要，罔治胁从。所有被胁之众大半解散，惟袁廷蛟与其伙党分踞寨砦。二月廿九日，刘分统探知该县十二甲居住之王英祥，曾于光绪元年五月间伙众围城；十二月廿五日鸣锣聚众，抢夺官渡场勇局枪炮器械。因闻官兵到境，畏避太平县界泥溪沟伊岳邱姓家中。派勇将其拿获，追究袁廷蛟下落。初三日辰刻，袁廷蛟与王英祥之堂兄王盛祥率领数百余人，各执器械，在官渡场刘营之后山石梁上，鸣锣摇旗，喊呼一时之久。该场本系水路码头，五方杂处，以致各处土匪乘势四起，群上石梁，吹筒助势，愈聚愈多，人遍满山，由上而下直扑乃营。刘分统随出令派勇抢上石梁，袁廷蛟等败归各寨，追伤数人。当获八人，只将王石匠正法，下余七人从宽省释。谕令回寨，开

<sup>①</sup> 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札，六月初三日接到，查无复到日期。

导勝从，捆献首恶，余准下寨免罪。刘分统进扎石梁之上。斯时军民惶惑，勇则畏民扑营，民则畏勇攻寨，四路号炮，昼夜不息。次日，刘、李二军分路进攻红岩寨、鸟嘴寨，回龙寨、烟墩寨、新寨子及寨子梁，並附近各小寨洞。凡到一寨，均先谕令开寨免罪，寨中少有知识，遵谕开门者悉予安抚，其抗拒者间有杀戮。是日，刘分统在各寨遍查，並無袁廷蛟踪迹。鸟嘴寨只献扑营为首之王盛祥一人，与前获之王英祥一并捆送李营，讯明正法。李、刘二军探知袁廷蛟群聚尖峰寨中，初五日黎明分路进攻，仍先谕令开门免罪。此寨地极峭削，高约数甲，仅有小路三条，非扶石攀岩莫上。赵富仁恃险固守，督令飞石抵拒。自辰至未，攻打多时，始行破寨，杀毙男女二百余人，並有扑岩死者，弁勇亦多有伤亡。破寨之后，四路搜查，仍未将袁廷蛟拿获。嗣获拒敌为首之赵富仁，讯明正法。至于千金洞，系统带律武营已革总兵雷玉春自初三日至初七日连攻多日，洞中持刀拒敌，共毙洞民四十余名，获杀五人，伤亡弁勇数十人。卑职周历各处，询问各处居民，究竟袁廷蛟当日确在何寨？据称袁廷蛟于官渡场、石梁败去之后，日往来于各寨洞之间。此人善走，忽东忽西，並無定所。当日李有恒之办理此事也，非不欲确查袁廷蛟所在，再行搜索，无如逆踪飘忽，附近官渡场一带寨洞甚多，大部关闭固守，虽经出示谕令捆献首恶，愚民受惑甚深，迄无一应。李军缉匪心切，势不能不于各寨洞搜捕，而尖峰寨攻打多时，千金洞围攻多日，始行破入，弁勇多有伤亡，敌久忿生，以致杀伤共至数百人之多。此已革提督李有恒搜拿袁廷蛟未获，攻寨拒敌杀戮之实情，而亦人言藉藉之由来也。至伤亡寨民，尸亲领埋者均有坟可勘。其伤亡弁勇，查官渡场口外地方有勇坟二塚，均系尖峰寨阵亡。虾把口场外梨树坪宗姓土内有勇坟一塚，系攻千金洞阵亡。县城西门外官山内有勇坟一塚，系攻千金洞阵亡。又监领千总王占魁、刘春田、勇目胡金洪，均系攻千金洞阵亡。东乡城里禹王宫

会簿内载有姓名，年年会中出钱奠祭，余烧灰带回。再其余各寨碉，系律武营所攻，非虎威营所攻，故未叙及，合并陈明。理合开具清折，恭呈宪览。

再，密禀者：李军攻红岩寨、鸟嘴寨、新寨子、寨子梁及附近各小寨碉等处，有说杀赵元爵等二人者，有说杀廖福佑一人者，有说未杀人者，有说杀五、六人者，有说杀十数人者，不但远近异词，即同室同坐所说亦属不一。且此时该处居民刁风渐长，此处被杀之人可挪之彼处，而彼处被杀之人亦可挪至此处，随口翻异，任意增减，似此情形，究应如何办理，伏乞宪裁。至此案本系同室操戈，与袁廷蛟同党者另有一说，受袁廷蛟害者另有一说，道听涂说，纷纷议论。然该县滋事大节，李军办理情形，人所共见。卑职访查所及，均已切实缕举，事关大局，若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负恩实大。

### 三 前律武营总兵雷玉春供状（一）

具亲供：前管带律武中营总兵雷玉春，今于大人辕前与亲供事。实供得：总兵前奉宪台面谕，以去年所办东乡一案，飭令出具亲供。适因卑营撤裁，总兵一人晋省，并未携带文案幕友，只得请人造具亲供，其中原委，深恐未能明晰。旋奉宪札，调赴马边振顿夷务。兹因东乡一案，复奉宪札调省，惟有专函请卑营文案幕友，将实在情形造具亲供，赍呈查核。缘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奉前督宪吴【棠】飞檄，以东乡奸民袁廷蛟及盐梟马洪仑父子等纠匪滋事，愈聚愈多，飭往会剿。于正月十九日于庆元拔队前进，二月初六日开抵东乡，探闻袁廷蛟等在距东乡县百二十五里之峰尘场。初十日拔抵该处，又闻袁廷蛟尚在距峰尘场四十里之虾耙口。据乡民传说，袁廷蛟遁匿白岩洞。二十六日派勇密捕，拿获袁廷蛟之妻艾氏、子香保及亲党十余人，比时解交东乡县周令去讫。三月初六日接奉虎威宝营李提督有恒即分统律武营王提

督照南函称：据居民传说，袁逆潜踞千金洞内，令派勇密拿。因出队至千金洞，拿获袁逆党羽数人，比时解交分统王提督去讫。所到之处，皆系出示解散，亲至各寨剖切开导，並未抄杀。至去年四月攻凤头寨，系刘总兵楚华等会办。惟时总兵驻扎虾耙口，相距一百七十里，並未会同办理，有案可查。所供是实。

光绪三年八月 日 具亲供前管带律武营总兵雷玉春 无押

#### 四 前律武营总兵雷玉春供状（二）

前管带律武中营遇缺补用总兵尚勇巴图鲁雷玉春，今于与亲供事。

实供得：总兵初驻防广元，与东乡路隔千里。光绪二年正月十七日，奉前督部堂吴【棠】排札，以东乡刁民袁廷蛟勾结外匪滋事，愈聚愈多，飞调总兵督率所部星驰会剿等因。总兵遵即会同管带律武前营尹参将化龙，率队于二月初六日先后驰抵东乡。据该县孙令及卑营探勇均称，袁廷蛟借粮为名，先年夏间曾纠众围城，十二月复勾外匪吴奉山、马二等聚匪数千，吹筒竖旗，于各场市肆行毁抢。今正月绥定营杨、蔡二弁带兵弹压，已于双河口地方遇伏失利，军火器械、旗帜号衣概被夺去，兵练多受重伤。现闻大兵四集，吴奉山一股先已潜逸，袁廷蛟令匪众分匿各洞寨，诈称解散等语。东邑被害绅民亦纷纷来营禀诉，不下数十家。总兵会商律武前后两营，进扎县属之峰尘场。当即晓示，凡被胁从，各安生业，皆予不究。殊袁逆狡布谣言，造作一律洗剿，煽惑愚民，拥以自卫。二月十六日，总兵与尹参将化龙率队复进至虾耙口，再行剖切晓谕，匪等竟置若罔闻。总兵因与尹参将化龙连日派勇缉获袁逆妻子，並匪党陈宪高等及袁姓十余人，备文移解该县孙令及委员王守、周令，研究袁逆下落。千金洞、尖峰寨、斑鸠洞匪众，愤袁逆之妻子被拿，凡遇卑营探勇，即捉住丛殴，皆被重伤。其时迭奉前护院来檄，飭尽力剿捕，务将匪徒歼除等因。而总兵总以捕拿首恶为



重，故匪虽猖獗，终在隐忍。三月初二日，接虎威营李统领函称：袁逆率匪将伊扎驻官渡之前营围住，亟望助剿等语。总兵与律武前营各派队伍驰抵官渡，而匪众已先经虎威营击败溃走矣。时日暮，暂将队伍住歇。夜半忽探勇报称：千金碕、尖峰寨匪众窥衅起自营内空虚，飞片齐入，意图袭扑，势甚紧急。总兵当即率队星夜驰回，遥望千金碕一带炮声不绝，火光烛天。居民传说，袁逆自官渡败回，即行潜踞千金碕内。又接分统王提督、虎威营李统领函，约出队探捕。总兵因于初七日亲抵千金碕，谕以捆献首恶，余保无干。殊匪等恃险肆凶，突放枪炮，卑营勇丁刘春田先被子伤，各勇遂向前攻击。左右两小碕地势稍平，勇丁冒险拥入，匪力不支，均奔入正中碕。该碕峭壁半腰间，各勇虽奋力仰攻，碕内毫无所损。匪等在上，枪石雨下，反宜得手。总兵见卑营勇丁带伤太多，且值大雨，遂令暂将碕口围住，复屡着民再三招抚，匪终不耳。至初九日，总兵扬言纵柴烧碕，匪始疑惧，于初十日黎明，各持器械拚命冲出。各勇截住奋击，阵毙悍匪十余名。而卑营王占彪、李玉吉阵亡，带伤者亦复不少。适分统王提督及虎威营李统领率队均至，比将生擒各犯送交王提督，讯明首恶程有贵等四人，实系甘心从逆，倡众抗拒，当于军前正法。复查询袁廷蛟，已于队伍未到之先日逸去。其余胁从及老幼妇女约近二百人，均令下碕，各安生业。所获军械多件，业经禀缴在案。律武前营总哨长谢副将百祥，率勇复抵前河之尖峰寨，匪首艾英上、杨老五、程老帽业经先逃，当将寨门墙垒尽行推毁。各寨碕慑于千金碕之捷，斑鸠碕即行拿袁逆父母送交虎威营李统领讯问，其余纷纷具结投诚，咸妥为安抚。

马洪仑早年曾纠私盐贩围困县城，地方官屡捕未获。此次见子马二与袁逆事已无成，平日死党吴奉山等次第就擒，恐势将及己，因盘踞凤头寨，竖旗置械，並勾引开邑温井一带梟匪，扬言复仇，远近惊震。总兵以千金碕等处甫经就抚，人心未定，未便远

离，故派卑营百长苏参将开运，分哨随同分统王提督、刘镇前往剿办，先后攻克凤头、雷公等寨，阵斩马逆，东乡一律肃清。詎料袁廷蛟潜逃赴京，幸被拿获，乃在刑部供称总兵统兵剿杀。窃思东乡匪徒聚众围城，肆行毁掠，谋袭营垒，先伤官军，种种不法，作恶已尽，迨势力已穷，犹复冲出死斗，致营勇截击，彼时均有伤亡。袁逆如以阵斩之匪指为枉遭杀戮，而卑营奋力捐躯之勇丁王占彪、李玉吉，伤重身亡之刘春田，岂应取死亡乎？至阵擒之程有贵等四人，系由分统王提督讯明正法，已于攻克千金洞寨内声明在案。即所拿袁廷蛟妻子、匪党陈宪高等及袁姓多名，均移交县讯办，亦未尝戮及一人。此外实无抄杀情事。兹当集讯，维恳提问东邑绅民，或委员再加密查，庶妖形难逃鉴照，而黑白攸分矣。合具亲供，所有亲供具实。（无年月日，亦未支押。）

### 五 管带虎威宝前营记名提督刘道宗供状

管带虎威宝前营记名提督刘道宗今于与亲供事。

实供得：东乡县匪徒袁廷蛟借粮滋事一案，光绪二年正月道宗随调赴扎东乡县属之官渡场。该匪袁廷蛟勾结著名梟匪马洪仑父子等，于三月初三日纠数千余人，竖立大红旗，鸣炮吹筒，直扑敝营，经接仗击败之后，悍匪负隅恃险，群踞尖峰寨中。初五日随同李统领督队围攻，匪众抵死抗拒，互有伤亡。鏖战多时，始将该寨攻破，其余各寨踴投诚，悉予安抚。所有一切剿抚事宜，李统领迭奉护督宪文【格】照会批示，转飭道宗遵行在案。至检举折内所参敝营有抱鹿姓幼孩一事，道宗行查各哨，据后哨百长贺元林禀称：百长胞兄贺喜林在四川渠县一带贸易，闻百长到东乡，来营看望，旋即转回。起程日见贫妇带一幼孩，男写王庚于身，情愿出抱。胞兄念动螟蛉，遂面议给钱二串、白布一匹，贫妇甘愿承领，胞兄因买为子嗣，带回渠县等情。道宗随将贺喜林及幼孩并提

来营，讯称前情不讳，现在看管，听候发落。又眷口一节，缘同乡李道猷恒，在川候补，去夏专丁回南接眷，并聘家乡旧友晏忠藩同来，亦挈有眷属，取道小川北，在后行走。道宗由东乡调回绵防，行至太和镇，适与相遇。忠藩与道宗谊属至戚，遂同住该镇内长春店。所有女眷、男孩、女孩，乃李道幕友晏忠藩眷属，中途相逢凑合，旁观致启猜疑。实无携眷随营，干违军律各情事。中间不虛，亲供呈禀。

光绪三年五月 日（关防）

记名提督遇缺先简提督总兵管带虎威宝前营刘行营关防。

## 六 统领虎威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供状

统领虎威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今于官保台前与亲供事。

实供得：东乡县匪徒袁廷蛟借粮滋事一案，光绪二年正月有恒奉前护督宪吴【棠】、文【格】先后札飭，督军办理，驰抵该县。查得袁廷蛟借粮滋事，勾通著名梟匪马洪仑父子，累次纠众围城，烧毁掠抢，无所不至，居民久受残害。袁倚马势，大肆凶锋。因官兵进扎，马洪仑乃勾约咽匪吴奉山等，率党千余助威，拒伤营兵，抢掠更甚。袁又借粮蛊惑乡愚，裹胁愈众。有恒驰抵东乡，以解散为主，不忍遽加剿办。当商委员候补知府王元晋、候补知县周瀚及东乡县孙令定扬，出示谕献首恶，罔治胁从。詎裕字营将官谢总兵恩友，奉调回省，遽将押营认献袁逆之赵复安等四人纵放，事机倏变；后复约袁逆进省，有恒禀揭有案。由此官渡地方复遭烧抢。因首吴芳体等面禀，咽匪王英祥、王锡三等，实为马、袁党羽，当即擒获送营，袁廷蛟遂约马洪仑等号召匪徒数千，于三月初三日放炮出洞扑营，卑部前营阵亡勇丁不少。我军奋击，追至尖峰寨而返。该匪遂踞寨恃险。次日，有恒仍谕令揭献首恶，余皆免罪，冀其俊悔。乃恃众抗拒，竖旗施炮如故。适奉护宪剿办袁逆摧札，因率军围攻，拥上寨门，哨长胡享清当被刀斧砍伤。盛

战半晌，彼此俱多伤亡，始得将该寨攻克，其余寨洞投诚，概与安抚。是有恒攻寨所杀者，皆袁逆勾来之咽喉、梟匪，攻扑营垒，抗拒官兵，因此惩办，并非妄杀无辜。在东驻扎半年之久，约束勇丁，毫无滋扰，兵民相安，从未有来营喊禀及在地方控告者，实无奸淫掳掠情事。至前文护院检举一折，皆据委员候补知府庆善所禀。据称赵、王等房屋焚毁，尚不知是勇所为，是匪所为。查所烧房屋，均系匪徒焚毁。至称砍伤赵姓数人，当攻寨时，匪徒抗拒，兵刃相接，互有所伤。又云行至潼川府城及太和镇看见有家属同店，遂称携眷随营请参，复言来历尚未查明。窃思东乡距潼川、太和均有数百里之遥，惟时胞弟猷恒以道员在省候补，专丁接眷，並约幕友晏忠藩亦挈眷来蜀，必由川北进省，庆守误疑为有恒家眷。况路途离营甚远，何得谓之随营？此中原委，难逃洞鉴。今蒙传讯，理合出具切实亲供。所供是实。

光绪三年五月 日

记名遇缺先简提督统领虎威宝军奇车博巴图鲁李之关防

### 七 候补知府王元晋供状

具亲供候补知府王元晋，今于大人台前与亲供事。

实供得：卑府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奉前署藩臬宪杜傅会札，以东乡匪徒袁廷蛟纠众生事，已由省飞调虎威宝、裕字、律武各营速往会剿，札仰该员驰往绥定，帮同易守，将一切防堵事宜妥为筹备等因。卑府会同候补知县周令瀚，于二十二日驰抵东乡县城。各营分扎官渡、黄金口、虾耙口等处，去城皆一百七十八里。卑府以袁廷蛟借粮为名，愚民多受其煽惑，拟就安抚告示，遍贴晓谕，冀其悔悟。不虞三月初三日，该匪在官渡地方与官兵接仗，经虎威宝营勇丁击退。卑府时在县城，初四日未刻始据探报得信。嗣闻尖峰寨攻破，各寨洞相率在营投诚。盐泉马洪仑盘踞开县、东乡交界之风头寨，亦由律武营前往剿捕，将寨攻破，马逆

就擒，各营禀报有案。

五月十四日奉前护督宪文【格】密札，飭查各军勇丁有无奸淫妇女及掳去闺阁幼女翻船落水等情。卑府查尖峰寨攻破之后，李提督有恒拔队回省，並未见船中装载妇女，亦无妇女翻船之事，据实禀复。七月初五日，复奉前护督宪文【格】札飭查李提督被参，有借清查赚入寨内，并因子弟被辱，纵勇报复；又尖峰寨妇女先辱后杀，择其可留者，劫掠数百而去等情。卑府查借清查入寨及子弟被辱纵勇报复，并无其事；寨内妇女先辱后杀，亦无实据，续经禀复在案。至御史原折内称，卑府会同各营与李有恒同办一事等语。查卑府奉札筹办防堵，系在东乡县城，李提督带兵在乡，分扎隘口，相距一百余里，各办各事，既未会同剿匪，亦未同办一事，有卷可凭。又，折内所称，查系子虚者，仅卑府之言等语。查卑府前后两次奉札，所查勇丁奸掳妇女、翻船落水及借清查入寨，子弟被辱，纵勇报复，尖峰寨妇女先辱后杀，择可留者劫掠而去各节，果有其事，何敢代为隐饰，自取咎戾！惟委系查无实据，亦未便妄肆禀陈。至奉督宪面请，当日地方官因粮激变及带兵官纵勇掳掠各情，何以並不随时禀报。查卑府奉前护督宪文【格】札飭密查之件，仅止以上各节，至地方因粮激变及带兵官纵勇掳掠各情，并未奉札查办，不敢冒昧具禀，合并声明。出具亲供是实。

光緒三年八月 日

#### 八 候补知县周瀚供状

具亲供候补知县周瀚，今于官保大人台前。

实供得：卑职于光緒二年二月初三日奉前藩臬司杜傅会札，以东乡匪徒袁廷蛟勾结数千之众，煽惑生事，已由省分调虎威、裕字、律武等营速往会剿，札仰该员驰往绥定，帮同易守，将一切防堵事宜妥为筹办等因。卑职当随候补知府王守元晋，于初八日启行，二

十一日驰抵东乡县城。其时民情惊惧，纷纷逃难，卑职等亟为抚恤，並將防堵事宜妥为料理。其构衅之由，传闻系由粮而起，数日之内，究莫得其端倪。与王守悉心筹划，拟于其就抚之后，询明滋事之因，稟请核办，善完其事。当叠拟安抚告示，剴切晓谕。维时各营分扎官渡、黄金口、虾耙等处，距城一二百里，与该匪等所据寨洞相近。三月初五日未刻，据探报稟称：初三日该匪纠众在官渡地方竖旗放炮，经提督刘道宗击退。此卑职等所不及料者也。迨业已用兵，卑职等仍多方招抚，各寨洞之负固不服者始相率在营投诚。此卑职设法安戢始终主抚办理之实在情形也。去岁节次稟报，久邀宪鉴。至四月间，诸事渐定。该匪等既因粮而起，卑职与王守商筹，总须减少征数，方足以服人心。将积年征数察核，地丁每两减收征钱二千文，亦经具稟在案。至李有恒被参各情事，卑职並未奉委飭查，亦未稟报。所具亲供是实。

光绪三年八月 日亲供。

### 九 候补知府庆善密查稟复

盐运使銜候补知府庆善谨稟大人阁下：

敬稟者：卑府于光绪二年九月初六日案奉宪札，为札飭密查事。照得东乡县匪徒袁廷蛟借粮为名，纠众滋事一案，前经提派李提督统带虎威宝营全军，会同各营驰抵东乡，先行出示解散胁从，谕令捆献首恶。迨经该逆率众扑营，我军始行开仗，並先后攻破各寨。惟尖峰寨恃险抗拒，攻破后杀毙匪党多名，而袁廷蛟迄未弋获。自此以后，远近传闻虎威营有妄杀无辜、奸淫掳掠各等情。经本护督部堂前后札飭现署绥定府知府王元晋密查，迭据稟称：悉心查察，前项流言尽属子虚。前据御史奏请查办，业经本护督部堂将王守所稟各情据实复陈，尚未奉到谕旨。现在袁廷蛟又复潜逃赴京，经北城御史拿获。奏奉上谕：前据文格、谭钟麟先后奏报，四川东乡县匪徒滋事，首犯袁廷蛟在逃未获。嗣据御史吴

镇奏，知府易荫芝办理不善，提督李有恒妄杀无辜。当经谕令文格查明究办。兹据北城御史奎光等奏，袁廷蛟潜逃来京，现经拿获，据供称：上年因该县官绅苛敛难堪，率众赴局算帐，该县遂以民变稟请剿办，李有恒杀戮无辜，掳掠妇女，恳请代诉等情。袁廷蛟著即交刑部审讯，暂行监禁，其余各节，著李鸿章、文格一并确查明白，据实具奏，不得稍涉迴护。钦此。本护督部堂遵查此案，除东乡县官绅有无苛敛致激事端之处，已经行司委员提省审办外，惟虎威营李有恒虽据王守稟称並無妄杀无辜、奸淫掳掠等事。兹复奉旨飭查具奏，自应再行委查。纵王守所稟均屬不虚，亦宜确查李提督此外有无措置乖方，不愜輿情，致招物议之处，据实稟复，以凭核办。即有游勇等假冒虎威营之名，乘间妄杀掳掠等情，亦应确查究办。合行密飭。为此札仰裕字，即便飭赴东乡，不动声色，访查该处公正老成之人，询悉实在情形，回省据实具稟。本护督部堂于此案毫无迴护，如查李有恒实有劣迹，定当自行检举，严参治罪，决不姑容，致无以对地方。第袁廷蛟始终借粮为名，乡愚被其煽惑者甚多，流言即因此而起。该员此次前往密查，总宜实事求是，慎勿以道路之言为凭，致不足以成信讞也。等因。奉此。卑府遵即于九月初八日起程，廿一行抵东乡，改变行装，于城乡内外，四处密查。除查无确据各款另拆开呈外，惟查有虎威前营抱去尖峰寨以下庞姓未週岁幼孩一个，又查有尖峰寨附近一带赵、王等姓房屋焚毁多间，是匪所为，是勇所为，众说不一。又查有尖峰寨赵姓等数人被勇丁砍伤，尚未身死等情。并于出省后九月十一日行抵潼川，适遇李提督有恒督带前队到郡，住福陞店，查有女轿同入店中，询系李提督之妾一名，仆妇一名，使女二名。十二日行至太和镇，复遇刘提督道宗带勇抵镇，住【镇】内长春店；内有女眷二口；男孩；女孩四名，仆妇一名，使女一名，询系刘提督家眷。及抵前途，询问李提督、刘提督均带有眷属。再袁廷蛟聚众起事，勾匪抢掠，县署有控案三十余起，

除将案内抄呈外，所有奉飭密查缘由，理合禀请宪台俯赐察核。为此具禀。

光绪二年十月十五日 委审局之关防

一、查袁廷蛟于本年正月初三日抢庄行盐店。迨查庄行两家，一字号程玉盛，系黄州程志豪开的，帮贸人戴志祥；一字号祥顺鸿，系黄州程志鸿开的，帮贸人戴仁；盐店一家，字号永兴和，系县城盐商冉姓开的。询其各号被抢情形，据云府县呈控有案。又查此外还有抢案三十余家，谨将县署控案三十四起各案由，计抄附禀。

一、查东乡县署并无控有营官营勇奸掳妇女之案。

一、查统带虎威宝营李提督并无子弟奸淫被辱，挟嫌报复情事。

一、查尖峰寨距官渡十二里，距厂溪场三十里，系山上之山，顶系尖峰。由山坡脚下算至尖峰之顶，约有八里，由尖峰之顶算至寨门约止一里。此一里内重重直上，有六七层迭，后面皆陡，左右上直微坡，下接山岗，四无围墙，内无房基，仅有七八尺高旧砌前左右石门三个，平时并无居民，露地可容二百人，米粮器物均难搬运。现看有焚毁草棚，打坏盆碗，掩埋尸骨形迹尚存。至奸淫掳掠，妄杀无辜各情，查无确据。

光绪二年十月十五日呈

计开各甲呈报三十四案

一、十五早，白马场贡生庞大生等报：二年正月十一日，郑晓亭合袁廷蛟等毁掠并将黎子洞衣物劫掠。三月初五日，丁玉盛等又串蛟掳毁。府控有案。

一、峰尘场职员王宗恩，二年正月廿八日报：十六日、廿一日两次，袁廷蛟、吴奉山等估索毁掠。县勘，粘单。

一、又职衔王宗晓二年正月廿一日报：袁等毁掠。未粘单。



- 一、又监生王成全二年正月廿一日报：袁等打毁抢捞，未粘单。
- 一、湖北黄州例贡程志鸿二年正月十五日报：袁同汤希生等毁掠。府控有案。
- 一、十二早，吴永春等二年正月十五日报：袁等毁掠，将佃户张明清、吴永杰掠空。未粘单。
- 一、黄州民程玉盛二年正月十三日报：袁串赵富仁毁掠，府控有案。粘单。
- 一、十二早，吴芳体正月十三日报：袁等毁掠。粘单。
- 一、十二早，吴芳体、李开帮二年正月廿四日报：袁等抢掠。粘单。计银钱、衣物、米五石，肉二百余斤、酒三罈、洋烟一百余两。
- 一、盐商冉预太二年正月十三日报：袁等打毁抢劫。府控有案。粘单。
- 一、阎邑绅粮谢主纪二年正月十八日报：袁等勾匪等情。无单。
- 一、十二早，监生李小白二年正月廿五日报：匪徒抢劫；二月初九日续，袁等抄毁。粘单。
- 一、十二早，监生王化龙二年正月廿五报勘：袁等打抢。粘单。内有抬枪、火枪、炮共九杆，刀四把，并柴、木、猪。
- 一、十一早，民邹典贵二年正月廿九日报：袁与程必东等抢毁。无单。
- 一、十二早，监生程瑞亭等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报：袁等勾匪扰害。无单。
- 一、十二早，民李文春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报：袁廷蛟等将伊堂侄李经都家抄毁，牲畜掠食。未粘单。
- 一、十五早，监生李绍白等元年十二月廿二日报：周老中会合袁等估索钱米。无单。
- 一、团首颜卓然等元年十二月廿六日报：张帽顶会合袁等，估要钱米。无单。

- 一、监生梁定贵元年十二月廿日报：袁等将房烧毁掳掠。无单。
- 一、甲长李开帮等元年十二月廿日报：袁等在官渡勒索钱米、抢烧；廿九日续报：杨兴尧与袁等抢军火。未粘单。
- 一、十一早，张英忠二年正月廿九日报：袁等毁仓抢谷七石六斗，羊芋四背。无粘单。
- 一、峰尘民彭中榜正月廿九日报：袁等毁仓抢谷四石四斗。无单。
- 一、十二早，民刘开太等二年二月初一日报：袁等抄掠钱米。无粘单。
- 一、十二早，监生王万年二年二月初二日报：袁等抢谷、银、肉、酒。未粘单。
- 一、十二早，职员严绍奇二月初二日报：袁等抢钱、米、酒，並程均泽家钱物，未粘单。
- 一、六早，民罗成得等二月初四日报：王作之等掠去柴米钱文。未粘单。
- 一、六早，监生汪春池二月初五日报：王作之等将罗恒中家掠劫。未粘单。
- 一、六早，职员王道二月初四日报：王作之等索钱卅余串。无单。
- 一、十二早，监生赵长文等二月初五日报：袁等抢去银钱、谷米。未列单。
- 一、绅粮张裕康等正月十八日报：袁等围抢。
- 一、十三早，贡生向启璠二年二月初九日报：袁等估掠。粘单。並铲毁坟碑，掘土数尺。
- 一、十二早，民宦城甲二月初九日报：王作之等焚抢打毁。粘单。
- 一、十二早，监生刘文成等二月初七日报：袁等勒索钱八十串。
- 一、十四早，民萧显洋二月十五日报：袁等毁掠。粘单。  
二年十月十五日抄呈。以上系庆善由县抄单。

### 十 护督文格飭查李有恒案情密札（一）

为密飭查事。

照得本护督部堂，昨于省垣揭获无名揭帖一纸，内皆鄙俗不通之词。大意为袁廷蛟强辩居多，显系袁逆夥党造谣张贴。原可置之不论，惟其中有官军除奸淫妇女外，掳去闺阁幼女六十余人，幸天不容，船翻移徙落水，寨洞衣物、银钱、谷粮，抢掠一空等语。查此次调赴东乡各营，不特该将领办事谨慎，不敢妄为，即各营哨官亦可信其必无前项情事。所可虑者，营勇之中良莠不一，当破寨洞之时，难保无逃难妇女遇不肖勇丁，窃名容匿之事，以致匪党得以借口。合行密查。札到该守，即便严密探访当日攻寨时，有无前项情事。如概属子虚，即便密禀备查；如实有其事，应即查明是何营勇、哨官何人、管带何人？将一切情形，据实详细密速飞禀。应作何筹办之处，本护督部堂自有权衡，断不稍露风声，致使进言者受累也。切切密札。札候补府王守。五月初八日辰刻发。

### 十一 护川督文格飭查李有恒案情密札（二）

为激飭提省审办事：照得去、今两年，东乡县奸民袁廷蛟等滋事，均借减粮为名。查东乡正收粮银及津贴捐输，均系计粮收钱，由局绅等会议，禀官核定。该官绅等果能实收实解，涓滴归公，奸民何所借口。乃历年所收钱数，增减无定，每届收粮之时，奸民必赴县滋闹，纷纷请减，难保该官绅等无勒派浮收情弊。即如去年五月间，袁逆围城之时，经绥定府易守亲诣东乡查办，该县民先向易守具呈，请减地丁诸厘，並欲令局绅将经收地丁津贴捐输帐目，逐年清算。易守出示准减，並飭县将被控局绅解府清算。嗣据局绅廖吉万等廿余人赴府投质，因原告未齐，案悬未结。又去年十一月间，前署东乡县孙定扬禀报，设局开捐，系据绅粮再定

柏等具禀。凡粮一分以上之户，一律派捐，并未声明一分以上应捐之粮共有若干。可见该县混收公项，均由局绅主持，官亦含糊不查，以致人言藉藉。前已钦奉谕旨，东乡县知县及该县局绅如应提省审讯，并著查明究办等因。钦此。合亟提审。为此札仰该司等即便委员前往东乡县，会同现署绥定府王守、东乡县周令，将去年府控被告东乡县局绅廖吉万等，去冬议办本年捐输之冉正柏等，及本年二月二十、二十五等日由院发府查办总兵谢恩友带缴东乡民词十七张，探丁卢升远等带回民词七纸，各案内所控经手钱粮应讯局绅，摘发到县，连去年收解地丁津贴捐输各项卷簿，一并交该委员带解来省。一面分调前任东乡知县长廉，接署知县孙定扬到案，由该司等督同成都府悉心查审，该县去、今两年征派地丁津贴捐输，有无藉端浮勒，及出入帐目有无含混不清，希图中饱等弊，务须彻底究明，详候察办，毋稍瞻徇延纵。切速。特札。

二年八月初五日发。 札藩臬司。

## 刘松山手札

陈柏泉 辑

**编者按：**刘松山致高云浦手札一通，今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此札未署年月日，从札内所记史事及札后高云浦所注“十月初三日复”批语，知为同治八年八月中下旬所写。刘松山字寿卿，湖南湘阴县人，初从曾国藩，后改隶左宗棠，率老湘营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高梯字云浦，江西彭泽县人。官徐海道。

此札记载了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清兵在金积堡外围进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半月战况。金积堡在今宁夏灵武县境，为陕、甘、宁三省的要冲。清末，以马化龙等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坚固的反清据点。左宗棠奉命进军甘肃时，派刘松山首先进攻金积堡。陕甘回民起义军，在金积堡外围与清兵展开英勇顽强的保卫战。刘松山败北，伤亡惨重。但回民起义军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至同治九年一月，刘松山被回民起义军击毙，清兵溃退。札内刘松山对清兵的战况虽不免夸大炫耀，但所记当时战情，为了解陕甘回民起义军金积堡之战，仍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 刘松山致高梯函

云浦仁兄大人阁下：七月初间，于陕西镇靖堡行营肃泐一函，附驿遽上，计已仰邀台览。弟于是月二十八日由花马池拔队，行四十里，遇回骑一股，从墙北<sup>①</sup>向南回窜。比飭马步六营前往分路截击，追杀三十里，沿途擒斩夺获甚夥。败回南向韦州老巢窜去。各营收队，于安定堡住宿。二十九日，仍整队西行。八月初一日午刻，行距灵州三十里甜水河及贼。比令马步各营分三

<sup>①</sup> 指堡寨之北。

路剿击，该逆不敢拒敌，遂向州城败遁。我军乘势追击二十里，擒斩无算，夺获甚多。是日申刻抵灵州，探知自州城二里许各庄悉被陕回盘踞。第一面飭步队于西关外修垒，飭马队各营分两面抄击。该回见官军逼近，纷纷吹角出队。各营乘势猛击，枪炮连施。贼势不支，悉向南败。各营乘势奋追十五里，因天色将晚，遂收队返州，沿途擒斩夺获不少。据擒回供称：陕回自董志原败遁北面后，与甘回杂处。弟以甘回久经就抚，剿办自应分别。比有面谕灵州钟牧传谕各寨堡，分别良莠。并飭已抚回目周斌，派人引导，遇有抚回寨堡，传知使无惊惧。据探陕回老巢，均在郭家桥一带。敝部于初三日五鼓出队，人数不下数万。比飭步军分三路，马队张两翼，相机包抄。正布队间，该回竟敢猛扑近前。比令各路齐施火器，刀矛并举，鏖战愈时，回中人马纷纷倒地。各营乘势冲杀，贼势大溃。立将贼巢二十余处，一律荡平。巢内外贼尸枕藉，器械抛弃满地。各营齐追十余里，将近吴忠堡，遂令各营收队，于下桥扎营。不料陕回、甘回合为一气，初四、五两日，全势出队。弟以抚回在内，未便遽加剿洗。

初六日，该回竟敢出队近前，人数更多；步贼距营二里许排列，马贼抄至敝营左右。比飭各营分路出击，齐施枪炮，奋力冲杀。该回不敢拒敌，旋即败走。我军齐追八里许，擒斩夺获颇夥。是夜探知灵州城南各处抚回，窃踞郭家桥一带南面遗寿，意图断我后路。遂于回鼓出队，前往分路剿击，立将贼巢十余处一律荡平，追杀五里，擒斩数百名，夺获骡马器械无算，余逆仍向灵州一面败去。正在收队间，据下桥老营报称：金积堡、吴忠堡回股已悉数出队。迨弟带队回营，始见营前三里许，步贼结阵如林，马队绕至敝营左右两面。比令各军出击，步队分为三路，马队从步队两旁相机包抄。该回见我军数面进队，竟敢扑近与我刀矛对拨。经各营齐施洋枪开花炮，奋力勇扑，登时毙贼无算。贼势不支，遂向西南溃退。我军马步各路，乘势齐追十里许，沿

途擒斩无算。败逆向金积堡一面遁去，我军收队而还。

初八日，该回仍敢出队，距营数里排列。比令各营分枝出击，该回不敢猛扑近前。我勇齐施火器，毙贼多名，贼势不支，马、步齐溃。我军乘势追至吴忠堡数里始行收队，沿途擒斩甚夥。初十日早，该回纠齐距四白户及宁安堡一带陕回马正和等股，蜂拥而来，排列距营二、三里，人数不下四、五万。比飭步队仍分三路，马队张步队左右，以备包抄。迨我军进里许，马贼从两旁远势抄来，步贼挺矛扑近，势甚凶悍。比令各营连施枪炮，贼犹冒烟猛扑，与我勇拼死搏矛，鏖战数时之久，各勇愈战愈奋，纵横盪决，贼尸枕藉。该回自量损折甚众，抵敌不住，仍向西南溃退。我军奋追十余里，始行收队而还。是役擒斩不下千余，夺获战马七、八百匹，军械不计其数。

十二日早，贼又以全势出队，意图拼死复战。比令马、步各营分路出击。贼见我军猛进，遂不敢扑近，傍堡施放枪炮。我军乘势猛击，登时毙贼甚夥，贼势不支，仍向原路狂奔。我军马、步追杀十余里，沿途擒斩甚夥，夺获马匹器械无算。

敝部自前月二十八日起至本月十二日，第次擒斩不下四、五千，夺获骡马三千有奇，检拾器械数千件。该回累受大创后，其势已挫，据擒回供称：马朝清又调踞黑城子、半箇城等处陕回及宁安堡一带之崔三等股，意图拼死复战等语。弟以回逆无甚伎俩，即将陕、甘回逆全数调来，剿办亦不甚难。然敝部累次获捷未能远追者，实限于地势。查金积堡门户以下桥为头卡，吴忠堡为二卡。吴忠堡以南五里外为秦汉两渠<sup>①</sup>之水淹漫将近山脉。该堡以北五、六里直至黄河，适地势低窪，均系水田。吴忠堡附近，寨堡鳞次。以西十五里至金积堡，沿途寨堡亦多。我军每次追逐败贼，必由各寨左右经过，两面寨堡齐开枪炮，以致勇弁受伤较多。惟下桥要隘已经我军夺驻，仅有吴忠堡一卡，该回家眷

<sup>①</sup> 秦汉两渠，即秦渠、汉渠，水名，在甘肃灵州之西。

均在其内，不得不拼死固守，是以将各路陕回及甘回精壮并抬枪大炮，悉数调齐此而抵御。乃堡墙既高且坚，外濠宽深，攻坚甚难得法。已飭敝部各营赶紧于此间修筑寨堡一座，俟修成后，将辎重悉收寨内，酌留数营护守，自带马、步各营绕出金积堡以西一带，相机剿击。彼时吴忠堡一带回党，必急于回顾，然后攻其寨堡，或可稍易耳。续后情形，容再械达，专布。敬请升安。惟垂鉴察，不具。

愚弟刘松山顿首



# 班禅赴印记略

佚名

**编者按：**本书系传抄本，传抄者佚名。书中记载1905年10月至1906年2月间，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的始末情况。特刊出以供研究中外关系史之参考。

## 跋

《班禅赴印记略》一卷，家藏传钞本，原名《西藏残牍》。细检书中，原委颇详，似无缺佚，且原题殊涉含混，故拟改今名。书中所记，为清光绪三十一年英兵入藏，达赖喇嘛出亡，诏以班禅额尔德尼留摄后藏兼管全藏事务。英国派将卧克纳入藏，强迫班禅额尔德尼赴印会晤英太子。尔时驻藏办事大臣有泰极力阻止，又咨议约大臣张荫棠询明英使，转饬卧克纳不得越理寻衅。而班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等受印度政府之运动，怂恿其成行。于是年番闰九月十二日起程，由江孜过帕克里、靖西、亚东等处，赴印晤英储。旋于十二月由印返旆，翌年正月十五日抵后藏等事之往来公牍，实为清季筹藏之重要史料，亟刊于西藏史丛刊中，以备研究藏事者采录焉。

## 班禅函报驻扎江孜英员现到后藏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窃驻扎江孜果洛、萨海不日回至甲噶尔，即与国王替身处请示，奉到示谕其回国，特意前来与班禅佛爷禀辞等语。该主仆洋兵共五十

余名，本月二十四日行抵后藏，不得不与伊见面。按照去岁稍送礼物，刻下仍住后藏，谅必不日起程，返回时再当具文。请烦在怀。为此，具信字。

### 咨复班禅后藏英员有回国日期即希知照

为咨复事。案准贵班禅来咨，以驻扎江孜英员果洛萨海拟请回国，便道前赴后藏，与贵班禅稟辞，按照去岁稍送礼物，刻下仍住后藏，不日起程，再当具文等因。本大臣接阅之余，足见贵班禅辑睦邻邦，顾全大局。嗣后如有英员来往，仍望照前护持，但须待之以礼，不失我佛教之本心为要。相应咨复贵班禅，请烦查照。如该英员有回国日期，即希知照是盼，须至咨者。

### 后藏<sup>粮务范启荣 都司马友龙</sup>稟英员卧克纳强请班禅赴印度

敬稟者：窃英员卧克纳来招日期，卑职启荣曾经稟报在案。顷间，班禅额尔德尼令商上传号及仓储巴来署面称：九月二十九日，英员卧克纳谒见班禅，声称该国今年印度有一大会，该国王太子均往，欲一见班禅，请班禅于十月束装往印。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不难，但须稟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想之等语。我班禅无奈，只得恳求稟陈钦宪作主等因前来。

正拟肃稟，适扎萨克喇嘛又令仓储巴前来，据称顷率领番官等婉求，该英员声色俱厉等语。卑职等伏查英员卧克纳来招已久，陆续添调洋兵，知其心怀不测。此番要班禅赴印，决无好心。若其不行，势必以兵威抢劫；若冒昧前往，则已堕其术中。将来赵王留秦，又将何以善后。

卑职等踌躇再四，靡计克施，面晤该英员，苦口婉陈，亦不见听。惟有据情稟陈宪台恳求，一面电达外务部，一面飞咨驻印星使唐大臣，阻不轨之心，以遂番民之愿，则造福实无穷既矣。

不然者一生兵衅，后事为艰，且汉边戍卒不过百余人，其势不能相敌。卑职等惟有敬谨保护我高宗纯皇帝圣容，以期上慰忠厪。所有英员卧克纳强请班禅赴印缘由，合肅寸稟，由五百里插翼飞呈，伏乞批示祇遵。须至稟者。

### 咨议约张大臣<sup>①</sup>请就近请英使转飭卧克纳毋得越礼寻衅

为飞咨事。窃照本大臣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据后藏粮务范启荣、都司马友龙会稟内称云云，祇遵等情，飞稟前来。查班禅为后藏黄教之主，朝廷相待甚优，凡起居出入，均应事前奏闻，历经办理有案。此次卧英员逼令赴印，实于西藏地方朝廷大局均有关碍，相应据情飞咨贵大臣，请烦查照，就近询问英使，转飭卧克纳毋得越礼寻衅，是为公便。仍希见复，望切盼切施行。须至咨者。

### 批后藏<sup>粮务都司</sup>稟卧克纳无礼务开导番众切勿力争滋衅

据稟已悉。查英员卧克纳逼令班禅赴印，实属无礼，有意寻衅。本大臣已据情飞咨张大臣核办，候准咨复再行飭知。但此事关系后藏安危，该粮务等务当设法开导番属，与之理说，切勿力争，致滋衅端，恐该员等难膺重咨也。仍将近日如何情形，据实飞稟，以凭酌核。此缴。

### 咨班禅英员请往印度之说是属实请迅复

为译咨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据后藏粮务范启荣、都司马友龙会衔稟称，顷间商上传号、仓储巴来署函称：九月二十九日，英员卧克纳谒见班禅，声称该国今年印度有一大会，该国王太子均往，欲一见班禅，请于十月束装往印。班禅当即回称：我往不难，但须稟陈宪钦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能起程，否

<sup>①</sup> 张蔭棠。

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等语，请文武代禀钦宪作主等情飞禀前来。

查前准贵班禅来咨，以驻江果洛萨海带领仆从前赴后藏，贵班禅以礼接待，不闻议及别事，何以刻下忽有请往印度之说，文武来禀是否属实，其中有无他故，应咨贵班禅详细讯复，以凭酌核。相应译咨贵班禅，请烦查照，迅复施行。须至咨者。

### 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禀英员突请班禅 赴印请设法免往

小的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具禀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台前：窃照详细情形，现由班禅佛爷具文陈明英国突生祸患一节，小的所属寺院地方僧人百姓大众，万难承担。均皆会商，现在虽仍与果洛萨海不得不竭力开导，惟因与大国相遇不知出何碍难实甚之事，心中难以承担，应如何设法转告，俾免前往之处，祈请速为训示施行。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番国九月初一日具禀。

### 札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令回明班禅不可轻听 英员恐吓妄为妄动

为札伤事。照得日昨专差来藏，呈到该札。萨克夷禀内称，英国突然生事，欲请班禅赴印，寺院僧人地方百姓万难承担，禀请设法转告俾免前往等情。并据该专差面禀，此事班禅主见已定，纵舍生亦不冒险前往等语。正在核办间，适准议约大臣张电开，印政府遣人来藏，诱班禅到印。借迎英储为名，其情叵测，确实关系极大，务请迅速设法阻止等因。准此。本大臣查班禅位列佛号，身贵名重，朝廷特命承掌后藏黄教，所以教化众僧，保卫藏地，责任匪轻。凡属起居一举一动，均应奏闻奉旨允准方可照行，历经办理有案。刻下英人欲诱班禅赴印，若果前往，恐回

藏地为难，后患何可设想。据专差面禀，班禅颇有主见，决不冒险前去。果能如此，尚复何说。但虑班禅年轻，未及历练，而英员守候催逼，恐其语言恐吓，班禅畏葸摇摇无主，则不免堕其术中。

总之，此事关系全藏安危，无论英员如何催逼，务宜坚持定见，千万不可摇夺，更不必与之相争，以理譬说，使彼无隙可乘，以免另生枝节，是为至要。合亟札飭，札到。该札萨克查照来札，事理详细，回明班禅镇静以处。该札萨克亦须婉词宽慰班禅，安居修行。如其妄为妄动，听随英员东西，当坐以贻误大局之罪。具折奏参，恐该札萨克不能任此事咎也。凛之毋违。此札。

### 咨议约张大臣仍请婉商印督转飭 卧克纳不得苦逼班禅

为飞咨事。顷间接准贵大臣电开，印政府遣人诱班禅到印，请速严防设法阻止等因。查此事关系全藏安危，本大臣前据后藏文武来禀，即以班禅为后藏黄教之主，一举一动向应奏闻。英员逼令赴印，于大局实有关碍，咨请贵大臣妥商英使，转飭卧克纳，毋得越礼寻衅在案。行文后，复据班禅遣来堪布，面陈英员卧克纳坚逼班禅情形，且云班禅处心已定，拼死相争，实不敢冒险前往等语。并呈递后藏札萨克喇嘛夷禀，亦称事出非常，恐有祸患，所属地方僧众以及民人万难承担，恳请设法转告，俾免前往各等情。兹准前因，本大臣当即译咨班禅，令其坚持定见，毋为摇夺，更不得与之力争，免滋他故。惟英员卧克纳现驻后藏守催，不容礼说。无如班禅年轻，从未经此恐吓，应仍请贵大臣婉商印督，迅即转飭英员卧克纳不得苦逼班禅，恐生意外之虞，以免大局动摇。

前接外务部九月东电，已于二十二日拟具养电致复交江孜电局。旋据江孜外委来禀，以卧英员现往后招，须呈其查阅，乃以

电尾未注洋文名字，刁难不发，又有退还电码，只好另书电底，交亚东税司改由印度电局发京。再，接贵大臣东电，本拟电复，无如电须仰给外人，恐有耽延，不如备文飞咨较为周妥也。相应飞咨，为此合恣贵大臣，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 班禅函详述英员逼迫情形并 请设法维持俾免前往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窃因驻江果洛萨海现住后藏一切，前经具文声明。兹于本月二十九日前来面见，据云去岁英国与藏国稍微不和，经甲噶尔国王替身派令总管萨海，随带护卫兵丁赴藏后，甚属和好。本年十月内，国王太子要到噶里噶达，彼时班禅佛爷若往见面，与后藏睦谊更好。甲噶尔国王替身会商各大臣，已致迎请信函，不日可到等语，与我先行告知，以便束装等语。回云：此次国王替身顾念邦交，甚属欣美，但我历辈迭蒙颁赏敕印，鸿恩优渥，行止一切必须恪遵大皇帝圣意，并无任意妄行之事。且甲噶尔地方遥远，兼之炎热，实属心中难担此事，难从国王替身之意，无论如何实不能前往。此事务请萨海设法得以允准，免其前往。再再会商，伊复引前言议论，且云国王替身信函到日，即速呈递，请再熟思为要。似有不悦之意，不谈言语而去。

当由本寺四处喇嘛及随侍人等会商，飭令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及派替身等，按照前言，即往伊处开导。据云明日十点钟前来，今日身体不安等语。并未会面。至明日，按照前言善为开导，旋云若不按照甲噶尔国王替身来函理事，恐致藏英失和，尔等随侍人众详细筹议等语。并未应允。除俟甲噶尔国王替身信函到日，再竭力开导，如何情形，续行陈明。此次先行具文并与专差详嘱讫，恳请大人免其前往之处，应如何设法训示并恳垂念维持，速办理施行。

## 后藏<sup>粮务都司</sup>稟班禅已应许赴印并欲令后藏

### 文武内一人同行请批示

敬稟者：窃英员卧克纳强逼班禅赴印缘由，当经卑职等飞稟在案。初五日午刻，该英员面见班禅，并呈送英国君主书信，约以本月初十日随该员一同起程，迟则不行等语。班禅当即回称：我须奉到钦宪批飭，方可从命。该英员仍复怒气而出。随后札萨克喇嘛率领番官前往哀求缓期，亦不应允。卑职等亦随往英员处，为其婉求请缓，等候半月钦宪批飭。乃该英员见面之际，许以可行，并不回驳一语，至卑职等退后，仍向商上逼取回音。

班禅当请卑职等在广佑寺中备述苦况，声称我受大皇帝二百余年厚恩，决不忍辜负。此番该英员逼我前往，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飭，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稟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

卑职等闻其所语，不觉涕零。当即回称，此等重大事件，行止去留非我等所能谋及，既难候钦宪批飭，仍请佛爷善自主裁。班禅当即回称，并非二位令我前往，亦我居心愿往。固系英员威逼，我班禅莫可如何，愿舍此身以救急难，并请二位以一位保护我同行等因。卑职等查班禅自坐床以来，汉番人民同声称颂。此番因该英员威逼舍死前行，实非出其本意，亦非卑职等从中赞成。惟令卑职等以一人同行，则不敢擅离职守，应如何办理之处，只得据实稟陈，尚乞宪台详度。所有英员卧克纳强逼班禅赴印日期，并班禅请地方文武以一人同行缘由，理合由五百里插羽稟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祇遵。须至稟者。

### 批后藏<sup>粮务司</sup>禀无论如何设法万不能使班禅启行

会禀已悉。查班禅为后藏之主，岂可一日远离。虽卧克纳威逼使行，只要该员等将情理向班禅言明，请祈镇静不惊，勿为摇夺，不去之权班禅自主。英虽强盛，岂能劫之以行。乃该员等计不出此，竟听班禅年轻无识之词，任其前往。试问该员等所司者何事？保护者何人？据称行止去留非我等所能谋及，亦非从中赞成等语。糊涂荒谬，莫此为尤。在该员等居心，以为班禅去留既不与谋，又非赞成，即可置身事外，且可遂其图名利之心。殊不知班禅为黄教正宗，该员等驻扎后藏，保护班禅，是其耑青。现无论如何设法，万不能使班禅启行，仰即面见班禅，详说事理，拿定不去之心，婉辞英员，切不可冒昧前往，亦不准妄开衅端。倘该员等附和游移，保护不力，本大臣定即从重参办，决不姑宽。除电达外务部并咨张大臣外，此缴。

### 咨议约张大臣仍请妥商印督迅飭卧克纳勿得寻衅

为飞咨事。窃查英员逼令班禅赴印一事日前曾将译飭班禅阻止前往情形，咨明贵大臣酌核在案。兹复据后藏文武来禀，英员卧克纳于初五日午刻面见班禅，呈送英主书信，约以本月初十日随该员一同起程，迟则不行等语。班禅面称，须奉到批飭，方可从命。英员怒气而出。随后札萨克喇嘛率领番官前往哀求缓期，亦不应允。卑职等随往为其婉求请缓。英员见面之际，许以可行，并不回驳一语，至卑职等退后，仍向商上逼取回音。

班禅当请卑职等备述苦况，声称英员逼我前往。若其不去，恐后藏地方及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飭，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英员威逼我班禅莫可如何，愿舍此身以救



急难等语。卑职等查班禅自坐床以来，汉番人民同声称颂。此番因英员威逼，舍死前行，实非出其本意，只得据实禀陈，尚乞详度，理合由五百里插翼禀请察核，批示祇遵等情前来。

查此事关系极重，前次闻报，本大臣即译行班禅，陈说祸福，晓以利害，令其镇静，勿得轻举妄动，免貽后患。詎意公文在途，尚未递到，英员卧克纳复以英主信函招致前去，逼之益力，急于星火。班禅年岁方少，无识无知，何曾经此威吓，故有舍身以救急难之语。刻下惟有一面飭商上，专差前赴后藏，力阻班禅；一面批飭后藏文武，开导班禅，或可谨守旧章，以未奉朝命具辞。但此事不难于藏中阻止，而难于英员强逼。本应照会印督，据理力争，无如去秋英兵退后，凡属交涉之事，印度官员并无片纸只字来藏，不欲驻藏大臣干预，已可概见是非。贵大臣有全权之责者，不得与议，是以本大臣咨请婉商印督，转飭卧克纳勿逼。班禅诚属不得已之苦衷，谅蒙鉴及。除电复外务部外，相应飞咨。为此合咨贵大臣，请烦查核，妥商英使，迅飭卧克纳勿得寻衅为要。须至咨者。

### 后藏商卓特巴等详陈英员迫胁情形

八月二十九日，萨海窝果洛前来面见班禅佛爷，言云：去岁商上与英国稍微不和，经甲噶尔国王替身飭令总管萨海官兵赴藏。总管官兵照谕到藏，会晤番官议和后，甚属和好。后藏实系班禅佛爷所属，与英国和睦更好。本年十月底，甲噶尔太子要赴噶里噶达看会，要班禅佛爷前往会面，国王替身信函不过两三日可到，令我先行告知，以便束装等语。班禅佛爷回云：顾念邦交，甚属欣美，我受大皇帝敕封之喇嘛，碍难前往他国，兼之甲噶尔地方炎热，实属心中难担，免其前往，务请萨海代为转告等语。该伊云，与汉边具文一切，可以照规办理。我们英国亦系大国，外无似此一般大国。俟国王替身函到再递，须照信理事甚好，

若不照信理事不好。言毕而去。

次日札萨克喇嘛并各喇嘛替身随侍人众替身等前往萨海处照前细诉，札什伦布之主爷若要前往有各种病症地方，实属心中难担，免其前往，请由萨海帮忙再再转告。伊复云，国王替身信函两三日內到，即照信字办理必好，若不照信则不好，须当详细筹酌等语。

### 班禅函详陈不得已赴印缘由并请奏闻并派委员 或令后藏文武内一人随同前往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曾将专差商上商卓特巴栋浪巴赴藏递呈夷文，甲噶尔国王替身要我前往噶里噶达等情由果洛、萨海寄信前来。复于本月初四日，萨海本人前来，带有甲噶尔国王替身寄来信函，谓系甲噶文字，与我阅看。当请萨海念诵，内开三辈班禅佛爷与我们初任国王替身甚属和睦。近来甲噶尔与藏番不通往来，刻下藏英和好。本年十月內，甲噶尔大太子与两夫人前来噶里噶达，若班禅佛爷前来见面更好，定要初十日起程前往，请将准定起程日期即日回复等语一节。按照前次所议，我班禅行止一切，必须恪遵大皇帝圣意，且路途遥远，兼之水土不服，无论如何实属不便前往。此事即与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及四处喇嘛领袖随侍人等会商，再行回复去后。当即请宣大众详思筹议，仍由札萨克喇嘛及随侍人等公派妥靠替身前往萨海处，按照前言上，则班禅佛爷本人及替身皆免前往。惟甲噶尔国王替身如此顾念邦交，甚属欣美，照此祈请函复。倘若太子到彼期迫，且和好之事不便推却，即在我之亲族內有身受大皇帝职名公爵台吉內，拣派妥靠一人作为替身前往。其应如何设法帮忙办理，再再开导去后。回言，我在班禅佛爷前，我用好言转告，以普天之下只有甲噶尔国大，国王替身之谕谁敢有违。该随侍人等熟思筹议，将班禅佛爷起程日期并宿站随带从人多少，以便电达，即刻回复便好。现出怒容逼迫，并无依从之

意。在于后藏文武二处前经会商，是以文武二员当即前往面会，将各情竭力开导，实未听从。想此项详细情形，该二员谅已具禀。此案询问学仲，伊言并无解法等语。且各处明查暗访，将利各情详细筹思。

近日到江兵数内一半不日前来后藏，若照国王替身信函应允则可，不然自有办法等语。诚恐突生祸端，则札萨克喇嘛及随侍人等并寺院地方僧俗人众均有与我不忍之意，再再恳求设法筹议，免其前往等语。惟此事适逢大国，不比寻常之事，我亦将始终利害详加熟思。此案苦况情形具奏大皇帝圣聪，若有静候谕旨延缓之事，必蒙恩施作主办理，我班禅可无忧虑。奈伊逞其兵威，共属紧迫，暂时不从英国之意行事，不但有玷大皇帝圣聪，且与全藏教局有损。至于札什伦布寺院及佛尊、经卷、僧人并阎藏大众，安危不知出何利害，实属心中难担，焦急莫释。

前奉大人赏来译文训示，有优礼相待等因。奉此。是以驻防文武二位及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并所属寺院地方人众，以及昔孜营官二人，将始终利害情形再三开导讫，且应奏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处，自当小心设法办理，俾免有玷天威。至于黄教及阎藏大众始终安危裨益之举，只得不顾性命及沿途苦楚，暂行前赴噶里噶达，随伊之意，面晤太子，不得不允迅速前往，并非有意违背。此情，务望大人迅速妥为具奏文殊菩萨大皇帝圣聪，并请派随我前赴噶里噶达之大人替身委员，无论行抵何处，飭令星夜前来。若未到之间起程时，请由后藏文武内准其随带一人总期行止一切。祈请大人始终裨益之事，迅速示复施行，嗣后应行具文之处，再当陆续具文，请烦在怀。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番闰九月初六日具信字。

#### 咨班禅务设法婉辞英员毋庸前赴印度

英译咨事。案准贵班禅来咨。本月初四日，果洛、萨海交到

国王替身寄来信函，令班禅赴印与太子并两夫人见面，倘令定期起程，只得不顾性命，暂行前赴噶里噶达，请本大臣派一替身委员星夜前来，如一时未到，即在后藏文武内准带一人前去等因。查日前据札萨克喇嘛禀陈前来，本大臣即以此事关系紧要，诱使赴印，必非好意，当将一切利害情形详细札飭萨克，告知贵班禅千万不可轻举妄动，祇宜镇静以处，无论英员如何催逼，抱定不去之见，方为正理。屈计此札刻已迟到。

贵班禅须自思身列佛号，世受国恩，宜如何维持黄教，镇摄后藏，仰答高深。且从前历辈班禅出入，均须事前奏闻，奉旨允准乃能照行。此次即使英员强逼，亦必先请本大臣代奏，俟奉朝命再定或行或止。若偏听威吓之词前往，若大皇帝天威震怒，治以严罪，贵班禅能当此重咎否？至于派员及带文武事，非奏案万难照准。相应插翼译咨贵班禅，请烦查照前札札萨克之案，总以未奉大皇帝谕旨为词。且彼称大国，我亦大国，有何分别。在内耶务设法婉辞英员，毋庸前赴印度，务须以理善说，切勿启衅为要，并望咨复施行。须至咨者。

后藏<sup>粮务司</sup>禀班禅于十二日起程粮务拟送至江孜

敬禀者：窃英员卧克纳逼令班禅赴印日，期卑职启荣同行。卑职启荣以未奉宪台檄知，未敢应允。适初十夜亥刻，有金川喇嘛三名、蒙古喇嘛二名来，在卑职友龙署内泣诉，今日寺内喇嘛已传公所命云佛爷赴印，汉人不理，汉官又不肯同行，此心实所不忍，准于十二日送佛爷起程后，即洗汉人，连我等亦在其内。乞即与粮台密商，卑职启荣同行，以救四百余汉族兵民性命。

卑职启荣当思此番班禅赴印，乃班禅自愿前行，并非汉人主谋，亦非汉人不理，其系未奉圣旨，与平日举动大不相同。卑职启荣何敢冒昧同往。惟寺中喇嘛不由分辨，仇我汉人，若不同

行，必生事故。在卑职等一人性命原不足重轻，独四百余兵民实堪悯恻，踌躇再四，无可奈何。卑职启荣惟有同班禅至后藏交界之江孜地方迎候宪檄，一面与卑职友龙筹商弹压。此皆卑职等一时权宜之计，以救目前。至于后事如何，尚乞宪台速筹良策。

再查江孜地方，系向来迎送之地，卑职启荣尚未出境，合并声明。所有卑职启荣带领军功字识通译兵丁，护送班禅至江孜候檄缘由，理合禀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祇遵。须至禀者。

### 批后藏<sup>粮务都司</sup>禀班禅赴印未能阻止咎有难辞

禀单均悉。英员逼令班禅赴印，迭经批飭该员等设法开导，力阻前往，并译咨班禅及札飭札萨克在案。本大臣以为该员等奉批后必能竭力开导班禅，婉辞英员，听候部示办理。詎阅此次禀称，班禅定十二日起程，该粮务送至江孜等语。实属办理不善，咎有难辞。究竟十二日已否起程，有无转圜，仰即迅速驰禀，听候核夺。

再，连次批飭计日早已奉到，何以来禀竟未声叙，著即明白禀复。缴。

### 咨议约张大臣请力商印督毋令班禅前往

为飞咨事。窃查日前接据后藏粮务范启荣、都司马友龙来禀，英员卧克纳面见班禅，呈递英主书信，约于以本月初十日起程一案。本大臣当于十月初九日，一面据情飞咨贵大臣查核，一面批飭后藏文武设法阻止去后。兹复据该文武禀报，英员强逼班禅，准于十二日起程前往等情飞报前来。查此事关系紧要，本大臣迭将利害情形，先后译行班禅，札飭札萨克，阻其勿往。复又批飭后藏文武，开导班禅勿使启行，不啻三令五申。乃英员卧克纳以兵力威逼，有迫不及待之势。班禅年轻，忽生畏惧之心，不敢不去。目下事已至此，非空言所能挽回。若拦途截阻，英员藉

为口实，势必决裂，藏官兵丁无多，何敢易言战争。且兵衅一开，藏事何可复问。除电达外务部外，相应飞咨贵大臣，请烦酌核，必须力商印督，使班禅毋得前去。大局幸甚！并望速复施行。须至咨者。

### 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禀班禅已允赴印

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具禀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窃照此事，曾经班禅佛爷先后具文。甲噶尔太子要见班禅请赴噶里噶达一节，班禅佛爷起居一切，必须恪遵大皇帝圣意，兼之甲噶尔路途遥远，不服水土，无论如何碍难前往等情，迭由小的札萨克喇嘛率领随侍人等，并札什伦布札仓寺院领袖等，与萨海连日善言开导。并随侍人众齐集处询问学仲，据伊回言，并无解法。若不前往，兵丁陆续到来，总有不好之事。惟有照甲噶尔国王替身来信办理，此外别无设法之事。刻下到江兵丁内有一半要到后藏之说，设彼逞其兵威，迎接时只有推缓时日，仍复竭力开导，以冀延缓。至于行止一切，始终不知出何利害，实属心中难担，况班禅佛爷仰体大皇帝恩威，并念闾藏大局，暂从英国之意，应允驾赴噶里噶达，虽目下暂觉相安，奈班禅佛爷起驾远行，佛躬一切关系匪轻，心中难以承担。小的札萨克喇嘛及随侍内挑选干练之人前往随侍供差，所有应办一切事宜庶免疏虞，不得不勤慎办理，务望大人应如何办理之处，祈请迅速复示施行。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番闰九月初六日具禀。

### 又禀请亲身或委员赶赴江孜面见英员阻止班禅赴印

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商卓特巴具禀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于本月初八日，由汉塘贡来译文，本处初十子时接奉。内开，印度太子面见班禅，迎接前往，不得不应允各节，曾经具文陈明。刻下奉到译文，当与随侍人众会商，请文武与汉番官员亲

见果洛、萨海，面云接奉大人严谕，此事具奏大皇帝未奉谕旨之间，班禅不能前往印度。因奉此，是以不得不祈请萨海暂行设法办理。再再开导去后。伊云札萨克喇嘛及文武所言均悉，实难听从，只得与班禅佛爷面商等语，并无听从之意，将各情形由汉边文武据情禀明，该伊即令管带护卫头目萨海一名随同往见。班禅佛爷面称，按照前允，国中业已预备齐全，带领护卫兵丁迎接前往，明日何时起程等语。强逼至再，是以复行应允。

小的及随侍人众并汉边文武会商，冀免前往，无论如何设法实属无益，定于十二日起程前往，现拟至怕克里作十站，只有恳求大人或亲驾前往，抑或拣派替身，祈请星夜赶站前来，务望江孜一带面晤萨海，阻止班禅佛爷前往，作主办理。本处该萨海逞威逼迫甚急，莫可如何。兹将各情形专差卓尼尔面陈，务望严飭施行。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番闰九月十一日具禀。

### 札札什伦布札萨克喇嘛此次班禅既经就道 碍难中途阻止拦截

为札驳事。案据该札萨克喇嘛禀称：英员逼请班禅赴印，现拟作十站至怕，请本大臣前往或拣派替身星夜前来阻止等情。据此。查此事迭经先后译咨班禅，并札复该札萨克喇嘛，以事关紧要，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只宜镇静以处，无论如何催逼，须思班禅身列佛号，受国厚恩，令其致辞英员，以历辈班禅出入，均须事前奏闻，从无擅自远离之案。果能照此转告英员，善为说辞，英员万难逞强劫之以行。而乃计不出此，班禅年轻无主，该札萨克喇嘛及僧俗番官等又张皇失措，不候本大臣代为奏明请旨以定行止，竟已匆匆起程，刻下既经就道，反请本大臣前往或委员阻止等语，事非例办成案，碍难照准。

总之，此事关系大局，该札萨克及僧俗番官不能坚定于先，又复冒昧于后，均难辞疏忽之咎，合亟札复。为此，札仰该札萨

克喇嘛遵照可也。特札。

### 班禅函请将被逼赴印情形妥为具奏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十二日由汉塘赉来咨文，于江孜宿站处，十五日冈晚接到。此案节次将详细情由具陈。印度国家信字事理要我前赴噶里噶达一事，前与萨海面言，未奉大皇帝谕旨之间，实难前往，其间如何再再劝导言语，并未缄默，迭经晓畅磋商，均系后藏文武悉知。缘彼毫不听从，言云须照国王替身信函速往，不然兵丁当陆续到来，警迫实甚。且我历受朝廷恩德，岂有不思图报之理。

此事谅想大人鉴及。彼国甚强，不遵朝廷法度之事甚多，且又越入藏界，往来甚易。是以恐生新端，不但札什伦布寺院佛尊僧人有损，且关系西方生灵始终安危，两国之中不知出何事端，实属心中难担。是以不顾己身性命，不辞途艰，不得不暂允前往。刻下行抵江孜宿站，将驻处令兵围守，情迫不由自主，并非不念大皇帝恩德，越理行事，即照大人示谕在磋对宿站。后藏粮府及专哨亲到，与我及札萨克喇嘛详细筹商。虽复欲劝导，惟见彼等一切情形，深恐新生事端，是以请我与萨海会商一事，该粮府专哨亦皆难担。以有详细情由，想粮府自必面陈。

总之，我始终只有依靠大皇帝，别无可恃。惟望大人宪眷不替，将此案先后专差，并节次递呈译文紧要事理，详细注明，妥为迅速具奏，庶可不致大皇帝震怒。嗣后仍将其情详陈，冀得圣明洞鉴。设此事若与例规不符，但念我以好意维持之事，与大皇帝国政无益有损，致大人实在未便具奏。此间虽善言劝导，实难望其听从。我在江孜住宿二日，彼言须二十二日行抵怕克里等语。跟我赶站到来，与印度国家，并萨海用以文武随时飭示，恳请大人启驾，于二十二日以内迅至怕克里，应如何之处，祈请训示。为此，于光绪三十一年闰九月十六日具信字。



### 密咨班禅此行若无兵威督促自可中道托病返回

为密咨事。日前接准贵班禅由江孜递来文称，以英员不听劝导，诚恐札什伦布寺院佛尊僧人有损，是以不顾性命，暂允前往。刻下行抵江孜宿站，均令洋兵围守，情迫不由自主，应如何之处，祈请训示等因前来。本大臣查此事迭经译咨贵班禅，并札飭札萨克喇嘛，以英人诱使赴印，其情叵测，务须坚持定见，善言辞谢，英虽恃强，不能劫之以行在案。本大臣现准外务部电开，英员逼令班禅赴印，本部已照会驻京英使，迅达英政府，转飭退回。于十一日电达，现在该员曾否将兵撤退，希查明电复。并准张大臣来电亦称，现在班禅仍应始终坚持托病称谢，英员断不能押其前往，亦断不能因班禅不往，擅开兵衅各等因。则是英员居心实系欲诱赴印，并无不去即欲动兵之理。

贵班禅闻其虚言恫喝，畏其兵威，冒昧前往，岂非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刻下既接外务部电，飭英员退回。该英员是否遵照退兵？有无洋兵押令前往？若无兵威督促，自可中道而止，托辞患病，毋庸前去，返回后藏。如再不听本大臣译咨，任意前往，或听左右鼓惑，自无定见，则是不遵功令，一经大皇帝罪责，恐班禅难辞重咎，及左右随同办事之人亦必从重治罪，则后悔无及矣。相应密咨贵班禅，请烦查照，见复施行。须至密咨者。

### 密札靖西<sup>同知</sup>班禅到靖若无兵威逼押

#### 告以不妨托病返后回藏

为密札事。照得英员逼令班禅赴印一事，迭经译行阻止。据班禅来咨，佥称英员卧克纳不容理说，以兵威迫胁，督促启行，不得已冒险于十月十二日起程前往等语。本大臣现经承准外务部电开，已照会驻京英使，迅达英政府，转飭退回。现在该员曾否将兵撤退，并准张大臣来电，以英员断不能押其前往，亦断不能

因班禅不往，擅开兵衅各等因。查此事班禅不能坚持定见，实因英员动以兵力威逼，虚声恫喝，班禅年轻难保无畏惧之心。刻下经外务部转饬退兵，该英员能否遵照，有无洋兵押令前往？约计班禅现将抵靖，自可中道而止，毋庸前往。合亟密札，为此，札仰该同知游击遵照。俟班禅到靖，不动声色，面见班禅，晓以利害，告以英员既无兵威逼押，不妨托辞患病，返回后藏。如再不遵，任意前去，则是显违功令，朝廷降罪，恐班禅难任此重咎。并将阻止情形禀报查考，切切毋违。特札。

### 咨议约张大臣班禅已被逼起程 仍请始终维持相机斡旋

为咨复事。案准贵大臣电开，英逼班禅赴会，系印政府狡计。班禅仍应坚持托病称谢，英员断不能押其前往，亦断不能因不往擅开兵衅。应请设法阻止等因。足见贵大臣关怀大局，示以机缄，动中窍要，曷胜钦佩。但此事自英员带兵入后藏以来，本大臣曾将利害情形，先后译咨班禅并札札萨克喇嘛，令其镇静，勿为所惑，不啻三令五申。无如英员卧克纳坐守督催，虚声恫喝，班禅年轻无识，虽有誓死不往之志，而受制于人难免不为摇夺。是以飞咨贵大臣婉商印督，勿使卧克纳强逼，为釜底抽薪本计。

昨据班禅由江孜递具夷文内称，英员不听理说，如执意不去，恐后藏地方及寺院均不保全。是以不顾性命，暂允前去。行抵江孜住宿处所，有洋兵紧围把守，情迫不由自主等语。则是英员以兵威迫胁，班禅恐惧情见乎词。目下既已就道，舍拦途截阻别无办法。详阅贵大臣来电，有勿使英人识我力阻之语，必系紧要关键，未便冒昧从事，遽行拦阻。是以按照外务部电示，照会驻京英使，责其退兵之意。备具公文密咨班禅，以英员是否退兵，如无洋兵押令前往，自可中道而止，托病称谢，毋庸冒险前进，

仍回后藏。并密札靖西同知、游击，不动声色，面见班禅，晓以祸福，阻其勿往。英人果遵条约，不以兵力威逼，该班禅或可托病辞谢，中道而回。除俟班禅咨复，及靖西文武禀报到日，再行咨明外，相应咨复。为此，合咨贵大臣，请烦查照，仍希始终维持，相机斡旋。大局幸甚！西藏幸甚！须至咨者。

#### 靖西同知禀班禅抵靖日期

敬禀者：窃卑职靖西地方，春丕洋营领事比尔，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班满回国，新来英员领事甘波洛亦于是日到春丕接事。

再，十月二十四日，据怕克里把总王登云禀称，班禅额尔德尼于二十二日行抵怕克里，洋官卧克纳随同，併带洋马队四十名，佛母佛舅佛弟及各番官等同路。二十四日住岭马塘，二十六日住靖西吉玛桥山上楨多小路喇嘛寺。

再，据新领事甘波洛知会，新放印度总督密拖于是日午刻接印，合併声明。为此，谨具夹单，恭呈宪鉴，敬请钦安。谨禀。

#### 靖西游击呈班禅出关日期

窃后藏班禅额尔德尼随带僧俗人等，于十月二十四日行抵靖西，住扎洛林卡上引马塘。游击是日亲往接见，面询沿途幸托清平。二十五日留住引马塘一日。二十六日启身过营，住宿亚东喇嘛寺。二十七日出关。所有驻江英员鄂开纳带有洋兵四十余名，随在一路，赴往印度。理合遵将到境出关日期具单呈报，伏乞宪台俯赐鉴阅，查夺施行。须至单呈者。

#### 咨议约张大臣班禅出关赴印日期

为咨会事。窃照本大臣前准贵大臣电，英逼班禅赴印，系印政府狡计等因。曾将阻止班禅情形，咨明在案。兹于本年十一月

初二日，据靖西同知、游击各具禀称，班禅于十月二十二日行抵怕克里，英员卧克纳带领洋马队四十余名随其同行。二十四日，住岭马塘。二十六日，住靖西吉马桥山上楨多小路喇嘛寺。二十七日出关，前赴印度等情前来。查前接贵大臣来电，英员不能押其前往。兹据靖西文武禀报，卧克纳带领马队随行，与押无异。相应咨会贵大臣，请烦查照。应否责其违约，即希酌核施行。须至咨者。

**靖西<sup>同知</sup>及后藏<sup>粮务</sup>班禅不日返藏先期探明  
游击<sup>都司</sup>进关日期派兵迎护**

为札飭事。照得班禅额尔德尼，前因英员卧克纳胁令赴印见英国太子，班禅遂于十月二十七日出关前往印度。兹据商上专差禀称，班禅业已由印起程，不日将返后藏。等情。合填预印空白札飭。为此札仰该<sup>同知</sup>遵照先期探明班禅进关之期，应于何处<sup>粮务</sup>迎接，并酌派兵丁沿途小心护送，以昭妥慎，并飭后藏<sup>都司</sup>一俟班禅回藏后，其在印及沿途如何情形，察询明白，详细密禀来辕，以凭酌核。切切毋违。特札。

**译咨班禅奉旨准其回藏**

为译咨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钦差议约全权大臣张电开：奉旨。张荫棠电奏班禅喇嘛遣札萨克面递番呈译开，据称班禅额尔德尼具将英员威逼赴印情形，由驻藏大臣转奏在案。现已会晤事毕，准于十二月十七日由印起程回藏，仍前虔诵经典，以期仰答圣恩，请代奏等语。该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此次前赴印度，并未奏准，擅行出境，实有不合。现已起程回藏，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著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钦此。等因。准此。相应填用预印空白译咨。为此合咨贵班禅，请烦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译行噶勒丹池巴  
札后藏粮务池巴都司 同上

为译行札知事。云云钦此等因。准此。除译咨班禅外，相应填用合填预印空白，译行该噶札知为此勒丹札仰该粮务池巴都司即便钦遵知照。须至咨者可也。特札。

### 后藏粮务稟定期前往靖西一带迎护班禅

敬禀者：窃卑职案奉宪台札飭，照得班禅额尔德尼，前因英员卧克纳协令赴印见英国太子，班禅遂于十月二十七日出关前往印度。兹据商上专差禀称，班禅业已由印起程，不日将返后藏等合填预印空白札飭，为此札仰该粮务、都司遵照，先期探明班禅进关之期，应于何处迎接，并酌派兵丁沿途小心护送，以昭妥慎。一俟班禅回藏后，其在印及沿途如何情形，察询明白，详细密禀来轅，以凭酌核，切切毋违等因。奉此。当即传集把总穆德霖、署外委段文斌等，飭其往询马友龙，请其酌带兵丁前往迎护去后。昨据该把总等回称，该都司声言患病，不肯前行。

卑职再四思维，迎护班禅，向系都司专责，今马友龙既託词借病，势不能强其前行。卑职无可如何，乃自带军功字识通译官役人等，定于正月初二日由招起程，赴靖西一带迎护，一面飭派署外委段文斌督率壮兵二十名随同卑职前往，以纾宪台之忠，注免番族之猜疑。至于班禅在印在途如何情形，一俟晤见班禅及番官等，详询明确，再当据实密陈，以期上慰慈厪。所有卑职遵札带兵往靖西一带迎护班禅及起程日期，合肃禀陈，伏祈鉴核，批示祇遵。须至禀者。

### 批后藏粮务稟马都司是否托病查明稟复

据禀已悉。班禅奉旨返藏，自应前往迎护。马都司友龙借故

不前，果系真病，情尚可原，倘敢託词称病，难辞规避之咎，应随时查明稟复。该粮务毅然前往，洵属勇于任事，可嘉之至。仰即小心照料，迎护回藏，并将会晤情形详细查明，密稟来辕，以凭核夺。此缴。

### 靖西同知稟班禅自春丕返回后藏日期

敬稟者：窃班禅额尔德尼，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印度起身回藏，于二十九日行至靖西春丕地方，驻扎二日。于正月初一日自春丕起身，前往后藏，定于正月十五日准到寺院。

此次沿途，洋领事比尔带领洋兵护送，所有前去番官僧众一切人等仍随同班禅一并转回。只二品台吉佛舅故于途次槓多地方，已经在彼焚化。其佛母佛弟亦由吉玛桥地方，亦随班禅同往后藏。谨将班禅回藏日期，理合稟请宪台俯赐察核，批示祇遵。为此具稟。须至稟者。

### 批靖西同知稟该令不肯与周游击会衔可鄙之至

稟单均悉。查向来札行文武公事，均须会衔稟复，所谓同寅协恭，和衷将事也。顷阅周游击稟，据称曾致函会印，该令不肯，是以另稟等语。查此事虽无甚关系，然小事如此，大事可知。周游击一介武夫，尚可曲谅。该令曾任内地知县，自诩好官，似此糊涂，诚属不称其职，可鄙之至。仰即力惩前失，和睦同寅。靖西交涉最繁，慎勿以儿戏为之，恐一旦贻误事机，该令难当此重咎。著录批移知周游击可也。此缴。

### 靖西同知稟班禅回藏有洋兵护送派兵不易前往

敬稟者：窃卑职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午刻接奉宪台札飭，现因班禅返藏飭令靖西文武按照向章，地方迎送，并会派兵丁拥送，以昭慎重等因。奉此。上月二十九日午刻，卑职迎至吉

玛桥山下積多新路，送至春丕地方，并见后藏各番官、洋人领事比尔同甘波洛，随同护送，并时有洋兵同行。洋员不喜汉兵相随，一切夫马柴草仍归洋员支应。夫马均被传尽，派兵不易前往，且班禅于正月初一日卯刻由春丕已经起身。谨将不易护送情形，缮具夹单禀明，敬叩钧安，伏维慈鉴。

### 靖西游击禀班禅进关赴藏加派妥丁护送

敬禀者：窃于正月初一日接准松粮务递来恩宪札飭，照得班禅额尔德尼返藏，并将进出日期，加派护送，以昭妥慎等因。遵奉之下，即寄函照向例会印呈复去讫。于初三日接来松粮务复函，业经具禀夹单，毋庸会印等因。游击故另呈禀。班禅已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进关，驻扎倾杯。于正月初一日起马赴藏，加派妥丁护送途讫。是此谨将进出日期具单呈报，伏乞垂鉴。

### 班禅函已会晤事竣返回现行抵怕克里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日昨迭次专差赴藏递呈译文，陈明不得不突往会晤甲噶尔国王太子在案。总之，与大皇帝政务大局毫无损伤等事，系钦差张大臣所知。惟是託赖大皇帝鸿福，我之身体并无不服水土之处。即在噶里噶达会晤太子，事竣返回，现已行抵怕克里，其详细情形，俟到札什伦布再为具陈，烦为在怀。为此，具信字。

### 中军游击呈报班禅过境日期

为据情呈报过境日期事。案据署江孜汛外委马宗继禀称，窃于正月初十日未正，班禅抵江孜，住宿喇嘛寺。护送英员医生官璧里腮约辖冲随带马队十名步队三名游转。英员二员名。一名咱里腮约，一名噶里腮约。

于十三日，班禅由江起程。十六日抵后招，迎接班禅。后招粮员

范并外委一员达赖山上派接班禅传号一员。咱里、噶里随同送差英员赴后招，于十一日英员接信擦拢噶布伦到江孜。英员抵后招不久住扎返回。江孜台吉佛舅在槓多无病作古。所有骑驮、夫马、步明亮骑驮二百余匹，步明亮七十余名，并将过境日期情形，具单呈报，伏乞鉴阅，衡夺施行等情。据此。游击理合具文呈报，伏乞宪台俯赐鉴阅，备查施行。须至呈者。

### 后藏粮务禀迎护班禅回寺日期

敬禀者：窃卑职案奉宪檄，迎护班禅额尔德尼回藏，曾将起程日期禀报在案。正月初七日，卑职行抵靖西所属之康马地方，适遇班禅带领僧俗番官旋返，当即谒见，未暇细询。初十日到江孜小住二日，卑职当往请谒，并晤札萨克喇嘛及三品台吉顿柱康沙等，始末详询。

据班禅及番官等面称，此番实赖大皇帝之恩德，两钦宪之筹谋，我班禅得以旋返，英人亦未与我为难。我在印度起程日期是张大人所订，我即遵依等情。卑职密问从人，皆执一语。沿途有英员百立暨医官斯约随带洋兵三十余名护送。十六日返回札什伦布。卑职及汉官兵等均送至商上，班禅欢喜逾常，大宴三日，并厚赏营兵等倍于平时。此皆仰赖慈犹结其心腹，汉人局面从此更增。刻惟英官兵未即旋返。后藏僧俗大众亦皆欢喜安居，堪以上纾慈廑。所有卑职迎护班禅回寺日期及班禅在印在途各情理合禀陈宪台俯赐查核，批示祇遵。须至禀者。

### 批后藏粮务禀再将班禅在印在途情形悉心侦探禀复

禀悉。英诱班禅赴印，是以飭令该粮务密查。兹据禀称，班禅回藏欢喜逾常，大宴三日，厚赏营兵等语。此系微末细故，无关大局，究竟班禅在印会晤何人，有何议论，及沿途情形，毫未提及。似此舍本逐末何密查为？仰再悉心侦探，务得确情，详细



禀复，以凭酌核。至前次班禅赉送信字有将详细情形再行奉闻等语。迄今尚未见信，仰该粮务一并转催是要。此缴。

### 班禅函接奉照旧供职谕旨进佛谢恩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昨由帕克里递呈译文在案。窃照坚约我往见英吉利，随谒甲噶、夺吉垫、娃热纳斯、奇确等处，昔时各佛灵妙真迹，虔诚祝祷文殊菩萨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政振兴。并与噶里噶达太子随意会晤。事竣，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返回札什伦布。顷奉大人由汉塘来译文内开，接准钦差办理藏约事宜大臣张电开：奉旨。谕令照旧恪供职守等因。钦此。钦遵之下，伏思大皇帝施此高厚鸿恩，实属生生世世皆难图报。此后惟有率领喇嘛僧人认真念经。今谨备连衣佛一尊，装盛木匣，另为递呈，祈请大人代为转进施行。为此，具信字。

### 咨班禅请将赴印会晤原委及沿途往返详细咨复

为译咨事。案准贵班禅咨以赴印会晤，事毕，于十二月十五日返回札什伦布。此后惟有率领喇嘛僧众认真诵经。今备连衣佛尊，呈请代为转进等因前来。自应据情代奏。惟前接贵班禅由帕克里来文，曾有详细情形，俟到札什伦布再为具陈之语。兹查此次文称，与噶里噶达太子随意会晤，未将细情声复，殊觉含混。且查向来叩谢天恩，所进佛匣均有哈达。此次是否未备？抑匣内曾经具有哈达，来文漏未声叙？应亟查实，以凭具奏。相应译咨。为此合咨贵班禅，请烦查照，应将赴印会晤原委，所见英国太子之外尚有何人，以及沿途往返逐层详细咨复本大臣酌核，再行专折奏闻可也。须至译咨者。

### 班禅函详陈赴印会晤及沿途一切情形

班禅额尔德尼具信字在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有台前：昨由

汉塘接奉译文内开，噶里噶达如何会晤太子？除会晤外，更有何人？并往返如何情形，详细声复来轶。再由本大臣酌核专折具奏等因。奉此。此案，英国专人前来坚约往见太子各情，执定不改，因念关系始终安危，中心难担，只得即时起身。迭经专差及节次具文陈明在案。现复毋庸冗叙。

惟往来本拟取道怕克里、卓木哲、孟雄、独吉岭前赴噶里噶达。因扛陀绒普色普道路炎暑太甚，我与札萨克喇嘛等轻骑前往独吉岭。据该处萨海回称，本日接到英国电信，太子热娃森的近日必到此间。

打噶喜热地方，乃系古昔佛教古刹，请其顺朝佛庙，往见再三坚约。是以不能自主，往谒黄教丹巴佛爷与徒众，讲衍上乘真经灵异佛境。复又顺见娃热纳斯佛地及佛教各胜。独吉垫乃著名真境，于是虔诚祝祷大皇帝万福万寿，普天安宁，于各处燃灯供献，诚心祷告。即在热娃，顷刻会晤太子。问好后，依随彼意看视驻彼英兵，此外别无谈论。随有阿热地名房屋幽雅处所，彼等顺约阅看。是以返回往视，挨次行抵噶里噶达，与英国牟陆纳尔及太子会晤一次。是时即将历蒙圣恩御赐黄轿轿幢仪仗刑仗全行摆列执事。俟会晤二次毕后，将起程情形专派札萨克喇嘛往见张大臣，递呈公文。

至于行止处所得见英国大小官员数名，及哲布甲噶尔之人，以及甲班地方萨海及格隆四人，其言语大概均系问好之辞，实未谈及公务及别项新事。已经平安行抵札什伦布后，检阅随折呈进大皇帝佛匣案卷，查向来文中亦有未注者。前日佛尊装盛匣中，曾将哈达一并附入，恳请大人按照前文将上项各情应如何转陈之外，务望详细妥为具奏。为此，具信字。

### 后藏粮务禀访得班禅在途在印详情

敬禀者：窃卑职案奉宪台批飭，除原文有案邀免冗录外，后

开仰再悉心侦察，务得确情，详细禀复，以凭酌核。至前次班禅赉送信字，有将详细情形，再行奉文等语。迄今尚未见信，仰即一并转催是要等因。奉此。卑职查班禅前赴印洋之时，行至靖西，英员卧克纳不准晤会汉官。游击周占彪前往请谒，说之再三，方始应允，并令人听其对答语言。

及至印洋，见英太子时，卧克纳令班禅拜跪。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是时我印使亦派委员暗视，因班禅未曾折节，心亦喜之。

后札萨克喇嘛及番官等稟谒印使，印使当责其不应前来，能推缓十日则此事不行矣。该札萨克喇嘛当即回称，卧克纳威逼情形，已请地方文武禀呈两位钦宪洞鉴。班禅恐动兵衅，只得舍命前来，还求大人作主。印使当即回答，班禅如能作主，十七日即便起程，不得逗留，使英人另生枝节。如英人强留不允，自有本大臣主持。如虑夫马一切为难，应用一万八千即在本大臣处支用。如临期不走，本大臣则唯尔问之等语。该札萨克喇嘛当叩头谢恩，印使赏赉各番官等亦甚丰厚。并闻我外务部已电达驻印钦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社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等情。是以班禅此番虽赴印洋，英储及印督等均未得提及公事。始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

卧克纳虽有迎接之功，而威逼情形已登报馆，探闻英廷亦未特加奖励，且有糜费国帑，归罪该员之谣。赏该员八阅月假期回英，另委英员百立办江孜事。卑职私衷测度，事似有因，班禅未预议约事情亦似属实。

此卑职密查暗访实在情形，途中英人支应每日卢比千元。据各番官面称，此番英人共费银三万余两。卧克纳贪功心切，谋事未成，皆我宪台经犹远大，弭衅无形，合浦珠还，汉番欢怍。

卑职访之再四，外无新闻。至班禅信字亦遵札转催矣。所有班禅在印在途详情，谨肃禀陈，伏乞钧鉴。须至禀者。

**批后藏粮务禀所禀尚无不合嗣后勿稍大意致滋疏虞**

禀悉。昨据班禅呈递，译咨，核与该粮务禀大致相同。如果属实，尚无不合。惟后藏地方逼处强邻，稽查弹压最关紧要，嗣后务须严密防范，以弭隐患，勿稍大意，致滋疏虞。切切无违。续。

## 按属考查日记

谢汝钦

**编者按：**作者谢汝钦，字敬之，贵州省仁怀厅官渡（官渡后为习水县治，现属赤水县）人。清末长期任职东三省，民国后死于上海。宣统元年，谢汝钦两次奉命考查今黑龙江、吉林两省部分地区。第一次自八月初七日至十月十六日，历时七十日。由省城出发，经小城子、双城厅、滨江厅、依兰府、临江州，然后假道俄境，经伯力、呢吗口、海参崴、双城子，入国境至密山府，复经双城子回海林，经绥芬厅、一面坡、长寿县、方正县、宾州厅、阿什河、榆树县、五常厅，返回省城。行程约八千里。第二次自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七日，经桦甸县、盘石县、伊通州、长春府、农安县等地，行程千余里。日记所记考查内容为警务、学务、边陲地区府县之添设、地方自治等项，对垦荒、人口、交通、商业、华侨状况，以及俄国蚕食我国边土情形，亦有记述。《按属考查日记》，吉林官书刷印局印，无刷印年月。似为内部报告，未公开印行。书中地名、人名用字有前后不一，及个别欠明晰之处，均未注出，以存原貌。本文由谢亮生整理。

### 弁言

东三省胡匪著于时，吉林所辖境山深林密，尤足以藪盗。民患苦之，辄相率避徙以去。田荒不治，夷为榛莽，遂滋他族于此，日蹙百里，识者忧之。自行省改设，以移民实边为第一要策。顾三历岁而民弗加多者，其道乌在？盖官招之来而盗驱之去也。故欲殖民必先治盗，巡警之设尚焉。夫吉林之巡警当与各省异，而吉林四乡之巡警又当与城异。各省之巡警曰保治安也，或

已治安而保之，保之易也。吉林四乡之巡警亦曰保治安也，是未治未安而思有以保之，保之难也。吾督、抚宪盍然悯之，急求拯吾民于水火之中。部限明年全境巡警一律成立，奏请提前办理。己酉八月，命予按属考查。自秋徂冬，先后凡再出。初由双城而滨江，而依兰，而临江，取道俄境而下抵伯力，经呢吗口，越双城子，复迂道出海参崴。足之所经，目之所系，其刺激吾脑而尤振荡不能自己者，若界务，若外情，百端不能罄，百忧不能解。其故无他，我弃而彼取之，我虚而彼实之，今且鼾睡卧榻，盗憎主人，殆无可以理喻。此有地方之责者之大耻也。继入密山府，由绥芬、长寿、方正、宾州至阿什河，又再至双城厅，复历新城之石头城子，遂由榆树达五常。于省东、北之两方面周历殆遍。时已仲冬，予维今日固圉之策莫先于设治，因置西南巡行于后而先旋省，以所得于考察者陈之帅座，分别而补署之，冀收桑榆之获焉。逾月再出，则先桦甸，次盘石，次伊通，又次则长春、农安。先是帅节巡边已历延吉、敦化二属，余乃置未往，无盖事于复查也。濛江、长岭榛莽初辟，庶政待兴，且迫于岁暮，未及往。然综计周历所至已万余里，四阅月而蒞事。余职司所在，虽风饕雪虐，车殆马烦，皇然未敢以自安者，亦谓巡警之利害固关系于我吉林之内忧外患者，正大且急也。舟车之暇，爰举所睹、所闻、所言、所行，笔之于书，以备采择，或有当于千虑之一得乎。仁怀谢汝钦识。

八月初七日由省乘官轮起程，初十日  
至小城子，计水程六百里

松花江上游江身本浅，秋水退后，深处计四尺四五寸，现乘明轮小船尚多濡滞，若行大轮，则非设法疏浚不可。惟江底沙石系属流动性质，应按开浚黄浦办法，随时淘挖，标明路线，庶可畅行无阻。而航业日形发达，江面民船，大小舢舨挂缆之类为

多，上下贩运柴草粮食等物。行客搭坐，苦于江岸伏莽拦截财货，民船无可如何。自上年行驶官轮上设护兵，行旅得免戒心，且水脚定价亦较陆路资斧轻减，民多称便。将来再添三四艘尚不为多，随时妥定章程，俾所司各按商业性质悉心经理，利益正复不少。至民船数目，时增时减，去住无常，官力之保护难周，利源遂多放弃。允宜添设水上巡警，通行上下游，直抵混同江出口处，庶官船、民船可以一律行驶。第需款颇巨，筹措维艰。此时航业尚在幼稚，上游鱼〔渔〕业不似下游之盛，哈尔滨两江邮船局稟请征收网捐、船捐，调查尚未明晰，由局举办江防，是否合宜，仍应妥为计划。

双厅境报马屯，系沿江地方，曾经该厅设立航路巡警。嗣两江邮船局因有江防之议，该处原有经费请归局收，而双城原设之警未能遽散，又须另行筹款，事端稍涉纷歧。且松花江流域之内，有乌拉、三姓等处贡鱼地址，又有蒙旗，黑龙江分隶疆界，权限各有所归，未可率尔从事，亟应妥筹办法，以收实效。停舟时，复登岸查看沿途年景，约有六分，被灾之处则一无收获。盟温站以下被灾较轻，惟江边房地有冲刷者，居民暂投亲友，尚属不至冻馁，佣力之夫苦无生活可作。春耕尚远，来日方长，仍当预算赈款，妥为抚恤。

官轮码头在小城子，因水浅不能下驶，至毕家店即停泊。计距小城子十八里。该处俄火锯总管电达小城子，开到载货火车，乘坐前进。查松花江上游界限，抵新城府为止，所以航路不能直接下游者，缘新城府近有浅水沙滩数处，不能通轮。上年出省巡查，曾亲历其境，详加履勘，浅滩宽长无几，若统照黄浦江成法办理，尚属不难为力。此亦宜妥为筹及者。

小城子隶新府，昔仅民户数家。光绪庚子后，俄人设站，地方始见繁盛，现计大小四十余户，宛有街衢形式。华洋杂处，赌盗潜滋。是日，街西搭台演剧，访闻戏班财东战傻子开场聚赌，

且有营警分肥情事。驻防该处哨长王纪堂，声名平常。前一日散戏后，距街二里许，有行人在途被抢受伤，凶盗逃逸。该哨长派兵往追，误拿屯民四名，经人解说始放。惟被拿人姚青山交钱二十八吊五百文，欠钱三十三吊五百文，系史庆过付；邓财交钱十四吊八百文，系宫和过付；翟文财交银镯一支，核钱三十八吊，白面一百斤，系李长富过付；李凤元交白面一百斤，系鸿兴号过付。是否该哨长肥己，言者不一，仍应澈查。电知新城府金守认真究办，一面传谕该街禁止演剧，以免再生事端。乡村开场演戏，本为赌盗之媒。吉林风俗，演戏四五日者，戏价不及百缗，而利在抽头。若不令其设赌，价虽多，不乐也。博徒啸聚，因而倾家酿命者有之，不仅戏价所费徒糜有用之资已也。屡经严禁，奈愚氓寡识，尚敢轻于尝试。随复通飭各属，一律禁绝。

八月十一日由小城子乘火车至双城厅，  
计陆程二百四十里

过石头城子，在火车晤俄铁路护军队统领非敖多罗甫。据云，此地铁路护兵卡房于初一日有盗匪来攻，开放数十枪，俄兵还击始退。初九日，又有俄兵在高粮〔梁〕地遇盗，猝不及防，致受枪伤。查该处与大坡、兴隆屯、法特哈门等处毗连，值此草木鬯茂，盗踪出没靡常。分电新城府金守、榆树县李令，赶紧会合兜剿。旋又探得榆树县境弓棚八号地方，营警与盗匪接仗三次，互有伤亡，刻下尚未平静，闾阎殊形患苦。到双后，复行电达李令，倘该处兵力单薄，允为调拨附近防营助剿。

双城厅城面积约二十方里，街道宽阔齐整，地面颇形繁盛。巡警分十区：城外九区，城内总局为一区。凡五分所，每所各六岗。第五分所系在车站，不设岗位。马巡正副长警二十名，步巡正副长警共一百三十名，加以员司夫役，共一百八十五员名。月支薪饷共钱五千二百五十吊局费（由三月起至八月底止，每月四



百吊；由九月以后，每月七百吊），统由商会代收三厘货捐暨车马等捐按月支发。岗兵九十二名分三班轮流站岗，每班二十四名，实不敷用。惟以款项支绌，未能遽语扩充。操法大致近似，其中程度互有不齐。与孟守迭次谈论：巡警之进步，必令个人养成巡警资格，又复久于其任。若今日募来，明日任其退去，无业流氓视为传舍，知识且无，安问职掌？盖双城近接哈埠，人类尤属不齐，招募充数者未必有确实保证，不但无补公益，且恐匪徒混迹其中，故选士宜尽本地居民。而已经充补者，非有事故不可轻于撤换，亦不得无端请假，然后加以训练，方能合格。孟守现在西门内同茂店内设立教练所，城乡各局挑送来所，轮派教练；各警均食原饷，所内不另支发薪水。办法尚属周妥。外九区共二十四分所，员书长警夫役共九百八十一员名，每月共支薪饷、办公等钱二万七千余吊，均由坳捐项下开销。从前各区自行收支，现归厅署钱粮处代收，按月核发。

预备巡警业经拟章详准，孟守尚能实心任事，应即由此切实办起。绅商于英蕤等来见，当与详加研究。据称，早年联庄会办法，遇事尚能得力，惟规章未备，难言尽善。现办预备巡警，有联庄会之利而无其弊。不另筹款，可纾民力，人人皆有巡警知识，可以御侮。乡闾闻命均极鼓舞，绅商人等全体赞成。此事似可望有成效。

警务长景芳，人尚精神，有县丞衔。金荣坡禀其败坏地面，臚列各款屡经密查，未得实据。爰密札双城厅孟守，认真确查具复原禀是否属实，再为分别办理。其外区各巡长均经调齐点验，详加考核，可取者计有数人。间有旧日练长，难免沿袭积习，既于看操时当场告诫，又复带回公馆反复训示，一时众情似见开通。五区区长王锡朋办事认真，名誉颇佳，赏给六品功牌。三区巡长王承云迭获盗匪，缉捕得力，赏给七品功牌。该区长等虽不必恰合巡警资格，第以乡巡而论，果能保卫地方，即属具有热

心，赏罚所施，俾昭惩劝。乡民奉法，得一顶戴即若荣于华袞，亦见东省民情之易于感化也。访问七区巡长白毓之纵盗受财。于四月间有屯民那姓等被劫，该区拿获此案盗匪二名，得钱三百吊，私行释放。提问情形，据称获盗潜逃，并非贿纵。质之事主，不能指出实据，其中恐有别情，仍应查传过付人证，澈底根究。又盗匪高明月，原系六区地方住民，嗣经迁居江省，夏秋以来，带同伙匪十余人，屡到该区，时出劫夺。顷派巡警缉拿，竟尔逃窜，区长张缙绅谓已远扬〔颺〕无踪，殊不可靠。该匪在一〔六〕区已非一日，张缙绅并不早为捕获，恐有徇庇，加以严诘，坚不承认。白毓之、张缙绅二名，立即斥革，一并交厅研审详办。另派巡警总局带警搜查高明月下落，获案法办。又，二区巡长栾志中、海晏妄拿无辜，诬逼匪供；七区巡长张德义任意勒罚；十区巡长朱广有拿赌滋扰；二区巡警广详、景春绑打平民，均有实据，飭传究惩。旋据孟守声称，以上五案业经该守查讯详办。随检厅卷查阅，尚属真切。便中接见各绅商，亦称孟守办理巡警有犯必惩，以故众情悦服云云。双城境内尚无大股巨匪，年景亦称中稔。现在举办各项新政，民间应纳之款，固必劝令踊跃输将。至于无名之费，务从节省，不可稍有苛扰虚糜。与孟守详切言之，该守尚属能体此意。第各项之委任用人既多，必须勤加督察耳。

三区巡警击获盗犯杨广汕一名，前来请示，飭即送厅审讯。旋据孟守声称，业已讯明，供证确凿。抄录供招，请发公署令箭，即行处斩。查盗匪杨广汕系巡警所获之犯，立正典刑，可以劝有功而儆不法。核与原稟章程相符，飭派随员赴厅会复，供词无异，随即请令交厅监视正法，仍由厅照章详报。三区巡长即王承云业已给奖，出力巡警分别犒赏。

八月十三日由双城乘火车至滨江厅，计程一百二十里

滨江厅治在哈尔滨傅家甸，辖境尚未分定。现在傅家甸地方面积仅街基一千九百余方，设巡警四区，警额一百七十二名。总局马巡长警十一名，差遣十名，员书以及巡弁共七十九名。各属所办巡警，兵少官多，几成通病。而飭该署厅何丞力求核实，腾出饷款增添警岗以及马巡，俾资保卫。盖哈埠流民杂处，匪徒最易潜踪，杀抢之案层见迭出。现在每月收房捐五千六百余吊、铺捐一千九百余吊、戏捐三千余吊、女伶捐三百余吊、店簿捐二百余吊、妓捐三千七百余吊、娼寮门牌捐二百余吊，共计一万四千余吊，其数不为少矣。实事求是，成效何难？自上年添设马巡查道，铁路交界之空地顿臻静谧，是其明证。哈埠于极盛之后，一旦萧索，今年稍形起色，仍应力加培养，以期发达。盖地辟未久，植根不深，住户无多，商业半饰外表，求食游民惟仰给于铁路工程，非能自殖生产，难期持久。近来江北荒地垦种日增，是以傅家甸商业较为得利者，职是故耳。

四区巡警，表面尚属可观，惟教练未精，程度不齐。警务长戴继昌沾染习气，时在道里庆乐茶园妓女王巧云处冶游、打牌，曾输钱三千余吊。幸捐款归厅署收纳，该局长无从干预；倘如从前尽归局收，而厅官不得过问，其弊何可胜言。当即撤差，密札何丞查办。稽查员文海不知检束，亦遭物议，查无别情，撤差驱逐。

傅家甸商民联名具禀，以该处地基租钱为数较多，恳请裁减。查傅家甸地基，当铁路初兴之际，原有尺地寸金之说，现在房价低落不少，空闲亦属实情。惟此项租赋系充提学司经费，未便遽议更张。札飭滨江厅妥议具复，再行核夺。

八月十五日由滨江乘轮船，十六日至依兰府，  
计水程六百七十里

哈尔滨下驶二百八十里至新甸，系宾州口岸。又二百四十里

至德墨里，系方正县口岸。德墨里距方正县三十里，轮船不能停泊，未及登岸。俟由陆路再为前往浏览，江道颇极交通，俄国轮船下驶者约四十余艘。闻每轮由哈埠开至伯力，往返运脚计可得差钱五千元，除去费用，盈余将及一半。每月往返两次，每年行驶六个月，综算当得盈余三万元。再除修船以及冬春费用，并停岸屯装耽搁日期，常年得利总在万元之谱。各轮均以运货为大宗，出口载多，进口载少。盖内地粮牛输入伯力，源源不绝，其利不在于搭客也。考俄轮之行驶于松花江，系于光绪二十三年营造东清铁路，要求行轮以载运铁路材料为词。至今铁路既成，而航利遂永远侵占。现与黑龙江内各轮合计，共百余艘，而中国官轮只三艘，况大小又相去悬殊，若不设法抵制，则利权之失殊不可以数计。且将来依兰、方正、临江等府县地方日形繁盛，则下游航业必远胜于上游者数倍，如能招商制造大轮，纵多至数十艘，亦无虚舟虑也。

依兰府巡警于上年成立总局。在城外西南隅稍北有分局一处，共计马巡二十名、步巡五十名，由商会每月出钱二千八百五十吊以充经费。乡巡四区：加木斯为一区，马巡十名，步巡二十名；大砬子为二区，步巡三十名；土龙山为三区，步巡二十名；钓鱼台为四区，步巡三十名。该府地方辽阔，各区距城均在百里以外，巡警为数无多，不敷分布。只以荒地半未开辟，民户星稀，筹款维艰，只得徐图推广。乡巡经费出于垆捐，每地一垆捐钱一吊，地方尚安静。惟江面时有盗匪，入冬结冰后尤形不靖，商旅苦之。水上巡警之设亦要图也。

巡警局员多未合格，亦由边地人才难得、薪饷未优之故。宋丞春海暂行代办局务，教练所甫经成立，操法多未娴熟。至邻巡则尤属腐败，地方辽阔，耳目不周，控告案件因之迭出，当经严飭德守认真整顿。现调之警务长王锡普已到，屡次接晤，示以机宜，应即会同德守悉心筹策，方可期有进步。

旗署协领异常清苦，十六佐俸饷尤属无多，旗民亦鲜富室，亟宜妥筹生计，垦荒种田实为第一要义。惟三姓荒务每多窒碍，一经开放，则有地主出头，妄兴阻力；乃既担任，地主又不实力垦种，以致蒿莱遍野。其意似在保护旗产，不知实乃放弃官荒。积习太深，牢不可破。王铁珊观察行将临莅斯土，勤政爱民，众情当为一变。

八月二十一日由依兰府乘轮，二十六日  
至临江州，计水程七百二十里

加木斯系依兰府东界，停轮调查。该处居民二千余户，有烧锅二家。旗民生熟地三万余垧。步巡二十名，到岸点验，诸不合格。巡官张镇西，人尚明白。民人李国卿等联名呈控前巡官常海多收垧捐，并有底票钱文之说。虽在省时已经飭派方正县菜令确切查复，兹又面加诘问。据称，常海素不安分，招集无业流民补充巡警，肆意妄为。依兰定章，生荒概不纳捐，常海则不论生熟，共收捐款三万余吊。该处警饷只需钱一万余吊，未免有不实不尽。且每捐一吊，外加补底钱二十文、票钱二十文，且有诬良诈索等事。核其情词，非出于虚。依兰乡巡之腐败，于此可见一斑。惟常海现在府城，一时无从拘究，上年控案，途次又苦无卷可稽。刻计铁珊观察当已到任，备文移请确查核办，以儆贪顽。

查依兰府面积十七万七千五百方里，幅员过广，抚驭多疏。现虽于东面设富锦县，然自府城至富克锦，尚五百余里，佳木斯处其中，东西道里相等。诚能于此添设县治，非徒沿江一带防卫周密，而抚绥控驭亦得如脉络之贯彻。惟东北一隅，地皆榛莽，骤然设治过多，财力实有未逮。体察情形，桦川县应在缓设之例〔列〕。且原奏所勘地位，万山重叠，断非一二十年内所能兴立。不如移桦川县城于佳木斯地方，则一举两得。现在佳木斯为依兰全境最称繁盛之所，先以此为该县根基地，然后迤南逐一开

辟，则势顺而易治，而依兰亦无东顾之虞。

富克锦即赫哲地，原协领衙门归三姓副都统属，今为临江州辖境。赫哲全部男女大小七千余丁口，向以渔猎为业，不习树艺。现在山水之产较稀，渐有务农者。亦间有能通汉文、汉语者。富克锦城距江不远，城南荒地寝多开垦，约有垦民千余户，州属生聚气象惟此一处耳。赫哲人极朴野，种类不繁，疾病无医药，惟以跳神、跪祷为禳解。天痘之害甚大，每有传染，人无老幼均不能免，故伤亡殊多，而种亦孱。医学、种痘等事亟宜讲求，方为保庶之道。富克锦设县，洵为要图。况临江州幅员东西约千里，虽云荒陬未辟，亦觉兼顾难周。东设绥远州，西设富锦县，首尾足资策应矣。或谓富克锦距临江仅一百三十里，若在此设县，距富太近，县界西至加木斯计四百里，则地又较多。且临江所属繁盛之区，全在于此，未便拨出，以致临江复成空地。不如将县治改于迤西之苏苏屯，距加木斯三百里，而富克锦仍归临江府属。所言亦非无见。第富克锦原属旧有专城，现在设有分防巡检，若县治改于苏苏屯，非特与原奏不符，实有舍易就难之憾。且富克锦距临江府一百三十里，县界东面若分三四十里，则临江西界尚有百里，地形非不完足。而该县居东驶〔馭〕西，有登高建瓴之象，最便招徕。如以临江府境为狭，则县城以南可以斜行向西定界，犬牙相错原属自然之势，不必拘于墨守也。

临江州北临江岸，东北距黑河口十余里，地方重要，尤便交通。惟早年人迹罕到，光绪三十二年设州放荒，不收荒价，务广招徕之意已想知。乃三年于兹，全境仅有二千七百余户。虽经放出荒地三十七万余垧，而垦熟者只二万二千余垧，其地之偏僻又可知。署州吴牧勤慎耐劳，尚能办事，惟各项新政限于资力，自难责以完全。州城巡警，现就捕盗营勇五十名改充，规则尚未合宜，飭即作为游巡队。城乡暂【设】区不设局，以节经费。乡巡虽未举办，吴牧现在组织联庄会。新民、悦来、睦邻等镇俱分设

立正副长，按户出人，每十户派一户长，自备枪械，呈明号码，由州发给枪照。核与预备巡警办法暗合，飭其改定名称，俾与各属一律。该处地旷人稀，诸事尤宜加意，垦民远来，自当格外体恤，未便过事诛求。惟巡警乃保民要政，现在不必务为高远，只就已成者认真训练，庶可逐渐推广之。计依兰府教练所已成立，飭由该州挑送十人，附班入所轮流教练，俾免另行筹款。

商务分会董事刘东初等联名禀称：临江辖境仅商铺三十余家，生意素不畅旺，从前未有厘捐，物价尚轻。今年添设海关，由哈尔滨运州货物有值百抽十之正税，又有值百抽五之半税，商家贵买贵卖，销场不免疲滞。若再抽收厘捐，物价更须增加，农民皆受影响。且货物不多，每年捐数不过二三千吊，在公家仅添涓滴之益，而于垦务实有绝大关系，拟请宽展限期等情。查临江并无富商大贾，捐数诚属无几。前经州禀准展缓一年，现已届满，应准据情转请。又称：两江邮船局于五月间派委员来此征收捐税。向来赫哲土著捕鱼为业，而委员于一网一绳无不搜罗。至于船捐，尤为苛刻，往来货船无论矣，甚至极小板船摆渡过江，每开一次辄捐一次。捐数又无定章，自一吊五百文至十数吊不等。屡次有人控告，请速裁撤等情。前在依兰府即闻民间私议，今年创办船捐，船户异常苦累。路过富克锦，赫哲人等亦言鱼税苛细已甚。推原其故，盖两江邮船局禀请试办以后，未经妥定规章。所司亦未能深明大体。处此瘠土，允宜格外体恤，免致阻遏生机，应即一并据情转请。

八月二十六日由临江州乘轮船，二十八日

至伯力，计水程五百八十里

伊力嘎山系临江东境，下临混同江，山形不高而颇耸秀。登眺〔眺〕履勘。现拟添设绥远州治即在此山之上，颇得控驭之势。其地土质稍薄，气候较寒。现在垦熟之荒不过百十垧，惟种

瓜蔬，殊鮮五谷。訪之士人，金稱地脈寒溼。以余思之，一由人烟稀少，黍谷尚未回春；一由瓜蔬賣給外人，多得價值。農夫擇要種植，亦屬恒情，非不宜于五谷也。

伊力嘎山之東面別名牛馬處，即俄人鑿石納稅之所。此項石礦開鑿有年。上年經俄領事商請交涉司，准由俄商包鑿。先是此地石稅并木樺、羊草等稅，統歸依蘭府征收，每年約差錢萬餘元。今年依蘭府將此稅交出，亟應定章經理。從前依蘭常在伯力征收此項稅款，其意蓋以華、俄各商砍木打草動輒數百沙身稅款，既多在山無錢交納，須到伯力賣出得價，再為交稅。而俄人之入山者，又須在伯力起票。固所以變通辦理，以免偷漏。余謂不然，華、俄各商之取木草，無論若干，斷不能一齊起運。可令先交一起，俟賣出得價，再交二起稅款，方准運出。如其不交，即行止運。稅款自不落空，而商力亦可周轉。至起票之法，亦只須于進山時查明給票，尤屬正當辦法。又何必在伯力辦理耶？

邊界民風淳厚，勝于內地。登岸與村老閑談，至三時之久。語摯情真，頗明大義。外鄰國而內同胞，隱然見于言外。推求其故，雖居華土而舉足即俄境，束縛于俄國苛政之下已非一日。見暴思仁，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查臨江未設州治以前，三姓以下邊地千餘里，為撫治拊循所不逮，厥後雖設臨江一州，仍有鞭長莫及之勢，以致邊境黎民窮無所告。現又勘設綏遠州治，洵屬急不容緩。并聞此次開放街基，伯力華商爭來購領。蓋伊力嘎距伯力僅一百四十華里，伯力稅重而物昂，群愿于此為商貨囤積之后盾。但期善為經營，將來辟商場，立稅關，大江流域之貨物直于此為出口之總束。雖屬荒陬，實大有為之所也。況民情之固結又復如是。徘徊半日，固深惜前日之放棄，而桑榆之收尤不禁引領期之。

伊力嘎以東，地名通江口。通江口者，混同江之南岸有支流斜出于東南，迤邐至烏蘇里江而止，然後會合烏蘇里之正流北



行，与混同江相合。其中间之地作三角形，混同、乌苏与通江环共三面，中、俄耶字界牌即立于此。照咸丰十年旧约，即在伯力之对岸，乃俄人迭次擅移，侵占内地八、九十里。故现在自通江口以下，无论北岸南岸，均非我中国所有。渔猎樵采皆为俄人纳税。查乌苏里江为中、俄天然界限，而尾闾处以通江之支流为界，不以乌苏之正流为界，得寸进尺，俄之谓也。然此处形势，将近于通江口处，两岸山势环抱，作口门。东隅虽失，犹得为第二重门户。设州治以作镇，洵属扼要。且俄之得以潜移界牌者，固深利我无人之境，莫为过问。自今以后无可更施其伎俩。倘能请之外部据约力争，俄人虽狡，当亦无词以对。

伯力地址，踞山之巅，紧临江岸。论其形势，颇与伊力嘎相似。山不甚高，约长十余里，自东南至西北，起伏作山岗五道，最前者谓之南岗，次曰中岗，又次曰北岗。北岗之后，地名下衡口，华侨之居于此者为最多。全埠共五千余户，三万余人。俄人一万七八千，俄兵一万。华人不及万焉。观其构造，似未完全。微雨连朝，街道甚为泥泞。路政之失修，不第中国为然。伯力总督姓温特尔别拉格，名巴曰尔，号非敖多罗维特。署在南岗之首，俯瞰江流，斜对博物馆。院内有台，上立俄探险家莫拉约夫铜像。闻即开辟斯土者，一手持地图，一手持千里镜，正与江口相望，其设心可知矣。博物院陈列楚楚，吴京卿分界所立铜柱在焉。盖庚子之役自琿春辇去者，现已断成两段矣。壁上挂赫哲器物最夥，不论精粗，无一不具。并肖其男女形象，而衣之以衣，其留心于赫哲之风俗、性质，盖有以也。华商会董王峻庵等七八人，带同各商衣冠出迎，代觅寓馆，招待颇殷，挽留小住异域。华侨感情所系，未便过却。二十八日晚，商会十余人联席畅叙，尽欢而散。商界诸人求书者纷集，濡墨挥毫，不觉东方已白。

俄陆军学堂在北岗，重楼高耸，规模阔大。闻其始基甚小，

近渐扩充，盖亦次第而成者。可见其进步之速，日新月异，而无有止境。学生三百六十人。在二三年前，尚只百人耳。讲堂五十余处，均各浏览一周。饭厅、宿舍、浴室、厕所，布置均极完密，惟规则不甚整齐，形式胜于精神也。

商会总董王峻庵言，现在伯力街市，赋税日重，商业即日形减退；此地华侨俱有渡江迁入华境之意，近颇有在伊力嘎地方承领地基者。余甚赞成其说。王峻庵系山东人，边地垦民多半系其乡里。伊言：沿乌苏里江一带，南北七八百里，良田之荒弃可惜。顷闻设官，足资保护，颇思劝集亲友来此垦种。盖深慨伯力商业之不足恃也。峻庵去后，深味其言，可见先王之政薄赋轻徭，民归如市。稍有苛敛，则将去而之他。今古同情，中外一辙。查此荒地，即在呢吗、挠力河等境，现在既将设治，正可逐渐开辟矣。

伯力商会，办事者共二十余人，皆朴实耐劳，纯乎商人本色。惟款不充，诸事甚为简约。赁得屋宇三四椽，一切开支颇属拮据。余至会中，与诸商人叙谈半日。其营商斯土者，都孑然一身，岁杪则囊其盈余相率归家。据称：此处百物俱贵，若有家室，仅足供居处之所用。故皆勤俭自持，始得铢积寸累。可见我华商之坚忍耐劳实为他国所不及。

商会首领叶鹤林者，山东人。前与纪凤台同伙，在伯力经营【商】务，获利最厚，因娶俄妇。耗费甚巨。余起程之前一夕，邀至伊家晚膳。其妇亦盛妆出见。意殊殷勤，而奢糜弥甚。故现在虽尚高楼大厦，颇有外强中干之势。商于斯者，咸以娶俄妇为戒，而携眷成家者更觉甚少焉。

八月三十日由伯力乘火车，九月初一日  
至呢吗口，计陆程六百四十里

由伯力赴呢吗口，沿乌苏里江南行，平原弥望，村屯井井。

近北一带，荒地间有未垦。稍南，则熟地为多，牧厂园林俱见条理。此地开辟五十年，计时却不为久，而比之江东华境，不无后先之判。伯力迤东二千余里，地名庙上，闻与伯力相埒，其处亦多华侨。有金厂三处，系河金、绿金两种，苗不甚旺，殊鲜余利。下此则东海滨矣。第就路经之处，目之所睹，颇可见其组织之一斑。火车迅驶，未及详细调查，良以为憾耳。

沿途见火车两旁林木森然，虽无绝大株干，而茂密殊甚。取以供燃料，则绰绰有余，然勿剪勿伐而保爱之。平日所用木枋，皆在我境领票砍伐，其谋虑之真令人可惊可怖。我今日之贱售于人者，安知将来不贵卖于我？以天然固有之利益，一任其暴弃狼藉而不顾，迨至大利既尽，反而求之于人，斯时之悔悟恐已晚矣！犹忆前月乘轮下驶时，目睹两岸堆积木枋，宽则里许，长则三四里、六七里不等。沿途停泊搬运，以供船上汽机之用。独至伊力嘎，搬运至四时之久，堆积船面，几无插足地。余固心知其自此以下，即入俄境，故于此为预储来回之需乎。吉省森林，富诚富矣，航路之需用如此其巨，而铁路则尤有十倍于此者，诚宜赶紧设法限制，庶不致异日之受困也。呢吗口即呢吗河入乌苏里江处，河在俄境，又名驿马河。江西为我地。现设之税局在西岸山坳。盖此地对岸，山亦临江，与伊力嘎又绝相似。惟华界尚少居民，旅行者无可投止，仍住江东俄栈。由呢吗河乘小舟，顺流行十五里入江，横渡登岸，履勘山势，峦嶂不高，上极平坦，堪设厅治。盖山下地名下水牢，低洼障碍，难冀发达。迤南一带，虽有平原，而距江稍遥，于口岸未免隔远。设官注重边境，则就山布置，又恰与伯力相似。良以此地与伊力嘎均属沿江，近邻俄壤，山水之结聚亦属天然形势，非必有心效仿也。惟临江至呢吗，道途既阻，而呢吗至密山，亦不交通。跬步须越邻疆，良为不便。即如此行，清晨值大风雪，冒雪登舟，晚间归渡已届初更。到乱流处，风舞雪回，船倾桅折，几遭不测。下船复步行泥

中三四里，沾濡及膝。从者俱冻噤不能言。人栈与诸随员大众限〔俛〕炉，为之一粲。然余行较之一肩行李，犹有别也。此等僻远，何怪商民裹足。

呢吗口之称，土名也。呢吗河既全在俄境，未便循此旧名，混淆国界。况现在既经设治，则定名尤应审慎。考大穆棱河之北，有七虎林河，又北，则七虎林河山在焉。皆在现所定之呢吗厅界内，所勘厅治即在七虎林河入江处，似应改名曰虎林厅。庶几名实相符。地处边疆，关系颇巨，慎重名称，亦防微杜渐意也。

访闻密山府绍守任内所禀孙礼堂等聚众毆差一案，该守偏听一面之词，以致群情惶惑，散处于海参崴、双城子等处者百余人，纷纷聚议，或拟赴省，或拟候抚帅过崴投诉。查该处皆属俄境，久聚不散，深恐别生枝节，不如顺至崴埠亲自调查，以覘动静。且密山取道河所，嘱由魁守所派引导，计须初四五到此，故乘空一行耳。

九月初二日由呢吗口乘火车至海参崴，

计陆程七百四十四里

崴埠据山跨海，形势颇胜。就大局而论，较之伯力实有上下床之别。到处周览，堪资考镜。西出街头观海，而西、北两面均在目中。俄员请至埠东观赛马毕，回登北山，入宣讲所小憩，而东、北两面亦经周历。此地开埠于今五十一年，经营构造如此之盛，可见立国不可无远大之规。

柴琴堂观察，广东旧友也。来此公干，适与相值，亦奇逢也。承其招饮观剧。居停主人李景亭亦雅意相邀。到处，华侨颇殷接待，惟谈及崴埠自增税后，商界殊受影响，为之慨然。

呢吗口一案正在查询，适据刘臣等来寓递呈，面述情形，中多曲折。当时屯民之赴税局求保孙礼堂等，未始非原办操切所

致，似与聚众不同。而于福芹在俄界贸易，因练会纠葛，出为调处，亦非过举。绍守谓其依恃通事勾结俄人，于是畏避不出。现经交涉司照会提传。闻其亦在此地，遂令刘臣等带于福芹来见。察其人并非桀骜者流，惟途次无卷可稽，飭其同到密山府，查案办理。联名递呈之人，飭先回屯举代表数人，以备质问。趁此先行解散，俾安众心，而省交涉。

**九月初五日由海参崴乘火车至双城子，  
计陆程二百零四里**

此处华商亦殊不少，寓居商会总理逢学增开设之增兴隆铺内。魁守亦至。详询呢吗口一案，原因复杂。始由练长谢仁才不孚众望，继由税局不善处置，终由绍守未加详查。民户固云无知，然科以聚众，未免过当。于福芹无端被牵，并非首领。魁守亦因案情纠葛，若不及早解决，恐生事端。闻余将至，拟即纠正办法，先将绍守看押之孙礼堂、顾鸿训等送至呢吗口，以期传证质问之便。初不知余已由呢吗口起程也。信息难通，致多参错。若再将孙礼堂等带回密山，屈计途程仍赶不及，遂嘱魁守飭差由双城子乘火车赴呢吗口，告知孙礼堂等于十二日到双城子暂候。于福芹、刘臣等亦留双城子，无庸再赴密山。计余归路，全案集齐，即在双城子一问，免致该民跋涉长途。

**九月初六日由双城子起旱，初九日至密山府，  
计陆程三百七十里**

双城子无华车，雇俄马车数乘，酌留仆役在双城子等候，带同员书数人，裹粮而行。俄疆风俗、土宜得以详为展览。由双城子至倭子德为仁四克俄里十二里，至米海罗夫，华名王宝山六里，至阿卜拉木夫克二十里。初六日住此。由阿卜拉木夫克至果耶夫克，华名沙河子六里半，至夫四特列切那，华名赵老辈九里

半，至和洛利，华名新屯子十五里，至毛老毕十五里，至噶米诺雷巴罗夫，华名红土崖十七里。初七日住此。由红土崖至特洛依次可，华名网房子八里，至依力音可，华名西阳河十里，至卜拉端诺夫克，华名金华高力十八里。初八日住此。由金华高力至诺为诺恰林四克，华名乌萨气五里，至图力洛克，华名快当别十三里，即华、俄分界处，至密山府七十里。每俄【里】计华里二里。

密山府南境，华、俄接壤，以白绫河为界。河小如沟，其水涸处，至无可辨认。询诸土人，据称先是分界在西南五十里，当兴凯湖之正中，曾有卡伦在此，地名曰勿赛气河。其后卡伦既废，吴钦差大澂分界至此，遂立界牌于快当璧地方，距原址五十里，始有以白绫河为界之说。然白绫河之南约三四里，尚有小河一道。据土人云，白绫河者，实是在南之小河。俄人近又占出三四里，强指此河为白绫河，而界牌又复潜移。其东岸龙王庙地方之亦字界牌，亦屡次易。湖之分界即以此两岸界牌为对直线。现在湖权之为中国有者，不过三分之一。国疆交错，既无天然界限以为证据，则应慎保疆隅，设戍守以为备。而从前则荒土弥漫，无人为之过问。现在奏设临湖县，拟即驻扎于此，洵为扼要。南望俄疆，其村屯则星罗棋布。我仅快当璧一镇，烟户不满十家。此虚彼实，诚宜亟切图之。界牌之得以移易者，亦未始非虚空之故也。

俄人之位置村屯也，不极疏，亦不极密，大约两村相距总在三十里左右。从未见有三家之村、五家之集，零星散处而不相团聚者。然村落以内，此家与彼家又必相间数丈或十余丈，为鸡犬桑麻之地。故守望既易，而仍无嚣扰湫隘之弊。向〔闻〕其经营之初，每丁给地三十晌，不收荒价，亦无正供，税则每年仅科本地公益费羌洋四五元。予以宽典，无非为实边之计。村各有长，合十余村则设民官以董理之，井井有条，洵属可效可则。因思吉省边境，多以荒土而设为治地，所放屯基，大可举以为法。随告

魁守善为经营，民可使田，不可使知。异日种种之便益，悉皆于创始之初植其基焉。俄民之治生产，实比我华民为勤。屋宇乏尘埃之积，田园无蔓草之滋。半椽老屋，数亩闲田，亦无不秩然有序。所过各村，地异情同，殆亦教化之潜移，积久而成风俗。问其生计，无甚富，亦无甚贫。盖地处偏隅，转输不便，终岁所获，无处可以销售。地产所出，取足自给而已。然其农事之发达，不得不归功于提倡之力。凡各项农具，每有所睹，即下车而与之研究，无一不甚形便利。又于沿途所见风磨（借风力以旋转者），悉皆废弃。询之，乃十年前之旧物。盖自火磨发明，而风磨即退处于无用。可见日新月异，时时而改良焉。农民守之，士大夫导之也。惟人多嗜酒，几成为普通性质，稍有余利，悉为曲蘖所丧败，斯其弊俗耳。

途经俄屯，以红土崖为最大，华商亦不少也，地濒兴凯湖。闻铁轨未通之先，凡外来货物取道乌苏里江入兴凯湖者，以红土崖为总汇之所，然后四出分运，故市面颇为繁盛。近来改就铁道，而轮运货物仅供本地之用，每年夏秋间，不过开行四五次耳。

入密山之道有二，均约四百里。一由呢吗口，则自东北而至西南；一由穆棱河，则自西南而至东北。然皆山径崎岖，为荒陬未辟之所。此外则自南而北，沿兴凯湖边，由双城子或四站进者，皆俄壤也。以驿程计，俄境较近（由双城子至密山共三百一十七华里，由四站至密山共二百九十二华里）；以道路计，俄境又较平。然假道邻疆，转使我固有之正路愈日弃于荒芜而不治，不徒利源外溢，而于国体亦殊不合。沿途与魁守悉心研究，呢吗与穆棱两路比较，虽荒僻相等，而情形各有不同。盖穆棱河为铁路经过之所，虽近边疆，犹在内地。呢吗则濒临于乌苏里江之边，倘使绕越江东，仍须道出俄境，欲事修缮，诚不若穆棱为便。且设治委员范炽泰曾募招垦队以经营此路，而至今为梗者，皆在青沟岭之上下七十里，四无人烟，且乏汲水之处，道途之险

熾更无论已。现因经费支绌，招垦队既经裁撤。魁守到任后仍拨队填驻，虽保护有资，而行道之困苦仍不少减。经营密山，诚宜于此为首先注意之事。魁守亦能领会及此，已饬其赶紧相度设法焉。

密山府之交通，固犹有水道在焉。穆稜河山西南横亘而至东北，绵延千余里，入乌苏里江。密山城基附近河边，而适居其中，左右、上下均五六百里。抵密山后，特亲往勘察，沿河步行四五里，河面不宽，多则七八丈，少则三四丈或二三丈不等，蓄水尚深而不利舟行。由于湾曲太甚，往往绕行数十里，而径直之线，相望咫尺。且由密山上溯约二百余里，中流有巨石甚险。现在偶有货物经过，往往起运至岸，陆行四五里，过此石滩，始复登舟。倘能凿而通之，即可畅行无阻。河岸堆积木植甚夥，询系采自桦川，河运至此。盖近年来之新建屋宇，其取材悉赖于斯。惟航利之发达，总须俟内货充盈，方能有所输出。一二年以前，山内粮食全数仰给于外来，本年则所产已足供所用，可见地利之兴日增月盛。但能董劝有方，收效自在不远。且查河之下流，其入江处距呢吗口约三十里。现在俄人之贩运粮食，上则新甸、德墨里，下则三姓、佳木斯等处。近亦千里，远必二千余里，始达伯力。此则由呢吗口入俄境，一苇可航，其利便固不可以道里计。滚滚河流，谓非大利之所在耶？山内食盐甚贵，输运不易，物罕见珍。近来垦民日多，销盐日广，不为预备，即不免有淡食之虞。吉省创办官运，甫有头绪，能将此河即行开通，于盐务亦裨益不少焉。

密山府城基，现即位置于穆稜河之南岸，面山背河，形势甚为不合。且诸山排列，相逼太近，后面河流斜行而向北，亦不环抱拱卫。当率随员及魁守沿城基而步履一周，逐细勘察，似应移至河北，山势水势皆若有情。沿途所见俄国村屯，其位置之得所者，或在山之阳，或在水之曲，悉皆具有深意。查密山于设治之



初，本有建议于河北者，惟南距俄境仅六十里，便于控驭，以省舟楫往返之烦。在当时非不甚是，而现在既设临湖县于兴凯湖边，府县相距亦未免太近。巩固疆隅，南屏已树，诚不妨退处稍后，占全境适中之地位。然街基既成，民亦渐集，姑志于此，以待研究。密山荒地，在吴委员贻菁经管期内，放出十三万七千九百七十六垧八亩三分三厘；蒋委员观焘经管期内，放出六万八千零六十七垧六亩三分八厘；田委员葆绶经管期内，放出八万三千六百十二垧零六分；范委员炽泰经管期内，放出五万零七百七十四垧零四亩九厘，又放学田地一万零零八十垧；绍委员舒经管期内，放出七千九百四十八垧六亩一分。通共放出生地三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九垧一亩九分。升科者虽仅四千四百零七垧零六分六厘，而成熟之地已二万有余。本年垦户较上年多至三四倍。中途所遇迁移入山者，尚有数辈。初九到山之日，借农家为午餐，与农民细谈垦利，据称，地土肥美，密山实足为全省冠，熟地每垧收粮七八石，即本年新辟之荒，所出亦足供所食。沿途察勘土性，俄境虽在密迩，若枯燥而微带白色，终不若华境之膏润而黑，洵天府上腴也。

密山巡警分中、东、西三区，以治城为中区，设巡官一，以统辖三区。绍守任内，共募步巡六十、马巡十名，而民力亦觉不逮。魁守到任时，纷纷求免，不得已，裁去四十，仅留三十名。因地制宜，诚不得以完备政体施之于新荒甫辟之地。惟预备巡警费省而易集，当飭赶紧布置，为乡巡植基础，为民力宽担负。一举两得，事半功倍。教练所亦正在筹办之际。魁守尚能实事求是，濒行之日，为谈终夕，皆愿身任劳苦以经营之。组织新缺，诚非旧制可比，若不具以苦心，持以实力，不为功也。

密山无学堂，绍守任内虽经稟请捐廉开办，而未及举行，且款项亦嫌不足。现又稟请将东荒岗所罚烟土三千余两变价，作开办经费。山荒初辟，民无旧染之习，施以教育，较易成功。自应

赶即创办，务于年内成立，明春即可开课。

**九月十一日由密山府起早〔旱〕，十三日抵四站，乘火车至双城子，计陆程四百一十二里**

仍由原路行至红土崖，改道至四站上火车，可省一日程。盖由红土崖至四站，系邮车正路，甫经修治，桥梁皆新，且每隔一里必立标记。其余邮政，亦可谓慎重经营矣。到双城子，仍寓增兴隆栈。

由红土崖至格留其，华名新木小河子十二里，至热力果夫，华名莫老干十八里，至伯果四拉夫四克，华名夹信子十六里，至格罗结果甫，华名四站十六里，共合俄里六十二里。

呢吗口一案，刘清连、官发玉、谢仁才、刘志桐、孙礼堂、赵文发、顾鸿训、刘文耀、于福芹、刘臣、林惠卿、顾显廷、王官田等，均已到此，详加质问。谢仁才前充该处炮手营头目，办事不公，任意摊派钱文，经屯众辞退，邀出俄界华商于福芹为之清算账目。谢仁才亏款由会先后筹还。其实谢仁才原用各款不无浮冒，屯众诸多不服，而所以认还钱文者，亦为除后累之意。乃谢仁才迁延不退，又复图充本地巡长。屯民孙礼堂等畏其反噬也，不肯认可。适有刘清连等在府呈控孙礼堂等藐法肆恶等情，绍守飭巡官景枢往传，即将孙礼堂等拘留该处税局。屯众二百余人赴局担保，未允，守候一日夜。人数既多，拥挤喧哗在所不免。景枢出为劝解而散，办理未尝非是。第其到府禀复，谓屯民聚众，通事于福芹从中主使，显为谢仁才所摇。绍守未加细查，率行据禀，遂致众情惶惑，几至挺〔挺〕而走险。于福芹避不到案。照会提传，亦且稍干交涉。于福芹今既到案，细问并无别情。先是屯众因于福芹系属商人，邀为代算会账，无非乡邻睦谊。嗣至景委员传人，屯众去保，彼时于福芹正在患病，概不知情。众口金同，应准免议。刘文耀亦系俄界商人，孙景堂等被拘

留之时，伊同屯众前去求情担保，并无率领聚众情事。惟孙礼堂等有无不合，应候到府讯问发落。纷纷求保，究属多事。刘文耀本干咎戾，从宽飭令出钱二十吊，充作该处警费，以示薄惩。谢仁才用心狡诈，取怨乡间，业已退出炮营，以后永不得干预会事。刘清连、宫发玉结帮妄控，毫无实据，与谢仁才各罚钱二十吊。刘志桐身充乡约，不能妥为调处，显有偏袒，革差，罚钱十吊。孙礼堂、赵文发、顾鸿训、刘臣、林惠卿、顾显廷、王宫田虽无聚众殴差重情，惟不能镇静，遇事妄动，亦各罚钱十吊。联名递呈人崔甸奎等二百七十四名，或则率行要求，或则互相攻辩〔辩〕，亦应略示儆戒，庶戢嚣张风气，每名各罚钱一吊。此项罚钱共四百三十四吊，统俟设治后呈交厅署，作为开办巡警经费。以个人之赎金归本地之公益。分别情节轻重，俾愚民各知畏法，而并不予以难行。全案数十人均崩首于地，欢呼〔呼〕感颂。于福芹一闻开办巡警之言，情愿出钱三十吊，以见热心公益。此案两造汹汹，几成不解，乃各予以惩处，并无一人得直，转觉人人帖服。可见一理之公，足以革其非而合其群。完案之后，众人犹依依不去，送余登车，始各欣然四散。是役也，解决此案，颇可保全多少身家。若或久延时日，再生枝节，则全体商民摇动矣。荒僻之区，抚绥之不暇，何堪令其惊扰？虽在案之人均属不能无过，办法似稍从宽，然或刻舟求剑，无论难期解决，且在邻壤，亦不必大开审判。若使置之不理，更失边民之望，况其事关巡警耶？

九月十六日由双城子乘火车至海林，  
计陆程七百里

途经穆棱河，周围民户六百余家。巡警尚未设立，仅有商民自募之炮手三十名，分驻于下城子、穆棱街两处。查该处为进密山之要道，将来道路大开，往来行旅自必更盛。现为铁路所经，

交涉、民事已觉日形繁琐。且西距绥芬，东距东宁，皆属鞭长莫及。业已奏改知事为县，诚应亟设以资治理。

海林地方，因海林河得名，俗名账房山。此处向无人烟，火车设站，遂成市集。然胡匪颇多，时出劫掠。巡防营凌介亭统领防剿甚力，近来亦尚属安谧。

### 九月十七日由海林起早至绥芬厅， 计陆程六十里

绥芬巡警设总局一、分局二、分所四。总局步巡十名。两分局共设步巡正副长警一百三十二名，加以员司夫役，通共一百八十九员名。月支薪饷公费银一千八九百两。四乡尚未设立。专以城巡计算，警数不为多，饷数不为少。办理将届二年，成绩毫无所睹。深恐或有他弊，命将岗兵一律暂撤，听候点名、阅操。虽未短少额数，而内容、外表俱不足观。绥芬为宁古塔旧治，纵不能称十分繁盛，而与甫经设治之所究属大相悬殊。况穆棱、海林等处皆为轨道所经，商旅云集，交涉繁多，亦复玩愒因循，不图保卫，教练所及乡巡、预备巡警概未举办。当将李丞记大过三次，勒限两个月一律组织完备，仍将城巡实力整顿，以观后效。并即亲自邀同绅商妥议办法。当时众论全以为创办之初，拟将城乡两处分别责成奏功，或能较速，恳请暂照吉林府巡警章程，另设四乡警务长。随即公举巡防左路帮统祥贵堪胜此任。查祥贵系本地旗员，向来办事勤能，颇孚众望。当即面告李丞，速即拟章妥筹办理。

自治研究分所业已成立，学员定额三十名，旁听员十五名，以六个月为毕业。预算额支、活支经费共银一千八百六十九两、钱三千九百七十一吊。尚未筹有的款，现系暂假旗务学堂发商生息之款，先行开办。

塔城钱法本形窳败，近日市面陡起风潮。本月十五、六两

日，以商帖换官帖，每吊须加钱七百文有零。十七日稍觉平定，商帖价值系在一吊六百左右。推原其故，系因上年广成公号息借官帖，发行本号钱帖以利周转，民间尚属信用，不期漫无限制，前后共出商帖三百余万吊。本年春间，由省派员赴塔设立官帖分局。原因该号出帖太多，深恐不可收拾，乃迭经勒令收回，尚有二百五、六十万吊之多。该号无钱应付，遂致众情惶惑。详询李丞，据称商会总理孙彦卿主持破坏，事愈棘手。初犹未信，旋经探得其中原因，盖由春间脚捐一案，该总理与李丞反对，极思扰乱大局为泄愤计。再则该总理开有火磨，广成公近已开设火磨，互争胜负，有两不并立之势。在该总理之意，推倒广成公，则火磨可以独占利益，而广成公适又自取失败。该总理利在生事，于是商民均受影响。查该总理孙彦卿系属教民，本不满于众望，万不能任其煽动，致碍大局。当其进见时，即为反复告诫，与之筹商办法。谈到火磨，伊即痛诋广成公不应再开，嫉妒之意见于言表。随嘱李丞及官帖局委员等，广成公前事固已铸错难更，现在患发，目前允宜力顾全局，不可因私害公，各存意见。彼时适据旗民两属三十二乡正联名公禀，求借官帖，恳请维持。随即批饬李丞，会同商会妥筹办法。

### 十九日由绥芬厅起旱至海林，乘火车抵一面坡，计陆程四百里

一面坡为火车所经，民户虽仅百余家，大半系造筑铁路时到此佣工，流寓于此。铁路工竣，惟借小本以营生业，而人类不齐，词讼甚多，且往往案关交涉，颇形棘手。相距县治一百四十里，虽驻有巡检，而官阶太小。将来尚应改设县治，划五常厅东面未放之地就近管辖，则一切垦务、林业、交涉、清盗等事均易治理。

二十日由一面坡起旱，二十一日至  
长寿县，计陆程一百四十里

长寿县系烧锅甸子巡检改设，原名蚂蜒河。光绪十三年患水甚大，予于冬间奉委散放赈粮，周历四牌，仅三千余户。嗣于二十年，在宾州厅任内，值中、日起衅，各属防兵纷调前敌。该处僻处山内，向为盗匪麇集之所，亟筹捍卫以补空虚。又三至其地。二十一年，复往勘放余荒。目击民生之困苦，据情力请于将军延准将荒价一律免缴。至二十三年春，放荒报竣。是时，民力虽得稍纾，尚不能遽增繁盛。城基以内，不过百余家，因建议修城，迄今仅十年，民户十倍于昔。顷间调查，城内外有一千三百余户，全境共一万二千有零。可见设官修城，影响于生聚者，诚属匪鲜。当时城垣工程，请派徐经历启经监修一切，布置皆其所为，办理甚为合法，至今商民犹感念之。昨过乌金蛮、阎家烧锅等地方，与旧日村老共谈往事，二十年如一瞬，光阴迅速，直令人可惊可怖。

长寿巡警，城内马步巡长警共五十三名，设岗位十二。城外分生、聚、教、养四区，各设区长一、正副巡长各一，各区步巡略有寡，总计共一百九十二名。常年经费约需市钱八万三千吊，由县属纳租地按亩抽收。该县民户尚少，成熟之地仅五万一千余亩，所收警捐勉强敷用，故办法亦甚为简略。当将就近区长及城内巡警逐一调验，形式、精神均尚不能完备。教练所甫经设立。赵令办事尚能实心实力，经费支绌，洵属为难。而求全之法，惟有将预备巡警赶紧设法组织，方足以资辅助乡巡之职。大要在于御匪，而地方愈僻，防卫愈应从严。该县东南一带，山深林密，尤为宵小出没之所，万勿因其荒僻，不加注意，以致贻害全局。因即剴切谆嘱实力行之。

在途访闻该县巡警张有奸占民妇，设计价买为妻。到县查

询，知已早经斥革。随即飭传到案，详加研诘。据供，伊价买史性有夫之妇，系因史姓无力养贍，情甘卖休。经该妇母家张姓主婚，伊出身价钱一千余吊，立有休书、婚帖，并无奸占情事等语。然此案业经访查明确，难保非恃无质证，希图狡赖。且同时飭传该革警夫妇两人，而本妇张氏避匿不到，显有别情。自非传集人证，难期水落石出。巡警违犯法律，尤应从重科断，当将张有严押，札交宾州厅移送地方审判厅集证质讯矣。

该县第三区巡长崔凤亭，巡警邓文玉、王寿山等，于本年二月在金沙河屯地方王连才店内打尖，因口角细故，将王连才母子二人肆意殴打，虽经由县薄责，未曾斥革。在途访明后，到县提问。据供系在店内见有烟具，王连才不依盘诘，以致殴打等语。查身在警界，无论因公因私而动辄逞凶，已属违犯法律。况营警恶习，往往打尖、宿店不给分文，乡民畏之如虎，幸而免祸，已属喜出分外，决不敢相与争论，自召祸端。此等事故，偶有访闻，即使痛加惩治，尚恐不知戒惧，断非薄责所能了事。当即一并严责，斥革罚充苦工一年。

赵令面称，有民人孙玉山、裴翰臣抗捐申讼，无所不至，怨〔恳〕请提讯。随即检阅卷宗，传案质问，供词愴恍，刁狡异常。当查该县学捐、警捐，以及乡约化公费等项，卷牍俱存，班班可考，此外并无别项捐输。孙玉山等全系私心揣度之词。且查孙玉山原籍山东，在长寿虽有照地五六垧，并非殷实粮户。裴翰臣执持李茂春地照，冒充本地民人。细检档卷，三十四年份学、警各捐，孙玉山、裴翰臣名下并未交纳，其为有心抗捐，更属不问可知。当堂讯斥后，仍飭赵令查照原案分别发落。

九月二十三日由长寿县起早，二十四日

至方正县，计陆程一百一十二里

方正县自大通改设后，于本年四月移驻于方正泡地方。因旧

屯，而又拓展街基，故有旧基、新基之分。未及半年，民户铺店之新增者四五十家。各处迁来尚络绎不绝，城基以内，版筑大兴。然自长寿至方正，经过之地尚系荒多熟少。考其土色腴润而黧黑，因知地非不美。其所以积年废弃者，良由荒僻太甚，匪类众多，虽有沃田，莫或之顾。是以一经设治，遂有相率偕来之概。并查其与依兰府往来道路，不足二百里。中间约有百里水淀、山林，不通车马。地名曰大罗罗蜜、小罗罗蜜等处，森林甚富。前日在依兰时，面告德守，亟应设法开通。兹又详询荣令，据称拟两头合修，较易为力。惟此地都属方正，而极东之界域直至牡丹江止。牡丹江即在依兰城外，诚非由府会同督修，未免多延时日。盖此路一通，非徒二百里内之荒地皆得尽辟，而驿骑往来，亦可无须绕越江北也。

方正巡警尚在创办之际，城乡合计仅二十名，局长系司狱巡检兼办。另有由宾州划分地界，拨警一区，尚未接收清楚。现在所收警捐，共计公田、局头等熟地三千一百垧，零民荒界地一千九百三十四垧，每垧抽钱一吊五百文，通年不过七千吊有奇。现维赶紧组织预备巡警，犹可稍资补助。此外，有劝学所一处、自治研究所一处、初高两等小学堂一处，逐一考察，悉皆规模初具，草创未完。

### 九月二十五日由方正县起早，二十七日至宾州厅，计陆程二百五十里

宾州为旧治地，十余年来，蒸蒸日上愈兴盛。沿途所经，如高丽帽、夹板站等处，今昔情形，其繁庶不啻倍蓰。厅城以内尤称盛焉。凡百新政，厘然备举，可见民物殷阜而文明之进步益速。逐一观览，良觉欣然。城内师范及高等小学，即菁华书院所改。昔尝与诸生衡文于其间，今复重莅其地，以观诸后生锐志向学，感情尤觉倍切。是日集于堂内者一百二十名，各级程度皆有



可观。因为诸生详曲演说，勤勉交至，并各赠以奖章，以留纪念。旋观巡警教练所，共计学生八十二名，品格之整齐，规模之严肃，亦为他处所不及。一并制章奖励，鼓舞精神。李丞之新组织者，则尤有罪犯习【艺】所、农林试验场，创立均尚未久。而习艺所内之纺织、缝纫、制蜡、石印四科，成绩俱已灿然。试验场则须俟春融方能从事种植，而拓地、建屋，布置亦具有条理。李丞之尽心于新政，诚属可嘉，而地方之发达，亦见一斑矣。

宾州巡警分宾、阿二局。隶于宾局者，城巡马步二百二十名，四乡马步巡警七百六十五名。自方正起程后，所过向阳川、腰岭子、高丽帽、夹板站、庙岭等处各乡巡，随时节节考察，均极整肃。访闻李丞时常下乡，故弊窦尚少。城巡操法颇为娴熟，内容、外表可谓两全。查其员弁巡长之得力者，如巡官王崑、陈式桐、富勋凯，警局科员袁德荃、萧路思，稽查员刘向乾，教练所所长张翰卿，马巡队长赵连科等，分别给以五、六品功牌。巡士则犒以酒肉，以资激劝。又有督操官庆海，教练有方，办事勤谨，业经保有职衔，当先存记，俟汇案请奖。

访闻宾州满井巡警有为匪情事，到宾后查询。此案系于七月十四日，匪首郝泳胜等同伙七人抢劫马架子屯朴姓，枪毙事主父子二命。当经李丞查有满井马巡唐明洳同行上盗，飭拿到案，交审判厅讯供不讳，并经巡防营拿获伙匪王泳胜，据供相符。嗣因检察厅探访王泳胜与唐明洳有挟嫌误扳之说，正在访查，未能判结。予于途次，因事关巡警，业已一再探访，情节确凿，当即知照审判、检察两厅提问。唐明洳〔洳〕一一承招。核其月日，于七月初二日在满井补充马巡，十四请假二日，私出行劫。种种不法，非立正典刑，不足以资震慑。即飭宾州厅李丞移会审判厅请令处斩，并将警务长及区官分别记过、撤差。伙匪王泳胜系普通盗犯，仍由审判厅照章详请法办。长寿县有所谓司法巡警者，系即从前之署内班役，而改易名称。前过长寿县时，即为赵令言

及，袭取巡警之名，行其班役之实，以讹乱真，班役之害未除，巡警之名先损。昨日果有民人王金福呈控长寿巡警，当即传讯。即系司法巡警用其班役旧时之积习，鱼肉小民，无恶不作。可见裁革吏役，诚惠民之善政，改其名而存其人，岂名改而人亦改耶。除飭长寿县赶紧革除外，此案亦札宾州厅提究矣。

**九月二十三日由宾州起旱至阿什河，  
计陆程一百三十里**

在宾州起程时，有民人杜青山呈控双城乡巡萧伯珍等以枪械借给盗匪，轰毙伊母及妹、女四命。察阅呈词，案情重大，深恐一经批示，该警等或致闻风远扬。当将此意面谕杜青山，一面密电孟守，不动声色，立将通匪之萧伯珍等拘案严押，并先传齐应讯人证，以便到双亲审。

阿什河城巡，设总局一、分局二。员弁长警丁役共计二百七十九员名。四乡分七区（阿什河全境八区，缘宾民、宾人两区地小而近，合而为一），马步巡长警暨官员共四百一十一员名。予在宾州时，先期亟飭将四乡区官一律调齐到境后，逐一考问。因在途访闻城乡巡官长等实力捕匪、办事勤奋者四人，一为城内西局巡官张鸿陞，一为宾明区马巡长朴凤鸣，一为宾庆区马巡长阎治宾，一为宾庆区步巡长满英，分别查取事实，并询诸警务长潘锡璋，尚属相符。擢满英为巡官，余皆赏给功牌有差。查阿城警务，办理尚为完备，四乡预备巡警已按照区域广狭酌定数目，共挑一千九百名。该警务长拟有简章，规划尚称精密。惟此事关乎全省编制，应归划一，当即通飭各属，因地制宜，各陈办法，然后汇核订定，通行遵守。

到境之日，本城居民杨春林家被盗。六人分持刀棒入室搜赃，踢伤事主，劫去银饰三件。岗警闻声赶至当场，拿获张泳春一名，余皆逃遁。即将张泳春提案讯问，一一供认不讳，核与事

主杨春林所供各节亦属相符，确系正盗无疑。宾州厅李丞随行在阿，随即派令督视行刑，请令正法。缸窑居人赵和在阿境广庆路过，被红旗屯游民孙德抢劫财物。报由巡警局伤警那玉山等，带同事主将孙德拿获到局。旋经巡警徐殿臣为之脱罪。孙德岳母傅佟氏允出钱二百五十吊，未付。齐才、徐贵为之引线，史露峰、马奎五均有受贿情事。予在长寿途中即经访问〔闻〕，一面派员密查，一面密饬阿城警务长潘锡璋，先将案内人证一并先行拘押。到阿后提问数次，孙德即〔既〕不承认为匪，傅佟氏仅认事后酬情，并未行贿。齐才虽认受虚赃，而供亦狡谰。徐殿臣、史露峰、马奎五均供并不知情。质之原拿人那玉山，供亦含糊。总因事主赵和业经回家，均恃无确证，而情节支离，非澈究不可。当将全案人等一并札交李丞带回宾州，速传赵和到案，质问明确，以成信讫。

宾庆区巡官陈鍾嶽，前充城内西局巡官，于本年八月，因巡警与西关小学堂学生关庆福口角，将学生扭至局内。彼时警务长因公赴哈，该巡官不知约束巡警，擅将学生斥责。查其平日恣意冶游，不理局务，并于八月初借查烟为名，至隆德客栈肆行搜检。种种乖谬，非严惩不可。撤去差使，追缴文凭，交宾州厅罚充苦工一年。又东局巡官张云沛，与陈鍾嶽同在妓院宿娼，一并撤差。夫禁烟事宜，往往协同巡警，借资弹压，而巡警遂若有查禁烟土之责。沿途访问，查烟骚扰等事指不胜屈。当经行文通饬，以后关于禁烟各事，如非由该分所传知巡警会同前往者，不准专事干涉，以杜流弊。

访问宾明区巡长王振标有庇赌敛怨情事，传案责革，罚充苦工二年。

### 十月初三星乘火车至滨江厅，计陆程九十里

阿城事毕，原拟即赴榆树，因杜青山控案必须亲加查究，滨

江厅警务长王玉麟新委不久，不知是否胜任，遂循铁路先到哈埠。先是在阿城时，访问该处巡警陈连仲、张品三声名甚劣，八月间与小学堂学生互殴，有已革巡警李盛林同在其内。李盛林向场内有小阎王之称，系属积年盗匪。陈连仲、张品三与之结队联群，同在争殴，恐系一流匪党。旋又有人控告李盛林、张品三等上年曾经抢劫小荒沟崔姓、鄢姓等家。随即传提陈连仲、张品三，反复诘问，坚称并无不法情事。惟李盛林早经革退，难保不恃无佐证，有心狡避。遂将陈连仲、张品三发交李丞带回严讯，一面密访李盛林踪迹。比至哈埠，经阿城警务长潘锡璋将李盛林在哈拿获。当即提问，仍无确供。复电阿城警务局至小荒沟传取事主崔永升前来辨认。据称并不识面。核与指告各节殊不相符。究属有无为匪情事，一并交厅查办。滨江巡警前次经过时，将警务长戴继昌撤差，改委阿什河巡警局总务科长王玉麟暂行接办，瞬已月余，又复调齐校阅一次。该局长新奉派充，尚无错误。惟哈埠地当冲要，诸事繁重，王玉麟人本无他，未免有汲深绠短之虑，随飭滨江厅何丞留心考察，再定去留。

十月初五日乘火车至双城厅，  
计陆程一百二十里

杜青山案内九区巡弁萧柏珍、郑锡禹，巡警刘治臣、周祥，人证李凤阁、王自城、于春、连城、邢福和，并事主杜青山等，均经孟守分别提传到案，细问情形。此案凶盗王海，即王盘脐，伤毙杜青山一家四命之十三里枪，即郑锡禹之枪。全案人等均已无可隐饰。惟其中原因，各供闪烁、支离，殊多可疑之处。萧柏珍、郑锡禹谓枪械子母寅〔寅〕夜不知被何人窃去。查该分所人数众多，枪在屋内，焉能无端被窃？其可疑者一也。巡长萧柏全在厅前供，八月十七日午间，房东周姓喜事，请巡警人等到房东院内吃饭，看守无人，以致枪械失去。而郑锡禹现供，系是夜

间伊等睡熟被窃。两供不符，其可疑者二也。萧柏全谓午间失枪，何以各警饭后回所皆未查知？直待天明王洛六来所报案，始知无有。且如果被窃，无论午间、夜间，当时应如何惊怪？嗣后应如何根究？乃竟不动声色，至原枪主连城索枪，甘认包钱。事隔多日，并未访出一点风声，寻出一点下落。其可疑者三也。八月十七日执更之周祥、姜起升并非应行轮班之人，郑锡禹何故派此二人？周祥与王海系属姨亲，姜起升亦梨树沟人，与王海素好，且有周祥自愿执更之语。其可疑者四也。报案之后，厅飭缉拿王海，巡长萧柏全问明李凤阁，知王海行踪不过数处，分投搜捕。其派周祥，如无别情，必系因其认识王海面貌。乃王海明明在王自成家，周祥竟入邻家闲话，致令王海脱逃。其可疑者五也。王自成住房相连两家，东邻孙景春，西为空地。周祥等由西而来，经过王自成房外，相距不远。王自成西屋南窗上下洞开，王海与孙景春正在此屋西墙下地柜上并坐吃茶，周祥等在外亦当窥见。即不然，孙景春在屋招呼周祥，周祥问〔闻〕声之下，一经回顾，眼光直达屋内，贫户蜗庐，将有何处可以藏躲？刘治臣言伊曾见有二三人在屋，周祥与之鱼贯而行，何未之见？其可疑者六也。刘治臣谓并不认识王海面貌，亦不知王自成住处，其情不无可原。周祥与王自成既有亲谊，焉能不知其门？就令未曾到过，此次奉派捕盗，确有指定地所，必当于屯外先行探问明白，岂有仅隔一家，过门不入之理？即孙景春相邀，如果实心缉盗，则一见孙景春，必当先问王自成住处，岂有先入孙家闲话之理？其可疑者七也。李凤阁、王自成两人与王海一亲一族，且王海常在两家闲住，杜青山并不指其有他，而于郑锡禹等一口咬定，言己〔已〕访查明确。郑锡禹等虽不承认，而词气之间，时形张口结舌。其可疑者八也。综核情形，郑锡禹、周祥二人最关重要，萧柏全似属次之，萧柏珍又次之。刘治臣随同缉盗，似不知其底蕴。乡约于春似有扶同徇隐情弊。李凤阁、王自成不知王海

为匪行凶，尚非有心匪纵。端倪业已毕露，若待王海到案再行质究，时期殊难预定，余已〔也〕未便久停。案关巡警，亟应认真究办，电请督、抚宪提省发交提法司审判，以昭慎重而免枉纵。

十月初六日由双城厅乘火车至石头城子，  
计陆程一百二十里

石头城子为新城府巡警第七区。查新城全境乡巡，历任均未整顿，虽具巡警之名称，仍是练会之旧习，索诈苛扰，无所不为。上年冬月考察到郡，即经严飭陈守切实规划。彼时警务长赵光甲到差尚仅数日，情形未能熟悉，随将因地制宜之法一一详示，令即通筹全局，改弦更张。盖原定之区域过多，额设之巡兵过少，散漫难稽，首尾不应。而粮糈所出，仍系从前练会经费所定铺捐、餉捐，糅杂紊乱，亦未有划一章程。直至本年四月，金守到任后，始布置为之一定。以城内为首区，四乡划为八区。首区巡警九十名，余均步巡三十，马巡二十五名。月需薪餉局用钱二万二三千吊。现定每垧捐钱八百文，尚属不敷，由该守另筹弥补。新城地多平原，诚以多设马巡为宜。是日，金守已先在该处调齐临近各区巡警，逐一考验。虽招募未久，操练尚未驯熟，而人马强壮，布置整齐，颇有可观。沿途探访，缉捕甚为得力，盗风为之戢然。

巡警通匪，凡为练会所改者，固属事所恒有，而新城则尤甚。迭经电飭金守严密访拿。兹据面称，业已查获四案。一为井字牌练长刘广喜接济匪首扫北子母，掳抢事主刘英、苏义、焦凤鸣等家，绑票分赃。一为榆树沟区董潘洋泽、巡长苑兆林，纵兵刘昌阁途抢事主由作林马匹，已〔已〕在该区董家内起获原赃。一为社里站巡长陈万珍与著名胡匪李长胜结盟，旋有抢绑红李氏一案，系为该巡长所酿成。一为珠尔山巡长彭连举纵匪抢夺民

女，今夏又复拿放著匪李长胜各等情。随即逐一详问，均已供证确凿。当飭回郡后迅即具文详请法办。

### 十月初七日由石头城子起程至榆树 县，计陆程一百二十里

榆树城巡警共九区。城内总局合中区为一区，马巡四十名，步巡七十五名。四乡分东、西、南、北各二区，统共步巡一百六十名，城巡十三岗，共七十五名。而县署及习艺所各占十名，秩序未免混淆，飭即剔除，仍择要另添岗位。城外向阳泡、四合城为东一、二区，凡十一分所。黑林子、土桥子为南一、二区，凡十三分所。五棵树、闵家屯为西一、二区，凡十二分所。牛头山、弓棚子为北一、二区，凡二十二分所。而四乡八区以外，另有多巡计六百名，均系乡间练会自行筹办，与营队无异。于是有官巡、乡巡之分。余上年巡查至此，曾经面嘱潘令妥为改定。乃其中颇有积重难返之势，亟宜妥定章程，以期尽善。警务长贾溥，学堂毕业，程度尚优，惟由直隶调到未久，情形不熟；四外区域又广，察视难周，乡巡一项，不及兼顾。熟筹善法，惟有分出乡巡，另派警务长，俾专责成。而此差颇难，其人非素孚众望者，未能得力。适据绅民萧逢源等联名稟请，现驻新立屯之中路巡防步队三营管带孙绍先，久在榆属办理防剿，众情悦服，以之办理乡巡，绅民全体赞成。当查孙绍先品行、能力素为远近所称许。余上年曾拟调办吉林府各属乡巡，只以地异势殊，遂致中辍。现经绅民公举于该处，实属相宜。随即面见绅商各界，开会集议，众口一词。爰仿吉林府绥芬厅办法，另派孙绍先为四乡警务长，统归该监督节制。一俟办理就绪，随时体察情形，再为归并。盖该县系属旧治，地大物博，行政较易，而去弊较难。不得不略事变通，以期效果。

先在石头城子起程后，途中访闻有榆树县马巡哨官姜恒昌赴

新城送差，路过该处，在卖货各摊床敛钱，被巡官孙秉彝查知，欲禀金守。姜恒昌畏金守之严峻，给孙秉彝磕头央免，人言啧啧。且似姜恒昌之行为尚不止此者。到县后，据弓棚子民人党徵麟呈控，巡警队长姜恒昌刑逼匪供，诬陷良民等情。提集原被县卷，详加质问。姜恒昌奉县印札查传苑凤山，原无不合。第苑凤山之有无不法，例应送县审理，姜恒昌焉得擅加刑讯？乃八月十六日清晨，到苑凤山家中，因其出外，遂将其兄苑凤祥带去，已属案外牵连。迨至午间，将苑凤山传到。维时郭巡官打仗受伤，在外调养，姜恒昌并未知照巡官，自在广顺店柜房东里屋，屏绝外人，非刑拷问。苑凤山、苑凤祥受刑混供。又复逼令扳出房东党云麟，遂于是晚将党云麟拿获，一并指为盗匪。郭巡官到店复审，苑凤山刑吓之余，在姜恒昌面前不听〔敢〕翻异。惟党云麟迄未承招，郭巡官亦未动刑，全案送县。是郭巡官尚无大错，而姜恒昌之居心殊不可问。苑凤山之为窝主，县卷既无原禀，又无供招，姜恒昌至今不能指其实迹。细究其原因，盖由已决盗匪陈士中曾在苑凤山所看木铺空房住过所致。第陈士中系本街巡警什长刘自盛亲戚，经刘自盛送去借宿，殊与知情容留不同。查该陈士中坐供，并未供有苑凤山之名。何以置陈士中亲戚巡长刘自盛于不问，独拘苑凤山？并将苑凤祥、党云麟均按盗匪办理，全刑木拷，现尚未除。党徵祥谓姜恒昌之诬良，自属非虚。查验苑凤山、苑凤祥两手腕，各有刑伤，皮破血磨两月之久，伤平犹有痕迹，其刑之酷可想。乡屯恶棍所设私刑，有所谓兔子过河者，系用木板橙〔凳〕，一头垫高，将人仰按橙〔凳〕上，头面低下，用凉水或椒水灌其口鼻。受刑虽重，不见伤痕。党徵麟原呈灌辣椒水，即此刑也。又有所谓燕子赴水者，系用巨绳将两手倒背绑缚，悬高离地，如打秋千。苑凤山、苑凤祥等手腕绳伤，即此刑也。现在痕迹分明，当面比对，若合符节，开列伤单附卷。查苑凤山、苑凤祥之认匪供，出于酷刑之下。党云【麟】更



系刑逼被扳。是苑凤山之为匪，且不可靠，而苑凤祥、党云麟之为匪，尤属无凭。检阅县卷，苑凤祥仅有聚赌一层，苑凤祥、党云麟并无别故，且有铺商收〔庄〕户迭次呈保，应即省释〔释〕。原保在县呈存大照飭县发还具领。苑凤山既无为匪重情，应先开去木桡，散带交县复讯核办。姜恒昌虽无勒索情事，惟妄拿无辜，擅动非刑，实属违犯法律，斥革重责，发县监禁五年，以示惩戒而肃警政。仍札县遵照办理，分详备查。

下已有总巡官，何必又用副局长？此等铺张办法，无非位置闲人之计。初不思饷项有限，巡警无几，员弁何用如许之多？汰去冗员，腾出饷款，添募巡警，实行保安，方不虚糜民间膏血。殷颉苏丞破除情面，力为裁减，并通飭各属一体遵照。至于警饷，每地一垧捐屯钱一吊八百文，总局月需银四百余两，五区三十三分所月共需银四千余两，现在收支尚属有盈无绌。

对儿店地方盗匪四海一股，屡次窜扰，枪伤事主之案数起。该处巡长赵喜纶并不认真拿捕，恐有通匪情事，提到严诘，坚不承招。并传知情人孔广路、李德玉、车起贤等逐加研诘。赵喜纶早年在屯设有船房，盗匪四海系已故盗首占中洋队内伙匪，曾同占中洋路过船房，赵喜纶与之认识。此外并无别情。复加探访，亦无别项证据。查吉省积习，凡属不安本分之徒，与盗匪颇多认识，然谓之为匪，却不同行上盗分赃，俗语称为好癫人。每与盗匪相遇，彼此两不防〔妨〕害，俗语称为开面。赵喜纶即此类也。以之充为巡长，居民不免涂炭，殊属可恨。重加责惩，仍交五常厅从严详办。又查对儿店系五常、双城、榆树三处接界地方，四海一股未免此拿彼窜，分札双城、榆树两厅县，会同防营实力兜剿，务获法办，以靖闾阎。

马鞍山、黄岗等处分所现经裁撤，固为节省经费起见，惟该处与该区各分所道路阻隔，呼应不灵，夏秋盗匪颇多。面飭区官播发另为计划，回请警务长妥筹办理。

山河屯巡官宋喜升为人公正，办事尽心，原系行伍出身，长于缉捕，该处地方颇资保护。该巡官前经在营得有五品奖励，应予存记，另行核奖，以示优异。

五常厅治偏于全境之西，东至一面坡二百数十里，其中大青川、大肚川等处山林荒僻，盗贼潜滋。光绪庚子以来，居民鲜得安枕。余至吉林后，初任即署五常，盖是时系光绪十四年。该处盗风在昔虽盛，尚不若今日之居然渊藪，往往一经逮捕，敛迹者数月。予署一年即去任。后闻该处民日迁集，地亦间有开辟者。迨二十六年避乱远徙，盗即乘机窃占。旧日居民相戒，不敢复返。绵延数百里不独荒者愈荒，而旧有成熟者亦复鞠为榛〔榛〕莽。与二三村老谈二十年故事，不觉有昔今之感。惟近年以来，旷野之林木为铁路砍用已属不少，平地大可耕种。倘能招民设兵，则废弃之区，安知不渐臻繁盛？前日过一面坡时，审度形式〔势〕，亟宜添设县治，今观五常之东鄙，亦正有控驭难周之势，则一面坡之经营，洵不仅为密迩铁路、保守主权之一端。

十月十四日由五常厅起程，十六  
日回省，计三百二十里

山河屯地方日形繁盛，似较厅城为胜。该处近接东南各山，垦民来此交易较便。盖地势使然也。

入吉林府界，先期饬知省东北一带乡巡各区官，同到缸窑听候查验。先是余出省时，已饬四乡巡警局长林世瀚、文耆分投下乡，妥为整顿。旋据报告，稍有端绪。复进各区官，面加告诫，统以除弊安民为现行要义。各区官佥称公益所关，仰承谕饬，必当格外振奋。访之民间，尚无骚扰情事。惟款项缺乏，亏饷颇多，而灾歉之余，又难过事追呼。吉林府张守办事尚能尽心，回省后再行妥为筹布一切。

途经被灾各区，举目堪伤。现幸居民渐次安集，冲倒房屋一

半修复。其贫而无力者各投亲友，可望御冬。惟来春仍应体察情形，设法抚恤。

十一月十九日由省起旱，二十一日  
至桦甸县，计陆程二百七十里

自十月十六日回省后，迄今甫逾一月，既将积牍约略清理，而重要之事尤在赈务。彼时棉衣已大致散讫，遂将冬赈及迁民章程一一议妥，并于东北边陲添设府县之所，备举考察情形，陈诸帅座，分别派员补署，诸事就绪，遂即起程。

经过各屯皆在松花江之西岸，今夏水灾所波及者，如口前屯、官马山、老营盘、八道河子等处，虽不若江东之甚，而田地亦大半淹没。详问秋收，至多之处不过五成。新谷价值每斗须一吊一二百文，高粱〔梁〕每斗一吊三四，黄豆则在二吊以外。较之往年，翔贵几及一倍。民力艰难，殊堪軫念。沿途经过，半皆吉林府境。此从前所谓西南路乡巡也。系由民间公举局长，为吉林府权限所不及。又查乌拉街巡警，从前又为独立一部分。上年腊月，余查阅过境，适值饷项奇绌，几有溃散之虞，于是撤去总局，归并于吉林府。前之种种歧出者，章程既非划一，更安望其日有起色？于是日谋更改，至本年下半年而始定一律，责成该府。岂知水灾之后，筹款维艰，即有未经波及者，亦往往观望不纳，遂成无米之炊。前次出省时经其北，回省时绕其东，此次又至其西南一带，无一处可称得力。自更定规制以来，迭经严飭，仍无丝毫进步。虽天时之不偶，而在事者亦不能辞咎也。

先在省城时，本拟于月望前后起程，因病迟滞，至十九日始勉强就道。一经劳动，又复头昏神倦，时时作呕，昕夕遄行，弥觉困顿。

桦甸县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始派员设治。其治地划自盘石者，仁惠、允信二社；划自吉林者，笃行、勤礼、勤治、兴让、

诚忠、博文六社；划自敦化者，遵道、闻道、乐道、宏道、信道五乡。其与吉林府界甫经划定，户籍、地亩均未调查明晰。原勘县治于桦树林子，民户未集，权于官街立设治公所，设治委员李守庆璋即驻于此。统计全境，官街最为繁盛，现有人民六百户。然地多荒芜，盗贼麇聚，将来仍应移驻桦树林，以资控驭。惟细察地势，大江贯彻于全境之中，东有蛟河、漂河，西有辉法河，直达奉之海龙。水道交通转运便捷，善为经营，其兴盛自可立待。

该县巡警仅在官街一处，四乡概未设立，教练所及预备巡警亦均未办。所收警费，除官街铺捐外，惟盘石拨来之仁惠、允信两社可以按响抽收。此外租册均未接收清楚。现在甫经该委员约略预算，面陈办法，当飭赶紧筹备，务期早日成立。

该县学务，设有高初两等小学堂一处，于本年二月开办，额定两等各四十名，均未足额。往观其教育管理，一切尚属合法。此外，尚有初等小学堂一处，学生三十名，亦同在官街。

#### 十一月二十三日由桦甸县起早，二十四 日至盘石县，计陆程一百五十里

途经黑石镇。予于二十年前，曾在伊通州任相验到此。彼时民户仅零星数家，今则俨然成市，且街衢整齐，尤较官街为胜。设官所以为民，而民未环集者尤必设官以为提倡。盘石设治迄今仅八年，而乡镇之繁庶不啻十倍于曩昔。吉林自改行省，已两次添设郡县，边地殖民之计，洵不外是已。

盘石县巡警，城内设总局一处，员弁书记共十一员名，马巡十二、步巡十七名，岗位六处。四乡分南、西、北三区，尚有中区归总局兼领。总共分所十四处，马巡十名、步巡二百名。常年经费约需中钱八万吊有零。县属旧有熟地八万余响，每响捐钱一吊四百文，每年共收十二万余吊。以之抵充警饷，尚多盈余。教

练所于本年八月成立，定额三十名。该县警务办理非不合法，惟周令人太懦弱，驭下稍宽。警务长吴德琳系广西人，情形既不熟悉，又复接差未久。先在途中访得南区巡长谭忠举在乡起造房屋，敛钱唱戏；中区巡长李鸿九误拿良民，私刑拷打，虽经查明，不至始终被诬，而当时不即送县，擅自刑讯，殊属谬妄；又南区巡长罗耀堂声名甚劣。随即一并斥革，以示惩戒。

盘邑南境与奉省海龙、辉南、东平三属接壤，盗匪出没无常，久为民害。先在省时，接奉钦宪密电，访闻巡警有为盗销赃情事。当经派员分投四乡，严密查访。嗣由桦甸起程后，又在途中节节派人密查，并无确实证据。惟有著名胡匪二道江、张振东二人曾在海龙充当弁勇，旋又充过盘石巡长。又有马宗右者，绰号大响子，先为海龙哨官，后亦被撤。为匪之三人者，于两省交界之所，民间皆所熟稔，难免不有秘密窝藏。并据周令面称，两省连界，恒不便于越境拿犯。往往案出于此，而销赃于彼。近在奉界破获三案，其窝主一名董振德，系西安县人；一名高庆福，一名赵幅山，皆海龙府黑嘴子人。奸民庇匪，非合两省会同缉捕不足以清其巢穴。当飭周令亲至海龙等属面商办法，订定过境执据，庶可不时哨探，并电禀钦宪飭知海龙等属一体遵办。

巡警总局书记长刘文汉，访闻有通匪情事，家住黄九观地方，常有外人来往其家，并闻二道江亦在伊家住过。提至行辕严词诘问，毫无供词，遍询左右，亦莫敢举发。惟有发县收押，出示招告。

在桦甸时，访得桦境法必沟地方有高文亮、高青山二人，于本月初被匪劫马四匹。投报巡防营，追赶至盘石境内，见有齐马贩〔贩〕者形迹可疑，事主亦认为正盗。正拟带回，有该处乡董议员孔宪章、百家长张长永等率领多人，声称越境拿人，意拟夺回。即开枪轰击。旋据巡防营帮带赵得胜禀称，情节亦复相同，惟齐马贩未经夺去，业已解交桦甸县署等语。到盘石后，即将孔

宪章等传案质问。供词游移，亦已发县收押。飭即移会桦甸，迅将齐马贩讯取确供。如果实系正盗，则孔宪章意图劫夺，其情形自不問可知。

盘石学务亦甚幼稚，城内设有两等小学一处，原定学额高小四十，初小六十，现计实数不足一半。又于校内附设初等农业预科小学堂，定额六十名，现已第三学期，而学生尚仅十八名。风气未开，已可略见。

十一月二十六日由盘石县起早，二十七日  
至伊通州，计陆程一百八十里

余任伊通迄今垂二十年。从前为往来营口之要道，商务颇有起色。自轨路既通，行旅遂日见稀少，所幸生齿日繁，现计全境将及四万户，需用日增，而商业亦得赖以支持。惟银根缺乏，金融机关甚形阻滞。每银一两计值东钱十八九吊，百物因之昂贵，商人获利亦微。今昔情形固有大不相同者。

伊通州巡警，城内设总局一，员弁长警六十三员名。外分十区，以第一区驻城内，设马巡四十，站岗巡警隶于总局。其第一区之马巡，专为游击之用。四乡九区，各设区长一、巡弁一、马巡二十、步巡六名。地多平旷，诚以多设马巡为宜。张署牧面称，尚拟按区各减四名，加入第一区之游击队内，俾中央之兵力较厚，得以四出巡弋，固亦未始非缘。该州预备巡警业已编定，共得五千七百二十四名。全境区域划为一百四十五段，每段各举巡长一名，以为统率。井井有条，办理颇为得法。余于上年考查到此，即许为组织有方，今则益有进步。良由警务长齐耀瑄系本地绅董，呼应即灵，自属易以借手。且四乡声气较通，多不敢有意外弊竇，亦无大股匪类，民间尚称安堵。可见巡警事宜，但得本地有公正绅董，不必取材异地，其收效洵属较速。张署牧亦能实事求是，毫不铺张，亦难得也。教练所额定四十名，已毕业一

班。惟预备巡警既有五千余名，调练断难周转，非赶紧补充不可。适于是日奉到钦差批示，谓预备巡警不难劝设，难于教练。同一人民，教之则为合格警兵，不教即流为旧日练会。洵不刊之论。当经严飭该州迅即恪遵宪示办理。至区长、巡弁之得力者，有万材、赵绅、齐耀璠三人，各赏五品功牌，而巡警则犒以肉面，以示奖励。周历考察，偶有起色者，见之亦觉兴会为之一振。

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伊通州起旱，十二月初一日至

长春府，计陆程一百四十里

该府巡警，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其初以道员为总办，以长春府为会办。自本年六月始改为警务长，与通省制度并归一律。城内设总局一。城关共分五区，每区各设巡长六名、巡警六十名。地处交通，规模完备。有警卫队，有清道队，有探访公所。到郡后一一考察，办理尚属周至。惟乡巡则不甚得力，匪类横行，盗案迭出。查其乡巡名类已不为少，共计恒裕、抚安、沐德、怀惠四乡及东、西两夹荒，马巡长警八百二十七名。东夹荒地方又复柳条密布，加设步巡四十。因地制宜，非不甚善，而缉捕之不能尽力，实由枪械不足所致。盖乡巡枪械往往借自粮户，遇有警备，各粮户亦欲自保身家，相率索回，遂致徒手无以为搏。警务长陈有璋，办理城巡虽有条理，而四乡情形殊觉兼顾不及，非添设副局长专办乡巡，不足以资整顿。其常年经费，以城乡合计，每年共收七十余万吊，所入尚不敷所出，上年约亏二万吊之谱。若以城内各项杂捐供城巡，四乡地捐供乡巡，则乡巡有余，城巡不足。历年皆移东补西，积至本年下半年，亏短过巨。八月以后，薪饷尚未支发。款项不济，亦未尝不受其影响，本地绅董因此禀揭者屡矣。无论为筹款计，为弥盗计，均应从清理款目入手，遂将巡警局历年账簿一律检齐，酌派随员会同各绅董悉

心核对。予则先赴农安，俾顺道亲自查看乡间情形，以便整理。

该府教练所于本年四月成立，定章三个月毕业。已于八月间毕业一次，计一百五十余名，分发城乡各区，充当巡记长警各差。现教第二班学生，适在冬防吃紧之际，城乡长警均难抽调，另招警生八十名入所练习，亦变通办理之法。其规则、课程均尚合格。

自治研究所系本年闰二月成立，定额五十名。现在程度已及两学期。予到之第二日，举行毕业，因往观礼。附录训词于左：

今为诸学员毕业之日，本司适从省垣按属考查到此，得与诸学员共叙一堂，以覩文明开化之盛典，诚幸甚也。本司此次周历所至，将遍全省，凡所创设之自治研究所，大都成立未久，犹在研究时代。惟独于此，蔚然成材，将以实行筹备。通都大邑固得风气之先，而诸绅提倡之力尤属非细。夫地方自治之名义，近虽沿自泰西，实则权舆中古。周之比闾族党，汉之三老嗇夫，皆所以受成于上，而谋治于下。惟年湮代远，其制度已藐不可考。兹则参自西国，为立宪根荄。民生之经纬万端，而权限分明，厘然、秩然，然足以远迈前古。恭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地方自治乃辅官治之所不及，仍统于官治之内，非有离官治而独立之词，圣训煌煌，尤复于创制中防其流弊。诸学员研究有素，固皆纲纪在胸。本司谆谆不已者，盖望之愈殷，遂不觉词之愈贲。此邦于吉林全省最称繁盛之所，近又辟为商埠，轮轨交通，华洋杂处，凡所以浚民智、卫民生、导民利、除民害以及惠民、便民诸政策，较之内地十倍繁琐，皆当恪遵定章，次第筹备，勿简略而缺民生之望，勿因循而误立宪之期，勿侵行政之范围，致貽讥于异国，勿启官绅之意见，须共济于同舟。本司夙守是邦，感情尤切，偶逢盛集，敢罄其言。固明知诸学员蕴之已深，操之有具，区区之意，实赘词焉。



十二月初五日由长春上火车，至乌海改骡车，初六日至农安县，计陆程二百二十里

途经郭家屯，遇巡防营诚统领带队剿匪至此。匪徒狡猾，兵至即散。访诸民间，诚统领声威甚壮，匪皆闻风胆慑。偶有所遇，剿捕亦颇勇敢。无如忽聚忽散，搜缉不易。且往往兵既过境，匪即潜匿于后，比及通报回师追剿，则又杳无踪迹。此流彼窜，专事游击。洵属无用，非将巡警切实整顿，不足以资捍卫。至匪多大股，巡警之力犹嫌单薄，则预备巡警尤属不可稍缓。现正推举乡董，但尚未一律齐备，惟飭赶紧组织。以巡警为守卫，以防营为游击，以预备巡警相与辅佐于其间，或可稍戢其焰。

该县巡警，城内设总局一、分所四，步巡八十名。又马巡四十名，专设马巡局为游击机关。四乡分十区，每区设巡记一、巡长三、巡警二十九名。惟农心、农身两区各加马巡三十，另立一马巡分局。岁需经费银八万两。教练于本年十月成立，系将练习所改设，定额四十名，六个月毕业。自设练习所后，已毕业四班，甫于十月新招第五班警生。予于上年考察到此，皆前署县李澍思所创设。自寿令到任后，已逾一年，颇能尽心经理，马、步各巡均尚可观。惟境内亦时有盗案。其与长春交界处，尤有大股往来抢劫。当经分飭许守、寿令务须彼此合力，方能杜其窜越。又有蒙古著匪托克托者，自夏季至今，时常窜入，枪法便利，实为异常凶悍。加以地势辽阔，兵力孤单，其毗连蒙疆之所，尤属旷野，千里毫无限制。遂至本地粮户，为保全身家、暂顾目前之计，容留匪徒，事所恒有。此项弊病，固不独农安一处，而长春则尤甚焉。清查户口，斯为正本清源之道。故编练预备巡警，既得以补助兵力，而乡村各户又皆有所稽考，实为标本兼备、意美法良之举。余凡考察所至，罔不悉心注意、谆飭赶办者，盖为此也。农安预备巡警，甫于十一月开会集议，尚未定有

办法。寿令好作新奇，易名为义务巡警，当飭更正，以归一律。

十二月初七日由农安县起旱回长春  
府，计陆程一百四十里

农安在长春之北，县城则偏于全境东南，故由长至农，所过大半皆长春境。余此次往来其间，去时则由铁道至乌海下车，偏行于东，归则自正北而南行，变易道路，以便多方调查。途经赵家店，有大股匪徒于前月十四日住在店内，四出拦截，无论车马行人，一律圈守在店，任意搜劫，骡马银钱抢夺无数。该店言之颇详。巡警力薄，不敢过问。闻之实堪痛恨。彼时寿令亦随行在途，查该处虽属长境，尚与农安为交界相近之所，当即面飭会拿，务期殄灭。余此次全省各属将已周历殆遍，盗风之盛以吉林、长春两府为最。新城府从前亦为盗藪，金守以治盗称，自莅任后，顿觉安静。可见治盗无他法，惟在逮捕之严。虽云饷绌兵单，而新城则何尝充裕？萑苻不靖，不得不归咎于地方有司之不力也。

长春巡警款项业已查对明晰。其城内各项杂捐，每年约收二十七八万吊，四乡地捐，每年约收四十五六万吊。专以地捐供乡巡之用，诚可盈余四五万吊之多。现因枪械不足，盗贼蜂起，倘以此款留备枪械，固亦未始非计。而城巡之亏短甚巨，不得不妥筹的款以资弥补。先是议办车捐，各绅董阻力颇甚。推原其故，该局巡警经费平时出入细数，各盗均未明晰。所入之款，误七十余万为八十余万，以致群疑交起。自经查明，遂无异议。当即邀齐绅董，提议筹捐之法，仍主车捐，以补城巡之不足。惟照原定章程酌量减轻，以示体恤。以后一切款项，自明年正月起，一律归财务处征收。四乡巡警，添派副局长以专司其事。随飭长春府逐一按照实行。

长春巡警款项，初由劝学所总董毕维垣单衔禀控，甫由公署

派查尚未得复，而全体绅界又复联衔禀揭警务长陈友璋列款多端，复派长春检察厅检察长、候补知县孔庆镔驰往密查。迨余到长，先据孔令面禀，所控各款大都未实，虽间有数端事出有因，言之亦未免过甚。余恐未能详尽，一面再加密访；一面接见该绅董，亲自询问。细窥其意，实因款项未明，种种疑窦因緣而生。官绅意见不合，大半亦由于此。此清理账目实为整顿该府警务之第一要着也。

余自八月按属考察，其初次在途者七十日，虽冲风冒雪，不觉劳顿。至二次出省，历日虽浅，而时为病困，每于乡僻处求医觅药，良觉艰苦。重以督、抚宪之付托，虽竭力支持，未敢稍涉疏略。而问精力大非昔比，得以蒞事亦幸已矣！

# 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

## ——对德参战问题

王善中 译 王濂 校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美国对外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的记录了1917年在有关中国对德绝交、参战问题上，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有关外交活动，特刊出供研究民国史之参考。文中有“·”符号者为原书注释。

文件：893.00/2567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3月26日下午10时

时局很不好，由于政界的空前腐败，由于中央政府缺乏政策与权威，也由于亲日派对政府的巨大影响，从而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不满。很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再发生一次革命，或是革命的领导人鼓动的分裂运动，从而导致国家的解体；或是以少年中国运动的方式，推翻反动官僚和帝制派的统治，来支持黎元洪总统和国会。唐绍仪和孙中山曾策划过：由南方的革命势力与亲日派、泛亚洲及一切排外势力联合，进行革命。幸而他们没有什么影响。总之，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目标指导公共行动，人们担心严重的混乱局势可能出现。

如果美国对德宣战<sup>①</sup>，中国很有可能不马上跟随。如中国能利

<sup>①</sup> 美国于1917年2月3日与德国绝交，同日，请中立国家采取同样行动。中国于3月14日宣布与德绝交。

落而迅速地采取和美国类似的行动，这对于中国改善目前处境是一个良好的机会，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将更具有独立性，而国内进步的护法派的地位也将更加巩固。

文件：763.72/4568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5月11日下午7时

中国可能发生严重动乱，国务总理<sup>①</sup>赞成宣战，但国会坚持首先改组内阁，以便防止被敌对份子所控制。总理拟解散国会，但总统反对。昨天，受雇用的暴徒袭击了国会，增援部队正开往北京，如果国会被压制，革命将不可避免。我告诉总理，使用违反宪法的手段，会产生有害的影响。英国代办也作了同样的说明。

当前，各国又谈起向中国再作领土完整、避免索取领土及特权的保证之事，为了发表一个声明，以便澄清局势与消弭疑窦，我已与日、法公使及英代办讨论此事。他们和另一些公使们正在向各自的政府电报请示。这时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对中国国内局势将产生有利的影响，或许能为总理同国会提供一个和解机会。

我希望您批准这个行动，并建议与其他各国政府特别是英、法和日本政府讨论这一局势。

芮恩施

文件：763.72/4568号

### 国务卿致驻华芮恩施公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5月14日下午5时

① 指段祺瑞。

您的五月十一日下午七时电悉。您的步骤已获得批准，我将同英国大使讨论这一局势。

蓝辛

文件：763.72/4861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5月23日下午9时

我五月十一日下午七时电谅已收阅。总统和国会竭力坚持反对总理，上星期全体阁员除一人外均辞职，军事会议星期一休会。今天总统下令免去国务总理的职务，任命伍廷芳代理总理，参谋总长王将军<sup>①</sup>已受命负责地方军事和警察事务，一切将取决于总统挑选什么样的人进入内阁，之后，决定赞成参战的问题可能得到解决。这期间，地方上很有可能发生骚乱。

芮恩施

文件：893.00/2579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5月30日下午8时

河南、山东、东北三省的督军及安徽督军倪嗣冲宣布，如果不解散国会，他们就要断绝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山西也可能仿效。举足轻重的张勋将派代表来京调停。担心不服从的督军们正在策划对抗活动，虽然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迫使黎总统下台，但黎总统对下一行动尚未作出决定。

芮恩施

文件：893.00/2582号

<sup>①</sup> 指王士珍（1861—1930）字聘卿，河北正定人。

### 驻东京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日下午11时

关于段的下野，此间有些当地报纸，包括《读卖新闻》发表社论说，北京美国公使馆曾与中国内阁秘密联系。《日日新闻》刊登这一谣传说：美国公使向总统提供二十五万元（中国大洋）作为反对前任总理之用。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对新闻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国在幕后操纵，日本对此表示遗憾。昨天早晨，五家报纸刊载从北京发给编辑部的同一电报，说内阁正设法通过美国公使馆与摩根财团代表谈判一笔二千五百万元的借款。

惠勒

文件：893.00/2581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2日下午6时

目前，全体北方军人集团联名反对总统，并加以威胁。总统对这些不满情绪，摆出一付和解姿态。但这种态度反而助长了这些军人们反抗的胆量。如果总统被军人推翻，南方无疑会兴兵打仗，结果中国将分裂。当前看不到任何和解的基础，尽管列强的斡旋可能会挽救这一局面。

芮恩施

文件：893.00/2581号

### 国务卿致驻华芮恩施公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4日下午3时

您的六月二日下午六时电悉。兹将通知中国外交部的原件转

知您。原件如下：

“美国政府对在中国发生的纷争深表遗憾，诚挚的希望立即恢复平静与政治统一。

中国对德宣战，或者继续与其维持现状是次要的事情。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和继续其政治的统一，并沿着民族发展的道路前进。在这条道路上它已经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步。

对于中国的政体或所有的执政者，美国的兴趣仅在于从友谊出发能为中国有所助益，但是美国极为关心的是中国能维持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而此刻诚挚地希望中国为自身及世界利益计，立即消除派系斗争。各党派、各方面人士都应该重建一个统一的政府，使之在世界列强中取得名符其实的地位，但由于内哄与不和，而无法达到上述情况。”

如果可能，请通过非官方途径，把上述意向告知反对总统的军方领袖。

本院向英、法、日等国提议向中国作出内容相同的陈述，以便中国把恢复全国统一和维持国内和平，作为中国自身和对世界的首要任务，其他的国际关系问题应放在第二位。

蓝辛

文件：893.00/2581号

### 国务卿致驻法沙泼大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4日下午3时

2313号，请照原文传达给法国外交部，原文如下：

得悉中国发生严重的党派分裂，美国政府深感遗憾。兹向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提出，美国方面拟请法、英、日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作出与本电报内容相同的陈述，即对中国出现的派系不和表

\* 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已发给驻伦敦与东京美国大使馆。



示遗憾。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首要的是中国能维持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此外，美、法、英、日政府还认为，中国对德宣战与中国的统一及和平相比，前者实居于次要的位置。同时还希望明智的意见获胜，恢复和睦。这对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蓝辛

文件：893.00/2582号

### 国务卿致驻东京惠勒代办（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5日下午4时

您的六月一日下午十一时电悉。本院昨天对《日日新闻》记者发表声明，否认您转引的该报和其他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您应该提请外务省注意，该省政务局长的讲话，纯属毫无根据的猜想，美国政府对一个负有责任的日本官员竟然制造偏见来反对美国深表遗憾。

蓝辛

文件：893.00/2584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5日下午8时

由于害怕革命党人会扣留电报，外交总长<sup>①</sup>请求把下列电报转给中国驻华盛顿公使。

“倪嗣冲和某些督军出于私人目的反抗中央政府，正派兵包围北京。中国正面临着国家分裂和商业破坏的危险。南方各省是忠于总统和国会的。商人和市民对这种反叛行为极为愤慨，秘密要求蓝辛国务卿和威尔逊总统发表声明支持总统。伍廷芳。”

芮恩施

<sup>①</sup> 伍廷芳时任外交总长。

文件：893.00/2586号

### 驻伦敦佩齐大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伦敦 1917年6月5日下午10时

6368号，您的4916号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电悉。罗伯特·塞西尔勋爵<sup>①</sup>在答应给一个正式或最后的答复以前，他要求召开一个会议。他个人的意见是赞成联合发表一个声明。他认为中国的参战问题虽然次于其国内统一与和平，但中国的参战将在战后贸易关系上给德国以沉重的打击。他还认为德国担心在贸易上的完全孤立的处境，这将是导致德国同意和平的有力因素之一。

佩齐

文件：893.00/2587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5日子夜

由于对目前行动事前没有任何准备，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要求我向总统转达下述的呼吁：

鉴于目前危险的形势和叛乱督军的态度，我诚挚地请求威尔逊总统，作为全世界民主与宪政主义事业之保卫者，在美国对中国态度问题上，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即强烈支持黎元洪总统是中国合法的元首，而所有西方国家都依靠他来保护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在这样关键时刻，一个来自美国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无疑会起作用，会使守法的人团结在黎元洪总统的周围，并可挫败督军们的嚣张气焰。

此外，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同协约国特别是英、法两国协商，因为美国对英法两国无论在财政上还是道义上都有

<sup>①</sup> 罗伯特·塞西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外交部长助理，次官。

很大影响。吁请他们在对华问题上立即采取与美国相同态度，并且明确指出叛乱督军原以为协约国会支持他们，这纯属空想。现在的危机有分裂国家和长此破坏贸易的危险，如果要美国政府邀请参战的结局，不致使中国落得象在希腊或罗马尼亚那样不幸的下场，目前采取迅速行动是必要的。

尽管处于叛乱督军们的威胁中，国会仍在首都履行职责。南京的副总统<sup>①</sup>不支持督军们的行动，但由于他目前的处境，他不能积极反对这些督军。所有南方各省都忠于总统和国会，并痛斥反叛的督军。全国商界和平民中也没有一个阶级或阶层愿意支持反叛的督军。

芮恩施

文件：893.00/2586号

#### 国务卿致驻英佩齐大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7日下午5时

4946号，您的六月五日下午十时6368号电悉。本政府了解到中国参战的重要性。但是内战分裂的中国将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目前的叛变似乎将推翻这一共和国。以参战作为推翻共和国的口实，将是最大的不幸，也违背民主的信念。看来急需进行调解各派系间的斗争。

蓝辛

文件：893.00/2599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8日下午10时

<sup>①</sup> 指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省河间县人。

您的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电悉。措词相同的一些材料我已提交内阁。今天，外务次官告诉我，从北京来的机密情报表明，那里的发展并不令人吃惊，反叛的督军并未认真地计划任何军事行动。他说，外务省相信一星期内事情将会由于强制性的调解而获得解决。今天《朝日新闻》发表从北京来的电报说，本月五日美国公使遵照华盛顿的指示，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上述美国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声明，外务次官对此表示惊奇，他认为如果这一报导属实，那说明此事在日本政府答复我们提议之前已经做了。

惠勒

文件893.00/2600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9日正午

我的六月八日下午十时电谅已收悉。今天报纸对芮恩施公使致中国的通知一般都表示了不安，视为是干涉中国近来的内政，并认为是美国驻华使馆又进一步作出令人不愉快的行动。外务省答应考虑我们的提议和发表一个措词相同的声明。

惠勒

文件893.00/2581号

#### 国务卿致驻法沙泼大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9日下午6时

2338号，我的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电谅已收悉。本院诚挚希望法国政府给予合作，相信这样作能促使中国消除分裂，并使中国与协约各国合作共同抗德成为可能。

美国政府得悉，反叛的军人声称得到协约国的同情。这一提

\* 同样的电报致美驻伦敦大使馆。

法不好，因为这样很可能使我们失去中国人民的同情。本政府认为，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行动同一切煽动反抗合法政府的行动分开。实际上，同德国断绝邦交，首先就是由国会中党团和合法的现政府坚持提出的。

国会党团仍然希望与协约团联合，但是坚持有个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内阁，以便防止利用局势来削弱或推翻民众拥戴的政府。如果推翻现政府的叛乱成功，恐怕内战即会随之而起。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也会一无所获。

美、法、英、日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张必需和平解决分歧，无疑会促使和解，重新联合各派支持协约国。

请速予见复。

蓝辛

文件：893.00/2599号

### 国务卿致驻日惠勒代办（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9日下午6时

您的六月八日下午十时电悉。驻华美国公使六月五日的行动，是按照回答该使关于时局的报告所发出的指示办理的。深感遗憾的是，分裂已经发生，希望明智的意见将会占上风。该指示指出，本政府对于参战问题的见解是：参战比较国内和平来说是次要的，但同时应予以指出，在列强采取一致意见之前，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不能认为是先期干预或是阻止与列强的合作。

蓝辛

文件：893.00/2601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9日下午11时

总的局势并非不利于和解，因为反叛的将领中有分歧意见，其中头脑较为清醒者不赞成采用暴力手段，同时美国政府的声明增添了和解的力量。现参战问题已暂告沉寂，逐渐让位于纯粹私人派系的斗争，而正是这一斗争一开始就鼓舞了革命党人。当前张勋将军已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由于总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邀请了张。张已抵达天津，他的二千名军队已先抵京。张担任仲裁的角色，在最后一招中他要求立即解散国会。总统显然是失望和动摇了，其地位也显见削弱，虽然他似乎还有机会联合北方将领反对一般害怕而又憎恨的张勋。张打算明日到京。

张的声名狼藉的军队的到达，使这里的人们疑虑重重。现有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外交使团是否要向中国政府照会禁止调来更多的军队，要知道这样多军队的到达是不必要的，而且还会引起骚乱。

芮恩施

文件：893.00/2602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11日下午2时

在我和日本公使的谈话过程中，他的推论使我完全洞悉了在这关键时刻日本的对华政策。虽然仅在两个月以前，日本反对政府军驻扎铁路沿线，可是他们现在却说，任何反对张勋的土匪式的军队或是东三省总督的土匪式的军队进驻都是不合时宜的。目前已有二千东北军驻扎在日本人保护铁路地段上的滦州。

日本公使说，和平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张勋的调解。众所周知，张勋的成功将使南方发动新的革命。

日本公使还说，取消国会是需要的，因为事事受到国会阻挠，什么事也办不成。

事情很明显，在北方的革命分子成功后，日本将给政府以贷款，希望在没有国会阻挠的情形下能得到一些特权。

美国政府的照会是对现政府的支持，日本报刊把这一行动描绘成为一种干涉。本使馆的行动是一贯把驻在地的政府当作合法权力机构，但从来没有做什么干涉之事，也没有对反对派方面有力人物的挑动表示任何敌意。您的照会是非正式的通知了现政府，并得到现政府的良好反应。

芮恩施

文件：893.00/2604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1日下午11时

昨晚收到您六月九日下午六时电报。今晨我把其内容通知外务省次官，他说，显然是日本政府误解了美国政府对这事件处理的意图，他说他所感到遗憾的是：当美国提出建议时，日本没有事先得到这项通知，而且在实际上相同的通知已经正式提交中国。外务省以为，美国并无意借此通知来支持一方而打击另一方，但行动的实际效果确是如此。而且已被北京的某些政客用来加强总统的地位。内阁明日将讨论此事，我建议如果同一提议被英、法接受，请打电报给我，以便告诉外务省。

今天《朝日新闻》刊载该报驻纽约记者一份电报，据说是国务院公布六月八日致中国的照会全文，照会大意如下：

“中国是远东的中心力量，如果因为各党派的争执而引起革命的动乱，日本将派兵去中国保护它的利益。一般疑虑德、俄间很有可能单独媾和。为了阻止俄国的独自媾和，日本迟早会代表协约国派兵前往东三省。保持远东和平是必要的。日本在国内拥有大量军队，且不敢轻易调出，旨在防止远东发生任何事变。如

果日本利用中国的动乱机会派大军进驻东三省，那就可能引起协约国的误会，因此维护和平是急需的，美国政府对此深为关切，因为美国希望日本能随时派遣军队进驻东三省。”

我已向外务省指出，这照会的所谓全文不能置信，因此我要求授权给我予以完全否认。

惠勒

文件：893.00/2604号

### 国务卿致驻日惠勒代办（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12日下午6时

您的六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时电悉。美国致中国的照会完全没有《朝日新闻》所载的所谓美国照会中的字句，这一照会完全是捏造的，并可能是故意的。兹授权你予以否认，促使外务省注意此事，说明本政府对发表这样一个不实的声明万分遗憾。

据芮恩施公使报告，美国的照会得到中国支持与敌对党派的称赞，效果是好的。

蓝辛

文件：893.00/2610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2日下午6时

《朝日新闻》今日在社论栏中讨论了该报昨日报导的所谓美国致中国的照会，其他报纸因昨日未予报导，因此今天的评论也较少敌意。批评集中于美国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美国的意图。一般报纸基调认为：美国的行动不顾日本在华的地位和日本政府对华局势的严重关注，因而美国这一行动不能不置之不理。

有迹象表明，外务省正在利用这件事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



美国保证要实际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优越地位。

惠勒

文件：893.00/2607号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12日下午8时

此间的日本报纸和日本报刊驻北京的通讯人员，正在加紧散布各种报道，说本使馆正在积极进行干涉总统与督军间的争执。这些显然是受指使宣传的代理人，依靠刊登的报告及采访的记录，来设法使人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传闻：即我与总统策划阴谋，甚至由我付出大量金钱，用来促成段总理的下台；还说我曾设法安排秘密大借款，用以协助总统党羽；甚至还说我未经国务院授权便私自将声明转致中国政府，事实上就是您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的电报。

这些宣传的目的，旨在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并借此激起此间其它协约国政府代表对美国的不信任，以便能够阻止这些代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不与我们完全合作。

我谨要求您考虑，如果这一宣传正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我们就易于采取适当的步骤予以纠正，至少对于最明显的讹误予以纠正。

芮恩施

文件：893.00/2607号

**国务卿致驻华芮恩施公使（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13日下午6时

您的六月十二日下午八时电悉。本院于六月五日、九日、十二日电我驻东京大使馆，否认并更正日本报纸上发表的类似您提

出的那些虚构事实的传闻。本院认为您应采取步骤，使北京传播的虚构事实的声明的影响得到消除。

蓝辛

文件：893.00/2608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3日

东京今天首次发表了上海报纸刊载美国给中国照会的全文。评论表明情绪有了显著好转。并有人秘密告诉我，日本外务省在为此事作出努力。今晨，外务省次官告诉我说，报上所传日本正在起草一个“抗议”，是没有根据的。今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通知，都将采取友好的态度。

惠勒

文件：893.00/2613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4日下午1时

您的六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密电昨夜收到。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外务省正式发表的否认《朝日新闻》所传虚构情节的声明。我听说各报已接到通知，注意对美国照会一事不能再作出进一步的不利的评论。

惠勒

文件：893.00/2664号

### 日本驻美大使馆致国务卿（备忘录）

日本大使馆 华盛顿 1917年6月15日递交

日本政府仔细考虑了美国代办本月六日的照会。贵代办在该照会中由美国政府提议：日、美、英、法等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作出同样的声明，强调在中国维持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中央政府的重要性。日本政府高度评价这一提议的特殊见解，同时希望借此机会向美国政府保证，日本政府在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上，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关切。但是，日本政府惋惜的是，日本政府认为目前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这方面的提议是不合时宜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争执的双方都急切地期望能以不借助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局势并不象一般谣传的那样令人完全失望。总之，目前中国内部正在努力进行调解争端，这一调解并不能证明已告失败，而且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在目前中国内讧阶段，必须明确一点，任何外国的干涉，往往会增添中国敌对双方的疑虑，结果害多利少。

日本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上具有特殊的利益，若中国事态发展趋向严重，日本肯定将遭受比其他各国更大的损失。日本政府一贯坚持基本上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所以在当前的危机中，应谨慎地避免对中国政府作出任何表态。日本政府相信，在目前时局发展难以判明之际，不干涉的态度对日本以及其他各国是最有利的。坦率地说，日本政府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参加所提议的共同对中国政府的声明。

斋藤

文件：893.00/2617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7日下午11时

昨天，外相在元老院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有关美国致中国照会问题的质询时说，鉴于日本对中国内政所采取的不干涉政

策，向中国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一事，日本与美国有不同的想法。并已将日本的想法通知了英、法两国。英国方面已经同意了日本的意见，即在此关键时刻对中国提出照会是不适时宜的，日本相信法国也会这样做。自从美国的建议提出之后，中国事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据我所知，英国的回答已由日本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现在报纸的评论是相当友好的。官方传闻，石井子爵<sup>①</sup>将得到命令，再次就中国形势问题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会谈。

惠勒

文件：893.00/2618号

### 驻日惠勒代办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大使馆 东京 1917年6月18日下午4时

外相今日交我一份日驻美斋滕大使于六月十五日递交国务卿的备忘录。币原先生<sup>②</sup>告诉我，今晨收到斋滕大使的电报，从中得知，国务卿表示极为赞成备忘录中的深意。币原还说，从最近中国发展形势看来，他认为过去所建议的共同对中国作一相同措词的声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惠勒

文件：893.00/2645b号

### 国务卿致惠勒代办\*（电报）

- 
- ① 石井菊次郎（1866—1945），曾任参赞、外务次官、驻法大使，1915年任外相。1917年以特使身份赴美，同美国国务卿蓝辛签订《蓝辛——石井》协定。
- ② 币原喜重郎（1872—1951）1915年任外务次官，1919年任驻美大使，后任外相、代理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首相。
- 同样的电报已致美驻北京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6月19日下午4时

本院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电谅悉。英、日已经拒绝我方所建议的对中国发出照会。法国还未答复。日本通过这里的大使于六月十五日发表口头声明，宣称日本与中国有着政治与上经济上特殊的密切关系。这一观点是前国务卿布赖安承认过的，布赖安还曾说明美国在中国的活动从来不是政治性的。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确认布赖安的声明，并要求美国政府再次作出保证，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布赖安先生照会的内容已于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三日电报告知，稍后本院将另通知您对日本目前这一要求的回答。

蓝辛

文件：893.00/2662号

美驻英佩齐大使致国务卿 6426号

美国大使馆 伦敦 1917年6月19日

阁下：国务院一九一七年六月四日下午三时的第4916号电报已收悉。电文中就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事态，提议英国与美国政府共同发表声明。为此敬附上英国外交部于本月十四日给我的备忘录副本，对我过去所提出的情况已有了回答。

备忘录除第一句外，已全部在我的六年十五日下午二时第6470号电报中报告国务院。

佩齐

附件：（英）外交部致美驻英佩齐大使

英国国王陛下政府充分注意到大使本月五日递交的备忘录，其中转达了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就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态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英国政府自然想到要从同情的观点去理解美国方面的提议，此无待赘言；还想到只有从实际利益出发才能满足美国

政府的愿望：特别是在英、美两国需有相同的精神来对待的某些范围内的事情更是如此。

关于具体的问题，英国政府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是否宣战问题为国内更大的危机所掩盖（事实上宣战问题是造成中国混乱形势的直接原因），从中国将来的繁荣和国际威望的恢复来看，中国最终的统一和中国是否参加协约国方面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协约国方面正在为全世界的自由解放而作战。

美国政府还认为，中国的参战首先是要为中国的自身利益而打算，而且就英国政府来说，倘若因美国的提议突然赋予中国参战的重要性，那么这一行动将和英国政府过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是不一致的。

再次，英国政府还认为，中国混乱的政治局势不需要英国政府采取任何步骤，不使英国驻北京代表在今后形势发展中感到为难。英国政府还认为，在现在形势下发表一个声明，将被认为是对目前北京政府的敌对党的轻蔑，而正是这一敌对党为了参战问题一直与政府在交涉之中。假若段祺瑞和他的同伴一旦上台，段政府很难与英国政府恢复到以前那样彼此友好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即令撇下德国问题不谈，英国政府表示——当然这只是从英国政府的观点出发——过去英国政府从来不赞成介入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且遵照惯例，即令在中国内乱时期，不管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何，一向采取平等地对待各派的作法，现在假如将若干年政策突然改变，采取不同以往的对华政策，即采取支持一方蔑视另一方的作法，势必会扩大中国的内部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深感惋惜的是，虽然他们在原则上和美国政府没有什么不同，而双方所欲达到的目的又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在目前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英国政府希望和美国政府合作，但英国政府仍相信在目前形势下，对于英国来说，避免采取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作法，是比较稳妥的，也更加符合英国政府在

华的传统习惯的。同时，英国政府深信，在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态上，两国政府仍将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商拟定两国共同的政策。

外交部1917年6月14日

文件：893.00/2663号

### 美驻法沙泼大使致国务卿5456号

美国大使馆 巴黎 1917年6月20日

阁下：六月十七日2190号电报谅已收悉。依照您六月四日及九日2313和2338号的电报中的指示，我已分别照会美、法、英、日四国政府，提出了您的对华意见。现已接到法国外交部的答复，特为转告。兹附上副本及照会的译文二份，译文已在电报中转达。

沙泼

附件 译稿

法国外交部长致美驻法沙泼大使

外交部 巴黎 1917年6月14日

大使先生，阁下本月六日的信已收到。上次会谈中，您提出目前由法、英、日、美四国向中国政府作出内容相同的声明：对中国的新内讧表示遗憾，并希望见到一个统一的负责的中央政府得以重新建立并能维持和睦。

您本月13日的信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您又重新对我解释了美国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的观点和动机。

美国政府的估计，实际上是可取的，现在中国反叛的军方还在声称属于协约国。为此之故，不宜将目前军方的行动视为对现存政府的反抗。同时支持中国政府的国会也抱有同情协约国的观点，唯一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多数人同意的内阁。但令人担心的是

如果军方得胜，内战将随之而来，这样对协约国在中国的事业将没有什么好处。

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协约国发表一个措词相同的声明，将会产生很好的结果，使分裂停止，使中国所有派系重新联合成一派，内讧变为统一，这对协约国的事业是有利的。

我荣幸地告知阁下，早在本月九日，我已通知法国驻美大使谒见国务卿蓝辛。法国政府准备联合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作出一项建议，即劝告中国作出努力防止纷争，并在中国对内外关系中实现和睦。

随后又指示犹塞兰先生增添一个意见，我将指示法国驻华公使注意，遵照向中国提出建议的精神，提出如下见解：

阁下在这月六日的信所提到对中国政府参加对德宣战是属于次要的问题这一看法，我不能认为过于乐观。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以下的提法似乎更为恰当：“即如果协约国继续认为中国参战具有实际意义，那协约国首先是要重建中国的秩序和和睦。因为这在列强看来，这才是中国采取对外行动的必要前提。”

而且，我还指示法国驻美大使向国务卿蓝辛先生说明，如果对中国的该项建议能实行的话，那么也应该邀请意大利参加这一行动。意大利在大战中实际上是一个协约国，意在中国的利益促使他也应该参加这项声明。

自从我通知法国驻美大使上述意见之后，我已获悉，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并不赞成您所建议的行动。但是根据犹塞兰先生本月九日的电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说，美国也不愿再等待，单独采取了上述的行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重申保证法国政府与贵国采取一致步调时，我请求阁下再度考虑本月九日法国驻美大使受命向贵国国务院所作通知的含义。

康波



文件：893.00/2625号

**美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23日下午5时

从中国各地来的报告表明，美国的照会强调把国家统一的需要置于各党派之上，用以促使各党派和解，已经起了一定的效果。

芮恩施

文件：893.002627号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25日下午1时

您的六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电悉。我向您提出下列的考虑：日本大使暗示，在一九一五年，国务卿布赖安曾承认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美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已能由日本支配。不管布赖安先生对日本如何友好，当中国自身已成功地抵抗对其基本主权遭受侵犯时，布赖安肯定不会承认中国成为日本保护国的这一个现实。甚至在当前如果公开这个要求，也会在中国激起暴风雨般的愤慨。正值欧战方酣之际，允许日本在中国便宜行事，如果这个机会被不公正地利用了，相信总有会受到清算的一天。日本向美国要求的，远远超过了欧洲列强实际所能让步的，因为这是一个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优惠和占有主要统治地位的原则性问题。

这样一个承认，如果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照会的后果所引起，这涉及到一个国家放弃了既定的国策，也涉及到放弃通过一百三十年的成就而获得的地位，还涉及到对一个友好国家的背叛。这表明日本人的手伸得过长，想在战争期中，尽力达到日本的目的。

美国政府一九一五年五月致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的照会，明白否定现在日本企图添加在早先照会上的所有的含意，同时表明美国可以考虑，由于日本与中国国土的近邻关系，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取得的一些特权。

上述情况只能按照一种特殊地位的意义来认识，而不能认为含有保护关系的意义，从而限制中美外交往来的自由。实际上，无代价地让日本开发东三省，就是对日本友好的充分证明。

由于“特殊地位”这个词缺乏明确的涵义，曾被认为一种情况，例如日本可以象俄国或英国，通过特别认可或邻近的领土关系，与中国保持某种关系，使日本有理由关心该处的开发。但这种关心不能扩展成为有损中国的政治主权的任何行为。美国政府的前前后后的声明对此都说得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如果承认这种关系的存在，最多只不过表明对特殊利益发展保持有善意。其中并没有对中国的邻邦设置任何阻碍或困难的设想。照这种意思进行修改或详细说明“特殊地位”，肯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不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也不会对一个友好的国家的利益产生不良的影响。美国早就在中国获得了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向中国提出照会完全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内政，而是意图维护中国统一与主权，在中国的很多其他人士都是这样看的。

芮恩施

文件：893.00/2632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6月27日下午5时

我的六月廿五日下午一时电报收悉。国务院六月四日照会中，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似有这样的保证，即美国打算在中国以

一种友好的方式使用他的影响，也不妨碍居于邻国地位日本的既得利益，但照会绝无限制美国行使独立的外交行动的意思。这样一种善意的表示也许能引起日本方面对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公平、坦白的平等对待。

芮恩施

文件：763.72/6173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摘要）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8月3日上午2时

我的七月十五日下午八时电报收悉。国务总理刚才通知我，内阁已决定对德宣战，冯国璋代总统已接到宣战的通知并予以批准，在实行这一决定之前还须完成各种筹备及安排。

这个政策如此迅速地得到采纳，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为了在宣战以后现政府可以居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把反对派作为叛国者来对待。国会中南方的过激派很可能反对宣战，他们可以借助于通常的理论来进行反对，但当权者是有实力的军人，尤其是在国会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由于一九一六年国会已宣告解散并重新改选）目前国会力量很弱，也没有全国性的重新改选的要求，尽管如此，一般都希望现政府能遵守代议制度的诺言。

冯国璋将军昨日抵京后正式请黎复职，但为黎拒绝，因此冯仍为无有限期的代理总统。现政府代表着政治、军事、财政组织各个方面。由于宣战之故，使冯、段及进步党之间的政治对抗（显然有遗漏——原注）得到了缓和。但是面对着拥护国会的各省的反对，这个国家能否因此而获得统一仍然不定，尽管政府似乎想依靠战争和协约国的支持来促成统一。

日本已借予一千万日元给现政府，作为急需之用，银行及其他成员也将参与。

我能否参加协约国方面代表们有关战争的会议，请予指示。

芮恩施

文件：763.72/6173号

### 代理国务卿致驻华公使芮恩施（电报）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8月4日下午5时

您的八月三日下午三时电悉。您应遵照本届政府六月四日致中国照会的方针行事，如果中国政府对德宣战，您可表示美国政府满意并支持这一行动，即此已足。但是国务院认为您不宜参加协约国公使们有关战争的会议，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您认为可以参加时，必须请示处理。

博克

文件：893.00/2687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电报）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8月9日下午2时

据我国驻广州总领事报告，拟议在广东建立的临时政府不可能有多大指望。我相信当前是维护中国统一的一个较好时机。即使独立的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为了避免国际纠纷，我认为临时政府也可能对德宣战，这就形成了和解的基础。我在任何时候，都在设法使政党领袖们明瞭您六月四日照会中申述的政策。

芮恩施

文件：893.00/2712号

### 驻华芮恩施公使致国务卿（摘要）1598号

美国公使馆 北京 1917年8月24日

阁下：我已收到您的训令，并于六月七日遵照您六月五日的电令，将美国政府的照会递交中国外交总长。

在我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谈话时，我借此机会，表达了美国政府发表这一声明的动机，内容如下：

二月四日，美国邀请中国政府在对德断绝关系方面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二月九日，接到了中国政府完全同意美国政府联合行动的保证。美国政府感到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使不致误解美国邀请的含义，有必要加以说明：美国政府同其他对德作战的国家认为，如果断交一事出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良心和同情所激发，正如中国按照宪法而产生的政府官员和议员们所反映那样，欢迎中国为了人权而参加同美国一起的行动。美国政府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民主自由的原则而战，如果把中国人民通过他们的合法的和公认的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他们生死攸关的参战问题的行动，说成是施加强迫或限制自由所引起，则大大歪曲美国邀请参加的原意，对此则深表遗憾。

伍廷芳博士对美国政府在中国国内最困难时期对中国友好的表示感到满意。美国从来没有公开或秘密地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没有图谋从中国的困境中利用机会捞取利益，而是促使各派注意国家的团结是迫切的需要。

通过两位私人使者即福开森博士和安德逊先生，我把美国政府的照会直接地但非正式地带给了聚集在天津的反对派领袖，提请他们注意。他们也承认美国政府的良好动机和劝告。段棋瑞将军当场说，他对政治已不感兴趣。

中国报纸均表赞成接受美国照会，六月八日的北京日报以此为题发表社论。

与此同时，日本报纸和在中国的日本报纸对美国行动则发出激烈的评论和抨击。日本报纸攻击的要点是：美国在递交中国政府照会以前，应该同日本协商，美国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

干涉。这一情况我已在六月十二日下午八时的电报中报告过了。

中国的报纸一致反驳日本方面的要求和指责。我兹附上“新闻报”六月十三日社论译文，该报社论可作为中国报纸言论的代表。这些社论总的内容表示中国人民欢迎美国的劝告，并且承认这是及时的。中国不是日本的附属国，日本无权要求作出解释。

我相信美国六月七日的照会将对中国公众的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远东的某些欧洲人所办报纸和所有的日本报纸说，照会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照会是想加强一个党派的势力，在中国政治力量的分配上产生直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远东的公众舆论认为上述情况的引起，绝不是激起美国提出照会的动机。

照会良好作用极其清楚地说明，美国政府不愿意利用参战问题使国外的任何势力与党派可以蔑视中国政府 and 人民的自由选择。这就使得每个人在劝说中国人采取战争行动的方式上更加谨慎小心。照会所产生的效果是在中国各省与各党派人们的心目中强调把一切愿望服从于维护国家统一和代议制度的建立这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在这方面照会对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有代表性的中央政府已作出了贡献，并将继续作出贡献。

从各方面都传来了美国照会产生良好效果的消息。驻南方政治中心广州总领事的报告说，广州官员和报纸热烈欢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照会，该照会对中国国内分裂表示惋惜，强调全国统一的必要性。

在八月十二日，我同冯国璋代总统的谈话中，他提到美国照会问题，认为照会对中国舆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中国人民不仅不认为照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且认为它是一个额外的保证。美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不可能受任何方面干涉的政府。

芮恩施

文件：893.00/2700号

### 英国驻美大使致国务卿（备忘录）

英国大使馆 华盛顿 1917年9月3日

日本驻伦敦大使馆向英国政府首席外交大臣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倡议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不鼓励敌对者或给敌对者以物质援助。

英国政府一贯认为，协约国采取上述这一政治方针，有助于恢复中国秩序的远景，为此伦敦已向日驻英大使表示英国政府愿意遵守备忘录中的美国倡议的政策。

西塞尔·斯泼林·拉士

文件：893.00/2701号

### 日本驻美大使致国务卿（备忘录）

（日本大使于1917年9月4日面交国务卿）

中国国内的局势，正引起日本政府的密切注意。自张勋复辟君主制流产以来，国内局势显然得到了稳定，目前似乎没有理由需要保证在中国国内维持一般的和平与安全。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和以进步党领袖合作组成的内阁，开始并不十分稳定，一切似乎要看副总统冯国璋的态度如何而定。冯国璋到达北京，加上黎元洪总统辞职，澄清了这里的局面。根据日本政府的情报，中国的新总统和国务总理显然相信他们的忠诚合作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对德奥匈宣战一事就是这两位政治家之间和睦协作的表现。目前，当一切对德作战的国家肩负着巨大责任的时候，又当中国刚刚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时候，如果中国由于内讧而导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再没有比这个情况对协约国和中国的利益，更为不利的事情了。日本政府不愿预测事态的演变，认为北京的现政

府享有强大的权威，并能够维持国内秩序与宁静。日本政府对任何党派都无意并且没有理由表示偏袒。但日本政府深信，目前重要的是，一切外国列强为了共同的利益，应该真诚有效的支持目前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权力的政府，不要给以推翻北京政府的私人或团体以任何鼓励或物质援助。日本政府满怀信心地希望美国政府将同意上述意见。

文件：893.00/2700号

### 国务卿致英国驻美大使（备忘录）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9月6日

国务院收到英国大使阁下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的备忘录，提到在日本驻伦敦大使递交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就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倡议协约国间以合作的方式来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注意到英国政府已经同意日本大使递交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政策。

日本政府把驻英日本大使递交英国政府的一个类似的备忘录已送交国务院，国务院原则上赞成日本政府的倡议，即与德交战的主要国家立即磋商，找出最好方法，以便能向中国政府提供如日本政府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有效援助。

文件：893.00/2701号

### 国务卿致日驻美大使备忘录

国务院 华盛顿 1917年9月6日

美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贵大使1917年9月4日递交国务卿的日本政府备忘录中所表示的意见，即对中国各个政党无意也没有理由表示偏袒任何一方。日本政府相信所有外国列强为了共同利



益，对目前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权力的政府应该作出真诚而有效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不要给予意图推翻北京政府的私人或团体以任何鼓励或物质支援。

美国政府认为：与德交战的主要国家应立即磋商，找出最好方法，以便提供备忘录上所倡议的有效支持。

# 黎元洪部份房屋土地契约

廖一中 整理

**编者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1911年任湖北新军二十混成协统领。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1916年任大总统次年下台。1922年复任总统，次年下台。之后，寓居天津。1928年于天津病故。黎元洪拥有财富的确切数，暂付阙如。这里编辑发表的《黎元洪部份房屋土地契约》，是根据黎家自行整理的复制文书而编辑的。原件凡五册，为毛边纸复制品，封面分别印有《孝义堂北京天津房屋基地契约》、《孝义堂武昌城附廓各庄田契》等字样的木刻小纸长条。契约分别以“黎孝义堂”、“孝义堂”、“大德堂”、“黎大德堂”、“黎传经堂”、“秉德堂”等名义出现。它包括房屋、房基和土地契约115件，起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止于民国十三年(1924)。从时间和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契约只是黎氏所占房地产的部份而非全部，因以标称“部份”。这些契约，综计黎氏所占房地数量如下：北京王府井大街占地48亩，房屋563间；在天津英租界占有地基12.786亩，旧德租界占地3.712亩，洋楼一栋；在武昌县拥有庄园十余所，计年收租谷4,654石及其它一些农副产品。这些契约，对于研究黎元洪其人以及当时的房产、土地价格与银钱比价当是有益的。

为了减少篇幅，凡契约中有关“自卖之后……”等千篇一律的套语以及中保人姓名等，从第二部分起，一律删节。“一览表”文内分类数目字与总数目不经符合，按原稿未动。

契约中的三份英文文契，为马青莲先生所译。

## 一、孝义堂北京天津房屋基地契约

### 1 北京东厂胡同 北京第1号

立卖房契人正白旗满洲锡龄佐领下良揆，有自置住房三所，座落在东厂胡同，路北接连往东有花园一所，又路南马圈一处及车房一间。东至大街，西至太平胡同，北至翠花胡同。共计灰瓦屋二，一百四十八间半，游廊七十间。内外装修隔断、门窗、户壁俱全，上下土木相连。情愿卖与大德堂门下为业。言明共价银二万两正。其银笔下交足，并无欠少。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竞情事，均有卖主承当，与买主无涉。恐口无凭，立此为证。

外随本身红契一张、老红契一套、白契一张。

中人：江朝宗

立卖字人：良揆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 日立。

中华民国四年大兴县印契，大卖字第8897号。

附：计开东厂胡同房间数目

正宅，计一百二十一间。

正宅东侧屋，计一百零六间。内有车马房十八间，坏。

正宅东花园，计九十九间。

正宅南角屋，计四十一间。

正宅极东墙外屋，计十八间，坏。

正宅东花园东厂胡同对面屋，计三间，空地一块。

正宅东厂胡同对面马号，计二十二间，坏。

以上共计房屋五百一十间，空地一块。

界址：

正宅界南抵东厂胡同，西抵太平胡同，北抵翠花胡同，东北抵童家祠堂及程姓界，东抵马市大街，东南抵董姓界。

正宅东花园，东厂胡同对面，屋三间及空地一块。界北抵东厂胡同，西抵振兴木厂，东及南面抵广丰木厂。

正宅东厂胡同对面马号界大门北抵东厂胡同内，北房抵

宅，西抵苏宅，南抵徐、何、王三宅，东抵王、刘及松园村三宅。

## 2 东厂胡同市房 北京第2号

立卖房文约人董增泰、董增铭，今有自置铺房地一所，座落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东口外迤北路西，门牌由十六号至二十号，铺户五处，共计房屋十四间，并无押租倒价，立有租控，今因手乏，同中人说合，卖与大德堂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洋二千八百元正。其银笔下交足，并无欠少。自立约之后，倘有亲族争竞，重复倒典、指借公私债务以及契据真伪不清，或有他项纠葛等情，均有陈业主董增泰、董增铭承负完全责任，不与新业主相干。为此缮立文约，永远为据。

立卖字人：董增泰、董增铭

中人：王铎、陈占连、刘子云、高竹坪、危钦臣、金奎、俾焮

代笔人：俾焮

随代旗红契一张。

房屋地基四至：东至官街、南至东厂胡同，西至大德堂，北至大德堂。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一日。

民国五年八月大兴印契，大卖字第11832号。

## 3 东厂胡同市房 北京第3号

立杜绝红契房字人内务府镶黄旗景芳佐领下存寿，今有祖遗自置房一所，座落在东城翠花胡同东口内路南，门牌十七号。院内瓦房七间半，空院一处。只因手内乏财，今凭中人说合，卖与大德堂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一千二百五十元正，其价洋立字日同时交清，并无欠少。自立卖字之日后，倘有本族及亲友并他项债务交涉未清各等情争论时，均有立杜绝字人一面承管，不与新业主相干。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卖字人：存寿、崇禄（存寿之子）

中保人：朱玉鹏、陈占连、金奎、雷恒成、夏舜钦、刘文山

代笔人：雷恒成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五日立。

民国五年七月大兴县印契，大卖字第11789号。

#### 4 东厂胡同市房 北京第4号

立杜绝红契房字人内务府镶黄旗景芳佐领玉林、承荫、存朴、存寿、存厚、存诚，今有祖遗住房一所，座落在东城翠花胡同东口内路南，门牌十六号。院内瓦房二十间，小院一块，井一眼。只因手内乏财，今凭中人说合，卖与大德堂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银三千三百元正。其价洋立字日同时交清，并无欠少。自立卖字之日后，倘有本族及亲友并他项债务交涉未清各等情争论时，均有立杜绝字人一面承管，不与新业主相干。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随代旗红契一张。

立卖字人：玉森、承荫、存厚、存朴，存诚、存寿

中保人：朱玉鹏、陈占连、金奎、雷恒成、夏舜钦、刘文山

代笔人：雷恒成

中华民国五年七月五日立。

民国五年七月大兴县印契，大卖字第11790号。

#### 5 东厂胡同市房 北京第5号

契约

立卖房契人铎振，今将右开之住房一所，由中人说合，情愿出卖与黎大德堂永远为业。此房门窗户壁俱全，上下土木相连，四至分明。其价银，眼同中人按照右开数目立数交足，并不欠少，亦无纠葛不清等情事。立字之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竞并重契典押盗卖，以及来历不明，指契借贷官银私债等情发觉，均归旧业主

并由保人负责承管，不与新业主相干。两家情愿，各无反悔。立此契约为证。

卖主：铎振

中人：田福塘

中华民国十一年九月一日，左右翼税务署给买字第1336号。完税108元。

买主姓名：黎大德堂。

不动产种类：瓦房八间，灰房一间。

座落：内左二区东厂胡同十三号。

面积：共九间。

四至：东至□□，南至□□，西至□□，北至□□

卖价：洋一千八百元。

纳税额：洋一百零八元。

原契几张：红契三套，凭单一张。

立契年、月、日：民国十一年七月。

6 不动产登记证明书（见182页）

7 天津英租界房契<sup>①</sup>第1号

立契约人：甲方：雍剑秋（包括本人及其执行人、管理人及受让人）以下简称卖方；

乙方：孝义堂（包括本人及其继承人、执行人、管理人及受让人），以下简称买方。

双方于1914年7月1日协议如下：

鉴于买方给付卖方天津纹金八千八百两（卖方已全部收清），卖方将所有座落天津英国新增租界土地一段，计四亩二分零六毫左右之所有权益，转让与买方永远为业。该段土地西北邻巴克斯道（今保定道）及盛茂道（今河北南路）转角处，南怀德堂张，西至□□□。详细面积按照附红线圈划者。该地原系天津

<sup>①</sup> 原件为英文。

## 不动产登记证明书

登记人姓名	黎大德堂
登记号数	不动产登记簿第四区第九册第226号
收件年、月、日及号数	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收件第201号
不动产之标示	基地实勘47亩9分8厘4毫。座落内二区东厂胡同，门牌1、2号。住房及马号各一所，共计房508间半。
登记原因及其年、月、日	
登记标的	所有权保存登记
权利先后栏数	所有权部第一栏
登记年、月、日	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右证明登记完毕

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京师地方审判厅登记处

天字第5983号

记载员 谢克华

英国工部局于1912年10月9日签订契约，并按该契附图圈划线移转卖方所有。此段土地即由买方及买方继承人、执行人、管理人及受让人永远享有及使用。卖方向买方约明：卖方有全权出让上述土地。买方同意缴付有关该地所有之税款及向该地征收之其它任何费用。

本契约由缔约双方于上述日期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立契人：雍剑秋

孝义堂黎

见证人：郭泰祺

### 8 天津英租界房地契 第2号

立卖地契人张金鉴堂，今将自置天津英租界细米道老电气灯房对过地基一段，计中国亩四亩六分九厘，售卖于黎大德堂名下永远为业。同中言明每亩计行平化宝银三千两正，共计行平化宝银一万四千零七十两正，其银业已点收清楚。自立契之后，所有近远亲族人等，如有纠葛，有卖主一面承当，与买主无涉。恐口无凭，特立地契为证。

外带华洋文老契一套。

四邻东至雍姓，西至细米道，南至李姓、王姓，北至黎大德堂。

中证人：杨敬林 纪子怡 张子谦

中华民国七年三月二号（阴历戊午正月二十日）金鉴堂立。

### 9 天津英租界地契<sup>①</sup> 第3号

立契约人：甲方：天津英国工部局（以下简称工部局）；乙方：黎大德堂，住天津（以下简称租户），双方于1918年10月1日协议如下：

鉴于租户交付工部局之行平化宝银（见第82号旧租契<sup>②</sup>）及租用条件及租户约订之内容，工部局将该局图纸第186甲段之土

① 原件为英文。

② 此契未见。见下列编号(12)“一览表”载此契言明“价值”为银2976两。



地，计九分九厘二毫左右，即附图绿线圈划之土地，租让与租户为业，自1918年10月1日起为期999年。在租期内每年12月31日预付年租行平化宝银十四两八钱八分，签订契约当年租金按比例交付。

租户向工部局约明在租用期间，将按上述指定时间及方式交付租金，并交纳关于上述土地及今后在地上所建房屋之现行及嗣后规定征收之任何捐税。工部局向租户约明，倘租产于本契约期满仍愿续租999年，并交付租金而至租期届满始终遵守履行本契约所规定之条件时，工部局愿将上段土地按照原定租金额及契约条件（包括续租契约）续租与租户999年。

1918年10月1日

天津英国工部局

黎大德堂

#### 10 天津英租界房地契<sup>①</sup> 第4号

立契约人：甲方：天津英国工部局（以下简称部局）；乙方：雍剑秋，住天津（以下简称租户），双方于1918年10月1日协议如下：

鉴于租户交付工部局之行平化宝银（见第82号旧租契<sup>①</sup>）及租用条件暨租户约订之内容，工部局将该局图纸第186段之土地，计二亩八分九厘八毫左右，即附图绿线圈划之土地，租让与租户为业。自1918年10月1日起为999年。在租期内每年12月31日预付年租行平化宝银四十三两四钱七分，签订契约当年租金按比例交付。

租户向工部局约明：在租用期间，将按上述指定时间及方式交付租金并缴纳关于上述土地及今后在地上所建房屋之现行及嗣后规定征收之任何捐税。工部局向租户约明：倘租户于本契约期

① 原作为英文。它是英国工部局与租户雍剑秋的契约。由雍剑转让给黎家（从此契编入黎孝义堂地和下述编号（12）“一览表”内容足资证实）的契约未见，可能是黎家未编入，也可能是按照惯例未立转让契约，而由雍剑秋将原契约交黎保存就算成交了。

② 未见此契。见下列编号（12）“一览表”内载明此契“价值”银8694两。

满，仍愿续租999年并交付租金而至租期届满始终遵守履行本契约所规定之条件时，工部局愿将上段土地按照原定年租金额及契约条件（包括续租契约）续租与租户999年。

本契约系于下列条件下签订：

1、在未取得工部局书面同意前，租户不得将上述土地全部或一部转让或转租与任何第三者。

2、在未取得工部局书面同意前，租户不得在上述地上建筑中国式房屋。工部局有同意或拒绝之绝对自由。

3、租户须遵守所有关于天津及领事区现行及今后施行之工部局规定及一般条例暨所有章程等。

4、倘租户不按时交付租金或不遵守及履行本契约所订之任何条款时，工部局在认为适宜时得以上述全段土地之名义进占该土地之任何部分，而999年租期亦即完全停止。

5、如工部局与租户对契约条款意义发生争议时，须按英国法律指定之意义生效。

双方兹特声明：以上所用租户一词，包括其执行人、管理人及受让人。

本契约于上述所载日期，由天津英国工部局盖印，并由雍剑秋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天津英国工部局 印

见证人：雍剑秋签字盖章

## 11 天津特别区房地契

立卖字人载搜，今有自置地三亩七分一厘二毫，地上洋楼一所，座落天津特别区中街铜人旁，门牌四十二号，凭中说合，情愿卖与大德堂黎名下永远为业。言明价现洋四万二千元正。其银当日交清，并无少欠。在一个月內交房。自卖之后，如有亲族人等争执，均归卖主一面承管，与新业主无涉。此系双方情愿，各无返悔。恐口无凭，立此为据。

外随德文老契一张、信单三张、房图一张、前业主收银据两张。·  
 裁摸老契业已收回，另发新契一张。

中证人：胡人俊、郑颐培

天津特别第一区市政管理局注【册】，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卖字人裁摸押。

## 12 北京天津房地契约一览表（见187页）

### 二 孝义堂（武昌）中和门、保安门、 大东门内及娘娘屯房屋契约

#### 13 中和门内正街 中和门第1号

立卖基地字人李顺德，【与】伯母【及】弟兄、弟媳好作商议，情愿将分受祖遗基地一段，座落中和门内正街地方，情愿变卖，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卖，先尽亲房人等，无人承受。复央请中证说合，卖于江夏县警察南局中和门内正街黎孝义堂名下，一并扫卖架造为业，所有地内砖瓦、石块、墙脚具归卖主收用。其基地东至官街，西至雷姓，北至李姓，南至本姓，计长十八丈四尺，宽二丈六尺五寸；又长五丈，宽一丈一尺；又长四丈，宽三丈一尺。合总共六十六丈六尺六寸，合价钱五串，总共钱三百三十三串三百文正。其钱当面凭中亲手收讫，……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3429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3号。

#### 14 中和门内正街 中和门第2号

立卖业地字据人斯哲知，今有从前自置基地一块，座落中和门内中和铺正街，座西朝东，计东宽九丈五尺，西宽九丈七尺，北深十七丈，南深十五丈二尺，东抵马路为界，北抵古巷路为界，南抵李姓为界，西抵古巷本己墙脚为界，四界明白。所有基地内砖

12、北京、天津房屋、基地、号数、契纸、价值、钱粮、立契、税契一览表

号 数	北 京 东 厂 胡 同					天 津 英 租 界				天 津 特 别 区
	1	2	3	4	5	1	2	3	4	1
契 纸 (张)	1	1	1	1	1	洋文 1	1	洋文 1	洋文 1	1
房 屋 (间)	510	14	7.5	20	9					洋楼一所
地 基 (亩)	一块	一块	一块	一块	一块	4.206	4.69	0.992	2.898	3.712
价 值	银 20000两	洋 2800元	洋 1250元	洋 3300元	洋 1800元	银 8800两	银 14070两	银 2976两	银 8694两	洋 4200元
钱 粮										
立 契 (年、月、日)	民 国 4、10	民 国 5、8、1	民 国 5、7、5	民 国 5、7、5	民 国 11、9	西 历 1912年	民 国 7、3、2	西 历 1918年	西 历 1919年	民 国 6、11、27
税 契 (年、月、日)	民 国 4、10	民 国 5、8、1	民 国 5、7	民 国 5、7	民 国 11、9	西 历 1912年	民 国 7、3、2	西 历 1918年	西 历 1919年	民 国 6、11、29

石、瓦块、树木，水塘一口，寸木拳石毫无存留，经中人说合，情愿卖与黎孝义堂名下，言定价洋一千元正，其洋笔下交足。

……

民国三年三月十五日立卖字人斯哲知立。

民国三年六月十二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4号。

### 15 中和门内正街 中和门第3号

立大卖房屋约人李德胜，今因用度不敷，父子弟兄好作商议，情愿将祖遗分授座落中和门内正街一百四十四号房屋二大间，其门枋、户扇、片石瓦块及隙地、厕屋，俱以〔已〕在内。前抵官街为界，后抵买主墙脚为界，计深十丈。北抵肖、李二姓为界，南抵买主墙脚为界。计宽：东三丈一尺，西三丈二尺。四界明白。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五百五十串文正，其钱当付卖主亲手领讫，分文无少。……

民国三年阴历十月十二日代笔李炳兰吉立。

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印契，武字第187号。

### 16 中和门内正街 中和门第4号

立卖地基字人李顺宾，今有地基一块，座落中和门内正街，东抵官街为界，西抵周姓为界，南抵占巷为界，北抵李姓为界。四界明白。宽六丈七尺四寸，长十九丈五尺，所有砖石、瓦块、石礫、墙脚一并在内。先尽亲族人等俱不承买，情愿请凭中人说合，卖与孝义堂名下架造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九八<sup>①</sup>钱四百串文正。……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3117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2号。

### 17 中和门内正街 中和门第5号

立大卖房屋字人安承发，今因用度不足，与子六人好作商

① “九八”，指按值的百分之九十八支付。

议，情愿将自置座落中和门正街第一百三十五号房屋一栋，合四十方零二尺六寸，计两进，外披屋一个。前以官街为界，后以买主墙脚为界，北以张姓为界，南以卖主、王姓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一千四百六十串文正。当日凭中如数亲手领讫，分文不欠。……

民国四年阴历四月十八日立。

父命书，六房安先钧亲笔。

民国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992号。

### 18 中和门内 中和门第6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肖正楷，今因用度不敷，情愿将自置祖业座落中和门房屋四大间，基地一段，所有门枋、户扇、寸木拳石，俱已在内，共计房屋隙地四十二方。前以王、李二姓滴水为界，后以路、林二姓墙脚为界，南以买主为界，北以安姓墙边为界。四界明白。先请亲族人等并不承受，复请中证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房屋隙地一并合算，每方十七串文，共钱七百十四串文正。比时凭中钱、约两交。……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416号。

### 19 中和门内 中和门第7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林荣甲、林荣鸿，今因用度不足，情愿将自置祖业座落中和门内房屋四重，基地一段，共计房屋、隙地七十七方二尺，其有门方〔枋〕、户扇，寸木拳石，俱已在内。前以姚姓院墙为界，外有出路，计宽六尺，后以张姓墙脚为界，南以路姓墙角为界，北以段姓沟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证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房屋隙地一并合算，每方十七串，共钱一千三百一十二串四百文。比时凭中钱、约两交。……

计批界内有土地庙一座，归买主管业。

民国三年阴历腊月十六日亲笔立。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415号。

## 20 中和门内 中和门第8号

立卖房屋基地字人李昌海、李昌茂、婶母吴氏，今因祖遗房屋基地座落中和门内中和铺南局，前抵正街，后抵古路。前宽四丈八尺，后宽四丈四尺，深十丈。左抵本宅墙脚为界，右抵吴姓墙脚为界。四界清白。弟兄婶母好作商议，亲族并无承买，请凭中证，将房屋四重地基情愿出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内有板片、砖瓦、石块，所有大门房间共九合，均归买主，凭中价值九八大钱三百三十串文正。比时凭中钱、约两交，并无短少分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3129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1号。

## 21 中和门内后街 中和门第9号

立大卖基地约人雷德祥弟兄等，今因需用，合家商议情愿将自分受地基一块，座落中和门内后街，其地长四丈二尺，横宽一丈一尺。其界东南抵买主为界，北抵陈姓为界，西抵雷姓为界。四界明白。合共四方六尺。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央中证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言定每方价钱七串文，合九八钱三十二串二百文正。此钱当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亲笔押。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湖北国税厅白契登记执照武字第37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9号。

## 22 中和门后街 中和门第10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周正学、周正万，今因用度不敷，弟兄好作商议，情愿将自置座落中和门后街房屋大三间、后披屋三间，连基共六十五方五尺，前抵官街，后披抵山，南以陈姓墙脚为界，北以巷路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

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连房屋共计每方十七串文正，共六十五方五尺，合钱一千一百一十三串五百文正。其钱凭中亲手领讫，分文无欠。……

民国四年阴历二月初八日亲笔立。

民国四年二月八日武字第647号，武昌县印契。

### 23 保安门内正街 保安门第1号

立扫地大卖基地、铺屋字人张烈臣，今因移就无资，情愿将自置房屋、基地座落保护营铺保安门内正街，座北朝南铺面楼房四栋，后进正房三间、厢房一间并房后见方余地一大段，前抵官街，后抵余姓土墙为界；铺面左系本宅墙垣墙脚为界，接后余地左抵余姓墙垣为界，右抵王姓墙垣为界，计前宽五丈五尺，后宽六丈，计前后共深十一丈八尺五寸，本基地后在余、肖地内西边有出路一条，计宽四尺，直至肖家巷。四界明白。所有铺面房屋、余基板片、门扇、窗棂、鼓皮、楼板、地板、站板、柜台俱全，以及寸木拳石，一并在内。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再三央请中证说合，出扫地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时价值九八五平色纹估宝照对一千两正，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2554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4号。

### 24 大东门内青草坡 大东门第1号

立卖菜园基地约人陈少堂，今因以业换业，情愿将己分受菜园基地一段，座落大东门内青草坡地方，东长三十七丈，西长四十三丈五尺，北宽十九丈五尺，南宽十八丈二尺五寸。四界以界石为界，合方七百五十九方七尺。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正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言明每方二串八百文，计方七百五十九方七尺，合钱二十一二百二十七串一百六十文正。内有塘三口，除补填土钱四十串文外，实交钱二千零八十七串一百六十文。该钱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至于该地应完钱粮银八钱



零五厘，当即批拨在陈光源户内过户完纳。

计批当缴租字四纸。陈光源粮单二纸。

光绪三十二年嘉平月之朔日廖知复依口代笔立。

宣统二年十一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6615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6号。

### 25 大东门内青草坡 大东门第2号

立大卖菜园井塘基地字人陈绍棠，今因以业换业，情愿将己分受座落大东门敬节堂西首地段一块，南北扯实五丈九尺，东西扯长十九丈七尺五寸，合方一百十六方五尺二寸。四界明白。请中证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言定每方价值钱二串八百文，计钱三百二十六串二百五十六文。其钱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十日依口代笔郎起万立。

宣统二年十二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6616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7号。

### 26 青草坡 大东门第3号

立大卖田园菜地屋基约人陈继义堂，今因需用，情将己分业产座落青草坡地方田园菜地屋基一段，东抵千家街官地为界，西南均抵孝义堂为界，北抵敬节堂为界。四界明白。东西宽（原文如此——编者）北边计二十六丈，南边计二十四丈，两均计宽二十五丈，南北长八丈，共计二百方。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邀请中证说合，出卖与传经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九八大钱一千六百串文。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宣统元年八月初二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7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7号。

### 27 青草坡 大东门第4号

立大卖田园菜地屋基约人陈聚义，今因需用，情愿将已分受业产座落青草坡地方田园菜地屋基，东边第一、二、三、四、五段均抵千家街为界；西边第一段抵孝义堂为界，第二段抵邓、梁、盛三姓为界，第三、四两段抵肖、王两姓为界，第五段抵吴姓为界；南边第一、二、三、四段均抵孝义堂为界，第五段抵师范学堂为界；北边第一段抵敬节堂为界，第二、三、四、五段均抵孝义堂为界。四界明白。共计五百二十七方九尺。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邀请中证说合，出卖与传经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九八大钱四千二百二十三串二百文。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宣统元年八月初二日依口代笔张烈甫立。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8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8号。

### 28 青草坡 大东门第5号

立大卖基地约人陈咸恭，今有园地一段，座落青草坡西首，东以师范学堂园地为界，南以铁路湘局路边为界，西以特别学堂马厂以界，北以龚、兰二姓园地为界。四界分明。请凭中人说合，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九八大钱二千四百四十串文。比日亲手收讫，并无蒂欠。……

计开：东边长二十四丈五尺正，南边长十一丈五尺正，西边长二十丈正，北边长十六丈正，共计三百零五方九尺。

宣统元年五月初二日陈咸恭立。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6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9号。

### 29 青草坡 大东门第6号

立大卖园地字人聚人堂，今有己分园地一块，座落大东门内

青草坡地方，东抵义庄陈道路为界，西抵本基地为界，南抵军医学堂为界，北抵蓝、吴、龚三姓为界。四界分明。东西长计十八丈，东宽八尺，西宽一丈，中央一丈五尺，共合方十九丈〔方〕八尺。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请中证说合，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每方大钱八串正，合计钱一百五十七串四百文。比时眼中同中证，亲手收讫。……

宣统元年六月十一日少齐依口代笔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武字第38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8号。

### 30 老官庙 老官庙第1号

立大卖菜地字人滋养堂，今因移业就业，愿将自置地皮座落宾阳铺老官关右首，共计菜地二百三十七方九尺六寸，西至营围墙外官地菜园塹堽沟流水为界，东抵千家街官产，南至滋德堂，北抵孝义堂。四界清白。请凭中证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永远管业。当日凭中议定时值估价，每方大钱三串五百文证，共计钱八百三十二串八百六十文正。当时对众钱、约两交清楚。……

民国四年八月十六日代笔田韵生立。

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202号。

### 31 老官庙 老官庙第2号

立大卖契地约人葛憩余，今因移业就业，父子好作商议，愿将自置地产座落通湘门内老官庙北首，东至官产为界，西至土塹为界，南至老官庙墙脚路为界，北至孝义堂界石为界。三界明白。先尽亲族，无人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眼同中人丈量，共合方数四百四十方，水塘一口在内。每方时值价三串五百文，共合钱一千五百四十串文。是日钱约两交，亲手收讫。……

计批旧屋一栋，议价六十串，亦于是日收清。

民国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葛博如代笔立。

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231号。

### 32 南湖娘娘庙 娘娘屯第1号

立大卖房屋字人郑天祥，今有南湖娘娘屯借孝义堂地基所造茅屋二间，瓦屋十一间，其有砖石瓦块，寸木寸石，一并在内，统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凭中言定，时价房屋钱三百五十串文正。其钱于成约日凭中如数收讫，钱、约两交。……

民国三年十月五日黄少卿依口代笔立。

民国三年十月六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04号。

### 33 南湖娘娘庙 娘娘屯第2号

立大卖房屋字人武金标，今有南湖借孝义堂地基所造茅屋大小五间，围垸、树木、地平〔坪〕，其有砖石瓦块，寸木寸石，一并在内，统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凭中言定，时值估价计钱八十串文正。其钱于成约日凭中如数收讫，钱、约两交。……

民国三年十月黄少卿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十月六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05号。

### 34 武昌旧抚署 财政部执照第1号

财政部为给执业事：今据湖北省财政厅详报，黄陂县人孝义堂承买座落武昌城内抚院街地方官有房屋二十栋，除由该县登记承买官产簿第一册第三十九页，并将该官产四至丈尺亩、间数及应缴值价分款开列外，合行给发执照，须执照者。计开：

四至：东至前、后半截官房、民房；南至官巷；北至山背。

面积：东西南北详细丈尺，均载图中，共地三十一亩三分八厘，房一百六十三间。每方价银九元四角三分，每间价银六十一元三角五分，共价银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五元六角二分二厘。带收照费银八百三十二元七角六分九厘。合并遵照。

右给承买人孝义堂准此。

按照农商部尺计面积一千八百八十二方丈八十八方尺六十八

方寸。每方丈估价洋九元四角三分，计值洋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五元零六角二分二厘。

房屋二十栋，计一百六十三间。每栋估价洋五百元，计值洋一万元。

以上房、地两项，统共值洋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五元零六角二分二厘。

中华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号字第39号。

35 （见198、199页）

### 三、孝义堂武昌城附廓各庄田契约

#### 36 楠木庙

立大卖陆地约人李大荣、李大本，今因用度不足，叔侄弟兄好作商议，情愿将祖遗分受座落楠木庙后四段地坪，计二千三百八十八方八尺，载册正银四钱三分，在下扬屯李万年名下过户完纳。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每方定价四百三十六文，共合钱一千零二十七串一百八十文。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六年八月二十日李大荣亲笔立。

民国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武昌县印契，武字304号。

#### 37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1号

立大卖草厂约人杨瑞亭，成华、成德、才喜、才英、才宝、才有、才良、才荣、才盛、才万、才文、才清、福兴、明恒、立焜、立焕，今因贸易少凑，我等相商，情愿将祖遗草厂一段，共计三百八十一亩，座落下扬屯新沟上首两岭夹溪，西至流水沟，东至水边，南至左姓连界，北至新沟为界。四界明白。请凭中人邓从海、黎占元、朱万才、杨才有两来说合，一并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绍业开垦。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九八大钱二百六十串文正。比时对众，我等亲手收讫，不得异说。……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代笔杨静安立。

宣统二年十二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559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9号。

### 38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2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李章普，今因家用不足，情愿将自己得分留下一块，座落余姓东首，其有地界，东抵地坳，西抵本宅，南抵阮姓，北抵郑姓。四界分明。三面言定，时值价钱凭中议定九八大钱九串文正。……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立。

宣统【二】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56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40号。

### 39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3号

立大卖青苗草场荒地墩基约人胡杨氏、男光启，今因年岁荒歉，无处设办，母子好作商议，情愿将自己祖遗受分座落下杨屯地方二个半头，东抵人行道，西抵何家濠路为界，南抵易姓为界，北抵本主为界。其有水沟东西二人公共二块半，东抵墩基为界，西抵墩为界，北抵易姓为界，西抵易姓为界。两个半头东抵路为界，西抵墩基为界，南抵易姓为界，北抵易姓为界。又一块，东抵陈家湖为界，西抵路为界，南抵易姓为界，北抵易姓为界。又五块，西抵路为界，南抵易姓为界，西头本主为界，东头陈姓为界，东抵湖为界。四界分明。先问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证两来说合，情愿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自行耕种管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九八大钱一百二十串文正。外墩基四段，一段西北本主地为界，南抵张姓为界，东抵易姓为界，凭中公议价钱九八大钱三串文正。比时眼同中证，亲手领讫。册载楚棵上柜二钱五分正，下杨屯宋东川户内完纳，听凭买主。此系自卖之后，宽长照地出水，两下情愿，并无重复典押勒逼等情。又，无加补回赎，老契厘粮，一并缴出。再，有搭货酒礼，一并在内。并无生

## 35. 中和门、保安门、大东门内、娘娘庙房屋号数、

地点	中和门内									
号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契(张) 纸	1	1	1	1	1	1	1	1	1	1
房(间) 屋			2 (大)		1 (大)	4 (大)	4 (大)			3 (大)
基(方) 地	66.66	154.6	31.5	131.43	40.26	42	77.2	46	4.6	65.5
价值(串)	333串 300文	(洋) 1000 元	550 串	400 串	1460 串	710 串	1312串 400文	330 串	32串 200文	1113串 500文
钱 粮										
立(年 月 契 日)	光绪 31.7	民国 3.3.15	民国 3.10.12	光绪 30.11	民国 4.4.18	民国 3.12.16	民国 3.12.16	光绪 30.12	光 绪 32.12.24	民国 4.2.8
税(年 月 契 日)	光绪 31.7	民国 3.6.12	民国 3.10.12	光绪 30.11	民国 4.5.31	民国 3.12.16	民国 3.12.16	光绪 30.12	民 国 2.10.3	民国 4.2.8

契纸、基地及价值、钱粮、立契、税契一览表 (二)

保安 门内	大 东 门 内					老 官 庙		娘 娘 庙		旧 抚 署	
1	1	2	3	4	5	6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大)									11	5	163
68.13.7	759.7	116.52	200	527.9	305.9	19.8	237.96	440			1882方 88方尺68 方寸
(银) 1000 两	2087串 160文	326串 256文	1600 串	4223 串 200 文	2440 串	158串 400文	832串 860文	1540 串	350 串	80 串	(洋) 27755.621 元
	银8 钱零 5厘										
光緒 29.11	光緒 32.12. 1	光緒 33.4. 10	宣統 元 8.2	宣統 元 5.2	宣統 元 5.2	宣統 元 6.11	民國 4.8.16	民國 4.8 28	民國 3.10.5	民國 3.10.5	民國 4.8.27
光緒 29.11	宣統 2.11	宣統 2.12	民國 元 10.27	民國 元 10.27	民國 元 10.27	民國 2.10.3	民國 4.8.21	民國 4.8. 29	民國 3.10.6	民國 6.10.6	民國 4.8.27



端异言，倘有生端异言，俱系卖主一身承担，不与买主相涉。恐口无凭，立此文约 付与买主子孙永远为据。

一段计宽三丈五尺，计长六十九丈八尺。

一段计宽三丈四尺，计长七十三丈七尺。

一段计宽十二丈四尺，计长三十二丈五尺五寸。

一段计宽六丈六尺，计长十八丈。

一段计宽五丈二尺 计长十八丈。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宣统【二】年布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50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7号。

#### 40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4号

立大卖麦地约人周谦寿，今因贸易少凑，父子好作商议，情愿将自置麦地一段，座落下杨屯地方，计地数路东四块又路西四块。……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管业，自行耕种。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九八青钱一百五十串文正，比时对众亲手领讫，钱、约两交明白。……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立。

宣统【二】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60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8号。

#### 41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5号

立大卖麦地约人陈全中，今因贸易不足，情愿将自置麦地一段。座落下杨屯地方，计地数两块，……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证，两来说合，出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耕种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九八青钱七十五串文正。……

一段计宽十二丈六尺，计长三十五丈八尺。……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立。

宣统【二】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58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0号。

**42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6号**

立扫地大卖墩地约人胡国泰，今因无谷纳租，情愿将自己置造墩地一段，座落下杨屯，北抵孝义堂为界，东抵杨姓为界，西抵张姓为界，南抵孝义堂为界。四界明白。请凭中证说合，大卖与黎东孝义堂名下永远为业，时值价钱二串文正。比时对众钱、约两交，卖推买收。……

民国四年十月二十日立。

**43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7号**

立大卖字人杨恒发，今因移业就业，情愿将自己受分己业熟地，座落下杨屯大山熟地一块计种四十五亩，无据熟地在于清丈局执照杨恒发户内拨纳堤费钱文。其地有界，东抵出水沟为界，西抵腰路为界，南抵杨姓横沟为界，北抵陈、李二姓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请凭中证，两来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管业耕种。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二百六十八串文正，比时对众亲手收讫，钱、约两交明白。其地上柜正银楚稞钱粮一两一钱正，在本堂户内完纳。……

计宽五十二丈八尺，计长五十九丈四尺。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亲笔立。

宣统【二】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57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6号。

**44 下杨屯王家湖 王家湖第8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阮朝容，今因家用不足，情愿将自己荒地一块，座落余姓东首。其有地界东抵地塍，西抵本宅，南抵本宅，北抵李姓。四界明白。请凭中人说合，商议时价九八大钱七串五百文正。比日亲手领足不另书。册载正银六分，王千屯阮国起户内完纳。出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绍业耕种，地听买主绍业，卖主亲疏人等不得异说。……

计宽七丈五尺，计长十二丈。……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立。

宣统【二】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355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41号。

#### 45 李家桥

立大卖田地字人朱张氏与子商议，情愿将己分受李家桥地方草场庄房，张姓一半，袁姓毛〔茅〕屋一间在内，共计田地屋基四十三石零七升，东抵大堤为界，西抵康姓为界，南抵黄家湖水边为界，北抵朱姓人行大路为界。四界分明。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央凭中证说合，出大卖于孝义堂名下为业。三面言定，<sup>二</sup>价钱官票三千五百串文正。其价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至于该地并无重复典押，亦无募买图谋情事。……

计批红约老契无有。又拨粮银八两五钱，粮米一石。

又批水塘一方，黎姓同朱姓公用。此批填换契纸时毋庸记载，嗣后以后批为据。

再者，所卖地内有水塘一口，本归孝义堂管业，因朱姓尚未卖之地与之相近，所有塘水，允其借用，此批。

粤汉铁路武、岳购地处丈买田地、水塘，计八形，共七十九亩七分四厘，民国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批。

丈买田地、塘共九块，计十四亩九分二厘正，过地丁九钱三分七厘正，漕米一斗四升五合。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购地分局批。……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陈钧依口代笔立。

宣统二年十二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568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执照，验字第33号。

#### 46 官屯庄

立大卖水田、陆地、稻场、石碾约人袁观溶，今因移就少凑，母子好作商议，将祖遗座落官屯庄田十石，每年额租一百四十四石，陆地大段水塘四口，照田取水。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

受。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一千一百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收租管业。其地产载正银五两八钱六分六厘，兑米一石零四升，听凭过户完纳。……

民国六年阳历正月二十日袁观溶立。

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141号。

#### 47 李家湖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杨李氏同子培森，情因别置少凑，母子好作商议，将祖遗分受水田三庄，座落石嘴附近，地名周家垅、邹家垅、李家湖，共计种十三石九斗三升，每年额租一百三十九石三斗。册载楚秣银四两四钱一分四厘，在石渚屯杨梅春户内过拨；又载民粮银二两零五分，兑米三斗六升二合，在草埠里七甲秀峰户内过拨；又载民粮银二两一钱三分四厘，兑米三斗三升一合，在夹一里十甲杨秀峰户内过拨。所有随田水塘湖子照用灌溉。另有石嘴南边产基一大段及稻场、石碾等件，一并扫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九百七十五串文正。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阴正月二十二日刘卜安代笔立。

民国六年二月十九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26号。

#### 48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1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刘宰发，今因别凑，合家好作商议，情愿将祖遗荒地二石八斗，座落南湖娘娘庙，东北抵人行大路为界，西南抵巡司河为界，正南抵董大发地为界，正北抵张绍玉地为界。以上四界明白。内载正银一两零九分三厘，在华景兴户内过拨完纳。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买。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九八大钱五百六十串文正。共钱当日凭中亲手亲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收字。……

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十八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986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6号。

#### 49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2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孙和顺，今因以业易业，合家商议，情愿将自置荒地一石四斗，座落南湖娘娘庙，东北抵人行大路为界，西南抵巡司河为界，正南抵孝义堂地为界，正北抵密张良卿地为界。四界分明。内载正银八钱零七厘，在孙华廷暨吴世元名下过拨完纳。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买。请凭中人说合 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九八大钱二百八十串文正。其钱当日凭中亲手领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收字。……

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十八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988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验契，验字第28号。

#### 50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3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张良卿，今因以业换业，合家好作商议，情愿将自置荒地二石八斗，座落南湖娘娘庙，东北抵人行大路为界，西南抵巡司河为界，正南抵孙和顺地为界，正北抵董大发地为界。四界明白。内载正一两一钱一分九厘，在万明怀及孙华亭户内过拨完纳。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买。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九八大钱五百六十串文。其钱比时眼同中证，亲手领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收字。……

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十八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布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987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7号。

#### 51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4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陶茂华，今因家用不足，合家好作商议，情

愿将自置荒地座落南湖娘娘庙，东抵人行大路，南抵买主地界，西抵巡司河，北抵孙鸿顺地段，以沟为界。四界分明。计南西长四十七丈，载弓口正银五钱零二厘，在吴世元户内过割。先尽亲族人等，俱不承买。情愿请凭中人王朝新、周明顺等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永远架造耕种为业。当日三面言定，大钱四百七十串文正。钱系当日凭中亲手收讫，不必另立收字。……

计批内除取坟钱三十三串六百文付与地保作取坟用费。

清丈计二千一百一十八方。……

光绪三十一年冬月十六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884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5号。

#### 52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5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刘国松，今因贸易少凑，情愿将祖遗分授荒地一段，座落在南湖娘娘庙前，东抵人行大路，南抵马队营基，西抵巡司河，北抵陶茂华地界，计长三十二丈，宽三十五尺二尺五寸，共合方一千一百二十八方。以上四界分明。载正银六钱零一厘正，在华记户内过割。先尽亲族人等，俱不承买。情愿请凭中人王明新，地保周明顺等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架制耕种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每方时值价九八大钱四百文，总共合钱四百五十一串二百文正。其钱当日凭中亲手领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领字。……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883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4号。

#### 53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6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张绍玉，今因家用不足，合家商议，情愿将自置荒地一石八斗，座落南湖娘娘庙，东北抵人行大路为界，正北抵长虹桥出水港为界。四界明白。内载正银五钱一分七厘，在

张文锦户内过拨完纳。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买。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九八大钱三百六十串文。其钱当日凭中亲手领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收字。……

光绪三十年腊月十八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889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2号。

#### 54 南湖娘娘庙 娘娘庙第7号

立大卖荒地约人董大发，今因家用不足，合家好作商议，情愿将祖遗荒地八斗，座落南湖娘娘庙，东北抵人行大走为界，西南抵巡司河为界，正南抵张良卿为界，正北抵刘宰发地为界。四界明白。内裁正银二钱，在华秋堂户内过拨完纳。先尽亲族人等，均不承买。请凭中人说合，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九八大钱一百六十串文。其钱比时限同中证，亲手领讫，并无短少分文，亦不必另立收字。……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立。

光绪三十四年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4990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30号。

#### 55 长虹桥即娘娘庙 娘娘庙第8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易应才等，今因需用，合族商议，情愿将祖遗私分房屋基地一大块，计长东西八丈三尺五寸，计后宽二丈八尺，抵港为界，座落长虹桥外，东抵盛姓为界，西抵孝义堂为界，南抵易姓墙脚为界，北抵港边塹路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无人承受。请凭中证说合，出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估价九八大钱二百二十串文正，银、约两交，亲手收讫。……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依口代表〔笔〕易光义立。

宣统二年十一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523号。

**56 长虹桥即娘娘庙 娘娘庙第9号**

立大卖基地约人盛开等，今因家用，合族商议，情愿将祖遗公分房屋地基一大块，计长约二丈七尺五寸，计宽约三丈一尺，座落长虹桥地方，东抵马路，西抵易姓，南抵易姓，北抵港崖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央请中证两来说合，出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价钱四十串文正。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依口代笔刘明润立。

宣统二年十一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524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25号。

**57 新溢洲 新溢洲第1号**

立大卖屋基、田园、菜地约董光顺、董光近、董明喜，今因需用，叔侄商议，情愿将祖遗屋基、田园、菜地，座落新溢洲地方。东抵运司河为界，西抵马路为界，南北均抵卖主董姓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央请中证说合，董光顺地三百五十三方七尺，董光近南字第三百七十六号地七十七方，董明喜南字第一百八十二号地三十七方六尺，一并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每方时值九八大钱三串二百五十文。统共地四百六十八方，计共钱一千五百二十二串文。其钱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七日谢钰亭依口代笔立。

宣统三年五月布政使司官契，己亥江字第7699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给验凭照，验字第33号。

**58 新溢洲 新溢洲第2号**

立大卖墩基约人董光顺、董光治，今因别置少凑，无处设法，兄弟好作商议，只得将自己祖业座落新溢洲共计九十一方正，共有四界，东抵运司港，西抵园沟，南抵董姓，北抵孝义堂为界。四界分明。其有钱粮二分正，在董光顺户内完纳。先尽亲



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证，两来说法，出大卖与黎孝义堂名下耕种、种佃管业。当日凭中言定，实值价钱一百八十二串文正。比时对众钱、约两交，亲手收讫。……

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立。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月后字第440号印契。

59 (见209页)

#### 四 孝义堂武昌五里界各庄田契约

##### 60 闵家庄

立大卖水田、陆地、水塘、港堰、庄屋二栋、隙基余土、围屋山场、竹林、树木、禾场、石碓、草场一段约人田仲记广大，今因移业就业，将祖分受水田一庄，座落龙兴寺上首闵家湾水田一庄，计种十三石四斗一升五合，每年额租一百四十四石八斗八升二合，册载入库正银八两零四分九厘，兑米一石三斗四升一合五勺，在来三里一甲恒和恒裕，恒新户内完纳。陆地粪九十堆，计种三石正，每年稞钱二串七百文，新鸡十九只。母子叔侄商议，情愿请中说合，一并出卖与孝义堂名下招佃耕种管业。当日言定，时值价九八大钱一千四百一十串文正。比时对众钱、约两交。田地听买主招佃耕种，粮听过户完纳。……

宣统元年十月初八日戴春甫代笔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给验契凭照，验字16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九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一纸。

##### 61 上八石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地、园林、树木、稻场、石碓、山岭、陆地俱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少凑，情愿将自己水田一庄，座落江夏县上恩上八担庄，计田八石，每年额租八十石，水塘五口，照田灌溉，庄地一垮，毫无夹杂，草木园

59 武昌城附廓各庄田地契纸及石数、价值、租课、钱粮、立契、税契一览表

庄名	楠木庙	王家湖	李家桥	官屯庄	李家湖	娘娘庙	新溢州	共计7庄
契纸 (张)	1	8	1	1	1	9	2	23
石数	6.63055	85.1320	27.2936	田10地一大段	田13.93 地一大段	18.682	1.5527	139.4570 田23.93
价值 (串)	1027.184	891.500	3500	1100	975	3101.205	1704	12298.889
租课 (谷、石)	57	303.55	221.8	144	139.3	自种		865.65
钱粮 (银两)	0.43	2.17	7.563 兑米8斗 5升5合	5.866 兑米1石 零4升	8.598 兑米6斗 9升3合	4.839	0.11	29.576 兑米2石5斗 8升8合
立契 年、月、日	民国 6.8.20	光绪① 29.2.3	光绪 33.12.19	民国 6.1.23	民国 6.1.22	光绪 31.12.18	宣统 1.7.27	
税契 年、月、日	民国 6.8.23	宣统 2.12.3	宣统 2.12	民国 6.2.19	民国 6.2.19	光绪 34.5	宣统 3.5	

① 按契约应为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

林俱已在内。塋地一大段，每年纳课钱二串一百八十五文。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买。复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卖与黎府秉经堂名下招佃耕种收租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时值价钱七十一串，合钱五百六十八串文正。比时同中亲手收讫。……

完纳正银四两八钱。兑米八斗正。……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武昌给验契凭照，验字第7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3号

### 63 中八石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陆地、庄屋、庄基、稻场、石碾约人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合家商议，请说合人将自置座落江夏县五里界中八石庄水田一庄，又加添舒庄，共计十一石二斗七升三合，每年额租一百二十七石三斗，一并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批佃耕种收租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八百串三百八十三文。其钱比时同中亲手收讫，分文无欠。已卖已业，不与亲疏人等相涉。……

完纳正粮六两七钱六分三厘八毫。兑米一石二斗七升三合。

〔又〕：立大卖仓房基地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请中说合，将自置五里界仓房一座，一进三栋，前至官街，后至人行大道为界，北以唐姓同山共脊为界，南至黄姓为界。后仓房外北边余基以巷路为界，东齐唐姓滴水为界。四界分明。当日凭中言定，随田作价，不取分文，干〔甘〕心愿意，两无异说，搭卖与黎府秉经堂名下，任凭改造等情，不得反齿生端，亦无加找回赎等情。……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4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

第84号。

### 63 颜家河金鸡寺即魏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水堰、庄屋、陆地、隙基、园林、树木、山场、石碾、稻场扫通俱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情愿将祖田二契，合其大段，总成一庄，座落江夏县颜家河金鸡寺下水田，计种十五石，每年一百五十石；计水塘五口，照田灌溉，庄屋八间，随田埝地二段。南齐南边脊岭大路为界，北齐本庄屋后脊岭为界，上齐吴姓田为界，下齐任姓田为界。四界分明。田在一垄，地在二埝。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府秉经堂名下批田耕种收租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一千零六十五串文正。其钱比时凭中亲手收讫。……

完纳正银九两正。兑米一石五斗正。……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给验契凭照，验字第6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2号。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 64 吴庄

立大卖水田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有五里界上恩里吴庄水田四石五斗，陆地一段，庄屋、庄基、园林、稻场、石碾、水塘、游沟、埠头，并无缺欠，今因移业就业少凑，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此庄之田，每年额租四十五石，按数收租管业。当日三面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三百十九串五百文，其钱同中亲手收讫，分文无欠。已卖已业，不与亲疏人相涉……

完纳正粮二两七钱。兑米四斗五升。……

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0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7号。

## 65 程家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基、园林、树木、稻场、石碾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情愿将自置水田一庄，座落江夏县上恩里长岭下程家庄，水田六石八斗，每年额租六十八石；后塍上陆地两大段，毫无夹杂；水塘两口，照田灌溉；庄屋三间，计十二间；隙地一大段。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买。复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批佃耕种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每担价七十一串，合钱四百八十二串八百文。其钱同中人亲手收讫。……

完纳正粮四两另八分。兑米六斗八升正。……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4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3号。

## 66 鸡公塆 鸡公塆第1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基、山场约人英奩堂，今因移就少凑，将自置座落鸡公塆水田，计六石，随田陆地大段；水塘港堰灌溉，先尽族戚人等，均不承受。复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六百三十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收租管业。其产载正银三两六钱，兑丝六斗，在永二里六甲德兴仁户内过割完纳。……

计批该产根约一并缴出，其有老契毗连批明未缴。……

民国六年阳历一月二十日立，

民国六年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40号。

## 67 鸡公塆 鸡公塆第2号

立大卖水塘、水田约人汤光藻夫妇父子，今因用度不凑，好作商议，情愿请凭中人两来说合，愿将自己祖遗分受水田，坐落程家畈上田名拨岸坵，计种二斗五升正，银一钱五分，兑米二升

五合，一并在上恩二里六甲汤宏兴户内完纳。水塘三口，长堰一段灌溉。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官票钱二十八串文正净到（原文如此，编者注）田不与卖主亲疏人等相干。一并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比时对众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计批老契毗连，已将该田二斗五升批拨。……

民国六年九月初八日依口代笔吉立。

### 68 黄陈庄 第1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深二丈五尺，宽四丈五尺，隙基、园林、稻场、石碾约人程文章、程功烈、程茂生，今因移就少凑，同作商议，将自置座落黄程家水田四石一斗，陆地一石，房屋两间，水塘五口，照田灌溉。先尽族戚人等，均不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四百五十一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收租管业。其田载正银二两四钱六分，兑米四斗一升，在上恩二里六甲东山、斯伟，二甲义生、黄万发，八甲春山、程联升六户内过割完纳。……

民国六年阳历一月二十二日立。

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37号。

### 69 黄陈庄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程文章、程功元、程功先等，今因用度不足，合家好作商议，情愿将自己受分之水田出卖。程功先今有水田三坵、门口小塘外坵七升半，小瓦渣坵一斗，桥边旱田一斗，文章大瓦渣坵一斗二升半。功元港边二坵，共一斗三升。册载正银三钱一分八厘，兑米五升三合，在上恩二里八甲。先尽亲族人等不买，后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价钱三人共计四十八串八百文。比时凭中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立。

## 70 土库庄

立大卖水田、庄屋计一间约人袁菊九，今因事务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土库庄水田十二石九斗七升五合，每年额租一百二十九石七斗五升，庄屋一栋，水塘照田灌溉。先尽亲族人等不受，然后请中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一千一百三十四串二百文。其钱如数系卖户亲手收讫，分文不欠。所有荒熟之产，听凭买主开垦收租。其契内正银七两七钱八分五厘，兑米一石二斗九升七合五勺，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402号。

## 71 郭家坡 第1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地、围林、树木、稻场、石碓扫通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少湊，情愿请凭中人将自己水田一大庄，座落江夏县五里上恩里郭家坡水田，计种十七担九斗六升，随田陆地四石九斗，每年额租一百七十九石六斗，庄屋四大栋，又庄屋隙地基二大栋，共计水塘七口，长堰二口，照田灌溉。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买。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府乘经堂名下招佃耕种收租管业。当日三面言定，每担时值价钱七十一串，共合钱一千二百七十五串一百六十文。其钱当时同中亲手收讫，毫无异说。……

完纳正粮银十两七钱七分六厘。兑米一石七斗九升六合。……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3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1号。

## 72 五里界马家大垅 即郭家坡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约人赵天顺，今为移业就业，合家商议，请中说合，将自置座落江夏县五里界夏、吴姓门口垅马家大垅，

计田三石二斗，每年额租三十二石；水塘五口，长港一条，照旧灌溉。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秉经堂收租管业。当日三面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二百二十七串二百文。其钱同中亲手收讫，分文无欠。……

完纳正银一两九钱二分。兑米三斗二升。……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2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9号。

### 73 郭家坡 夹杂第3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吴正大，今因短少租项，情愿将己业座落郭家坡蒲塘下水田一斗五升；又堰道边五斗坵一斗二升半；张家坵桐子塘下第八林一斗，共计水田三斗七升半，请凭中人说合，卖与秉经堂名下收租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每斗八串五百文，共合钱三十串八百七十五文。其钱系卖主如数亲手领讫。田听买主另批另佃。其田钱粮在来苏三里一甲兴发户内，正银七分五厘，兑米一升二合五勺。又在来苏里二甲吴祥记户内拨正银一钱五分，兑米二升五合。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三年九月初四日吉立。

民国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132号。

### 74 郭家坡 夹杂第4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刘光容，今因用度不足，商承母命。情愿将座落尹家坵港东边丁子坵田一斗五升；又堰塘东下田五升；又官步桥下坵口田七升，共计田二斗七升，册载正银一钱六分二厘，兑米二升七合，在上恩一里一甲刘申户内过割完纳。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二十六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依口代笔吉立。



**75 港湾桥 郭家坡夹杂第5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吴自富，今因用度不足，母子弟兄好作商议，情原将分授座落港湾桥水田一斗，请中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当凭中议价十二串文。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耕种。其田载正银六分，兑米一升，在来苏三里四甲吴自刚户内过割完纳。……

民国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吉立。

民国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武昌县给武字第132号印契。

**76 官步桥 第1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基、园林、树木、稻场、石碓扫通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少凑，情愿请中说合，将自己水田一庄，座落江夏县来苏里官步桥下，计种十石五斗一升，每年租一百五石一斗；塆上陆地五石；水塘四口，照田灌溉，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出卖与黎府秉经堂名下批佃耕种收租管业。当日言定，每担七十一串，合钱七百四十六串二百一十文。其钱比时同中人亲手收讫，毫无尾欠。……

完纳正银六两三钱零六厘，兑米一石零五升一合。……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

**77 官步桥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陆地约人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少凑，将自置江夏县官步桥庄，计田一石七斗一升，每年额租十七石一斗；随田陆地一石二斗一升；水塘三口，照田灌溉。情愿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卖与黎府秉经堂名下收租管业。当日三面言定，每担价七十一串，合钱一百二十一串四百文。其钱比时同中亲手收讫，并无货物抬算逼勒等情。……

完纳正银一两零六厘，兑米一斗七升一合。……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5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1号。

### 78 鲁家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地、围林、树木、稻场、石碓、山岭、陆地扫通俱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商议情愿将自置座落来三里鲁家庄，计水田十石正，每年额租一百石，陆地十一石九斗七升，每年稞钱九串六百文，庄屋一垮，并无夹杂，水塘大、小五口，照田灌溉，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特请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七百十串文正。其钱同中亲手收讫。……

完纳正银陆两正，兑米一石正。……

宣治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8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4号。

### 79 肖魏庄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约人袁菊九，今因用度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肖魏庄水田十石零九斗八升，每年额租一百九石八斗，陆地三石三斗七升，庄屋一栋，水塘五口，长港一条灌溉。先尽亲疏人等，并无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言定，时值价钱九百九十二串文正。其钱系卖主亲手收讫，分文不欠。且该庄随产所有陆地，如有遗漏之处，亦归买主管业。……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404号。

### 80 万庄、坞子娜 第1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约人袁菊九，今因事物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在万庄水田七石六斗四升五合；又塙子蠲水田一石九斗八升，陆地八斗，每年二共额租九十六石。二亩五分水塘、长港，照田灌溉，先尽亲疏人等不受，然后请中说合，出笔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凭中言定时值价钱八百六十九串文。其钱如数系卖户亲手收讫，分文不欠。所有荒熟之产，听凭买主开垦收租管业。其契内正银五两七钱七分五厘，兑米九斗六升二合五勺，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399号。

#### 81 倪万庄 第2号

立大卖水田、房屋约人万家焕、家全、家发，今因用度不足，弟兄同作商议，情愿将座落倪万庄自造房屋二间；自田三坵，计二斗二升；长港、水塘灌溉，请中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五十二串文。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粮听买主在万成友户内过，银一钱三分五厘，兑米二升二合五勺，田亦听其招佃收租。……

民国四年九月初一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134号

#### 82 倪万庄 夹杂第4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万家焕，今因用度不足，母子弟兄商议，将祖遗座落倪万家对门麻嘴上大沙田二斗，亲族人等无人承受，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二十一串文正。其钱如数亲手领讫，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管业。册载正银一钱二分，兑米二升，在万成富户内过割完纳。……

民国丙辰年九月二十五日亲笔家焕立。

#### 83 倪万庄 夹杂第4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万裕富，今因用度不足，夫妇好作商议，情愿将自置水田，座落肖魏大塘脚下一坵一斗半；大垅下大路北四斗坵半边计二斗；倪家湾对面韩家桥东首大沙田西半头一坵一斗半；册载正银三钱，免米五升，在上恩二里四甲万成福户内过割完纳，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承买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五十串文正。比时凭中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计批老契毗连，已将该田三坵共计五斗批拨。

又批该三坵田随田塘堰灌溉。……

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请〔亲〕笔立。

#### 84 朱吴庄

立大卖水田、庄屋、围林、山场、稻场、石碓约人袁菊九，今因川度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朱吴庄水田八石一斗六升，每年额租八十一石六斗；庄屋三重；水塘一口，外长港一条。先尽亲疏人等，并无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七百二十七串文。其钱系卖主亲手收讫，分文不欠。且该庄随产所有陆地、山场，如有遗漏之处，亦归买主管业。自卖之后，所有荒熟之产，听凭买主招佃开垦收租。其契载正银四两八钱九分六厘，米八斗一升六合，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400号。

#### 85 杨左庄

立大卖水田、陆地、仓房、围林、山场、稻场，石碓约人袁菊九，今因用度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杨左庄水田十二石八斗八升五合，每年额租一百二十八石八斗五升；陆地数块，披屋一间；水塘四口灌溉；小塘湾上柴山一块。先尽亲疏人等，并无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

价钱一千一百六十串文正。其钱系卖主亲手收讫，分文不欠。且该庄随产所有陆地、山场、隙基，如有遗漏之处，亦归买主管业。……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398号

### 86 朱瓦庄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围林、山场、稻场、石碓约人袁菊九，今因用度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朱瓦庄水田十石五斗六升四合，每年额租一百零五石六斗四升正；陆地七斗；庄房一栋；水塘二口灌溉，先尽亲疏人等，并无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九百五十四串文正。其钱如数系卖主亲手收讫，分文不欠。且该庄随产所有陆地、山场、隙基，如有遗漏之处，亦归买主管业。自卖之后，所有荒熟之产，听凭买主招佃开垦收租，其契载正银六两三钱三分八厘四毫，米一石零五升六合四勺，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保正：徐柳香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403号。

### 87 回龙庄

立大卖水田、庄基、陆地约人袁菊九，今因事务不敷，情愿将自置座落回龙庄水田五石零二升五合，每年额租五十石二斗五升；陆地两边路下一大段；水塘两口；柴山一段，先尽亲族人等不受，然后请中说合，出笔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凭中言定，时值价钱四百五十四串。其钱如数系卖主亲手收讫，分文不欠。所有荒熟之产，听凭买主开垦收租。其契内正银三两零一分五厘，兑米五斗零二合五勺，听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三年腊月十二日，代笔袁子和立。

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401号。

**88 孔家庄**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地、围林、树木、稻场、石碓俱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少凑，情愿将自置水田座落江夏县上恩里孔家庄，共水塘大小三口，计田十石，每年额租一百石，随田地六石二斗二升，每年裸钱一串文正。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买。特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批佃耕种收租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每担价七十一串，合钱七百十串文。其钱比时同中亲手收讫。……

完纳正银六两，兑米一石正。……

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3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0号。

**89 官塘垄 第1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基、围林、树木、稻场、石碓、山岭、陆地扫通俱卖约人胡万太、赵天顺，商议情愿将自置座落来三里官塘垄水田一庄，计十四石，每年额租一百四十石正，陆地九石九斗八升，裸钱八串四百文，水塘大小七口，照田灌溉，庄屋十五间。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特请中人说合，一并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田价七十一串，合钱九百九十四串文正。其钱同中亲手收讫，分文不欠。……

完纳正银八两四钱。兑米一石四斗。……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9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契〔记〕执照日字第76号。

**90 官塘垄 第2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庄屋、隙地、围林、树木、稻场、石碓、

山岭、陆地扫通俱卖约人胡万泰、赵天顺，商议将自置租田一庄，座落来三里官塘垄，计九石五斗五升，每年额租九十五石五斗；陆地五石八斗五升，稞钱四串七百四十文；庄屋九大间；水塘大小七口，照田灌溉。先尽亲族人等，俱不承受。请凭中人说合，出卖与黎秉经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六百七十八串另五十文正。其钱同中亲手收讫，分文不欠。……

完纳正银五两七钱三分，兑米九斗五升五合。……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2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2号。

#### 91 珠树垄 夹杂第1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车埠、游沟、陆地约人胡万泰、赵天顺，今因移业就业少凑，将自置座落江夏县来三里珠树垄水田，计五石二斗，每年额五十二石；又陆地五石，稞钱三串二百文。先尽亲疏人等，俱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一并合盘托出，卖与黎秉经堂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每石价七十一串，合钱三百六十九串二百文。其钱同中亲手收讫，分文不欠。……

完纳正银三两一钱二分。兑米五斗二升。……

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三日立。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1号。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78号。

#### 92 珠树垄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约人潘长发，今因移就少凑，父子夫妻好作商议，情愿自置座落珠树垄水田一石一斗，陆地六斗，先尽亲戚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九八大钱一百七十串文正。净到其款如数

亲手领讫。其钱粮载正银六钱六分，兑米一斗一升，听凭买主过户完纳，户名王兴发在来三三，又潘九洲在来三四二户内过户。……

计开田名及地名：塘坡下水田一斗五升；店子面陆地四斗；第二林水田三斗五升；山边子陆地二块一斗；又四林水田一斗五升；黄土坡斗地一斗；又头间水田七升五合；外六水田一斗五升；又下头水田七升五合；又大肚坵水田一斗五升。

外，潘道沛仍凭中人将自置本垄下水田一斗，出卖与孝义堂名下。正价九八大钱十一串，净到如数付清，亦听买主管业。其钱粮在潘永远户内完纳六分、米一升。……

民国四年小阳月十二日潘彩卿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135号。

### 93 珠树垄 夹杂第3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潘世银，今因用度不敷，情愿自置座落珠树垄塘上南首水田七升五合，入库正银三厘八钱，兑米七合五勺，在来苏三里三甲王兴发户内完纳。请中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八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吉立。

民国六年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33号。

### 94 珠树垄 夹杂第4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潘明谟，今因用度不足，父子好作商议，情愿将座落朱家垄下畝三角子帮一斗七升，册载正银一钱零二厘，兑米一升七合，在来四甲潘荣阳户内过割完纳，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定价十九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潘又舫代笔立。

### 95 水周庄 第1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屋基、隙地、稻田、石碓约人袁观溶，今因移就少凑，母子好作商议，将祖遗座落水周庄田六石九斗；陆地五斗五升，房屋四间；水塘五口、长港一条，照田取水。尽先族戚人等，均不承受。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中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五百三十一串三百文。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其产载正银四两一钱四分，兑米六斗九升，听凭过户完纳。……

民国六年阳历一月二十日袁观溶立。

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38号

### 96 水周庄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水塘约人祝张氏、祝洪泰，今因移业就业，情愿将自置座落水周庄水田一石零四升；又旱田一石五斗二升；又陆地四斗三升。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言定，时值价钱二百二十二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载粮米二斗五升六合，正银一两五钱三分六厘，在来苏三、四里祝义发、祝星发、祝星祥户内过割。

计开踩单：

水周门下田一斗五升，又下田五升；德祥门口田一斗，又下田一斗一升，长秧田二斗三升；枫树下田三斗，又上田一斗；斗笠坵田一斗六升，又上田一斗，又长田一斗二升；朱钱嘴田一斗三升；木马坵田二斗五升，又上田六升；枫树塘五升；木南田一斗七升，又路边田三升；团田八升，长田一升；水谷塘田七升，又北田五升，又中田五升，又沙坵一斗七升；

五塘五口，照田灌溉。……

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武昌县给武字第18号印契。

### 97 高桥倪【庄】 第1号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隙基、围林、稻场、石碓约人袁

观溶，今因移就少凑，母水好作商议，将祖遗座落高桥倪庄，计田十四石八斗八升，田租一百四十八石八斗；陆地大段；房屋三重；水塘三口，长港一条，照田灌溉。先尽族戚人等，均不承受，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一千五百一十三串文正。比出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收租管业。其产载正银九两正，兑米一石四斗三升，听凭过户完纳。……

计田十四石八斗八升。……

民国六年阳历一月二十日袁观溶立。

民国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县印契，武字第139号。

#### 98 高桥倪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田发银夫妇母子，今因用度不凑，好作商议，情愿请凭中证，两来说合，愿将自己祖遗分受水田一块八升，座落倪姓庙后；又倪姓上边二块五升；大塘下一块二升，共计田数一斗五升。正银九分，兑米一升五合，并在来二九甲田太运户内完纳。请中说合，一并出卖。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价钱十四串文。……

计批老契毗连，已将该田一斗五升批拨。……

民国六年九月十八日立。

#### 99 周家墩

立大卖水田、庄屋、庄基约人王氏、胡茂容、黄松柏等，今因用度不足，情愿将共置座落周家墩庄屋一湾，共计种水田十四石五斗四升；又陆地八石九斗二升；又荒田一大段，所有随田基地、水塘、围林、树木、山场、稻场、石礅等项一并在内，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凭中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言定，时值价钱一千二百五十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计批水塘四口，照田灌溉，长港一道共用。

载粮米一石四斗五升四合，正银八两七钱二分四厘，在龙泉三里第四、五、九甲王德富、王华珍、王言德、王洪钧、王席珍、王荣珍、王洪贵、胡太丰、胡太昌、黄松柏户内过割。

计开踩单：

月背垄田八坵，计种七斗八升；门口垄田二坵，计种四斗一升三合；塘口十四坵，计种一石六斗九升；洞门口田二十二坵，计种三石七斗；高塘口三十七坵，计种六石零三升，秧田三坵，计种三斗九升；毛家边洞塘口十一坵，计种一石二斗；洞口一斗，厚垄口一斗，老墩田一斗五升，又荒田一大段，计十三坵，东抵张姓为界，南抵张姓为界，西抵王姓为界，北抵吴姓长港为界；

又陆地三十四块，计种三石七斗九升；

又山地二十五块，计种五石一斗三升；

又柴山一段。……

民国五年冬月初四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武昌县给武字第19号印契。

#### 100 陈安一

立大卖水田、陆地约人刘隆顺、刘万泰、饶全福、韩正洪、陈家品、陈中财、陈家生、陈家绪、陈光清，今因别置少凑，各人父母、夫妇、兄弟好作商议，情愿将祖遗、自置分受水田一段，座落土名彭家垄陈安一附近，水田十三石四斗二升，每年承租一百三十四石二斗，册载正银八两零五分二厘，兑米一石四斗七升六合二勺，在龙泉二里十甲饶洪福户内过银一两九钱五分六厘，兑米三斗五升八合六勺，又在陈洪兴户内过银一钱八分，兑米三升三合；又在陈洪顺户内过银九分，兑米一升六合五勺；又在陈文发户内过银九分，兑米一升六合五勺；又在绪万户内过银六分，兑米一升一合；又在陈在一户数过银一钱另八厘，兑米一升九合八勺；又在陈胜文户内过银一钱九分，兑米三升五合二勺；

又在刘万泰户内过银二两四钱九分，兑米四斗六合五勺；又在刘隆顺户内过银一两二钱七分二厘，兑米二斗三升三合二勺；又在大有户内过银一两零三分二厘，兑米一斗八升九合二勺；又在陈隆贤户内过银二两二分二厘，兑米四升零七勺；又在陈瑞堂户内过银一钱八分，兑米三升三合，又在陈才发户内过银一钱二分，兑米三升二合；又在陈绪万户内过银七分二厘，兑米一升三合二勺。所有随田庄房三间以及陆地数段，稻场、石碓与韩姓共有，概行扫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七百三十七串五百文正。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计批各业主只交老白契，如有红契未交，日后作废纸。

又每担田，照例供应一席，新鸡一支。

管水塘名：庵门口塘，麻栗山塍大、小塘二口，张家塘，大四塘，叶家山湾塘，陈家塘。……

民国六年四月十五日立。

民国六年四月二十日武昌县给武字第153号印契。

### 101 丁罗湾

立大卖水田、陆地约人万华品、丁家义，今因用度不足，同作商议，情愿将祖遗、自置座落丁家桥水田一段，计种三石二斗二升，过年承租谷三十二石二斗，册载正银一两九钱三分四厘，兑米三斗二升四合，在上恩里三甲丁顺户内过银三钱二分九厘，过米五升六合；又在来三三甲严明德户内过银一两六钱零五厘，过米二斗六升八合。所有随田丁罗湾庄房二间，隙地一段，陆地八斗，稻场、石碓、柴山一块，概行扫卖，毫无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价二百六十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明白，分文不欠。……

计批该户老契遗失，日后寻出，作为废纸。

又所有长港、水塘照田灌溉。供应二席，新鸡二支。……

民国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代笔程润生立。

民国六年六月十九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249号。

### 102 水月庵

立大卖水田、陆地等项约人唐厚庵、唐突庵、唐平庵、唐节庵，今因别置少凑，情愿将祖遗得分水田，座落水月庵万家庄，计种十四石五斗三升，每年承租一百七十四石三斗六升；又陆地七石有余；水塘六口，照田灌溉。其产南齐张人山边为界，后齐大路为界，北齐严人山边为界，前齐港边为界。孟家塘上下一垄，两垆毫无夹杂，外界外十块，计荒田、垫田一石九斗四升。册载正银八两七钱二分，兑米一石四斗五升三合二勺。所有随田庄房十间以及隙地、山场、围林、稻场、石碾，概行扫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一千一百七十六串交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自大卖之后，田听买主绍业，粮在来四四田万年户内拨银四两三钱二分，兑米七斗二升；又在来四四田永年户内拨银四两四钱，兑米七斗三升三合二勺，……

民国五年阴历腊月二十一日，遵母命平庵亲笔立。

民国六年一月十五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58号。

### 103 侯家塆 第1号<sup>①</sup>

立大卖水田、水塘约人陈润庭，今因别置少凑，岳婿好作商议，情愿将岳母所买水田一庄，座落侯家塆计种水田八石正，每年收额租八十石正，新米、糟米共八斗，新鸡八支，供应八席，陆地一大段，每年收稞麦五斗六升；水塘三口，照田公用；庄屋二向，又庄基一片；所有围林、树【木】、稻场、石碾一应俱全，毫无夹杂提留。先问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中说合，大卖与黎风鸣山房名下为业，永远收租管业。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

<sup>①</sup> 原件注：“此契系黎少坪交来，当给地价钱一千二百串，归本宅收租管业。”

值估价净到官票钱八百二十串文正。比时对众钱、约两交。册内入柜完纳正银四两八钱正，兑米八斗正，内由来苏二里一甲汪家庄户内完纳约二两四钱，兑米四斗；又在永丰一里八甲应魁户内完纳一两二钱，兑米二斗；又在永丰一里一甲吴尚志户内完纳一两二钱，兑米一斗七升五角〔合〕；又在永丰一里一甲吴尚仁户内兑米四升三合。……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亲笔。

民国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武昌县给验契凭照，验字第18736号。

#### 104 侯家塆 第2号<sup>②</sup>

立大卖水田约人侯显为、侯正富、侯显柱，今因用度不足，同作商议，将分受座落侯家塆堰塘上田三斗，又塘下田二斗，尖斗坵一斗，又下一斗，长二坵田二斗，又挨身田三斗，沙田八升，古南坟二升，共田一石三斗。水份照该产等处田灌溉。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说合，出大卖与黎玉屏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一百零四串文正。其钱如数亲手领讫，分文不欠。自卖之后，听凭买主招佃管业，该产载正银七钱八分，兑米一斗三升，听凭买主过户完纳。……

民国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侯后庵代笔立。

民国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640号。

105 (见230页)

## 五 武昌孝义堂纸坊各庄田契约

### 106 刘庄、毛庄

立大卖刘、毛二庄水田、陆地、水塘、山场、庄屋、庄基、园林、树木、稻场、石碓文〔立〕约人陈华侯，兹因移业就业，夫妻好作商议，今将陈广种堂自置己业刘、毛二庄之田地，座落江夏纸坊东阳岭西上首，计水田十四石六斗八升，每年额谷一百

① 原件注：“此契系黎少坪交来，当给地价一千二百串，归本宅收租管业。”

105 五里界各庄田地契纸及石数、价值、租课、钱粮、立契、税契一览表

庄名	契纸 (张)	石数	价值(串)	租课 (谷:石) (钱:串)	钱粮 (银:两) (米:石)	立契(年、月、日)	税契(年、月、日)
闵家庄	1	田:13.415 地:3石	1410	谷:144.882 钱:2.700	银:8.049 兑米:1.3415	宣统元、10、8	民国元、10、29
上八石	1	田:8 地:一大段	568	谷:80 钱:2.185	银:4.8 兑米:0.8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9
中八石	1	田:11.273	800.380	谷:127.3	银:6.7638 兑米:1.273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魏庄	1	田:15 地:二大段	1065	谷:150	银:9 兑米:1.5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吴庄	1	田:4.5 地:一段	319.500	谷:45	银:2.7 兑米:0.45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程家庄	1	田:6.8 地:二大段	482.800	谷:68	银:4.08 兑米:0.68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鸡公坞	2	田:6.25 地:一大段	658	谷:62.5	银:2.75 兑米:0.625	民国6、1、20	民国6、2、
黄陈庄	2	田:4.63 地:1石	499.800	谷:46.3	银:2.778 兑米:0.463	民国6、1、22	民国6、1、22

续表 1

庄名	契张 (纸)	石数	价值(串)	租课 (谷:石) (钱:串)	钱粮 (银:两) (米:石)	立契(年、月、日)	税契(年、月、日)
土库庄	1	田:12.975	1134.200	谷:129.75	银:7.785 兑米:1.2975	民国3、12、12	民国4、1、28
郭家坡	5	田:21.905 地:4石9斗	1572.235	谷:219.05	银:13.143 兑米:2.1905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官步桥	2	田:2.22 地:6石2斗1升	867.620	谷:122.2	银:7.332 兑米:1.222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鲁家庄	1	田:10 地:11.97	710	谷:100 钱:9.600	银:6 兑米:1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萧魏庄	1	田:10.98 地:3.67	992	谷:109.8	银:6.588 兑米:1.098	民国3、12、12	民国4、1、28
倪万庄 当子懈	4	田:10.545 地:0.8	993	谷:105.45	银:6.33 兑米:1.055	民国3、12、12	民国4、1、28
宋吴庄	1	田:8.16	727	谷:81.6	银:4.896 兑米:0.816	民国3、12、12	民国4、1、28
杨左庄	1	田:12、885 地:数块	1160	谷:128.85	银:1.731 兑米:1.2885	民国3、12、12	民国4、1、28



续表 2

庄名	契张 (纸)	石数	价值(串)	租课 (谷:石) (钱:串)	钱粮 (银:两) (米:石)	立契(年、月、日)	税契(年、月、日)
朱瓦庄	1	田: 10.564 地: 0.7	954	谷: 105.64	银:6.3384 兑米:1.0564	民国3、12、12	民国4、1、28
迴龙庄	1	田: 5.025 地: 一大段	454	谷: 50.25	银:3.015 兑米:0.5025	民国3、12、12	国民4、1、28
孔家庄	1	田: 10 地: 6.22	710	谷: 100 钱: 1	银:6 兑米:1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官塘壑	2	田: 23.55 地: 15.83	1672.050	谷: 235.5 钱: 13.140	银:14.13 兑米:2.355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珠树壑	4	田: 6.645 地: 5.5	576.200	谷: 66.45 钱: 3.200	银:3.9458 兑米:0.6645	宣统2、12、23	民国元、10、24
水周庄	2	田: 9.46 地: 0.98	753.300	谷: 94.6	银:5.676 兑米:0.946	民国6、1、20	民国6、1、21
高研倪	2	田: 15.03 地: 一大段	1527	谷: 150.3	银9.09 兑米:1.445	民国6、1、20	民国6、1、21
周家墩	1	田: 14.54 地: 8.92	1250	谷: 145.4	银:8.724 兑米:1.454	民国5、冬月、4	民国5、12、11

续表 3

庄名	契张 (纸)	石数	价值(串)	租裸 (谷:石) (钱:串)	钱粮 (银:两) (米:石)	立契(年、月、日)	税契(年、月、日)
陈安一	1	田:13.42 地:数段	737.500	谷:123.2	银:8.052 兑米:1.4762	民国6、4、15	民国6、4、20
丁罗埭	1	田:3.22 地:0.8	260	谷:32.2	银:1.934 兑米:0.324	民国6、4、24	民国6、6、19
水月庵	1	田:14.53 地:7	1176	谷:174.36	银:8.72 兑米:1.4533	民国5、12、21	民国6、1、15
侯家埭	2	田:9.3 地:一大段	1200	谷:93	银:5.58 兑米:0.93	宣统2、10、25	民国3、6、24
共计: 29庄	45	田:304.832 地:77.62十大段	25229.588	谷:3102.582 钱:31.825	银:182.931 兑米:30.7068		

四十四石七斗，斛筒系三斗印租。陆地多段柴山，座西北向东南一大段每年租稞银二两八钱正，新麦七斗，新米一石四斗，糯米三斗九升五合，鸡子十四只，供应十四席。水塘四口。庄屋一垮。山场围树木柴山基址。稻场、石碾一应俱全。东至傅姓地分水脊岭为界，西至胡姓地分水脊岭为界，南至垄口三斗坵为界，北至山尖顶为界。四界明白。内中有三斗一块，并粮漕约后载明，又有许姓阴地一穴在外，四界有石下余之田，俱在庄内之数，毫无夹杂存留。外有新坡老塘日子田一坵，计种斗半，在内系新坡塘灌溉。册载正银十两零三钱二分二厘，兑米一石七斗七升三合三勺，向在黄合一里七甲陈广种、陈长乐、陈久安三户内完纳。又毛庄亦座落纸坊东阳岭西下首，计种十二石，田每石十五打租，每年额租一百八十石。陆地多段，柴山一小段，庄屋一垮，水塘六口，新米一石二斗，新麦六斗，鸡子十六只，糯米三斗，稞银一两八钱正，供应二串四百文，山场、围林、树木、稻场、石碾一应俱全，东至大路为界，西至七斗坵下田界，南至全姓田为界，北至本庄大塍为界。四界明白。周围连接一片，并无别姓田地夹杂。册载正银七两五钱正，兑米一石四斗八升，亦在黄合一里七甲陈广种、陈长乐、陈久安三户内完纳。其余二庄阴阳基址，一并是庄内之物，此二庄上下相接，连续不断，共田二十六石七斗八升，共租谷三百二十四石七斗。凭请中人说合，出杜卖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再出杜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听其自行耕种、招佃收租等情。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台票钱二千九百五十串文正，代笔折席中用，均在其外。比时眼同中证亲手收讫，钱、约两交明白。此系已卖己业，不与亲疏人等相涉。……

计批又卖李姓，转卖郑姓，郑姓转卖陈广种名下刘庄垄下口三斗，田三斗一坵在内，兑银二钱五分六厘，兑米四升三合，向在黄合一里三甲守彦堂户内完纳。此据。

计开：

黄合一里七甲陈广种户正银六两八钱二分三厘，兑米一石零五升八合。

又本里本甲陈长乐户正银六两九钱三分四厘，兑米一石零三升三合。

又本里本甲陈久安户正银四两零六分六厘，兑米一石零三升三合。

又本里本甲陈久安户正银四两零六分六厘，兑米一石一斗六升六合。……

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亲笔笔立。

民国元年十月二十七日鄂军政府理财司白契登记执照日字第85号。

民国二年十月初三日武昌县验契，验字第15号。

#### 107 吴库塆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吴养廉，同姪吴再煜、吴再贵等，今因别置少凑，叔姪好作商议，将祖遗水田一庄，座落南乡十字岭吴库塆，计种十担零四斗，每年额租一百零四担。册载正银二两七钱五分一厘，兑米四斗四升七合。在下恩一里二甲吴前胜、吴松庭、吴清风三户过割完纳，所有随田陆地三担，庄基一块，柴山一段，以及草场、稻场、石碾，该管水塘六口，水堰一口，一并归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六百六十二串五百文正。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阴历正月二十四日吴养廉亲笔立。

民国六年二月十九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25号。

#### 108 茅禁嘴 第1号

立大卖水田、庄房等件约人韩金辉、韩启森、韩金彪，今因别置少凑，弟兄好作商议，将自置座落武昌南乡十字岭东茅禁嘴地方庄田一段，其产东抵八股界，西抵彭吕二姓界，北抵湖水

界，南抵湖水界，东北抵童姓界。其界之内毫无夹杂外，界外与彭姓毗连。水田、陆地、草场一大段，归四股之一管业。又茅寨嘴高处下大小水田五块，共计水田十二石六斗二升，每年额租一百二十六石二斗，册载正银一两八钱，兑米三斗五升，在下恩里四甲韩友亮户内过割完纳。所有随田庄房二栋，计五间，陆地荒熟数石，以及柴山、水塘附属等件，一并归卖，毫无提留。先尽亲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价钱九百零九串文，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自大卖之后，听凭买主管业。……

计批卖主当缴老红契一纸、契尾一张，验契单一张，民国五年下忙粮券二张，八股与彭姓合同一张。

又，民国六年以前堤闸费归卖主担认。……

民国六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卖主亲笔立。

民国六年三月七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53号。

### 109 茅寨嘴 夹杂第2号

立大卖水田约人童门王氏，今因家用不足，情愿将自己水田一段，座落杨叉湾大小六坵，共田四亩二分，其有四界，东抵买主，西抵买主，南抵买主，北抵水边。四界明白。其有钱粮正银一钱零一厘，童连发上恩一里二甲过户完纳。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大小六坵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价钱一百串文正，比时对众亲手收讫，钱、约两交明白，并无欠缺分文。实无图谋勒逼等情。

计批中嘴随亩、草场一大段，一并在内。……

民国八年五月十六日立。

民国八年七月税契地字第430号。

### 110 狗湖咀

立大卖水田、陆地、庄屋、围林、稻场约人徐李氏、徐金书、徐寿书、徐照富等，今因用度不足，凡达公后裔同商，将祖

遺座落狗湖咀庄田二十二石，陆地一千余堆，庄屋十四栋，私塘数口，柴山九座，其产东以祠堂埭及青龙咀斜对景家稻场向南界沟塹埂行至鸦鹊湾后龚家坟山路小路一条为界，南以甘姓连界右转弯直至义塚山中路向南至徐家咀分水岭底水边为界，西以汤孙湖涨落水为界，北以朱山咀岭南边业主北边官产，四界之内毫无夹杂，亦无提留。先尽戚谊人等皆不承受，复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日凭中言定，时值价钱三千九百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该户载正银二两四钱，兑米八斗八升，外有堤闸经费，均听买主过户完纳。……

少写正银一两八钱一分五厘。

合共八户，计银四两二钱一分五厘。

民国四年阴历六月初十日徐李氏、徐全书、徐寿书、徐照富同押。

民国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1135号。

### 111 汤孙湖

立大卖湖塘约人舒开河后裔舒梅轩、舒柳溪、舒学晋等，今因移就少凑，同议情愿将座落汤孙湖内子土名大坡塘一大段，其产东西南北不论水势高低直抵施家榜及蔡家咀为界。册载湖稞正银三钱四分六厘，在大陂户内过割完纳。先尽亲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净到二百五拾串文，比时钱、约两交，分文不欠……

民国九年四月初一日舒乐亭代笔立。

民国九年六月税契第726号。

### 112 环金桥 第1号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王金山，今因别置少凑，父子好作商议，情愿自置水田一庄，座落环金桥茂林畝即吴庄地方，计种水田十三担六斗，每年额租一百三十六担。册载正银八两一钱六分，兑米一石三斗六升，在永二六甲德兴仁户内推收完纳。所有

该庄水塘五口，照田灌溉，外附长港一道，凡该庄之产，毫无隐匿留存。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八百九十六串文正，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阴历正月十二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二月十一日武昌县给，武字第9号。

### 113 环金桥 庄屋夹杂第2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王声全、王声元，今因家用不足，无处设法，只得兄弟嫂子相商，将自置祖遗房屋座落环金桥，五正两厢，坐北朝南，前抵港边，后至阳沟抵坑为界，左至胡姓墙脚，右至阳沟抵坑为界。四界明白。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中请〔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管业。房屋、木料、砖瓦、石片，寸木寸石均归买主，改做庄房，公出公入。当日凭中议定，时值价九八青钱一百十串文正，比时对凭中证，钱、约两交明白，亲手收讫，日后有家族人等干涉，不与孝义堂相干。……

计开卖家俱照单：

香几一套，方桌一张，椅子十二把，楼板三十六块，梯子一乘，小磨一乘，碓臼一套。……

民国八年十月十五日立。

### 114 饷塘湾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王金山，今因别置少湊，父子商议，情愿将自置水田一庄，座落南乡夜泊山地方，计种水田十七石，每年额租一百七十石。册载正银十两二钱，兑米一石七斗，在上恩二里一甲兴善义户内过户完纳，所有随田庄基二段，一在狗头山，一在乌骨山下。又柴山一段，座落夜泊山南边，上至山顶，下至山脚塹苑，左抵上山大路，右抵山旁分水为界。又水塘六口及长港一道，照田灌溉。凡该庄之产概行归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凭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

堂名下管业。当议时价钱一千一百二十二串文正，比日钱、节两交，分毫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阴历正月十二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二月十一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8号。

### 115 舒陈庄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王金山，今因别置少湊，父子好作商议，情愿将自己水田一庄，座落南乡环金桥茂林畈，即陈庄地方，计种水田十三担三斗三升，每年额租一百三十三担三斗。载正银七两九钱九分八厘，兑米一担三斗三升三合，向在永二六甲刘仁记户内完纳，正银四两，又义记户内拨完正银三两九钱九分八厘，漕米均在二户内拨出。所有随田庄房计二所，其界前抵塘边，后抵阴沟；另隙基一段，亦抵塘边，后抵阳沟，另隙基一段，亦抵塘边，后抵抵阳沟，左抵万姓出路，右抵田坑。又柴山一段，土名长鹤，一并归卖，毫无隐匿存留。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八百七十九串文正，比日钱约两交，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阴历正月十二日依口代笔立。

民国六年二月十一日武昌印契，武字第10号。

### 116 大小杨庄、王家庄、祠堂湾、泉田寺、孙庄 第1号

立大卖水田等项约人友子堂，今因移业就业，兄弟好作商议，将祖遗分授座落武昌南乡夜泊山附近大小杨庄、泉田寺、祠堂湾、王庄、孙庄水田五庄，计种四十九担七斗七升三合，每年额租四百九十七担七斗三升。册载正银二十九两八钱六分四厘，兑米五担九斗七升三合，在仁受一王第光，正银三两九钱一分三厘，兑米六斗六升八合。又在永丰一王第忠正银五两六钱零三厘，兑米一担零一升八合；又黄二十王第显正银二两九钱一分，兑米二担一斗五升一合；又王第胜正银一两一钱三分，兑米一斗



八升八合；又王第耀兑米一担一斗七升二升二合；又太二六甲三义堂正银四两八钱一分四厘，兑米七斗七升六合，又王湖元正银一两四钱零六厘；又王敦元六分九厘，过户完纳。所有随田陆地、庄房，以及柴山、水塘、稻场、石碾、长港附属等处，一并归卖，毫无存留，其供应新鸡、新麦，一切照帐接办。先尽亲疏人等皆不承受，复请中人两来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为业。当议时值价钱三千一百六十串文正，比日亲手收讫，分文不欠，满不另书。……

民国六年三月十七日熊丹书依王耀生口代笔立。

民国□年三月二十日武昌县给印契，武字第72号。

#### 117 小杨庄 庄屋夹杂第2号

立大卖房屋基地约人杨周氏，地分基杨学宽，今因年老无靠，日食不足，无处设法，只得请求乡邻与家族相商，情愿将自造房屋一栋，三间两厢房，天井一个，座落小杨庄，坐北朝南，前宽二丈八尺，后宽四丈，前抵田坑，后抵树根。四界明白。先尽家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出中证说合，将自造房屋、木料、砖石、瓦片、门扇，寸木寸石一并归地，出大卖于孝义堂名下子孙永远管业，……当日凭中议定，时值价钱一百十五串文正，比时凭中亲手收讫，钱、约两交。……

民国八年阴历十月十六日立。

#### 118小杨庄 庄屋夹杂第3号

立大卖房屋看地节人杨礼春，今因家用不足，叔侄相商，情愿将自置产业座落蔡家咀房屋一栋、三正两厢房，前抵田坑边为界，后抵围林枫树为界，西边同山尖共吉，东边起沟石为界。东边屋基地一块。先尽亲族人等无人承受，然后请出中人说合，将自己房屋、寸木寸石、砖瓦、门扇一并归地出大卖于孝义堂名下子孙永远管业。当日凭中议定，时价值钱五十八串文正，比时凭中亲手收讫。……

中华民国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立。

119 萧家湾 即田寺庄屋夹杂第4号

立永远大卖房屋约人曾熊氏，今卖到孝义堂东主名下招佃居住为业。此屋座落萧家湾，房屋三间，上至青天，下至浮土，东至萧姓山墙为界，西至木屋山墙为界，前后至滴水为界。东边套屋前有出路一条，门扇、桁椽、楼板、椽角、瓦片，寸木寸石均归买主管业。先尽家族人等无人承受，后请中证说合，出大卖与孝义堂名下。当日三面言定，得受时值价钱七十一串文正，比时钱、约两交明白。……

中华民国十年九月三十日曾熊氏立。

120 (见242页)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0

100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闻黎明



##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 62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0 千字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900 册

统一书号：11190·189 定价：1.60 元